

## 第一章 生死一线

二十多名粟末战士旋风般冲进内宫监的院落，领头的是长腿女将宗湘花，首先与站在门外的跋锋寒和徐子陵打个照面。

宗湘花一声娇叱，抽缰勒马，座下战马神骏之极，人立而起，随来战士忙勒止马儿，一时马嘶连连，只是这吵声足可惊动宫内其他守卫。

若跋锋寒和徐子陵没有适才在小回园外与这长腿女将接触，此刻只有冒险出手一途，希望凭藉迅雷不及掩耳的疾快行动，把对方收拾，然后伺机逃走。

当然此乃下下之策，先不说宗湘花的剑术怎都可捱上十招八式，还有她那二十多名亲卫可缠上他们一段时间，最糟是替术文等人解缚需时，能离开宫内时其他战士早闻得打斗声赶至，他们四人或可逃生，术文等人必无幸免。

“铿铿锵锵！”粟末战士纷纷掣出兵器。

“咔嚓”！

监牢闸锁开启，可是寇仲在徐子陵眼色阻止下，不敢把门拉开。

四人隔着铁栅八目交投，不敢动半个指头。

宗湘花座骑前蹄落回地面，两手张开拦着要出手的手下，目光扫过穴道被制横七竖八倒在内宫监门外的八名守卫，又掠过隔门呆立的四人，露出一个疲惫的表情，似对眼前情况有不胜负荷的神态，叹道：“你们在这里干甚么？”

她这么开腔的一句话，徐子陵立即掌握到她非是专诚赶来阻止他们劫狱的，忙道：“我们只想救回无辜被囚的兄弟，绝无伤人之意。”

寇仲和宋师道感到徐子陵与宗湘花不似纯是敌人的关系，知机地没有插嘴说话，气氛奇异古怪。

宗湘花俏脸忽红忽白，显是心内两个不同的思想正在矛盾斗争，委决难下。

她的手下均蓄势待发，只要头子一声令下，立即狂攻跋徐两人。

跋锋寒淡淡道：“侍卫长此来又是干甚么呢？”

宗湘花俏脸泛起一片寒霜，冷然道：“宫奇在那里，他不是将平遥商送到宫牢来吗？”

跋锋寒和徐子陵为之愕然，开始有点明白寇仲因何在这刻出现。

寇仲陪笑道：“我见宫将军长年在在外扮狼盗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回宫后又日夜马不停蹄，没有时间休息，只好请他在别处小睡片刻，哈……”

宗湘花怒道：“胡说！”

跋锋寒双目杀机大盛，显是心中动气，不惜动手，沉声道：“侍卫长该知我们非是含血喷人的无耻之徒，侍卫长请告诉我宫奇是否长年在在外？他和他那批亲兵是否乃回纥大明尊教的人？他和马吉的关系是否特别密切？假若答案均非否定，侍卫长该知我们不是无的放矢。”

龙泉的税收这么低，出城入城都不用付税，贵大王建军造船的经费从何而来，何况只是应付突厥人的苛索已令你们非常穷困。对平遥商的不幸遭遇，侍卫长总有个耳闻吧？”

宗湘花娇喘叱道：“不要再说！”

所有人的目光均集中到她身上，待她下决定。

寇仲叹道：“目下在龙泉城内，只有拜紫亭一个人不相信大势已去。我也不忍瞒你，韩朝安刚和我达成协议，不但会将大祚荣交给小弟，还会立即与盖苏文撤返高丽。侍卫长的敌人是在城外而非这里，杀掉我们只会令粟末族与突厥人再无转寰余地，侍卫长该否为龙泉的全城百姓着想？”

宗湘花玉容黯淡，她手下亦受到这番说话的影响，不知是否想起家中的父母妻儿，拿兵器的手再非坚定有力，兵锋下垂。

跋锋寒道：“侍卫长不是碰巧巡到这里来吧？”

宗湘花如梦初醒的娇躯微颤，垂下螭首低声道：“我答应秀芳大家送宋二公子离开。”

徐子陵讶道：“宗侍卫长不怕大王责怪？”

宗湘花露出坚决神色，冷冷道：“大王打算怎样处置我是他的事，我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接着向手下颁令道：“把少帅那两匹马带来。”

四名手下犹豫片晌，终接令去了。

寇仲舒一口气道：“我们可以出来吧？”

宗湘花叹道：“大王正巡视城防，我可保证你们安全离开宫城，可是外城那一关你们怎样过？”

跋锋寒微笑道：“只要能离宫，我们有方法离开。大明尊教的人从秘道撤走了，侍卫长明白吗？”

宋师道回头去释放术文等人时，寇仲开门出牢，与跋锋寒和徐子陵来到宗湘花前，低声道：“平遥商十六人正在西苑内等候小弟，我们是否需有批战马军服，以方便行事。”

宗湘花思索片刻，先召来手下吩咐他们将平遥商带来，然后断然道：“大王不在，宫内由我作主，我要送甚么人出宫谁敢拦阻。唉！”

徐子陵道：“可是这么一来宗侍卫长等若背叛大王，天威难测。”

宗湘花显露她骄傲的性格，冷然截断他道：“这方面不用为我操心，我既决定这么做就这么做。哼，粟末灭族在即，我宗湘花纵使死，也要死得光明正大，不授人以话柄。”

寇仲低声问道：“秀芳大家她……”

宗湘花断然道：“我劝过她，可是她不肯听，且坚信你少帅能拯救龙泉。”

寇仲惟有以苦笑回报。拜紫亭失去理智，明天一战如箭脱弦，神仙难改，现在只剩下大祚荣这个希望。

跋锋寒和徐子陵却想到客素别，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服其他将领来场兵变吗？

徐子陵问另一事道：“宗侍卫长令早离开小龙泉时，我的朋友阴显鹤追在侍卫长马后，他……”

宗湘花显是心情极坏，再次不耐烦的打断他道：“你这朋友的脑袋肯定有问题，当时我恨不得将你们碎尸万段，他却追在我身后问我能否记起他是谁？有没有印象？我叫他滚蛋，他就没再追来啦！”

三人听得愕然以对，他们猜的本是阴显鹤因在龙泉遇上这长腿美女，惊为天人而暗恋上她，但听宗湘花如此说，当然是另有内情。

寇仲知道的比跋锋寒和徐子陵多一点，问道：“侍卫长怎会记不起他

呢？你不是曾向秀芳大家提过他的名字吗？”

宗湘花没好气的道：“所以我说他不正常。在年多前连续十多天，每趟我早上出宫巡城，他都像幽灵般立在宫门呆盯着我，我派人赶他走并打他，他却不还手，前天我又见到他，遂向秀芳大家提过，唉，我不想再提这个人。”

此时宋师道和术文等从牢内走出来，大家相见，自有一番欢喜，不旋踵罗意和欧良材等平遥商被带到，均有再世为人的欣悦。

马儿欢嘶，万里斑和塔克拉玛干见到主人，冲过来和两人亲热。

跋锋寒一把搂着马颈，叹道：“我的宝贝，若你有甚么三长两短，我定会大开杀戒。”别头看到同是搂着马儿的徐子陵神色凝重，忍不住问道：“你的神情为何如此古怪，现在所有事情大致解决，不值得高兴吗？”

徐子陵压低声音，沉声道：“事情的发展顺利得教人意外，我不知如何反生出不祥的预感？乍看一切都像老天爷巧妙的安排，忽然所有事情迎刃而解。但否极会泰来，乐极可生悲，我有点不敢相信我们的幸运。”

跋锋寒低声道：“你是否怀疑宗湘花？”

徐子陵摇头。

跋锋寒道：“另一可能是韩朝安出卖我们？可是他这么做对他有害无利，他不致这么愚蠢吧？”

徐子陵再摇头，叹道：“或者是我过份操心。”

此时寇仲的声音传过来道：“兄弟们！动身啦！”

因徐子陵的不祥预感，跋锋寒联同寇仲说动宗湘花，令她改变主意，让各人穿起军服，骑上战马，扮作她手下的禁卫，驰出皇宫。

到朱雀门在望时，以头盔掩脸的寇仲向徐子陵道：“有否被暗中监视的感觉。”

另一边的跋锋寒没好气的道：“这是皇城主门重地，皇宫与外城唯一的通路，遍布明岗暗哨，没有人注意才是怪事。”

寇仲目光落在朱雀大门上左右排列的四座箭楼，又移往守卫森严、长达三丈的城道出口，叹道：“我这叫慌不择言，若有不测，我们四个或可杀出重围，可是我们的老朋友定是半个不保，马儿亦会遭殃。想想也教人心惊肉跳，陵少仍有危险的感觉吗？”

徐子陵尚未来得及答他，一道鼓响，以千百计的粟末战士从大门狂拥进来，同时城头箭楼现出无数箭手，一下子把唯一出路完全堵死。

在众人身后的宋师道大喝道：“小心！”

寇仲回头一瞥，另一群战士从后方两座官署潮水般涌来，将他们的退路封锁，人人弯弓搭箭，瞄准他们随时发射。

宗湘花出奇的冷静，勒马娇叱道：“大家不要动。”

众人别无选择，只好听她的吩咐。平遥商其中两人呻吟一声，竟给吓晕过去，滚跌下马。刹那间，众人陷身重围之内，以千计的箭簇对准他们，形势一发千钧，随时出现流血的局面。

大笑声中，拜紫亭在四、五名将领簇拥下从朱雀门策骑而出，接着收止笑声，面容一沉，喝道：“想不到我拜紫亭最信任的女人，竟是第一个背叛我的人！”

包围他们的战士达五千之众，却没有人发出半点声息，只是那种沉默形成的压力，足可令人心颤胆寒。

宗湘花玉容冷漠，缓缓下马，先向拜紫亭叩首三拜，接着长身而起，

冷然自若道：“宗湘花并非大王最信任的人，你信的是能为你敛财的马吉和宫奇，又或以前的伏难陀。大王下令放箭吧！我绝不还手，先一步去和迟一步去只是刹那时光的分别。”

拜紫亭气得脸色煞白，勃然大怒戟指道：“枉我苦心将你栽培，看你现在变成甚么样子，不但敢以下犯上，还偷放我们龙泉的公敌逃走。”

寇仲再忍不住，一把扯掉头盔，策骑来到宗湘花旁，怒喝道：“拜紫亭你可知自己是这世上最愚蠢的人……”

拜紫亭截断他的话冷晒道：“究竟谁才是蠢人呢？我早猜到你们只是假装离城，然后死心不息的回来救人，所以故意撤去守卫，再派人在远方高处监视，只没想过她会背叛我。”说到最后，声色俱厉的指着宗湘花。

宗湘花傲然与他对视，语气却平静不波，道：“谁敢面对金狼军的千军万马而不惧？谁能不顾生死只因不想祸及无辜小孩？他们从没要与我们为敌，只是想讨回失去的东西。大王却被伏难陀和宫奇蒙蔽，不择手段的对付他们。粟末的战士听着，我们要殉城战死亦要死得像他们般英雄壮烈。”

不敢动半个指头的跋锋寒等人，举目扫视围着他们的敌人，虽仍默不作声，可是其中部份人的箭锋再非瞄准他们，而是斜指往地面。事实上形势仍是危如累卵，只要有一个人失手射出弦上的箭，会惹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与宗湘花一道的二十多名亲兵听得头子之言，齐声喝道：“我们要死得像个英雄好汉！”喝叫声回荡于朱雀大门内广场宽敞的空间，令人热血沸腾。

两名晕倒的平遥商仍蜷曲地上，没有人敢去看他们，怕惹起可怕的误会和后果，只能把他们的马儿牵住，不让它们践踏晕厥的人。

拜紫亭怒气更盛，正要不顾一切下令放箭的当儿，徐子陵温和的声音响起道：“大王可知韩朝安和盖苏文正撤返高丽，大明尊教则从小回园的秘道暗中离城，龙泉孤城一座，大王有为无辜的子民着想过吗？”

寇仲乘机大喝道：“所以我们是你唯一的希望，若你还要动手，我们肯定有很多人不能活下去，但能活下去的，将拚尽最后一滴鲜血，看看能杀死你们多少人！而你的宝贝儿子大祚荣更肯定会被拿来祭旗。我们死了，你就算跪献五采石或你老哥的头颅，突利亦将为他的兄弟屠城报复，你说你是否这世上最愚蠢的人！”

徐子陵不让拜紫亭有说话的机会，接下去道：“少帅曾答应秀芳大家消弭龙泉这场全城灭族的大祸，不信可请秀芳大家来问个清楚。”

此正是寇仲和徐子陵早年应付扬州其他小流氓的惯用技俩，一唱一和，一个扮好一个扮丑。际此力抗不得的当儿，他们施尽莲花妙舌，希望说动拜紫亭逃过大难。

跋锋寒淡淡道：“若大王仍不惜一战，我跋锋寒发誓不杀光全城所有人，绝不离开。”

广场寂静无声，能听到的是一片浓重的呼吸。气氛沉重紧张至极，城头火把猎猎作响。

拜紫亭紧盯寇仲，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寇仲等心中叫糟，正要抢先出手，蹄声骤起，从朱雀门外自远而近。

战士让道，以客素别为首的十多骑冲进来，客素别大嚷道：“突厥狼军杀来哩！”

战士一阵骚动，虽明知突厥人今晚必至，可是来得如此神不知鬼不觉，自然构成庞大的压迫力。

客素别和十三名同来的将顿甩蹬下马，向拜紫亭下跪行礼。

拜紫亭的脸色变得有那么难看就那么难看，忽红忽白，显是乱了方寸。

客素别接着和众将站起来，以背朝着寇仲等给困在广场中间的人马退过去。

拜紫亭愕然道：“你们干甚么？”

客素别边退边道：“大王受天竺妖僧骗术所惑，泥足深陷，把我族拖进万劫不复之地，现在应是梦醒时刻。”

更多人把手上弓箭下垂，但仍有近半人持弓的手坚定如故，可见拜紫亭在他们心中仍有强大的威情，那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过来，更不是几句话能抹去。

拜紫亭剧震道：“反啦！反啦！连你们也在这时刻背叛我？”

客素别等退到寇仲和宗湘花左右，客素别摇头叹道：“忠言逆耳，这些话微臣不是今天才说，只是以前说时总换来痛斥。谁是我们粟末人的敌人，谁是我们粟末人的朋友，大王此刻该有深切体会。希望大王平心静气想一想，若贪一时之快杀死突利的兄弟，结果会是如何？”

又是一片悠长沉重的沉默，全场以数千对计的目光全集中在拜紫亭脸上，静待他对寇仲等人和粟末族的存亡下决定。

拜紫亭的脸色暗沉下去，忽然仰天长笑道：“我拜紫亭若会惧怕任何人，怕任何威胁，就不会定明早是立国之期。没有人能蛊惑我，我拜紫亭亦非受人影响而成为今日的拜紫亭。”

寇仲，你们中土历代各国谁能比秦始皇更强大，可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惜你们不能活着瞧到我拜紫亭击退狼军，否则必会怪自己目光短浅。”

跋锋寒神情漠然的道：“不杀你拜紫亭，我跋锋寒誓不为人。”声音里透出一往无前的决心和自信。

寇仲、徐子陵、宋师道无不心中暗叹，晓得在劫难逃，真的应验徐子陵不祥的预感。

拜紫亭双目杀机大盛，点头道：“好！好！就看你有否那本事。”

谁都知拜紫亭势必下屠杀令。

## 第二章 泉雄末路

就在此惨剧瞬将发生之际，一声“且慢”从寇仲等后方重围外一座官署屋顶直喝过来，威慑全场，令全场数千人无不翘首望去。

突厥族与跋锋寒齐名的同代高手可达志神态悠然的坐在瓦旧边沿处，双脚凌空，一对虎目闪闪生辉，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哈哈笑道：“拜紫亭你真有种！我有一个你老哥定肯接受的简单提议，可一举解决你的问题。”

寇仲知机代应道：“可兄有甚么好提议。”

拜紫亭冷哼一声，道：“除武力外，你能有甚么提议？”

可达志冷笑道：“当然仍是武力解决一途。大汗有命，只要你能胜过小可手上的狂沙刀，我们立即撤军，给你一年时间苟延残喘，就看你是否真的

有种？”

拜紫亭龙躯一震，双目透出凌厉的神色。

可达志续道：“勿要错失此良机，若非看在少帅一心化解今趟屠城之祸，经过我和突利可汗大费唇舌，颉利大汗绝不会答允作如此便宜你的事。如果你落败战死，渤海立国当然功亏一篑，那龙泉只要拆掉城墙，我们亦不损龙泉一草一木，如此划算的安排，大王是否接受，一言可决。”

客素别趁机大喝道：“请大王下令先收起弓矢！”

拜紫亭一瞬不瞬的紧盯可达志，好半晌才打出收起弓矢的手势。

对峙双方均松一口气，箭回鞘，弓下垂。

可达志仰天发出一阵长笑，点头道：“好！龙王毕竟是龙王，就让我看看是你的龙剑锋利，还是我可达志的狂沙刀了得。”往前翻下，凌空连打三个觔斗，脚踏实地。

包围在寇仲等人后方的战士，自动让开通路。

拜紫亭忽然喝道：“且慢！”

寇仲一方均大为惶然，以为他临时改变主意。

跋锋寒低声向身旁的徐子陵和宋师道说：“若他反悔，立即动手！”

两人点头答应。

可达志卓立不动，手按狂沙刀柄，不可一世的冷笑道：“又有甚么花样，最好勿要教我小瞧你。”

拜紫卒双目杀机剧盛，旋又敛入，露出令人复杂难明的神色，似是英雄末路的伤情，又似不惜一斗的决断，转朝寇仲瞧来，沉声道：“我先要跟少帅私下说几句话。”

众人恍然，晓得必是与他儿子大祚荣有关，这等事确不宜在与可达志决战前公开谈判，示人以弱。

寇仲走出己阵，往前朝左前方空地正举步走的拜紫亭移去，到两人会合，成为全场目光众矢之的时，拜紫亭向凑到贴近处的寇仲低声道：“少帅以为我与可达志此战有多少成胜算？”

寇仲想不到他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轻叹道：“大王必败无疑，可达志的狂沙刀法不但锋锐难挡，其斗志战意更是气势如虹。而大王则因狼军压境，儿子落在别人手上，兼之众叛亲离，方寸已乱，此战结果如何，大王该是最清楚的人。”

拜紫亭茫然道：“我真的没有机会吗？”

寇仲苦笑摇头，深切感受到这末路枭雄失去他一贯的信心，否则怎会下问他这敌人？

拜紫亭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双目回复清澈冷静，似是下了决定，故灵智再不被阴霾迷雾笼罩，缓缓点头，道：“我和少帅该是最了解对方的人。”

寇仲只好以苦笑回报，道：“该是这样吧！大王有甚么心事，尽管说出来，我定给你办到。”

拜紫亭的话非是随口乱说，他是指两人均有称霸为王的野心，而面对的主敌均比自己强大，故有同病相怜之感。

拜紫亭压低声音道：“我死后，请把我的尸体送给颉利，只要求少帅为我保存大祚荣这点血脉。”说罢惨然一笑，像忽然苍老了许多年。

寇仲早猜到他有此决定，而这更是最明智之举，最英雄的做法，因为与其被可达志当众击败杀死，不如留下一点予人追想的空间，亲手了结自己

性命，以此换得龙泉军民的平安。

寇仲低声道：“大王放心去吧！我寇仲必不负大王所托。”言罢朝可达志走过去。

拜紫亭再召宗湘花和客素别说话时，他来到可达志前，叹道：“是否全是胡诌的？”

可达志莞尔道：“除此外你能有更好的主意吗？且谎言永不会被拆穿，因为死的肯定不会是我。”接着道：“他是否托你保证大祚荣的安全？希望你没有应承他，因为大汗绝不肯放过拜紫亭的儿子，唉！他也不会放过龙泉的军民，拆掉城墙仍不能改变任何事。”

寇仲断然道：“我会使他改变主意，你要助我达成这心愿。”

可达志双目厉芒大盛，面罩寒霜的道：“我可达志因何要助你冒犯大汗？”

寇仲笑道：“不要装模作样啦！别忘记在这里我们是战友，而且你该知这是秀芳大家的心愿，你若不肯帮忙，我就向秀芳大家告发你。哈哈！”

他因受拜紫亭决意自尽影响了心情，笑得乾涩而且勉强。

可达志颓然道：“总说不过你！唉！这似乎与小弟的一贯作风不符。”

拜紫亭的声音响起，道：“粟末族勇敢的战士听着，从此刻开始，族内一之切事务由客素别右丞相和宗湘花侍卫长全权处理，他们发的命令等若我的命令，违令者斩。”

宗湘花悲呼一声“大王”，泪流满脸。

在场数千战士呆若木鸡，只看宗湘花神情，便晓得即将发生的事。

拜紫亭转向可达志肃容道：“烦请可将军告知大汗，拜紫亭认输啦！”接着仰天哈哈一笑，昂然从容的朝主殿方向独自举步走去。

哭喊震天而起。

尚秀芳若有若无的箏音从冷寂的东苑传出，仿似内心充满激烈情绪的演奏者，却能以冷峻和落漠的态度以音乐去演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崛起与没落。

寇仲不晓得是否因这几天内龙泉发生的盛衰转折，又或他受尚秀芳悲天悯人情怀所影响，感到自己愈来愈明白尚秀芳箏音的含意。

尚秀芳独自一人坐在空广的厅堂中心，抚箏弹奏。

当他跨入大厅时，箏音忽变，恰如其份的表现了天下动乱时人命贱如草芥的凄述景况，其对时间、节奏和轻重的精确把握，箏音的丰富变化，时如万马奔腾、千军对阵，时如城破人亡，繁华化为焦土的荒凉情景，都从袅袅箏音中表达出来。

她超凡的箏技唤起寇仲脑海里的视象，战争像宿命般紧缠着他。

箏声倏止。

寇仲呆立门旁。

尚秀芳神色漠然的朝他瞧来，对他的出现毫不讶异，淡淡道：“少帅这么夜还不歇息吗？”

寇仲深吸一口气，来到她侧旁席地坐下，凝望她秀美的绝世容颜，叹道：“这正是我想问秀芳的一句话，却让秀芳先问了。”

尚秀芳目光移往仍抚在箏弦的玉手，平静的道：“今晚谁能安寝？刚发生的事，湘花已着人通知我，少帅如今有甚么打算？”

寇仲苦笑道：“可以有甚么打算？若颡利、突利不接纳我的要求，小弟

只好死守龙泉直至殉城，否则我将终生抱憾。”

尚秀芳摇头道：“少帅绝不需殉城的，因为颡利、突利很难过你这一关，颡利更犯不着为再无抵抗之力的粟末族冒与少帅硬撼之险，秀芳只想问你在龙泉事了之后有甚么打算？”

寇仲暗中唤娘，心内淌血，口齿艰难的反问道：“秀芳又有甚么打算？”

尚秀芳别过俏脸对他凝视片刻，忽然伸出纤长玉手，轻抚他的脸庞微笑道：“秀芳准备在大草原流浪一段日子，感受一下塞外动人的风情。”

寇仲失声道：“甚么？”

尚秀芳收回令他意乱情迷，差点溶化的纤手，幽幽道：“有甚么好大惊小怪的？你既不肯陪人家，难道要人家终日等待少帅去杀人或被杀的消息，活生生的不断被折磨吗？”

寇仲一震道：“我……”

尚秀芳伸手竖起玉指，按上他的嘴唇，“殊”的一声，摇首道：“不要说出口不对心的话来骗人，秀芳是你的知己，当然明白你的心事。更不要说甚么塞外危险不宜旅行的话，秀芳从小就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乖乖的去吧！秀芳想独自一个人想点事情，少帅不是有很多事要做吗？”

寇仲纵有千言万语，却半个字都说不出口。

寇仲登上南城墙，左右有可达志、徐子陵、宋师道和宗湘花。

极目所见，城外镜泊平原营火处处，布满地平尽头，火光烛天，令天上星月黯然失色。

宗湘花指着西面的营地，道：“那是菩萨的回纥军，兵力在五千人，正南是突厥狼军的营寨，兵力不断增强。阿保甲的契丹鹞兵在城东扎营，只余往北到小龙泉和卧龙别院的路线没有被封锁截断。”

可达志道：“这表示我们对少帅的尊重，我们现时抵达的只是先头部队，大汗和突利可汗会于天明前驾到。”

徐子陵道：“术文一众兄弟和平遥商由可达志的手下护送往小龙泉，好与古纳台兄弟会合和向他们报告最新的发展。另外跋锋寒亲赴菩萨的营地，若韩朝安和盖苏文依约将大祚荣移交菩萨，就把他接回来。”

寇仲因尚秀芳的事心情郁结，有点万念俱灰的颓然道：“我们除等待外，尚有甚么事可为？”

可达志道：“喝两杯水酒如何？”

寇仲皱眉道：“找到美艳吗？”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依韩朝安提供的地点寻去，早人去楼空，只剩下张她留下的条子，说不会忘记我们的大恩大德云云。”

宋师道一拍寇仲肩头，道：“还是去休息放松一会吧！”

龙泉城严厉执行宵禁，晚上除巡兵外再无杂人。

徐子陵把千里梦从城外的树林带到龙泉城，让它与主子寇仲团聚，刻下就像在大草原般任它们在朱雀大街蹈跹，但它们亦只在他们落脚说话的酒铺外徘徊。

寇仲当然晓得可达志有话要说，果然两杯酒下肚后，可达志先瞥一眼在一角打坐疗伤的宋师道，才压低声音苦笑道：“实不相瞒，当日小弟借烈瑕与你们接近，皆因奉有大汁密令，务要保少帅平安回国，原因不用我说出来两位该晓得所为何事。”

寇仲与徐子陵愕然对视，半晌皱眉道：“是否因李世民大胜你们和宋金

刚的联军，故希望我能活着回去助王世充守洛阳？但你为何肯说出来？”

可达志叹道：“因为我最后弄假成真，把你们视作战友。坦白说，你们在拜紫亭的事上确帮了我一个大忙，所以无论如何我亦要助你们保存龙泉。”

寇仲道：“这叫阴差阳错，唉，算啦！以前的事不再计较。你远比我们清楚颉利的心意，可有甚么忠告？”

可达志正容道：“忠告只有一个，就是你尽量对我们大汗表现得友善点，那就万事可商量。比起李世民，龙泉只是微不足道的琐屑事。”

寇仲默然片晌，向徐子陵征询意见道：“陵少怎么看？”

徐子陵耸肩道：“对他友善点并非要你出卖自己，若能使粟末族幸免大祸，当是功德无量。你不是说过政治不讲本意，只论后果吗？”

可达志欣然道：“两位深明大义，这就好办。尚有的问题是大祚荣，大汗会依规矩将他扣作人质，你们须有心理准备。”

寇仲一呆道：“这怎么成？我怎样向宗湘花等将官交待？”

可达志头痛道：“照我看在此事上大汗是不肯让步的。”

寇仲眉头深锁道：“我要好好想想。”顺道把尚秀芳要周游域外诸国的意愿告诉他。

可达志听罢色变道：“不是由烈瑕那窝囊废作伴吧？”

寇仲倒没想过这问题，道：“不会吧？”

可达志霍地起立，道：“我亲自去问她。”说罢匆匆去了。

寇仲颓然为徐子陵斟酒，道：“你可知王世充是由大明尊教出身的，是上一代原子。”

徐子陵动容道：“你是从何处听来的？”

寇仲答道：“是韩朝安那小子告诉我的，而他则是从伏难陀处听来，当时他为活命，连老爹都可出卖，该不会是胡诌来骗我。且想想又觉似是事实，可风明明是在荣凤祥指使下来害他，而事后他竟没向荣凤祥追究人，却似更加合作愉快，由此可知两人关系暧昧。”

顿了顿续道：“韩朝安说王世充乃大明尊教派出混入隋皇朝的奸细，不过后来他更有机会做皇帝，所以再不那么听教听话，这确很像王世充这头老狐狸的处境。还有一件事就是龟兹美人玲珑娇，大有可能她亦是大明尊教的人，被派往中土助王世充一臂之力的。”

马儿欢嘶。

两人听声辨意，晓得是千里梦和万里斑见到跋锋寒的塔克拉马干，故有此友善反应，大喜迎出门外。

宋师道行功正到紧要关头，仍是闭目冥坐。

跋锋寒搀扶着一个人跃下马来，两人定睛一看，赫然是不知所踪的阴显鹤，以为他身受重伤，大吃一惊。

跋锋寒笑道：“只是喝得烂醉如泥，没有甚么事的，哈！他在那里找到这么多酒来喝？真教人难以费解。”

两人从跋锋寒手上接过满身酒气的阴显鹤，大惑不解的扶他进入店内，后者满脸泥污，衣衫破脏，就像变成另一个人，再非那孤剑独行冷傲的剑客。半闭双目，不住喘息，他们那曾想过他会是这样子的，大感事不寻常。

将他安置椅内，阴显鹤扒在桌上，拍桌道：“酒来！我要酒！”

跋锋寒摊手道：“我在路上遇到他时，就是这样子。大祚荣接回来哩！菩萨处理一些事后，会入城来与我们会合，再与你们一道去见颉利和突利。”

寇仲放下对大祚荣一半的心事，心想算是韩朝安识相，没有在此事上耍花样，讶道：“你不去吗？”

跋锋寒坐下取起酒壶，大喝了口，道：“我不想和突利冲突，还是不去为妙。”

两人无话可说，因为跋锋寒确有恼怒突利的理中。

阴显鹤又拍桌要酒，徐子陵伸手搓揉他背心，输入真气，柔声道：“阴兄究竟有甚么心事？何不说来听听，说不定我们能为你想到解决的办法。”

阴显鹤倏地坐直瘦长的躯体，双目直勾勾瞧善前方，两眼空空洞洞的，梦呓般道：“她不是小妹！她不是小妹！”

那边的宋师道张开眼来，陪他们摸不着头脑地盯着他。

### 第三章 伤心憾事

徐子陵怕他伤神过度，暗捏印诀，凑到他耳旁唤道：“小妹！”

阴显鹤闻言剧震，醒转过来，茫茫然扫视坐在前方的寇仲和右侧的跋锋寒，远处角落尚是首次见面的宋师道，最后发觉徐子陵正在后面按着背心输气，一呆道：“甚么一回事？”

跋锋寒解释一遍，又介绍宋师道予他认识，接着问道：“阴兄酒醉时唤着小妹这个名字，是否阴兄的亲人？”

阴显鹤露出古怪的神色，叹气摇头，像斗败公鸡似的颓丧失落的道：“往事不堪提，唉！我要走啦！”挣扎着站起来。

徐子陵抓着他双肩硬把他按回椅内，恳切的道：“阴兄定有一段伤心往事，若当我们是兄弟就说出来，五个人想总好过一个人想。”

寇仲乃玲珑剔透的人，猜到阴显鹤非是如他们原先猜估般暗恋宗湘花，只是认错他是他的小妹子，经宗湘花否认后，受不住那沉重的打击和失去希望痛苦，故借酒来麻醉自己，致有此失常之举，柔声道：“阴兄在找寻小妹吗？大家是兄弟，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人多好做事，怎都好过你一个人去碰运气。”

跋锋寒帮腔道：“少帅在塞外有一定的影响力，做起事来方便点，胜过阴兄一个人去碰运气。”

徐子陵移到他旁坐下道：“信任我们好吗？”

阴显鹤目光移往徐子陵，呆望他半晌，身躯一阵抖颤，颓然道：“小妹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她……唉！”

徐子陵射出鼓励的神色，轻轻道：“你怎会和小妹失散？”

阴显鹤双目异芒大盛，透出尽倾五湖四海之水难以淡化的仇恨，沉声道：“是拐子帮硬将她抢去，还把我打得剩下半条人命。”

寇仲忙道：“阴兄当时是甚么年纪？”

阴显鹤道：“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小妹七岁，后来听人说那趟拐子共抢走当地十多个不过十二岁的女孩，唉！我不想再说啦！”

跋锋寒皱眉道：“那就是十多年前的事。”

寇仲和徐子陵均大感头痛，十多年前一个给丧尽天良人口贩子抢走的

小女孩，在茫茫人海中如何寻找？宗湘花定是长得有点像阴显鹤的亲妹子，才令他误会，他不断出现她眼前，是希望勾起她儿时的回忆，认出他是自己亲兄长。

这确是人间悲剧！难怪阴显鹤经常落落寡欢，像给天下所有人遗弃的样子，因为目睹亲妹给抢去的童年悲惨回忆，使他不能像正常人般生活。

宋师道长身而起道：“幸好阴兄肯把此事说出来，因我对此宗旧事亦有所闻，寒家还曾派人调查呢。”

阴显鹤剧震一下，双目射出炽热的渴望，却说不出话来，只是大口喘气。

宋师道移到桌旁坐下，道：“据我们调查所得，此事祸首实为杨广那个暴君，执行的是他的走狗巴陵帮。据闻一天杨广忽然生出主意，想把其中几座行宫的宫女用上未成年的少女，于是左右佞臣遂通知巴陵帮执行。当时巴陵帮的大龙头陆抗手知此事必犯众怒，命手下秘密在全国各地搜罗拐掳长得标致精灵的少女，事后放出烟幕，谣传少女是给卖往塞外。”

阴显鹤颤声道：“那批少女被送到那座行宫去？”

宋师道道：“杨广转头就将此事忘记，接着出征高丽，那批少女仍应在巴陵帮手上。”

寇仲大怒道：“竟又是香家父子干的好事！他娘的，希望香小子陪颡利一道来，那我们就可当面质问他，阴兄放心，此事包在我们身上。只要令妹……噢！不！我们定可为阴兄找到令妹。”

阴显鹤低念道：“巴陵帮！巴陵帮！萧铣是否巴陵帮的大龙头？”

徐子陵道：“阴兄勿要轻举妄动，因为此事非武力可以解决，必须计划周详，更不可打草惊蛇坏了事情。我们有位朋老叫雷九指，他一直在想办法对付巴陵帮，对香家父子的事非常熟悉，是最理想的好帮手。”

寇仲沉吟道：“我又想起另一件事，照道理赵德言和香玉山是大缆扯不到一起的天南地北两个人，为何香玉山忽然会拜赵德言为师？是否赵德言和香家或巴陵帮一向关系密切，因为巴陵帮的所作所为，确似魔门不择手段令人神共愤的作风。”

徐子陵记起往事道：“你这分析根有道理，还记得香玉山说过他的气功出岔子，是被阴癸派一位长老所害。只要有一半是实话，他和魔门的关系亦不简单。”

寇仲双目杀机大盛，道：“魔门因知犯众怒，故由明转暗，表面看来与他们全无关系者，事实上正是他们的人，林士宏如此，辅公佑和钱独关亦是如此，现在可能再要多出个萧铣来。阴兄放心，你的敌人就是我寇仲的敌人，他娘的，巴陵帮本就是我们的死敌。”

阴显鹤双目射出充满希望的神色，精神大振。

徐子陵安慰他道：“回中土后，我陪阴兄去找雷九指，令妹的事必可圆满解决。”

足音响起，可达志与杜兴联袂抵达。

阴显鹤见到杜兴，露出厌恶神色，起身道：“我到外边走走！”二话不发的跟两人擦身而过，走到街上回复孤冷的本色。

杜兴回头盯他背影一眼，讶道：“这不是蝶公子吗？”

可达志不满道：“他是甚么一回事，碰面都不打个招呼。”

寇仲道：“不要怪他，他就是那样子一个人，坐下喝杯酒再说。”同

时介绍宋师道予杜兴认识，后者晓得他是名震天下“天刀”宋缺的儿子，态度即大是不同。

酒过两巡，可达志颓然叹道：“小弟果然所料无误。”

寇仲色变失声道：“真是烈瑕那小子？”

徐子陵虽对尚秀芳没有丁点儿野心，也大感不舒服，紧蹙剑眉道：“烈瑕那来空闲陪尚秀芳？”

杜兴冷哼道：“烈瑕算甚么东西，让我们联手将大明尊教的人杀得半个不剩。”

跋锋寒淡淡道：“该否由许开山开始，他是否仍在城内？”

杜兴微一错愕，不悦的狠盯跋锋寒一眼，沉声道：“我说话一是一、二是二，说过不当许开山是兄弟就不当他是兄弟，还要我说多少遍才足够。他奶奶的，现在连我都不晓得他在那里，有本事你跋锋寒就揪他出来，看看老子会怎样对他。”

徐子陵心头一阵烦厌，起来道：“我出去看看蝶公子。”

离座走到街上，清冷无人的朱雀大街左右延伸，马儿见到徐子陵，兴奋的过来与他亲热，孤立门外的阴显鹤冷冷道：“香家父子究竟是甚么人，你们和他有何瓜葛？”

徐子陵明白他的心情，总望能知道得愈多愈好，抬头望往笼罩着这命运难卜的塞外奇城的灿烂星空，叹道：“我真有点不知该从何说起，那时我们经历尚浅，不懂人间险恶，以为自己把心掏出来待人，别人会作同样回报，怎知却全不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一回事，由那时开始，我们再不轻易信任人。”

阴显鹤淡淡道：“我从不相信人，你是唯一的例外。”

徐子陵欣然道：“阴兄令小弟受宠若惊。”接着沉吟道“我有个疑问，阴兄是否在上次来龙泉时，已怀疑宗湘花非是令妹？”

阴显鹤脸色阴沉，点头道：“小妹绝不会着人赶我打我。自贼兵作乱，害得我家破人亡，我两兄妹流浪天涯、相依为命，只要她真是小妹，定可把我认出来。我还记得她被人掳走时的眼神，当时我躺在血泊中，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小时已很坚强，我知她定会活下来。”

徐子陵很想问他那套打遍东北的剑法是如何学成的，终忍着不问，答他先前的问题道：“香家父子负责巴陵帮妓院和赌场的业务，据传人口贩卖亦由他们主持，长安六福赌馆的老板池生春，极有可能是香贵的长子。唉！”

阴显鹤一震道：“妓院？”

徐子陵明白他的感受，岔开道：“阴兄的小妹叫甚么名字？”

阴显鹤显是想到妹子大有可能被卖入妓寨，脸色惨白，急促的喘气道：“我不杀尽巴陵帮的狗贼，誓不为人。”

徐子陵再找不到安慰他的说话。

阴显鹤沉声道：“我想独自一人到城外走走，明早我会在小龙泉等你们。”说罢举步往北门方向走去。

看着他孤独修长的背影，徐子陵暗下决心，定要把巴陵帮这丧尽天良的罪恶集团连根拔起。

阴显鹤忽然止步，轻轻道：“我的妹子叫阴小纪。”说完大步走了。

徐子陵心念一动——阴小纪，脑海里浮现长安首席名妓纪情的玉容，她那对不住变化的灵活眼神，似乎每一刻都涌起新的念头，新的主意。她更有一双起舞时非常悦目好看的长腿，想要跟他学赌术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差点就要追上阴显鹤将此事告诉他，又怕只是一场误会，徒令他多添烦扰。

蹄声骤起，一骑从南门方向急驰而至。

来骑迅速奔至近前，蹄音粉碎小长安龙泉上京近乎胶着的肃静，徐子陵认得是随他们齐闯宫禁的宗湘花亲随之一，此时他神色张惶，差点是滚下马来，嚷道：“不好哩！突厥狼军开始挥军进逼。”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

那宗湘花的亲兵道：“颉利大汗帅军刚至，围城的大军便开始悄无声息的移动，往我们逼近。”

徐子陵愕然以对。

寇仲、杜兴、可达志、跋锋寒、宋师道五人从铺内抢出，闻讯无不色变。

颉利竟比突利早一步抵达，若此是突利故意迟到，便是居心叵测，任由颉利放手屠城。

又或是颉利赶在突利前头来攻城，攻城战一旦开展，双方互有死伤下，会激化民族间的仇恨，至乎失控难制。

大草原各族一向打的是消耗战，对败方尽情屠杀抢掠，除非力有不逮，否则总是要令对方陷于灭族的结局。对颉利来说，任何不听话的民族，都要毫不留情的连根拔掉。

众人目光集中到可达志身上，后者正代表冷酷无情的突厥战士，还是他们中年青一代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若非因他与寇仲和尚秀芳的关系，他会是毫不犹豫赞成屠城的人，此刻却现出无奈的苦笑，道：“让我出城去见大汗，了解情况。”

宋师道摇头道：“可将军万勿如此，否则将来后患无穷，你可以回到大汗身旁，但千万不要为龙泉说任何好话，只可如实禀告。”

寇仲等均点头同意，如让颉利发觉可达志是站在他们一方，会被颉利视为叛徒。

杜兴道：“照我看此举示威多于实攻，他不会不晓得突利的兄弟正在城内。”

寇仲问那粟末禁卫道：“菩萨的军队有甚么动静？”

禁卫答道：“菩萨的回纥军和阿保甲的鹞兵仍是按军不动，只有突厥狼军逼近南门。”

徐子陵淡淡道：“可兄请立即归队，这里的事自有我们想办法应付。记紧宋二哥的话，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怪责可兄的。”

可达志叹道：“这是首趟有我不愿打的仗。不过我仍不信大汗会真的攻城，他只是要加强与你们谈判的筹码。各位珍重！可达志去了。”言罢招来战马，飞登马背，一声吆喝，战马放开四蹄，迅速去远。

宋师道向杜兴道：“此事杜霸王不宜参与，最好立即烦贵帮兄弟从北门离城，以表立场。”

杜兴犹豫片晌，“唉”的一声道：“我杜兴就交了你们三位朋友，以后大小姐的生意，我定会用眼睛盯紧，不会疏忽，有甚么事可来向我问责。山海关见！”

到剩下四人和那禁卫后，宋师道道：“可达志对颉利的分析肯定错不到那里去，颉利现时只是摆出攻城的姿态，向我们加重心理的压力。大草原的

民族最重信诺，既定下日出是最后期限，绝不会在日出前发动攻击，问题是我们陷于被动，若不能扭转这形势，我们将处于谈判的下风。”

徐子陵点头道：“他可以粟末族不能交出五采石为藉口攻城，那突利很难怪他。”

寇仲沉声道：“我们先到南门瞧清楚情况，再决定该如何行动。”

南门外漫山遍野全是一排一排布置有序的火把光，照得星月黯然失色，夜空火红。

最接近的先锋队伍推进至距南门只有半里之遥，颉利的帅旗在里许外一处的顶上，眼所见的总兵力约在两万人间，清一色骑兵，看不到攻城的工具，很有可能收藏在较远的密林内，称得上是人强马壮，士气如虹。

菩萨的回纥兵仍在原处不动。

客素别、宗湘花等一众粟末将领集中在南城墙头，人人脸色凝重。

在目前士气低落的情况下，敌人从四方八面发动猛攻，龙泉能捱半天已相当不错。

寇仲环视敌势，忽然露出一丝笑意，道：“颉利是迫我们出城去向他叩头求饶，好小子！真不愧纵横大草原的枭雄。”

跋锋寒指着菩萨右邻靠北处的点点灯火，皱眉道：“那是何方人马？”

宗湘花道：“那是与颉利同时抵达的铁弗由黑水靺鞨战士，兵力在八千人间。铁弗由是我们靺鞨部里反对我们立国最激烈的部族。”

徐子陵听得一颗心直沉下去，敌方联军的人数在龙泉军数倍以上，这场仗如何打得过。

寇仲回复自信冷静，道：“客相和宗卫长可否让我和子陵全权与颉利谈判？”

宗湘花和客素别你眼望我眼，因事情关系重大，而寇仲和徐子陵始终是外人，一旦他们答应颉利的条件，他们只有照办的份儿。

宋师道道：“两位请和同僚私下商讨，有答案再告诉我们。”

徐子陵恳切的道：“各位请信任我们。”

待宗湘花等到一旁商议，寇仲低声向宋师道、跋锋寒和徐子陵道：“眼下的情况非常明显，就是突利把民族的利益置于兄弟之情上，所以我们不能倚赖他，必须自己想办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

跋锋寒虽对他用兵如神的本领信心十足，可是见守城的粟末兵人人垂头丧气的样子，苦笑道：“你凭甚么把这局面扭转？”

寇仲哈哈一笑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这句话不知是否形容贴切。”

此时客素别回来道：“我们决定由少帅和徐公子作全权代表，只有一个条件，若颉利要求我们将储君交出，我们宁选殉城死战。”

寇仲欣然道：“这就成哩！你们愈能摆出不惜殉城死战的格局，我愈有把握争取颉利退兵的好条件。”

“蓬！蓬！蓬！”

无敌于大草原的突厥狼军，适于此际敲响战鼓，一下一下的敲进守城的战士心坎上。

## 第四章 突厥雄师

“当！当！当！”

龙泉城分别设于宫内和四道外城门的五座钟楼同时敲响钟声，悠扬的声韵隐含悲壮荒凉之意，因为这是哀悼拜紫亭驾崩的丧钟，至敲毕四十九响始歇止。

庄严的丧钟声中，载着拜紫亭自杀遗骸的灵车，在八匹战马拉曳下，前后各有百名禁卫护灵，拖着沉重的步伐，驶出朱雀大门，踏上朱雀大街，朝南门开去。

沿途军民夹道送行，哭喊震天，既为曾令他们对将来充满憧憬和希望的领袖的凄惨结局表示哀痛，更为面临的灭族大祸悲泣。

丧钟声虽未能把城外撼天动地而来的战鼓声盖过，但其发人深省与惹人思考死亡本质的清音，跟战鼓的杀伐声毫不协调，反将其杀伐的味道大幅削减战鼓声忽然停止，只余钟音继续飘扬于城里城外广阔的夜空中。

突厥军的先锋部队陈兵南门外千多步处，列成阵势，再没有挥军进逼。

南门敞开，代表龙泉上京荣辱的灯塔火光熊熊，照得城门区明如白昼，可是在钟音感染下，却弥漫着火光辉煌背后没落荒凉的气氛。

寇仲、徐子陵、跋锋寒、宋师道和一众龙泉将领，聚集南门城外，默候灵车的抵达。

宗湘花、客素别等没有人流泪，丧钟声将他们的屈辱和悲愤化成力量，无人肯于此时向敌人展露软弱的一面。

这正是寇仲的以心理战对心理战，以拜紫亭的奇异丧礼统一龙泉军民的情绪，把粟末战士变成一支令敌人不敢轻视的哀兵，向颉利传出讯息，粟末人可战至一兵一卒，绝不会投降，假设投降的条件是不可接受的话。

灵车驶过深长的门道，在南门外停下。

“当！当！当！！”敲过第四十九响丧钟后，是压得人心头有如铅坠的静穆。

灵车的御者离开座位，改由寇仲和徐子陵两人坐上去。

客素别喝道：“恭送大王！”

全体将士立即跪下，热泪终忍不住夺眶而出，那是充满怨愤和屈辱的苦泪。

寇仲马鞭扬起，在空中呼啸一圈，落回来轻抽马臀。战马长嘶，拖着灵车往敌阵驰去。

寇仲回头一瞥，心中酸痛，叹道：“今趟我真的没有把握，陵少怎么看？”

敌阵号角声起，忽然近千骑离阵旋风般朝两人所驾灵车驰来，直有铺天盖地，摇山撼岳的惊人威势。

徐子陵却像没有看到似的，苦笑道：“今趟颉利是有备以来，故此绝不肯空手回去。谈判会非常艰困，而大祚荣更可能是谈判的死结。”

马嘶震天，冲至近前的突厥战士表演花式般同时勒马呐喊，战马人立而起，像横扫草原的波浪，然后分左右散开。其骑术之精湛，阵形的完美，教人叹为观止。

后方的粟末将士和跋、宋等人，此时退回城内，紧闭城门。听蹄声在灵车左右震天响起，两支千人队分从两侧朝灵车冲来，似要把他们连人带车

辗成粉碎，拖车的战马因受惊吓，不住跳蹄，使寇仲控制得非常辛苦。

寇仲狠狠道：“突利这小子太没义气，竟在我们最需要他时不出现，他奶奶的熊。”

徐子陵沉声道：“他自有他的为难处。大草原部落社会的领袖可不同中土的帝主，必须听其他酋头的意见。”

两支突厥骑队驰至两侧丈许近处，眼看撞上灵车，蓦地各分作两队，斜斜在马车前后窜过，变成流动的大交叉，而灵车正位于交叉的核心处。

片刻后，骑兵远去。

寇仲摇头苦笑道：“我们再练十世，也练不出如此厉害的骑兵团队来。虽明知他们在示威，我也给吓出一身冷汗。”

徐子陵凝望前方，沉声道：“又来哩！”

漫山遍野的突厥战骑出现在汗旗高竖的山冈上，潮水般往他们席卷过来。令他们想到中土若非有坚固的城池，早给突厥的铁蹄踏遍每一寸的土地。

在两人头皮发麻下，前后左右尽是强悍的突厥骑兵，有如汹涌的汪洋，将他们四周的平原淹没。

两名突厥兵牵着灵车最前两马的马缰，引领灵车前进，敌人士气如虹，人人精神抖擞，目露凶光的向寇徐两人注视呐喊。

如若对方动粗，两人武功再高一倍，也必死无疑。

在以千计的突厥战士簇拥下，灵车不断加速，绕过山冈，只见营帐林立间有大片空地，聚集以千计的战士，空地较远一端摆放十多个箭靶，而颀利和赵德言、墩欲谷、康鞘利等一众突厥将领二十多人，在亲兵簇拥下，正在射箭为乐，却不见可达志和香小子。

两人一看此等架势，立知不妙，对方是谈笑用兵，稳占上风。他们却要献上拜紫亭的遗体求和，高下之别，显而易见。

“嗖！”

颀利将大弓拉成满月，射出劲箭，横过近五百步的距离，命中箭靶红心，登时惹起左右过万战士兴奋的嘶喊喝采，直冲霄汉。火把光照得遍地血红，充盈着大战爆发前暴力和伤亡一触即发，令人热血沸腾的气氛。

灵车停下。

颀利踌躇志满的把大弓交给手下，向两人招手道：“少帅、子陵请过来！”

“嗖！嗖！嗖！”

十多支箭分别由众将射出，无不命中远方箭靶的红心，又是另一阵轰天而起的喝采声。

寇仲和徐子陵跳下马车，往颀利等人立处走去，前者振起精神，哈哈笑道：“大汗风采依然，可喜可贺。”

颀利先是脸色一沉，接着换过笑脸，大笑道：“托福托福！少帅是否代送五采石来哩，哈！”

连徐子陵亦不明白寇仲为何一开口就是“风采依然”，这句本是赞美的话，用在有奔狼原一役之败的颀利身上，只变成冷嘲热讽，如此激怒颀利，对谈判有何好处。不过再往深处一想，纵然讨好他也不见得有何好处。

寇仲象老朋友般来到秃头在反映四周火把光的颀利身旁，轻松的道：“小弟今趟来是交人而非送石，大汗可否将就点儿。”

两人锐目交击，互不相让。

赵德言、墩欲谷等二十多名将领酋头，却是人人傲然相向，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

颀利唇角飘出一丝逐渐扩展的笑意，哈哈笑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要少帅点头同意，我颀利将全力助你逐鹿中原，你要人有人，要马有马。”

此时赵德言弯弓射出一箭，命中远方的目标，寇仲拍手道：“好箭法，言帅何不来个草原奔马骑射，好让我们大开眼界。”

徐子陵开始有点明白寇仲的策略，就是插科打诨，尽量不着边际的胡扯，以分敌人心神，不让对方按部就班的进行拟定计划，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赵德言城府极深，并不因寇仲暗讽他扮足突厥人动气，往他瞧来微笑道：“少帅令趟到大草原来，若只是要看我在马背上射箭，必然失望而归。”

寇仲笑道：“我更想看的是贤徒玉山兄的马上雄姿，是否比得上言帅。我们真的后知后觉，到今晚才晓得巴陵帮与言帅的关系。”再不理脸色微变的赵德言，转向颀利道：“大汗肯供人供马，我寇仲自是求之不得，不过娘曾教过我便宜莫贪，古人又有免死狗烹的训言，大汗如何释我的疑虑？”

徐子陵默立寇仲另一边，看得触目惊心，照他猜估，今次金狼军确是倾力东来，人数比奔浪原之战多上近倍，总兵力超过五万人，除威胁龙泉南门的万人先锋部队外，其他人正在营地忙碌不停，砍伐树木建造攻城的各式工具，向他们显示攻打龙泉的准备和决心。

龙泉兵力在万五至二万人间，纵使人人决意死战，可是有小长安之称的龙泉城仍远及不上洛阳、长安的规模，假若赵德言确如传言所说的是攻城的高手，龙泉肯定撑不上多少天。

颀利欣然道：“少帅是一个很特别的汉人，快人快语、率直坦白，不像其他汉人般口是心非。好，直话直说，我若能助少帅击垮关中李家，少帅就把幽州让予我，礼尚往来，大家再没欠对方分毫，此后要打要和，悉从尊意。”

幽州正是高开道的地盘，包括山海关在内，如落入突厥人手上，那突厥人将取得中原东北的重要军事据点，可逐步扩展蚕食，不用像以前般孤军深入，抢掠一番后立要退走。

寇仲哑然失笑道：“幽州并非我寇仲的，如何能送礼般送给大汗？”

正与其他突厥大酋留神倾听的墩欲谷淡淡道：“少帅如能消灭李家，天下将是少帅囊中之物，区区一个幽州，少帅自然可以作主。”

颀利正容道：“自我突厥于贵国西魏时期，大破柔然于怀荒之北，柔然可汗阿那瓌兵败自尽，我族先祖阿史那土门建立突厥汗国，称霸草原，幅员比古代的匈奴更辽阔，规模更是空前庞大，可惜其后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杨坚一统中原，屡次来犯，又使用离间分化之计令我草原各族内战不休，东西汗国复合遥遥无期，我们不得已下对中土用兵，但我们的国策是先图统一再论其他，少帅明白我的意思吗？”

寇仲开始感到颀利能成为突厥的最高领袖，是有他的一套本领，说话有强大的说服力，且能抛开对自己的仇恨，只请长远的利益。

徐子陵却另生感触，思索自己和寇仲的分别，换过与颀利谈判的人是他而非寇仲，恐怕早断然拒绝颀利的提议，但这只会把事情砸烂破坏，后果则是屠城惨剧。政治是不论动机好坏，只论带来的后果；政治上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颀利正是这种人，寇仲则明白这游戏的规则。他徐子陵虽明白，却不会去做，所以他绝不宜沾碰政治。

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换言之，谋略正是一种高明的骗术，在精确掌握客观情势，敌我实力和心态后，始“谋定后动”、“能而示之不能”、“近而示之远”，欺敌骗敌诈敌后克敌。

现实的世界冷酷而无情，甚么大义当前，只是过份强调理想和道德的泥沼，经不起考验。就像眼前的突厥大军，只会从本族的利益作出考虑，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寇仲必须从利害入手，才能以最少的牺牲，获致最大的利益。

所以徐子陵只有听的份儿。

寇仲微笑道：“大汗这么看得起我，我怎能不受宠若惊，此事可容后从长计议，我今趟来……”

颀利摆手截断他道：“少帅若立即退出我们和粟末族的争执，我颀利必有回报。说到底拜紫亭不但与你非亲非故，更是卑劣可耻的敌人，少帅怎值得为这不知自量的蠢人出头？”

赵德言阴恻恻笑道：“令趟挑起干戈的是拜紫亭而非我们，就算依中土的江湖规矩，我们劳师远征，总不能空手而回，两位以为然否？”

寇仲微笑道：“小弟可否请问诸位一个问题？”

墩欲谷油然道：“大家都是请道理的人，少帅请赐教。”

徐子陵大感头痛，对方的策略是摆出处处讲道理，非是恃强凌弱，将令寇仲更难招架。

寇仲望往星空，好半晌才道：“不知诸位对宋金刚、李世民柏壁一战有何感想？”

颀利微一错愕，露出不悦神色，冷哼道：“少帅若只对这方面有兴趣，我们还需在这里浪费宝贵的时间吗？”

徐子陵亦摸不着头脑，宋金刚联同突厥兵攻打太原大败而回，是颀利人入侵中土的严重挫折，寇仲硬揭他疮疤，只会惹来颀利不快，于事何补？

寇仲笑道：“大汗勿要动气，我们汉人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个战后检讨，肯定有益无害，可避免将来重蹈覆辙。”

颀利勉强压下怒火，冷冷的道：“我在听着。”

寇仲从容道：“宋金刚之所以有柏壁惨败，非因力不能敌，而是策略错误。如若正面交锋决战，李世民必败无疑，可是李世民却采取‘先不为胜，以待敌之可胜’的高明策略，瞄准宋金刚孤军深入，故虽兵精将猛，所统率的仍是以临时抢掠回来的粮草供养的庞大军队，不能速战速决就只有吃不完兜着走的份儿。于是当世第一擅守的统帅李世民实行坚壁清野的针对性战略，再施小队突击困扰的游击战，待宋金刚计穷粮绝，被迫撤退时楔尾痛击。大汗也明白我的意思吗？”

颀利、赵德言、墩欲谷、康鞘利一众人等无不脸泛怒色，双目杀机大盛。

徐子陵晓得寇仲是行险一博，借柏壁一战暗喻现在的形势，争取谈判的本钱。最绝之处是表示看穿联军的形势，颀利的大军确非区区龙泉军所能抵挡，但若有寇仲这亦如李世民般精于守城的人领导，颀利想速战速决恐不易办到。

在这种情况下，突利的支持将成决定性的因素，他肯否攻打由曾与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守卫的城池呢？更大的可能性是袖手旁观，而突利的态度更会影响菩萨、铁弗由和阿保甲。颀利在这情况下攻城的风险会大幅增加，一

旦僵持不下，金狼军将变成深入敌境的孤军，倘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况，则其地位大有可能给突利取而代之，因为颉利和突利的讲和只是利益的结合，双方间的信任是有条件和限度的。

粟末兵以骁勇善战名着东北，否则亦不用颉利亲自挥军东来，如今更变成哀兵，谁都不敢低估他们的实力。

寇仲这一番说话，立即扳回少许上风，又没有直接令颉利丢面子。

赵德言狡目一转，故作惊讶的道：“想不到少帅远在草原，对中土发生的事仍有如目睹，不知少帅是否晓得李神通抵黎阳助李世绩一事？”

寇仲洒然笑道：“好像听过有他娘的这么一回事，不过窦建德、王世充依然健在。宇文化及被破，三方间再无线冲，黎阳变成孤悬关外的唐室重镇，窦、王两人均欲得之而甘心，该担心的应是两位老李，而非是我寇仲吧？”

赵德言哑然失笑道：“少帅看得通透，正因黎阳孤悬关外，故死守为下策，李世民挟大破宋金刚的余威，必须于此时大展拳脚，以保黎阳，三方争战，形势危急。令人奇怪的是少帅似乎仍有用不尽的时间般，置刚成气候的少帅军和中原霸业于不顾，尽纠缠于塞外毫不相干的鸡毛蒜皮小事情上，实在令人费解。”

这番话命中寇仲的要害，差点哑口无言。

徐子陵终忍不住，沉声道：“少帅为的不是拜紫亭，而是龙泉无辜的平民百姓和秀芳大家，大汗对此话或者听不入耳，可是拜紫亭已自杀身亡，假设粟末族拆毁城墙，作出合理的赔偿，大汗能否开恩，使龙泉不用出现血流成河的场面。大汗的宽大，只会为大汗赢回更高的声誉，不损大汗威名分毫。”

颉利一愕道：“秀芳大家？”

至此谈判终进入关键性的阶段。

## 第五章 两全其美

寇仲和徐子陵一唱一和，事实上仍是当年在扬州混时的那一套，来完硬的再来软的，给足对方下台阶和挽回面子的机会。假设迫得对方“退此川步，即无死所”，无论你多么有道理，最后只余武力解决一途。

此时寇仲又扮回老朋友状，凑近颉利低声道：“大汗勿要见怪，听说是你邀请秀芳大家来龙泉的，现在要使龙泉变成废墟的又是你。秀芳大家是只爱唱歌弹箏不爱战争的人，而我又敬爱秀芳大家。哈！大汗也不希望秀芳大家伤心得要步老拜的后尘吧？”

颉利露出为之气结又略带尴尬的神情，压低声音道：“我会亲自向她解释赔罪。”

临时射靶场所有活动暂时停止，众将都在留心聆听两人的对答。

寇仲道：“最好的赔罪是化干戈为玉帛，那明早小弟即可乘船回国，看看有甚么事情可做，例如不让李小子得逞洛阳诸如此类。大汗总不能派兵去助王世充守洛阳吧？那就交由小弟代劳好啦！”

颉利失笑道：“少帅是个很好的说客，就看在秀芳大家份上，我颉利破例让步，粟末人除拆毁城墙外，须献出战马五万匹，牛、羊各十万头，黄金

二万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大祚荣须被扣押作人质，这是我最底的要求，再没有退让的可能。”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脸面相觑，粟末人怎肯交出大祚荣，他们也不忍如此对待一个弱子。

寇仲苦笑道：“大汗令我们好生为难，拜紫亭死后遗骸不保，要送来给大汗验尸发落，已令粟末人无比怨愤屈辱，所以希望能保存老拜的骨肉血脉。大祚荣是个不懂事的稚童，大汗将他带走只有象征的意义，实质的作用不大。失去大批战马牛羊，立把粟末国库掏空，十年八载休想复元，还不计以后年年进贡，大汗可否给小弟少许面子，放过大祚荣。”

颉利闷哼道：“你们中土有中土的规矩，我们大草原有大草原的规矩。从来只有入乡随俗，没有俗随客改。不信可去请教你们的兄弟突利，去请教菩萨或古纳台兄弟，又或阿保甲、铁弗由，问他们我颉利只带走大祚荣一人，是过份还是宽容。哼！凡与我作对者，男的一律杀掉，女的作奴隶，今趟是例外中的例外，否则我突厥族如何立威大草原。”

赵德言奸笑道：“少帅勿要把假长安当作真长安，龙泉虽是粟末人的上京，事实上规模连竟陵亦远有不如，我们更非杜伏威的江淮军可比，烦恼皆因强出头，少帅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少帅军或大小姐想想。”

寇仲和徐子陵都听得心头火发，颉利固是不肯让步，赵德言则是推波助澜，语含威胁，还硬把翟娇牵涉在内。

寇仲肃容道：“大汗如肯破格允容，我寇仲会非常感激。”

墩欲谷皱眉道：“大汗对少帅早格外宽容，少帅何不回去与粟末人从长计议，天明前给大汗一个回覆。”

寇仲仰天长笑，豪情奋涌的道：“何用待至天明，我现在就可立即给大汗个肯定的答案。”

颉利双目杀气大盛，电芒烁烁，点头道：“好！我颉利洗耳恭聆。”

寇仲踏前三步，双目扫过摆在空地另一边的箭靶，从容从外衣内取出刺日弓，运劲张开，弓弦“崩”一声扯直时，喝道：“箭来！口说无凭，就以此箭决定龙泉城的命运。”

他身后以颉利为首的一众突厥将领，排在空地两旁观射的以百计的颉利亲兵，远近备战的突厥战士，无不被他出人意表的行为吸引，猛瞪着他。

颉利亲手从随从的箭袋抽出一支箭矢，送到寇仲伸后的左手处。

寇仲毫不迟疑的取箭上弓，轻轻松松的把刺日弓拉成满月。

颉利等目观这曾使无数突厥战士饮恨的著名摺叠弓，心内都不知是何滋味。

全场只徐子陵知道寇仲将以螺旋劲射出此箭，将箭靶炸个粉碎，既是立威，更要表明宁为玉碎，不作瓦存的决心和立场。

在万众期待下，弓弦爆响，弦上劲箭射出，以肉眼难以看得清楚的高速，闪电般横过百步的距离，正要命中箭靶红心的当儿，忽然凝定半空，给一只宽大厚重，似从虚无和另一世界伸出来的手以拇食两指捏着箭锋。

时间像忽然静止。

“蓬！”劲箭寸寸碎裂。

寇仲和徐子陵讶目以对，突厥战士则爆出震耳欲聋的喝采。

竟是天下三大宗师之一的“武尊”毕玄，不知从何处闪出！于劲箭命中目标前的刹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迅疾和准绳，捏着箭锋。由于劲箭贯满

螺旋劲，两劲交击下，长箭化为乌有。

以寇仲和徐子陵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冷静功夫，亦为之色变，既惊惶毕玄能惊天地泣鬼神的莫测接箭手法，更想不到毕玄随军亲临，难怪突利要故意迟到，亦大增攻打龙泉联军的变数。

毕玄显然没想到不能尽数化去箭内的真劲，令长箭不能保存，微怔道：“少帅的内劲又深进一重，可喜可贺。”

寇仲大感不是滋味的将射日弓收起，施礼道：“不知武尊亲临，请恕无礼之罪。”

“武尊”毕玄仍是那袭朴素的野麻外袍，但自有一股像“天刀”宋缺般不可一世、睥睨天下的气概，两手收后，跨步朝寇仲一方龙行虎步的油然而行，神态间适然自在，冷峻深不可测的眼神，天地间似再无可瞒过他之事物。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大感不妙。据说毕玄近数十年来从不参与突厥族的战争，今天他老人家亲临，当然不会是在旁看看那么简单，而是针对他们的行动。何况他曾有过警告，着他两人滚回中土，所以肯定来意不善。

有毕玄在，形势登时生出对他们绝对不利的变化，对事情的未来发展，再没有把握。

五百步的距离，毕玄倏忽走过，似缓实快，本身充满诡毕莫名的感觉。

远近所有战士肃静恭立，对他们来说，毕玄不但是精神的最高领袖，更是天神般被崇拜的武学巨匠。

只有呼啸的夜风，火把的燃烧声响点缀这突如其来的肃静。

毕玄在离寇仲十步许处停下，微笑道：“本人有个两全其美的提议，可解决大汗和少帅间的争持。”

寇仲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波动的情绪，正容道：“武尊请赐示！”

毕玄淡然自若的道：“军事是政治一种极端的形式，是流血的政治，一旦诉诸武力，最后只能以存亡来解决。国与国间如此，人与人间亦是如此，故强者称王。拜紫亭和伏难陀今趟挑起争端，欲取我族而代之，若没有少帅为他们出头，只有灭族的唯一结局。少帅既不愿见这情况出现，何不从大规模的攻防战，改为两人间的生死对决，若胜的是少帅一方，我们可破例删去以大祚荣作人质的条件，少帅意下如何？”

寇仲和徐子陵立即心中唤娘，若毕玄亲自出手，他们派那一个出去都是送死，深悉他武功的跋锋寒早作出修行一年始再战毕玄的决定，可知跋锋寒心知肚明现仍没法赢得毕玄。

到毕玄的武功境界，再无任何破绽弱点。

颉利等亦为之愕然，与赵德言、墩欲谷等你眼望我眼。

墩欲谷是毕玄亲弟，较颉利更方便说话，乾咳一声道：“这个与我们和突利可汗的协议恐怕有冲突之处，武尊明察。”

毕玄油然道：“任何协议均可随形势的改变修订，像突利便没想过少帅会站在粟末人的一方，还以为挥军东来，可助少帅出一口恶气。”

接着深不可测闪动着顾盼生威神采的眼神罩定寇仲和徐子陵，微笑道：“长话短说，本人就以十招为限，只要跋锋寒能过关不死，便如前议。大汗是否别有意见？”

寇仲和徐子陵为之又惊又喜，心内矛盾得要命。

颉利却是眉头大皱，露出思索神色。

四周一片静默，等待颀利的答覆，他始终是突厥之主，毕玄须得他同意始能代表金狼军决战跋锋寒。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晓得对方又惊又喜的背后原因。

喜的是毕玄确提供一个解决谈判僵局的办法。两人自问任那一个下场，肯定可硬捱毕玄十招，最糟的情况只是受点内伤。由此推之，毕玄之所以有把握可在十招内击毙跋锋寒，是基于错误的估计，以为跋锋寒仍身负严重内伤，想不到世间有“换日大法”的疗伤妙术，使跋锋寒脱胎换骨，不但内伤尽愈，在武功更再上层楼，非是早前差点给毕玄宰掉的跋锋寒。

惊的却是跋锋寒的硬朗作风，以两人对他的熟悉，几可肯定他会奋不顾身的务要于此十招内昭雪前耻，那和捱过十招的情况是完全两回事，必须着着均为进手招数，那时谁都不敢肯定生死胜败会否决定于十招之内。

颀利顾虑的当然是突利，可推断他和突利间当有不得伤害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的协议，若给毕玄击杀跋锋寒，他将难以向突利交待。

果然颀利叹道：“武尊勿要见怪，我仍有为难之处，少帅可有更好的提议。”

寇仲心中大骂颀利狡猾，一句话将责任全推到他身上，如若他答应，事后突利很难怪到颀利头上。

他求助的望向徐子陵。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其中之一可否代他应战？”

毕玄微笑道：“两位终有一天有此机会，不过却非这星光灿烂的动人黑夜。”仰首观天，双目射出深刻的感情，油然道：“因为两位与本人并没有杀徒之恨。”

寇仲道：“事关人命，且是我们好友之命，我们可否私下说两句话？”

颀利点头答应，寇仲把徐子陵扯到一旁，以内功束裹声音道：“这事真头痛，怎办才好？”

徐子陵头痛的道：“若我们代老跋拒绝，恐怕他会气得干掉我们。”

寇仲断然道：“我明白哩！老毕既主动挑战，我们根本没有选择，老跋也别无他选。”

走回去昂然道：“我们决定接纳武尊的恩宠，只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大汗验明拜紫亭的正身后，我们可把他的遗体运回龙泉安葬。”

颀利爽快的道：“两位均是我颀利尊敬的人，这点面子我怎都要给你们，就这样决定吧！”

呐喊声再次轰然响起，传遍镜泊平原。

宗湘花花容失色道：“这怎行？”

她的反应代表龙泉将领的心声，因为“武尊”毕玄乃大草原上无敌的代名词，既以十招之限，无人敢不相信他有此本事。换言之，大祚荣将难逃被突厥大军俘走的凄惨命运。

寇仲和徐子陵不禁大感头痛，适才已答应毕玄，且把话说满，偏没想过龙泉诸将合乎情理的反应。

客素别摇头道：“我们情愿殉城死战，四位为我们尽过的心力，我粟末族永远不会忘记，唉！颀利是从不肯放过反对他的人，你们的兄弟突利实是与虎谋皮。”

跋锋寒一对虎目亮起来，却出奇地没有说话。

长风一阵一阵的拂卷立在城头商议的各人，城外则是漫野的敌人和火

把，气氛沉重。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各位请听在下一言，只要我的兄弟跋锋寒肯答允以救回大祚荣作最高目标，这将是最佳解救龙泉城的方法。”

宗湘花愕然道：“可是毕玄曾和跋兄交手，对跋兄的武功路子理该摸通摸透，故有信心在十招之内杀死跋兄，这一仗如何能打。事关重大，四位勿要怪我坦言。”

客素别和十多名将领均点头同意宗湘花的看法。

跋锋寒嘴角逸出一丝笑意，仍不说话，予人高深莫测的感觉。

寇仲欣然笑道：“此正是最精采之处，只要老跋肯如陵少所言，必可成功过关，将事情解决，待日后与毕玄分出生死。因为跋锋寒再非当日初战毕玄的跋锋寒，他亦将毕玄摸通摸透。哈！你们定要继续信任我，想想吧！以我寇仲的为人，会否推自己的兄弟出城去送死？”

跋锋寒洒然笑道：“知我者莫若徐子陵寇仲，不过你们有否想到，若我只是抱着捱过十招的心态出战，可能真的只是去送死？”

寇仲赔笑道：“当然不是这样被动，而是该攻时攻，应守时守，凭你老哥的偷天剑，必可给老毕一个惊喜。”

徐子陵见客素别、宗湘花等仍是一脸狐疑之色，诚恳的道：“与其玉石俱焚，何不行险一博？上一趟毕玄既杀不死锋寒兄，令趟且有十招之限，怎会例外？”

跋锋寒哈哈笑道：“无论你们怎样想，我和毕玄此战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此正是寇仲和徐子陵最担心的事，以跋锋寒的性格，根本不会理十招的限制，所以必须令他以助粟末解困为最终目标，才肯让他出战。

宋师道看穿其中关键，向宗湘花等龙泉将领道：“龙泉十多万人的性命，就在你们手上，我信任少帅和子陵的判断，你们若和我相反，将错失关乎贵族日后能卷土重来的天大良机。”

宗湘花移到跋锋寒身前，伸出纤长的玉手，神情严肃的道：“跋兄勿要见怪，我想知道跋兄的状况。”

客素别等均点头称善，因为据传闻跋锋寒曾被毕玄重创，若他现在仍内伤未愈，此战将必败无疑。

跋锋寒露出不悦神色，似要拒绝时，徐子陵叹道：“老哥你可否看在秀芳大家份上，破例一次呢！”

跋锋寒微一错愕，看看徐子陵，又瞧瞧寇仲，苦笑道：“你两个确是迫人太甚，不过我仍是心中欢喜。”说罢伸手与宗湘花相握。

宗湘花娇躯一震道：“这是没有可能的，跋兄竟无丝毫内伤之象。”

客素别移过来大讶道：“难道传言有误？”

跋锋寒放开宗湘花的手，叹道：“既有初一，自有十五。”改握上客素别递来的手。

客素别立即催发内气，只觉跋锋寒手硬如铁箍，体内真气深广如汪洋大海，深不可测，骇然道：“我明白哩！”

他明白的非是跋锋寒决战毕玄而没有负伤，而是为何寇仲和徐子陵均力主跋锋寒出战。

跋锋寒微笑道：“客相的内功想不到如此精纯。”

客素别收手退开。

寇仲拍手道：“哈！事情就这么决定。老跋请记住只是十招，若你继续打下去，我们会出手破坏你的好事。”

跋锋寒气结道：“真是我的好兄弟。”

## 第六章

城门敞开，跋锋寒在寇仲、徐子陵、宋师道和宗湘花、客素别等龙泉将领簇拥下，昂然出城应战。

围城联军的另三位领袖——回纥的菩萨、黑水靺鞨的铁弗由、契丹的阿保甲均闻风而来，后两者应邀加入颉利的观战团，只有菩萨为表示对寇仲三人的兄弟情，与亲兵在西面观战。

在灯塔火把光的照耀下，决战的场地明如白昼，清楚分明。可达志出现在颉利后侧的位置，却仍不见突利。

城外的联军，城墙头的粟末战士，决战场两方对峙的人马，均是肃穆无声，于此曙光将露前的黑夜里，沉重的气氛像一条紧绷欲断的弓弦。

毕玄首先跨步出阵，每个动作都是优雅得完美无瑕，不露丝毫破绽，悠然自若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宗师风范，立时惹起视他为神的突厥战士轰天震地的呐喊助威，更添其本已迫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惊人气势。

不论敌我双方，不论希望毕玄十招内得手或失手的人，均大感能目睹这垂名大草原近六十年的第一高手的风采，虽死无憾矣。

跋锋寒仍是冷静如恒，嘴角且带着一丝散发着强大信心和斗志的笑意，昂然下场，先仰天一阵长笑，顾盼自豪的冷然道：“这是你犯的第二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施尽全力仍杀我不死，第二个错误是今晚低估了我，毕玄啊！你能在大草原称霸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

粟末一方的战士，受他不畏权威的豪情壮气感染，登时爆起漫空采声。

突厥一方却人人大大感意外，想不到跋锋寒这毕玄手下的败军之将，不但毫不怯场，其胆色霸气直能使他与威慑大草原的毕玄分庭抗礼，至少在气势对峙上毫不逊色。

毕玄现出欣赏的神色，微笑下跨前数步，将两人的距离缩至五丈，油然道：“败而不馁，确是难得，少说废话，让老夫看你有甚么长进。”

两人的对答以突厥话说出，针锋相对，丝毫不让，虽未真正动手，四方观战者已大感刺激紧张。

跋锋寒在毕玄停步的刹那，倏地踏前三步，把两人的距离缩至四丈，右手按住偷天剑，剑虽仍在鞘内，但人却变得剑锋般锐利，涌起一股凌厉的剑气，朝这同族的武学大宗师激冲过去。他的脸容变得无比冷酷，双目闪烁着凝然如有实质的强大自信，身体像拔天而起的傲松古柏，使人生出无论遇上任何风暴，他仍将屹立不倒的感觉。

后方的寇仲和徐子陵同时放下心来，知道他的自信完全从上一趟的惨败恢复过来，回复高昂斗志。

毕玄眼内讶色闪过，全身衣衫先是在剑气的冲击下波纹般卷拂飘扬，忽然又变得纹风不动，不动声色轻描淡写的化解了对手的剑气，立即引起他那一方战士的呼叫打气。

跋锋寒嘴角逸出一丝充满奇异魅力的笑容，目注剑柄柔声道：“此剑再非斩玄，而是偷天。”

说罢右肩后摆，左脚出步，然后移左肩，另一脚踏出，到右肩甫后移时，“锵”的一声清响，右手从鞘内拔出偷天剑，完全没有停留犹豫的气贯剑锋，人剑一体，化作长虹，横过四丈的远距离，把握杂的动作串成一个简单的整体，令人生出玄之又玄的感觉，人剑合一的笔直朝毕玄射去。

此剑不但手、眼、步配合得天衣无缝，且令人感到他的剑凝聚全身全灵的力量，意透神聚，除非功力、眼力都全面远胜过他者，否则任谁都不敢硬撻其锋，只能采退避之法。

毕玄却是挺立不动，双目射出深邃无边、秘不可测的精芒，罩定对手，冷哼一声，右手负后，另一手撮指成刀，朝前疾劈。看似简单的一掌，但高手如寇仲之辈，均看出其中实含参透天地造化的玄功，既无迹可寻，更无隙可乘，无论跋锋寒剑招如何变化，最后只余硬撼一途。

身在局内的跋锋寒却有另一番滋味，他一点都感应不到毕玄的炎阳奇功，却又知他的炎阳大法正全面展开，故能不为他催发的剑气所影响。上一趟毕玄是以变化克制他的变化；今趟却是以不变应付他的多变。只是简单直接的一记劈掌，偏能笼罩他偷天剑每一个可能的攻击点，令本有偷天之妙的一剑，立时变得再无出奇之处。

在寇仲和徐子陵眼中，事实上跋锋寒已有长足的长进，因其身法、步法的浑然天成，巧妙至令毕玄不敢以变化对变化，改为以静制动，以拙破巧，迫跋锋寒硬拚一招，便知毕玄此时对因换日大法而得“重生”的跋锋寒，再不能看通、看透。

“霍”的一声闷雷般的劲气甫响，跋锋寒应掌触电般后退，偷天剑边退边生出精微的变化，布下一道又一道的剑气，使凝立的毕玄终因剑气的阻碍，没法乘势追击。

没有任何喝采声，但双方战士的呼吸均变得沉重急促，没有人想过跋锋寒竟能与毕玄硬拚一招不现丝毫败象。

跋锋寒感到所处空间变得灼热沸腾，对方的炎阳真气将他锁紧罩死，幸好他每送出一道剑气，均令对方可怕的真气热度下降少许，否则若让炎阳真气积蓄至巅峰，那时大罗金仙亦不能令他在毕玄手下逃生。他直退至四丈外的原处，始停下来，偷天剑遥指对手，双方回复先前隔远对峙的局面。

毕玄保持右手负后，左掌劈前的姿势，欣然笑道：“痛快痛快！跋锋寒你不但内伤尽愈，且功力尤有精进，令人感到后生可畏，如你不急于求胜，我的确没法在十招内致你于死。”

粟末一方的人先是一呆，接着爆起震耳欲聋的欢呼。毕玄无论眼力气度，均令人心折，只一招就看出难以在十招内取跋锋寒之命，又肯大方承认自己原先估计有误，正代表他之所以能攀上武道大宗师位置的广阔襟胸气度。

当连颀利一方也以为毕玄会就此罢手收兵，毕玄却从容笑道：“尚有九招，跋锋寒你最好小心点，免招致永不能痊愈的伤势。”

震耳的喝采声竟不能掩盖他柔和的声音，人人听得一清二楚，决战场倏又肃静下来。

跋锋寒正催发剑气，抵御他的炎阳真气，力压那股不断上攀的热度，更晓得毕玄的气机把他紧锁，令他陷于绝对的被动，只能觑机反击，仍是丝

毫无惧，微笑道：“偷天始能换日，我跋锋寒正全力以赴。”说罢偷天剑稍往左移，再沉肘拉后。

观战者全生出奇异之极的感觉，这连串的微细动作，本应怎都威胁不到远在四丈外的毕玄，但偏是无人不感到这两个高手间似有着无形连系，连动个指头也会影响到战事的发展。

寇仲、徐子陵、宋师道、颀利等人，此际始真正明白跋锋寒的高明处，因为若他任由自己处于被动的形势下，由于功力修养仍与毕玄有一段距离，如此真气相持下，情况只会愈趋恶劣。他的动作正代表他的反击，牵引和渲泄炎阳大法气场的变化，迫毕玄主动出手，虽是风险极大，却是唯一解救当前困境的妙法。

果然在气机牵引下，毕玄冷哼一声，大步跨前，左手下垂，收在背后的手一拳击出，双脚弹离地面寸许，顿似离地飘行，姿态优美至无懈可击的地步。

跋锋寒忽觉虎躯一轻，压体劲气消失得一滴不剩，全身虚虚荡荡，没有着落得使他差点要吐血。随着对方出拳，一般铁柱般的热劲奔袭而至，若让其及体，等若给结结实实重重一击，任何护体真气亦救不回他的小命。

跋锋寒一声长啸，偷天剑发出嗡嗡异鸣，斜刺而出，同时往左移开。劲气爆破，发出闷雷般的巨响。

跋锋寒微一踉时，毕玄以鬼神莫测的高速越过三丈多的距离，掠往跋锋寒右侧，举肘劈掌，横斩跋锋寒右颈侧，动作行云流水，有若天成。

两人终于短兵相接。

跋锋寒猛扭雄躯，偷天剑在怀内爆起一团因反映灯塔火光而烁动流转的剑芒，似幻实真的迎上毕玄的劈掌。

毕玄哈哈一笑，掌化为指，变化出玄奥无伦的招数穿破该是没有空隙的剑芒网，以神乎其技的手法，点往跋锋寒眉心处，就像跋锋寒的偷天剑只中看不中用，全无防守能力的虚幌子。

跋锋寒却是临危不乱，就在寇仲方面人人不愿目睹结果的刹那，偷天剑芒撤去，剑把回撞，在最后关头硬封毕玄这能夺天地造化的一指。

“轰”！

剑芒再盛，化作漫天虚虚实实幻影，似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往快速收指的毕玄攻去。

被动的防守而非主动的进击。但因两人动作太快，眼力低者自生错觉。

毕玄冷喝道：“第四招！”

双手盘抱，一股劲气旋卷冲出，照头照脸的往跋锋寒涌去，视他的偷天剑似若无物。

跋锋寒有如置身火海热浪中，心知肚明面对的是毕玄一生功力所聚，若再正面硬撼交锋会是不死即伤之局，问题是倘继续退避，将再难争取主动，那时能否捱过余下的六招，恐怕包括他自己在内谁都没有答案。

跋锋寒双目精芒大盛，往横疾闪，漫天钻动如火蛇狂舞的剑芒还原为偷天剑，老老实实的一剑横扫，本是平凡不过至乎有些笨拙味道的一剑，却令所有观战者生出千军万马厮杀得血流成河、尸横片野、日月无光那种惨烈的感觉。

寇仲和徐子陵忍不住齐声叫好，这才是跋锋寒的真功夫。

“砰”！

剑锋扫中毕玄盘抱气劲的锋端，真气激溅，跋锋寒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竟不退反进，唰，唰，唰连攻三剑！

毕玄随手扫拂，瞧似漫不经意，却着着封死偷天剑攻势，最后更硬把跋锋寒震退三步。

毕玄没有乘势追击，两手摊开，淡淡笑道：“这几剑非常不错，足令你凭之纵横草原，还有两招。”

跋锋寒横剑而立，一点不似曾喷血负伤的人，面容平静无波，双目神光湛然，凝视毕玄，沉声道：“这是武尊唯一杀我的机会。”

毕玄仰天长笑，点头道：“好！新长的草茁壮嫩绿，若我余下两招不能取尔之命，下一次就由你拣日子时间吧。”

众人差点连呼吸都忘掉，既佩服跋锋寒视死如归的胆色勇气，又敬仰毕玄的襟胸气度，更是谁都晓得即将看到毕玄的压箱底真功夫。

寇仲和徐子陵至少放下一半心事，因为跋锋寒的说话显示他决定将全力保命，不让“武尊”在余下两招得逞，故有这两招是唯一杀他机会之语，之后他会全力准备下一场与毕玄的决战，并有信心可雪前两战之耻。毕玄瞧透他这年轻敌手的心态，故有此豪情壮语，事实上亦是迫自己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宗湘花一方人人色变，跋锋寒先前喷血受伤，乃铁铮铮的事实，受创的跋锋寒，是否能安然捱过余下两招，顿成疑问。

大部分人则大惑不解，决战之初时，毕玄曾下判语，表示因跋锋寒不但旧伤尽愈，且功力大有精进，故无法于短短十招内杀死他。现在似乎又务要办到，教人摸不着头脑。

两人正面对峙，相隔不过十步，两对目光像闪电般交击，不论气势精神，均毫不相让。

毕玄再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摊开的两手颤震起来。

跋锋寒立即感到四周的空气灼热起来，知毕玄正提聚炎阳真气，若给他积至顶峰全力出手，必成无可抗御之势，心中冷笑，暗忖自己怎容他在这情况下攻击，接着又灵光一闪，以对方的武学修为和智慧，怎会让他有这抢先出剑的隙缝，显然是诱他出手之计。

想到这里，暴喝一声，偷天剑缓缓探直，再高举过头，另一手亦握上剑把，变成双手持剑之势。不过三十斤的宝剑，他却似举轻若重，凝尽全身气力，带起一股强劲凌厉、聚而不散的剑气。

热浪潮水般在他两旁翻滚不休。

跋锋寒又再大喝一声，功力较低的观战者给他喝得心寒胆颤。当偷天剑似欲照头往毕玄疾劈时，炎阳真气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跋锋寒立生出要往前仆跌，无处着力的难受感觉。如非他早有预感，看破毕玄诱敌的手段，此刻唯一的选择将是舍命进攻，掉进毕玄精心布下的陷阱去。

此际却是不惊反喜，偷天剑稍往前劈，即改变方向，逆转剑势的在头顶画出一个完美无瑕的正圆形，动作似缓似快，心意清楚分明，但玄妙处却令旁观者均不明所以。

宋师道、寇仲和徐子陵则同声喝采。

毕玄双目闪过讶色，发觉对方把催迫过来的剑气一下子全收在头顶剑圈间的窄小范围内，敛而不散，显而不逸。

要知高手相争，全赖气机感应，跋锋寒此刻束收劲气的手法，与毕玄撤消炎阳气场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不让对方从气势的分布强弱变化决定进攻退守的策略行动，若没有两招余额之限，毕玄大可用种种手法迫使跋锋寒暴露破绽状况，但在仅余两招下，毕玄再难好整以暇，不得不全力出手。

由此可见跋锋寒再非初战毕玄时的吴下阿蒙，打开始就有力难施，着着错失，而是有办法及能力和毕玄分庭抗礼，至少尚有反击之力，不是像扯线傀儡般任毕玄要他往东就往东，往西便不能移南或避北的窝囊，致棋差一着、缚手缚脚。

毕玄冷哼一声，冲天而起。

跋锋寒全身真气全束聚在头顶剑圈内，毕玄掠往他身子上方，他只要因势乘便，发出把剑气积聚至顶峰的一击，等若毕玄自动献身送上门来受剑。

不过世上当然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尤其对方是一代宗师。且他自知和毕玄仍有一段距离，故一心保命过关的跋锋寒长笑道：“日子时间任我挑，对吗？”

长剑闪电劈下，到胸腹前方的位置蓦然凝止，斜指毕玄，使人摸不清他是攻还是守，但均感到此招攻守兼备，神妙不可揣测。

毕玄一声长啸，竟从半空急坠，到离地寸许的刹那，一拳轰出。

## 第七章 通灵猎鹰

毕玄忽然往左右迅速晃动，幻化出几个虚实难辨的身影，就如化身千万，即使石之轩的幻魔身法，亦不外如此。

跋锋寒立即止步，偷天剑凝定平伸，剑锋遥指两丈外的毕玄。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叫糟，知跋锋寒看不破对方的虚实。

毕玄哈哈一笑，双手合拢成拳，往身前空处猛轰一记，发出“蓬”的一声闷响。

两丈外的跋锋寒却如受雷殛，剧震一下，后退半步，偷天剑发出“锵”的一声。

毕玄洒然笑道：“最后一招就这么了结吧！你回去好好练剑，下一趟勿要让我把你宰掉。”

两方战士同时力竭声嘶的高声喝采叫好，粟末方面的将士当然是因跋锋寒成功过关，保着他们的少主大祚荣；另一方面则因毕玄在占尽上风之际放过跋锋寒，且谁都知如再放手相搏，跋锋寒最后必败无疑，故毕玄没用尽第十招，不但无损其威名，且表现出其有容乃大的宗师胸怀。

呼喊声响彻龙泉城内外渐渐转白的天空，悠长凶险的一夜终于过去。

寇仲在宗湘花陪同下，神情木然的策着千里梦驰出朱雀宫门，往东门并骑而去。

尚秀芳婉拒他一起乘船返回中土的好意，坚持要在塞外过一段流浪的日子，更不把他对大明尊教的指责放在芳心上，显示她对烈瑕这文武全材的邪男有一定的崇拜和好感。想到知己难求，烈瑕精通音律，又曾对塞外各民族的音乐下过工夫，对她自有极大的吸引力。

宗湘花低声道：“少帅对粟末族人的恩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颀利的大军依约立即退走，由双方均信任的菩萨负责监察粟末人拆毁城墙，交出赔债，并由菩萨送往突厥。

龙泉正举城哀悼逝去的拜紫亭和伏难陀，城民遵命尽量留在屋内，故街上行人稀疏，清冷寥落。

寇仲朝宗湘花瞧去，道：“宗侍卫长可知阴显鹤是把你错认作失散多年的小妹子？”

宗湘花为之愕然。

寇仲解释一遍，见她心不在焉的听着，知她心情恶劣，安慰她道：“大王最后能作最聪明抉择，牺牲自己保全族人，赢得所有人的尊敬。所以只要你们好好扶持大祚荣，必有东山再起之日，宗侍卫长不须将一时得失放在心上。”

宗湘花叹道：“今趟我们损夫惨重，以后还要应付突厥人的苛索。颀利只因你们和突利、菩萨和古纳台兄弟的关系暂时放过我们，但他仍可暗中支持其他人压迫我们，令我们难在东北容身。”

寇仲正容道：“这正是我说你们可东山再起的原因之一，你们为生存，必须自强不息。”

以前大王的路子的确走对，只是手段不正确，兼误信妖人。你们所占位置在大草原上是得天独厚，渤海湾有那么多海港码头，使你们掌握海运的命脉，只要肯大做海运生意，必能继续振兴。我回去后会把情况告诉大小姐，她可在互惠互利下为你们带来大量的利润，有财就有势，怕他甚么阿保甲、铁弗由。至于突厥人，他们眼前的主要目标是联结大草原各族，然后大举入侵中土，你们如能充份利用这天赐良机，必可有一番作为。”

东门在望，徐子陵、跋锋寒、和宋师道牵着马儿在等他。

宗湘花听得精神一振，秀眸生辉，点头道：“多谢少帅指点，我们定不负少帅所望。”

寇仲拍马加速，大笑道：“宗侍卫长不用送哩！若我没有战死洛阳，宗侍卫长到中原来游山玩水时，定要来探望找。”

宗湘花勒马抱拳送别，瞧着徐子陵三人翻上马背，与寇仲旋风般驰出东门，消失在午后阳光灿烂的大草原上。

（笔者按：粟末人为满族女贞人的先祖，大祚荣后来果如寇仲所料建国。玄宗时受唐玄宗册封为忽汗州都督、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遂改国号为“渤海”，完成拜紫亭的宏愿。）

四人全速策马，往小龙泉驰去。

草原在马蹄起落下迅速飞退，四人均感神舒意畅，有不虚此行的痛快感觉。

宋师道高呼道：“你们真的立即便走，不和突利打个招呼吗？”

寇仲狠狠道：“相见不如不见，我怕自己忍不住要和他大吵一场。”

跋锋寒哂道：“有甚么好吵的？吵一场可改变些甚么？”

徐子陵首先驰上一座小山丘，勒马停下，遥望小龙泉的方向，昨天早上他们就是在这树林边沿的高处研究进攻小龙泉的大计。

三人纷纷收缰，来到徐子陵左右，后者叹道：“除非我们改从陆路回山海关，否则非见突利不可。”

三人定睛一看，只有同意的份儿。原来小龙泉石堡四周漫野竖起新的

营帐，在夕阳斜照下，黑狼军高竖的大纛正随海湾吹来的长风“霍霍”拂扬。突利竟在此恭候他们的大驾。

跋锋寒叹道：“想和你们多聚一会都不行，请代我向大小姐问好，洛阳再见！”

寇仲一震道：“这么说走就走，哈！他奶奶的熊，今趟大草原之行确是极之痛快，照我看毕玄没用尽第十招，只是想遮丑。”

跋锋寒冷哼道：“希望守洛阳之战不会令我失望，只要再有一年的修行时间，我将会令毕玄后悔他的豪气。”

宋师道欣然道：“视武道为修行，确是精采。今趟你们大草原的修行，将奠定你们在塞内塞外的崇高地位，但最使人震撼的仍是锋寒与毕玄限十招的生死决战。”

跋锋寒微笑道：“不过最快乐的人却不是我或寇仲，而是陵少，既曾与师仙子共堕爱河，现在又万水千山的送玉箫予另一位石仙子，踏上另一段快乐的旅程。”

徐子陵失声道：“我最快乐？”

宋师道有感而发道：“随遇而安，不将得失放在心上，不把自己与别人比较的人，时间总会易过一点。”

寇仲动容道：“二哥这话内中深含哲理，发人深省。不知此间事了后，二哥会否回岭南打个转？”

宋师道摇头道：“若我回家，恐怕永远不能再踏出家门。”

寇仲向徐子陵打个眼色，着他想办法，徐子陵心中一动，道：“二哥能否先助我去对付人肉贩子，再回去小谷陪娘呢？”

宋师道叹了一口气，淡淡道：“我明白你们的用意，唉！让我想想吧！你们真了解我。”

跋锋寒笑道：“兄弟们！我走哩！”勒转马头，一声呼啸，催骑而去。

寇仲看着他没入林内的背影，问徐子陵道：“老跋伤得重吗？”

徐子陵道：“有换日大法在身的人，只要死不去，甚么伤势都难不倒他。在你入宫见尚秀芳时，我曾助他疗伤，已好得七七八八，不用担心。”

寇仲欣然道：“既是如此，我们走吧！”

三人穿营过帐，见到他们的突利亲兵无不呐喊施礼，态度尊敬亲切。

他们直抵主帐前空地，突利正和古纳台兄弟和越克蓬、客专等人说话，见三人来到上立时双目放光，大笑道：“我的好兄弟来啦！”宋师道与他在洛阳曾碰过头，已是旧识。

三人甩蹬下马，寇仲和徐子陵均发觉自己脸上的肌肉忽然变得僵硬，挤不出半丝回应的笑容。

突利排众迎來，看他姿态本要和两人拥抱，可是见他们木无表情的样子，忙止步改口道：“锋寒呢？”

寇仲冷冷道：“他走啦！”

古纳台兄弟和越克蓬等感觉到双方间异样的气氛，知机的留在远处，让他们说话。

突利叹道：“你们在怪我？”

宋师道和他打过招呼后，迳自往古纳台兄弟等人处走去自我介绍，剩下三人你眼望我眼，气氛沉重尴尬，均有不知说甚么才好的难受感觉。

寇仲摊手道：“你想我们该怎样对你？辛辛苦苦和你打败颉利，你却摆

摆尾的便去和颉利修好讲和，昨晚我们想倚仗你去和颉利谈条件，你却躲到小龙泉来休息，任我们自生自灭，还开口兄弟闭口兄弟，这样算他奶奶的甚么兄弟？”

突利苦笑道：“天下间恐怕只有你寇少帅这样痛骂我而我突利不生反感。唉！他娘的，你可知我受的压力。毕玄亲自来找我，要我在和战之间作出选择，表明如我不肯讲和修好，颉利将全力支持拜紫亭这蠢货。我有能力打一场两条战线的全面战争吗？一个不好！给拜紫亭统一靺鞨诸部，那时我应顾那一边才好？若与拜紫亭斗个两败俱伤，占便宜的肯定是颉利。”

徐子陵不想寇仲和他闹得那么僵，且在突利来说已非常容让，甚至低声下气作解释，点头道：“我们倒没想得这么周详。”

突利叹道：“假设呼伦贝尔之战胜的是跋锋寒而非毕玄，我定会设法说服族人与颉利作战到底。可是事实刚好相反。我与颉利的议和条件，首先是他不得再对付你们，就算你不当我是兄弟，但在我突利而言，你们永远是我的好兄弟。”

寇仲脸容稍松，只有少许气愤难平的道：“那因何明知我们在龙泉，仍与颉利挥军来攻，差点累死我们？”

突利哭笑不得的道：“请恕我无知，你奶奶的，我怎晓得你们想保存龙泉百姓，还以为你们要和拜紫亭斗个你死我活，来围城是帮你们的。”

寇仲叹道：“好！这一笔算你过关，但昨晚你老哥故意不现身又怎么说？”

突利苦着脸道：“你可知我和颉利讲和的其中另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把龙泉夷为平地，将拜紫亭和伏难陀五马分尸，这是当着突厥所有大酋说的。我突利说过的话不能没有口齿，你若站在我的立场，会怎样办？只好接受毕玄提议，让颉利亲自去料理此事，倘他搅得不好，再由我来和你们计议。坦白说，我正为要暂作置身事外，内心不知多么矛盾和痛苦呢。”

寇仲默然片晌，张开手道：“好！大家仍是兄弟，我接受你的为难处。”

突利一把和他拥个结实，四周静观事态发展的黑狼战士和古纳台兄弟等人立即爆起震动整个海岸区的采声。

突利再与徐子陵拥抱，然后欣然道：“少帅请看兄弟为你带来的礼物。”大力拍一记手掌。

一位雄纠纠的突厥大将从主帐满脸笑容的走出来，两人认得是突利手下第一先锋将里名射，只见他横伸的手上立着一只未成年的猎鹰，蒙上皮制头盔，脚有栓链，将它缚在皮腕套处。由于头被蒙着，只能左偏头右偏头的专意听察环境的变化，模样怪可怜的。

寇仲见状大喜道：“送给我的吗？”

别勒古纳台等人拢聚过来，一起观赏幼鹰。

突利搂紧寇仲肩头道：“这是千挑万拣的一头优质猎鹰，只有八个月大，你若能依足我们的方法去训练，它将终生不渝的助少帅去打天下，一统中原。”

里名射首指着头盔道：“不要小看这顶皮盔，不但软硬合度，还要在里面留下空隙，不压着它的眼脸，尺寸差少许都不成。”接着掀起头盔。

众人无不发出赞叹之声。

不古纳台喝采道：“一看便知是只通灵的优质猎鹰，看它的眼吧！多么锐利精悍。”

猎鹰振翅拍翼，昂头毫无惧意的扫视众人，有雄视大地的英姿。

突利欣然道：“练习非易事，首先要让它明白甚么是为它好，甚么是对它有害。看它脚套的系链，要令它不去啄，已不知下过多少教导的工夫。我们的秘诀是耐性和爱心，只有让它感到你对它的疼爱，它才会忠心对你。”

寇仲痒痒道：“它肯服从我吗？”

里名射笑道：“我会首先传少帅鹰言的秘法，再把练鹰的方法告诉少帅，有一晚的工夫该足够。”

突利忽然搂着寇仲走到一边，低声道：“大家兄弟直话宜锐，今趟送鹰之举，于我族来说是非常破例的事，一般饲养的方法，告知其他人无碍，但涉及鹰言和训练的手法，少帅可否答应我不告诉任何人，子陵当然不在此限。”

寇仲早满心欢喜，大力一拍突利肩头，道：“我答应你！”

四周忽然响起欢呼喝采，原来里名射解开脚链，任鹰儿冲飞而起。

猎鹰在六十丈的高空上盘旋。

寇仲仰首观看，愈看愈爱，想到将来它将在洛阳城上的空际作同样盘旋，向自己报告李阀大军的形势，心中涌起一番难言的滋味。

老天又下着毛毛细雨，使得石堡、营地、码头、船厂和泊岸大船的灯火朦胧黯淡，有种离愁别绪的凄冷感觉。

离天明尚有个把时辰，天明后寇仲等将乘船返回中土，羊皮货给储在三艘大船的船舱内。马吉那三箱珍宝由古纳台兄弟、越克蓬和寇仲三方人马瓜分，当是战利品。

徐子陵和突利在最远的一座码头离群说私话，谈的是芭黛儿和跋锋寒的事。

突利道：“子陵放心！没有人比芭黛儿更明白跋锋寒，她只是不甘心这么多年跋锋寒不肯去找她见个面，这么多年啦！甚么事都该淡了。”

此时寇仲架着宝贝猎鹰儿来寻他们，一脸兴奋的嚷道：“原来养鹰是这么深奥困难的一门学问，而雌鹰又比雄鹰强壮刚猛，这头正是雌鹰，迟些我可否带它回来配种，生它娘的一群小鹰儿。看它的毛色多么光亮润泽，趾爪硬得跟铁一样。哈！”

边说边在突利另一边坐下，漫不经心的道：“你们在谈甚么？”

自见尚秀芳无功而回后，他还是首次回复豪迈不羁的本色。

突利道：“我们谈及很多问题，颀利那方会由我瞧着，保证龙泉城的安全，你们走后，我会把小龙泉移交粟末人，安心回中原去吧！”

又道：“若守不住洛阳，千万不要陪王世充殉城，你有宋缺支持，在南方仍大有可为，守稳阵脚后再图北上，是最明智之举。”

寇仲叹道：“不，我定要死守洛阳，否则一旦再失去巴蜀，大罗金仙亦难阻李世民大军南下。”

又心中一动道：“为何不见阴显鹤那小子？不是又喝个烂醉如泥，不醒人事吧！”

徐子陵苦笑以对。

突利愕然道：“谁是阴显鹤？”

蹄声骤然响起，自远传来。

三人用神望去，竟是与跋锋寒齐名的另一突厥年青高手可达志。

## 第八章 重返中土

可达志和寇仲来到海湾另一端，小龙泉的灯火像是一团团朦胧的光影，充盈水份的感觉，海岸区被细雨苦缠不休。

两人一堆乱石坐下，面对大海。

可达志轻轻道：“又是另一个黎明前的一刻，时间就是这么不理一切的无情推移飞逝，秀芳大家明早在拜紫亭的丧礼上奏毕悼曲，会立即动程离开龙泉，第一站是高丽，傅采林会亲自接待她，听说盖苏文亦请她作客，烈瑕已为她安排北上的海船。”

寇仲一震道：“这么说，烈瑕该仍在附近。”

可达志叹道：“在附近又如何？难道我可当着秀芳大家宰掉他吗？你托我查探许开山的事已有眉目，他和手下于你杀伏难陀的前一夜匆匆离开，照方向该不是回山海关，不过以他的狡猾，可能是故布疑阵。”

寇仲道：“你的杜大哥呢？”

可达志道：“他和呼延金一起去见大汗，解释最近发生的事，大汗表面上对他们很客气，可是心里怎么想，只有大汗自己晓得。真奇怪，大汗在人前人后均表示对你非常欣赏，还说要助你打败李世民。”

寇仲皱眉道：“那对中土来说，绝非好事。显示他将来会借助我为名，联结草原各部大举进侵中原。唉！我不该和你谈这方面的事，对吗？”

可达志苦笑点头，道：“确不该说。在国与国的仇恨里，个人交情并没有容身之地。至于马吉，还未有任何消息。”

寇仲沉吟片晌，低声道：“我有个很唐突的问题，尚秀芳在可兄心中，究竟占上怎样一个席位？”

可达志摇头道：“我不知该如何答你？在遇上秀芳大家前，女人只是我生命中的点缀品，令生命更有姿采。但我从不相信永生不渝的爱情，这是从体验得到的结论。无论开始时你对她如何迷恋，甚至难以自拔，但热情终有一天会淡去和消失，你甚至不想再对着她，她亦再不能为你带来刺激兴奋的感受。对男儿来说，真正永恒的事是建立功业，坚持达到某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不把生死放在眼内。”

寇仲颓然道：“那就当我没问过你这问题好啦！”

可达志讶道：“你心里想甚么呢？秀芳大家在你心中的份量又是如何？严格来说：我们不单是注定的死敌，同时亦是情敌。但是我对你却没有丝毫敌人的感觉，至少现在如此。”

寇仲摇摇晃晃的艰难地站起来，显示沉重的心情，叹道：“一心建功立业的所谓男儿汉，会否错失生命里最美好的事物？快天亮啦！我要上船回去，希望再见面时，大家仍有喝酒聊天的兴致吧！”

三艘吃水极深的巨舶，载着羊皮、宝箱和兵器弓矢，在风平浪静的大海并排而进。

十多天的旅程中，寇仲和徐子陵的时间就在驯鹰和谈笑中飞快溜走。大海动人的自然美景，沿岸的迷人山水深深吸引着他们，操舟的重任由突利派出熟悉风浪的战士负责。

不知是否大草原之旅经历太多流血，两人绝口不谈武事，不过当山海关在望之际，他们像逐渐从一个美梦醒过来般须面对即将降临的现实。

寇仲架着小猎鹰，一边喂它吃肉，来到正在船头闲聊的宋师道，徐子陵和欧良材旁，略一振腕，小猎鹰冲天而上，朝海平远处飞去。

欧良材叹为观止道：“我们在平遥见过靠鹞鹰打猎的猎人，但与此鹰的善解人意差得远哩！看！它的毛色灰黑中隐泛金黄，在阳光照射下闪闪生辉，多么威武！”

宋师道点头同意，道：“岭南的猎人也有养鹰，质素和此鹰则相差甚远，想好为它改的名字吗？”

寇仲抓头道：“改甚么名字好呢？”

徐子陵盯着变成远方一个黑点的猎鹰，随口道：“你不是有召唤它的呼叫吗？那还需要名字，索性不用改名。”

寇仲哈哈笑道：“那就唤它作无名吧！这只是对我们的方便，总不能那头猎鹰这头猎鹰的对它毫不尊重。唉！阴显鹤那小子滚到甚么地方去？希望他不是出事就好哩！”

宋师道冷静分析道：“像他那么性情孤僻的剑手，比一般人会更讲信用，一是不答应，答应后定会守诺。所以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令他不能于天明前抵达小龙泉。”

徐子陵灵光乍闪，点头道：“宋二哥的话言之成理，且该是与许开山有关，阴显鹤今趟来龙泉，目的是要刺杀许开山。”

寇仲担心道：“那就非常危险，许开山既晓得身份被揭破，更与杜兴闹翻，再无任何顾忌，会掉转头来反噬任何威胁他的人，就像被赶入穷巷里的恶狗。”

宋师道摇头道：“你有些儿言过其实，事实上他的身份并没有被揭破，仍可推得一乾二净。许开山处心积虑在东北建立北马帮，绝不肯轻言放弃，只会暂时避避风头火势，我们总不能因他呆在山海关，所以他大有机会重振旗鼓。在这种形势下，他该不会出手对付阴显鹤，免暴露真面目，且与我们结下解不开的仇恨。”

徐子陵道：“少帅虚心点受教吧！宋二哥可比我们更通达人情世故。”

寇仲老脸一红道：“我只是见阴小子不能及时上船，所以作出这样的猜测。唉！若非给许开山干掉，这小子究竟因甚么事爽约。陵少不是约好他去寻小妹吗？有甚么能比此事对他更重要？”

宋师道道：“阴显鹤是那种不愿受人恩惠的人。虽然肯与你们交朋友，仍不想麻烦你们，又或认为与你们的缘份至此已足够，所以故意爽约。”

寇仲点头道：“听宋二哥的话，确令人茅塞顿开。阴小子总不能永远站在船上一角不理睬其他人，因而选择独自上路。哎哟！今趟糟糕透顶，他肯定会独自丢寻香家父子晦气，小陵你透露过甚么消息予他。”说时向徐子陵打个眼色。

徐子陵会意，道：“我曾向他说过长安六福赌馆的池生春可能是香贵长子，这可是侦查香家的唯一线索。”

宋师道皱眉道：“长安李家对我们并不友善，我们能否进城是个问题，就算抓得池生春，恐怕他死也不肯吐露家族的秘密。”

寇仲立即打蛇随棍上，旧事重提的道：“所以才要请宋二哥帮忙，你的人生经历比我们丰富，嘿……”

他显是无以为继，说不下去。

宋师道苦笑道：“我能帮上甚么忙？”

寇仲忙道：“宋二哥可以帮很多的忙，唉！我又无法分身，只小陵一个人去对付池生春，真令人担心。”

接着拍腿道：“有哩！”

徐子陵、宋师道、欧良材三人均呆瞧着他，不明白他能想到甚么妙计。

寇仲煞有介事的道：“赌场最尊敬的，就是有家世的富商钜贾，所以只要由宋二哥扮成这种人，小陵则扮作随从，可混入长安城去接近池生春，再随机应变看怎样套他的秘密。小陵一向穷困淡泊，教他扮有钱人必破绽百出，故非宋二哥不行。”

徐子陵这才知他是随口胡诌，目的是阻延宋师道回小谷伴墓终老。不过他此计确和雷九指原先的想法异曲同工，甚或比之更完美可行。

宋师道哑然失笑，道：“若真是有家底有名望的人，给人看一眼便瞧穿身份，还如何能去假扮，只有暴发户才没有人认识，那就非是没有我不行，对吗？”

寇仲自己也忍不住笑道：“小陵扮暴发户，唉！我的娘！”

欧良材道：“若扮暴发户，在下倒有一个适当的人选可供参酌。”

宋师道微笑道：“是否以典当起家，富甲平遥的司徒福荣？”

欧良材欣然点头道：“正是此人。”

寇仲和徐子陵为之目瞪口呆，想不到宋师道凭甚么能一语中的，从以千百计的暴发户中猜中是此君。

宋师道解释道：“一来是因欧公子为平遥人，所以很易想起他这个同乡；更主要是司徒福荣贪生怕死，罕与人打交道，唯一的嗜好却是赌博，不过只限于与信任的人聚赌。但要扮他这暴发户并不容易，凡开赌场者均与当铺关系密切，熟悉典当的制度和运作，几句话可知你是否内行。还有个问题是司徒福荣的当铺遍天下，如在长安也开有当铺，我们必会露出马脚，那时就要吃不完兜着走。”

欧良材道：“司徒福荣的当铺分别以福和荣两字作铺名，例如平遥的总店叫福荣，其他是福生、福永、荣满、荣德诸如此类。在长安北苑的荣达大押正是他在长安的分店，也是长安最有规模的押店，主持人陈甫，正是我的亲舅，可为诸位掩饰身份。”

徐子陵摇头道：“这怎么行，池生春背后有李元吉撑腰，一个不好，祸延贵戚，我们于心何安。”

欧良材正容道：“人肉贩子，人人得而诛之，何况诸位于我蔚盛长有大恩，更且我相信诸位必有瞒天过海之法，不会把敝舅牵累。”

三人无不动容，想不到欧良材既有义气更有正义感。

宋师道皱眉道：“不知贵舅陈先生会怎样想？”

欧良材微笑道：“我清楚二舅的为人，这方面该没有问题。”

接着压低声音道：“我们是支持秦王一系的人，如能借此事打击太子党，我们只会感激，一间押店算甚么一回事？最怕是香家全力支持太子党搅风搅雨，那才真的糟糕。”

三人恍然而悟，因为如让李建成登上皇座，所有曾支持李世民的人将会遭受排斥，所以欧良材亦是为自己家族着想。政治确是非常复杂的游戏。

宋师道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寇仲和徐子陵不解地瞧着他，欧良材却续道：“司徒福荣有位得力的助手，经常追随左右，为他鉴定典押的珍玩财货，名字叫申文江，是没落的世家子弟，乔扮他或司徒福荣的人选都非宋二哥莫属。”

寇徐明白过来，前者喃喃道：“此事愈来愈有趣，唉，可惜我却无法分身参与。我是否有福不享自寻烦恼苦呢？”

无名在远方一个盘旋，朝他们疾飞回来。

山海关东的码头出现前方，终于抵达目的地。

只见码头处泊着一艘大海船，正要扬帆出海，寇仲定神一看，嚷道：“这不是大小姐的船吗？看到吗？旗帜上有义胜隆三个大字，正是大小姐的字号。”

徐子陵点头道：“是大小姐亲自来了！”

以翟娇的性格，只要走得动，定会第一时间到龙泉与他们会合。

劲风压顶，无名落到寇仲宽肩处，缓缓收翼。

“砰”！

翟娇一掌拍在桌上，不理刚认识的宋师道就在船舱内，破口骂道：“你两个是怎么搞的？我着你们去杀韩朝安、杜兴和呼延金，却半个都杀不成，还自夸甚么天下无敌，照我看给我做打扫小厮都不配。哼！”

站在她身后的任俊忍不住低声道：“寇爷和徐爷没有说过自己是天下无敌，而且八万张羊皮……”

翟娇怒道：“闭嘴！这事那轮得到你来插嘴。我不是钦他们，而是为他们好，不想他们没有长进。”

寇仲卑躬屈膝的点头道：“大小姐骂得好，我们确是办事不力。”

徐子陵深明翟娇的性格，乖乖的垂首受教，不敢辩驳半句。

翟娇气呼呼的道：“当然是钦得有道理，你这两个没用的小子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把持山海关的人仍是杜兴，教我怎样向荆当家交待？还有那个甚么北马帮的许开山，只会坏我义胜隆的事。我以后还用做这条线的生意吗？”

宋师道开腔解围道：“大小姐能否听在下一点愚见。”

翟娇倒不敢发他脾气，欣然道：“宋公子请指点，我翟娇是明白事理的人嘛！”

宋师道道：“山海关的形势异常微妙，在各方势力的相互争持下反能达至平衡，愚见以为此刻不宜轻举妄动，否则将出现难测的变数。若高开道与突厥或契丹人正面冲突，更会出现最坏的情况。现在狼盗之祸已解，许开山和杜兴闹翻，兼且谁都晓得大小姐和小仲、小陵的关系……”

翟娇不屑的道：“我要靠这两个没用的小子吗？”

宋师道忍笑道：“他两个虽没有用，但却是突利的兄弟，不给他们面子亦要给突利面子。所以大小姐请放心，这条线的生意只会愈做愈大。”

翟娇脸容稍霁，道：“只有这样向好的一面想吧！我现在要立即赶回乐寿把这批羊皮发送各地，你两个小子是否随我回去看小陵仲。”

寇仲叹道：“我们也不想得要命，只是……”

翟娇再拍拍道：“不去就不去，谁稀罕你们。”接着自己也忍不住笑出来，然后和颜悦色道：“不知为何见到你两个小子便忍不住要骂人。算了吧！办完要紧的事立即滚来见我，记着不要整天只顾着打生打死，留住小命才有机会享福。那些兵器弓矢我会使人给你送往彭梁去，放心好哩！”

又道：“你们把小俊带在身边吧！再给我操练他几个月，以后有起事来不用求你们。”

任俊大喜过望。

寇仲和徐子陵岂敢说不，只有点头同意的份儿。

翟娇吩咐任俊道：“把那些平遥商唤进来，看看有没有现成的生意可谈的。”

任俊应命去了。

寇仲、徐子陵和宋师道乘机溜到甲板透气说话，无名仍在码头上空自由写意的盘旋。

寇仲道：“和大小姐分手后，我们是否先到渔阳把飞云弓送交箭大师呢？”

徐子陵道：“这个当然，之后你会直奔洛阳，对吗？”

寇仲道：“我还要想想，小俊交由你们带他去磨练，我不想他陪我到洛阳去送死。”

宋师道不悦道：“怎能如此悲观？洛阳是比长安更坚固的军事重镇，即使没有你寇仲主持，仍不易被李世民攻陷。”

寇仲叹道：“问题在于王世充不肯让我指挥守城，我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日钟，看看能撞钟撞至何时吧！”

宋师道沉吟道：“我有个提议，到洛阳前如你能先和窦建德打个招呼，说不定可把整个形势扭转过来，王世充亦会对你客气点。”

寇仲一对虎目立时亮起来。

## 第九章 计划周详

寇仲、徐子陵、宋师道和任俊策马转入官道，朝渔阳方向驰去，无名在天上盘旋追随。

寇仲笑道：“看小俊整个人显得神气十足，显是刀法大有进步，不像我和小陵般只是两个没用的小子。”

任俊脸皮的厚度却没有丝毫改进，立即红起来嗫嚅道：“寇爷勿要笑我，你们曾吩咐我好好练习，小子怎敢荒怠？”

徐子陵问任俊道：“你肯定阴显鹤没有回山海关。”

任俊断然道：“由于我们期待两位爷儿随时回来，所以日夜派人瞧着关口，谁入关都瞒不过我们，许开山比你们早一天回来，杜兴则未见踪影。”

宋师道道：“若我们在山海关多待两天，说不定可与阴显鹤碰头。”

寇仲叹道：“我们那有时间？噢！那不是老朋友张金树和丘南山吗？”

四人勒马收缰。

夕阳斜照下，前方尘头大起，张金树和丘南山在十多骑簇拥下，朝他们奔来。前者和他们曾有一面之缘，是高开道手下大将，被派往侦察群雄形势；后者为高开道的总巡捕，与他们在饮马驿相识，共抗狼盗，勉强算是共过患难的战友。

徐子陵欣然道：“竟是那位爱狗儿的朋友。”

对方骑速减缓，张金树大笑道：“少帅、徐兄风采依然，可喜可贺，今趟两位在塞外扬我汉族威名，早轰传江湖，哈！”

丘南山收缰止马，向宋师道施礼打招呼道：“这位兄台气宇不凡，定是宋家二公子，我等东北野夫闻名久矣。”

只听这句话，便知彼此不是凑巧碰上，而是对方特意来迎。

一番客气寒暄后，张金树道：“我们到一旁说话。”

寇仲等心中大讶，晓得对方非是来接他们入城，而是另有话要说。

张金树催骑进入路旁疏林，众人连忙跟随。

无名从天上俯冲而下，落在寇仲肩头，又惹来一番惊叹询问。

众人在山丘顶处，下马遥观最后一道阳光消没在地平线下，天地立转昏黑，星光渐现，清凉的晚风徐徐吹至，代替日间的炎热。

寇仲把狼盗的事解释一遍后，已是满天星斗，夜空灿烂。

丘南山冷哼道：“许开山既失去杜兴的支持，我们再不用对他客气。”

张金树摇头道：“事情并不容易解决，许开山大可投靠幽州的罗艺，罗艺表面上虽臣服高爷，事实上则据幽州以称霸，我们暂时仍奈何他不得。”

寇仲皱眉道：“罗艺是甚么家伙？”

宋师道道：“罗艺是幽州最有实力的土豪和黑道霸主，听说一向与李家暗通消息，只要李世民成功攻陷洛阳，他大概会是第一个归降李家的人。”

寇仲给勾起心事，苦笑道：“唉！又是洛阳。”

张金树问道：“诸位是否准备入城见箭大师？”

徐子陵讶道：“张兄竟晓得此事？”

丘南山笑道：“张兄是箭大师的唯一好友，当然晓得少帅对箭大师的承诺，所以我们闻得诸位从山海关大驾光临上立即来迎。”

张金树语气平静的道：“少帅今趟来是否有飞云弓相随？”

寇仲欣然道：“没有飞云弓，怎敢来见箭大师。”

张金树一震道：“天！果然给你们办到哩！”

由于他们斩杀深末桓只是离开龙泉前数天的事，消息尚未传至中原。

寇仲索性取出飞云弓，递予两人过目，笑道：“原来你们是为而来，我还以为张兄不想我们进城。”

张金树摩挲手上刻有飞云两字的摺叠神弓，神情激动的道：“少帅没有猜错，你们确不宜进城。”

宋师道讶道：“为甚么？”

张金树把飞云弓转递丘南山，叹道：“因为高爷准备归附唐室，少帅这么进城，会令我们感到为难。”

寇仲心中一震，立即明白过来。那次遇上张金树，他已猜到这可能性。

高开道派张金树去侦察李世民与宋金刚的决战，就是要决定应否及早归顺李阀。现在李世民既大破宋金刚和突厥联军，高开道有此反应乃顺理成章的事。

宋师道问道：“目下情况如何？”

张金树显然当他们是朋友而非敌人，毫不犹豫道：“秦王现已回到关中，全力备战以攻洛阳。唐帝李渊则派李神通另率大军一万，到黎阳与李世绩会合，增加黎阳兵力，对抗夏王窦建德和郑王王世充。”

寇仲皱眉道：“李世绩和李神通凭甚么应付两路大军？”

张金树沉声道：“黎阳的唐军确没有这力量，不过李世绩乃精通军事兵

法的人，看通夏军与郑军互相猜疑，弃王世充不顾，采北攻西防的策略，既在战略上采取主动，又不至使黎阳空虚。”

黎阳位于洛阳东北，许城西南，故西防是指应付王世充，北攻则针对窦建德。

丘南山接口道：“李神通首先率军攻占黎阳以北窦建德的赵州，窦建德大怒亲率五万精兵南下，收复赵州，李神通损失惨重，仓皇退返黎阳，令李世绩北攻西防的策略顿成泡影。

现在窦建德正密锣紧鼓强攻黎阳，一旦黎阳被陷，唐军占领的其他城池如卫辉等便再不能守，窦建德可望于短时间内廓清入关之路，形势异常危急。”

寇仲叹道：“那等若迫李世民提早出关。”

张金树道：“李世绩并不是那么易吃，且黎阳城防坚固，窦建德要攻陷它绝非易事。”

徐子陵道：“你们是否正采观望的态度？”

张金树微笑道：“徐兄猜个正着，暂时不要说这些烦扰人的事，不若我们找个地方喝酒聊天，再找人把箭大师请出城来，让他亲耳听少帅斩杀深未桓的精采经过。”

话锐当时天下大势，自“知世郎”王薄在长白山首揭竿聚众起义，群雄逐鹿，各竞智勇，到宇文文化及于江都发动兵变，弑杀炀帝，中土遂成无主之地，各地强梁军阀，纷纷借起义为名，割地称霸，规模大小不一，但大多为看风驶舵之辈，依强者而附之，希望所投明主异日能一统天下，可封侯晋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故分分合合，形势变化剧烈。

本来势力最大者首推李密，破宇文文化及更使他攀上霸业的巅峰，可惜亦种下祸根，招致偃师惨败，被迫降唐更是身败名裂，再无可为。

四大门阀无论在隋末的政治和武林中，均为中流砥柱，是旧隋势力里最有机会取隋廷代之的有实力军阀。宇文文化及被歼，独孤阀在与王世充斗争中落败逃往关中依附李家，形势渐转为清晰分明，成为以关中为本和岭南为据的李阀与宋阀北南对峙之局。

此时北方诸雄中，刘武周和薛举被李世民破于柏举和浅水原，雄霸江淮的杜伏威则不战而降，在中原能与李阀颀抗者仅余窦建德和王世充两大势力。

南方诸雄，李子通、沈法兴因长年交战，自顾不暇，只有等待被歼灭的份儿，再无北上争霸之力。仅余有实力之辈唯只巴陵的萧铣和豫章的林士宏，亦因互相牵制，无力参与以黄河为中心最关键性的决战场。

在这逐渐明朗的形势下，寇仲变成宋阀从南方远处探伸往黄河这战场的利刃。少帅军虽是羽翼刚成，勉强守稳彭梁这根据地，却是不可少觑。

首先少帅军拥有彭梁北面的海港，能大做海上贸易，又得到宋阀源源不绝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少帅”寇仲不但是名震天下后起一辈最出类拔萃的高手之一，更是战绩彪炳，擅长以弱胜强，以少胜众，没有人敢怀疑他的军事才能，比之军功盖世的李世民不遑多让，成为李世民最顾忌的劲敌。

且李阀亦非没有内忧，李世民与太子和妃嫔党之争，加上在北疆虎视眈眈随时南下的突厥人的介入，大增难以预知的变数。

就是在这种种情况下，寇仲与徐子陵分手，带着小猎鹰无名，独赴赵州往见窦建德。只要能使窦建德与他看不起的王世充结成联盟，将有机会使

战无不胜的李世民首次大吃败仗，保住洛阳，令少帅军争取得喘一口气的空间与时间，由翼羽刚长的小鹰变成一头纵横长空的威猛猎鹰。

经过三天日夜兼程赶路，寇仲于黄昏时份抵达赵城，守门将领立即飞报窦建德，刘黑闼亲自出迎，两人相见，自是非常欢喜。

刘黑闼早听到他扬威塞外的消息，见他肩立猎鹰，赞叹道：“塞外草原民族一向看不起我们，杨广那昏君征高丽屡战屡败，更成外族笑柄。少帅今趟可使他们观感大改，再不敢说我们中原无人。”

寇仲道：“李世民柏举一战亦轰动大草原，谁敢说我们中原无人。”

刘黑闼愕然道：“少帅胸怀果然异于常人，对敌人亦这般推崇备致。”

寇仲与他并骑驰往位于城心被窦建德征作指挥总部的都督府，只见街上情况如常，店铺依然开门营业，民生没受丝毫影响，心中暗赞，笑道：“低估敌人是兵法大忌，嘿！不要少帅前少帅后好吗？我仍是那个小仲。”

不知是否勾起刘黑闼对素素的伤心事，这铁汉低叹一声，没有答话。

寇仲为分他心神，问道：“黎阳近来情况如何？”

刘黑闼精神一振，道：“李神通兵败退返黎阳，与李世绩闭门坚守，我们攻又不是不攻更不是，夏王正为此头痛。”

寇仲道：“王世充那边有甚么动静，你们不是与他结成联盟吗？若他肯派兵北上拖一把李世绩的后腿，即使他如李世民般擅于守城，恐亦回天乏术。”

刘黑闼冷哼道：“提起这人我们便心中有气，据探子回报，王世充把杨侗囚在含凉殿，迫他禅让以便他名正言顺的称帝。你说这样不懂形势的人我们如何与他合作？”

寇仲讶道：“我还以为他早干掉杨侗登上帝座，原来他仍只是郑王。”

刘黑闼道：“这是夏王与他的协议，就是保杨侗缓称帝，待击垮李阀大军，我们再看如何瓜分战果。岂知王世充这么不识相，如若他真的称帝，摆明要我们臣服于他，所谓的盟约顿成空口白话。”

顿一顿又道：“见到夏王再说吧！他非常高兴你肯来找他呢。”

两人驰进都督府去。

当寇仲进入赵城城门，徐子陵、宋师道和任俊亦于洛阳西南一座小镇找到正在休养的雷九指。

雷九指精神尽复，只是有时会感到疲倦，可见七针制神的狠毒和遗害之深。

徐子陵以长生真气为他舒筋活络后。徐子陵、宋师道和雷九指三人在小厅坐下商议，任俊则负责生火造饭。

雷九指伸展四肢，讶道：“不见只两、三个月，但子陵的内功却有长足的进步，神速至教人难以相信，现在我体内似是遗祸尽去，我本以为自己永不能痊愈过来的。”

两人都听得非常欢喜。

宋师道道：“这个懂得七针制神的人既站在赵德言一方，该是魔门中人，如有机会，我们定要为世除害。”

徐子陵不禁肃然起散道：“若我能再听到他说话，定可把他辨认出来。”

雷九指道：“若真能假扮司徒福荣，会比我原先的构想更是完美，因为典当的生意并不易为，商誉尤为重要，若香家能在赌桌上将司徒福荣遍布天下的当铺赢回来，会是如虎添翼。”

顿了顿续道：“不过我们会露出马脚的机会也很大，因为香贵等闲不会亲自出马，若迫得他出马与我们决胜赌桌上，依他们一向的作风，必会先作查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因为香家线眼遍布天下，只要晓得司徒福荣仍在平遥，我们的骗局会立即被揭穿，那时我们能否逃生亦是问题。”

宋师道微笑道：“听说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我们或可利用此点，迫他离开平遥避祸。”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会隐蔽行藏，而我们则于此时现身长安，那便天衣无缝。”

雷九指像首次认识宋师道般，呆瞪他半晌拍案道：“二公子不但思考敏捷，更是大胆老到，有甚么方法可迫他离开平遥？”

宋师道油然道：“此事可交由我办，近年来司徒福荣的典当业务开始扩展至南方，由于兼营息口极重的借贷，累得很多人倾家荡产，我可借此为名，修书一封给司徒福荣，明言会到平遥找他算账，在求援无门下，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要他拣的选择。”

捧菜上桌的任俊兴奋的道：“宋二爷真厉害。”说罢掉头入去。

雷九指欣然道：“不要说是司徒福荣，任何人晓得岭南宋家要来寻他晦气，亦只有找个愈深愈好的洞躲起来。这问题解决啦！余下的问题是司徒福荣长相如何？有甚么特别的喜好和习惯，爱作怎样的打扮，他的得力伙计申文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得愈详细愈好，愈能避免给揭破。”

徐子陵道：“这方面全无问题，我们可从欧良材口中得悉所有必须知晓的资料，最妙是司徒福荣从不接见陌生人，更从未到过长安，这对我们非常有利。”

雷九指道：“我不是泼你冷水，要知百密也会有一疏，如此难得机会，我们是许胜不许败。平遥不但是李阀在太原最富庶的大城，更与长安有非常密切的贸易来往，只要有一个到长安办事的平遥商认识司徒福荣，我们便有露出马脚的可能。”

宋师道沉吟道：“此事确非我们所能控制，能将这误事的可能性减到最低的方法，就是请欧良材找个久在平遥混日子且熟悉往长安做生意的平遥商人，替我们先一步查清楚在长安的平遥商，我们遂能先发制人，用种种可行的手段阻止这样的人与我们碰头。”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大道社会是个理想的选择，他们专门负责平遥商的押运工作，理该清楚谁到了长安，不过要他们合作并不容易，这种事是迫不来的。”

雷九指默然片晌，沉声道：“可否找李靖想办法，平遥商大多支持李世民，大道社的丘其朋亦不得不看在李世民份上，给点面子李靖。”

徐子陵望往屋梁，叹道：“我不想把李靖卷入此事内，唉！”

宋师道道：“你不若直接见李世民，那事情会简单点，若除去香家，对李世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李世民还可替我们掩饰，唯一的坏处是会把事情闹大。”

雷九指笑道：“闹得愈大池生春愈不会怀疑，那才精采。”

徐子陵颓然道：“好吧！看来没有别的选择，对吗？”

## 第十章 谋定后动

窦建德立在大堂，没有侍从陪伴，独自一人凝视摆放在厅心圆桌上一个以陶土制成的模型。

听得两人足音，这位屡战屡胜的霸主露出一丝笑容，双眉一轩，平静的道：“小仲你过来看看，为我想想如何攻破黎阳，断去李渊探出关外的一条臂膀。”

寇仲心中暗叹，知他对要自己归顺并未心死，急步趋前，定神一看，原来桌上放的是黎阳城的模型，附近山川形势、道路城镇罗列分明，绝非一般军事地图可比，玲珑浮凸，使人一目了然，省去不少解说的工夫。

赞叹道：“这立体的地形图非常精致。”

站在另一边的刘黑闼笑道：“这模型是窦爷亲手造的。”

寇仲为之愕然，心想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要亲手制成这样的模型，首先得下过一番实地观测的工夫，当用双手捏制，更须一番思考和感情的投入，达到兵法上知敌的最高要求，由此亦可见窦建德对黎阳的重视。

窦建德徐徐道：“黎阳南连扛淮，西连襄洛，北通幽燕，无论我要进军关中，又或用兵洛阳，此为必争的战略要冲。”

寇仲细察模型 黎阳城的布置，墙垣宽厚，城周挖有深沟，引入永济渠水，可谓固若金汤，易守难攻。指着黎阳西南另一座城池道：“这座是甚么城？”

窦建德哈哈笑道：“小仲果是不凡，看出攻打黎阳的关键所在。此城名卫辉，与黎阳成犄角之势。昔日宇文化及率十万旧隋精兵北上，李世 弃黎阳而守黎阳仓，李密则率军驻于清淇，每天与李世 以烽火联络，每当宇文化及攻击黎阳，李密就派兵袭他背后，使宇文化及前后受敌。今天黎阳仓已给我破毁变成废墟，李世 再难施退守黎阳仓之计，不过若与卫辉唐军呼应，对我 攻黎阳仍是大大不利，小仲可有破敌妙计？”

寇仲随口应道：“既有此虑，何不先攻取防守能力比黎阳差得远的卫辉，然后截断黎阳所有海陆交通，使黎阳真的变作一座孤城，那时要杀要宰，窦爷可随心所欲。”

刘黑闼叹道：“我们不是没想过此策，怕的是当我们绕道黎阳直取卫辉之际，李世 率兵拊身后突击。李世 实为李世民手下最出色的大将，绝不能把他低估。”

寇仲沉吟片晌，笑道：“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将计就计，诈作用兵卫辉，引李世 来袭，我们则掉头反噬他一口。”

窦建德皱眉道：“我们亦曾想及此策，却有两道难关，首先是李世 精通兵法，不会轻易中计。其次是就算李世 肯出兵袭击，可是从黎阳到卫辉，虽只百多里之遥，但山川形势复杂，我们行军分散，熟悉当地形势的李世 则可集中兵力，组成奇兵借夜色掩护，突袭我军任何一点，那时我们只有捱揍的份儿。”

寇仲胸有成竹的微笑道：“我倒不担心黎阳不出兵，若黎阳主事的人只有一个李世 ，此计是否可行尚属难料，幸好尚有李神通，他被李渊委以重任，却在赵城吃大败仗，正感脸目无光，在求胜心切下，必不肯错失这良机，放心吧！我包保黎阳会出兵来袭。”

接着油然道：“我今趟到塞外去，真的大开眼界。突厥人清一色是骑兵，

来去如风，从不怕突击偷袭，我们虽不能学足他们行军的方式，却可变通运用。”

窦建德和刘黑闥均大感兴趣，连忙问计。

寇仲道：“所谓兵不厌诈，我们不但要引他们来袭，还要不怕被袭，更要反其袭而重创之，立下马之威，夺其志气。不知敌我两方实力如何？”

窦建德毫不犹豫的答道：“今趟随我来的是我最精锐的部队，不计工事兵的话共有五军，每军万人。黎阳城军民总数在六至七万间，但真正受过严格训练和有作战经验的兵士不过三万人。”

寇仲哈哈笑道：“我一向惯于以弱胜强，若今趟以强对弱也不成功，应该乖乖卷铺盖回家。但尚有一事虽向窦爷直言，我想知道窦爷攻陷城池后一贯的作风是怎样的。”

窦建德露出赞赏的神色，因寇仲此问是绝对内行的话，要知攻城者的声誉，对被攻者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突厥人惯于屠城，那么城内军民既知横又是死，竖又是死，宁愿拚尽最后一滴血，对抗到底。

刘黑闥代答道：“窦爷对待敌人的态度好得没人可以说话。就以击破宇文文化及为例，所得皇宫美女数以千计，窦爷立刻遣散，敌将愿留下来的，均加重用。所以旧隋文臣武将，无不乐为窦爷所用，如任原隋兵部侍郎的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虞世甫为黄门侍郎、欧阳洵为太常卿；至于不愿降我者，我们尊重其意愿，礼送离境。”

寇仲动容道：“那就成哩！黎阳将是窦爷囊中之物。”

窦建德深深凝望着他，肃容道：“假若小仲肯与黑闥共事，区区一座黎阳城固不在话下，连天下亦是我窦建德囊中之物。”

寇仲苦笑道：“此事可否迟些再谈，眼前当务之急，是先夺黎阳，再挫李世民出关东来的大唐军。”

窦建德欣然道：“小仲可知我窦建德为何特别看得起你，不但因你智勇兼备，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是贱民出身，我的环境虽比你好一点，但少时家很穷，所以最看不过那些腐败的官吏和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世家门阀。只有我们这些来自民间的人，才能明白民间疾苦。”

纵观历史，谁的武功霸业比得上始皇嬴政，可是大秦二世即亡，正是不恤民情之害。反而汉高祖刘邦流氓出身，却成就汉家帝业，其后文景之治，光武中兴，更是我中土全盛之期，旷古绝今。故此有志之士，都不愿让李渊之辈得逞。所谓合则力，分则力弱，小仲要从大处着想。”

寇仲点头道：“窦爷这番话直说进我心底去，故合作方面绝无问题，我虽有统一天下的意向，却无做皇帝的野心，只希望有能者居之，让天下百姓有安乐的日子过。”

窦建德大喜道：“这就成哩！小仲请说出如何师突厥人以败黎阳兵的妙计。”

寇仲深吸一口气，待思路回复清晰，正容道：“突厥人之所以被誉为隐身奇兵，在大草原上神出鬼没，皆因能把骑兵的机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贵精不贵多。我们当然不能一下子变得像突厥狼军般厉害，却可从五万军中精选二、三千骑射高明之士，诈作为开路的先锋部队，只要能避开敌人探子耳目，这支骑军便可像突厥狼军般化作神出鬼没并能隐身的奇兵。”

窦建德和刘黑闥听得聚精会神，不住点头。

寇仲眉飞色舞，声音透出大的自信，续道：“然后我们兵分五路，一

军保护辎重和工事兵居中央。其他四军前后左右遥护，与中军保持三里的距离，清晨出发，以日行四十里计，傍晚可于过黎阳三十里许处扎营休息，敌人该会趁晚上来袭，烧我粮草辎重，我们可依计迎头痛击，杀他娘的一个落花流水。”

窦建德皱眉道：“若我是李世，如施突袭，用的必也是行动迅快的骑兵，借夜色地形的掩护，可从任何一个方向攻来，教我们防不胜防，大有可能真的吃亏。”

寇仲哈哈笑道：“这正是最精采之处。”长身而起，移至向花园的一边窗户，嘬唇尖哨，在上空盘旋的小猎鹰无名，闻主人召唤，俯冲而入，落在寇仲架起的手腕处，他功力深厚，不用腕套，亦不虞会给猎鹰铁爪所伤。

寇仲一个大转身，欣然笑道：“有我这头小宝贝在高空帮眼，敌人在无所遁形下将被我们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窦爷还有甚么疑虑。”

窦建德双目亮起来，纵声大笑道：“这叫天助我也，否则小仲你怎能来得如此合时。三天后的早上我们就挥军卫辉，来个引蛇出洞，黎阳既陷，李渊除派李世民出关东来，别无其他选择。”

经三天全速快马赶路，徐子陵、宋师道、雷九指和任俊四人抵达潼关西黄河南岸的桃林，依约入住迎宾客栈，欧良材早在恭候他们。

这所客栈不是随便挑的，老板郑佳和是翟让旧部。翟娇这些年来做塞丙外生意赚大钱，遂以钱财支持旧部属改行做生意，过些安定的生活。

郑佳和安排他们入住客栈后座，楼下是大厅，楼上客房，宁静偏隐。

众人围桌坐下，郑佳和凑到徐子陵耳旁低声道：“徐爷要的箱子大小姐已遣人送来，放在下面的酒窖内，封箱的漆印完好，没被拆开过。”

这箱金银财宝是小龙泉之战抢得回来的战利品，其中小半箱黄金赠予欧良材等平遥商，当作他们被劫货物的足额赔偿，余下的财宝仍够他们去和池生春赌身家。

徐子陵道谢后，郑佳和知机告退。

欧良材欣然道：“我首先代表家父和平遥商馆向各位致以最探切的感激，若非你们见义勇为，财物的损失固是惨重，我们更可能性命不保。家父在知道你们要去对付人人深痛恶绝的巴陵帮，且此事又对秦王有利，决定全力支持各位。我二舅那边绝无问题，家父已遣人进关通知二舅。”

宋师道道：“我们有个更周详的计划。”遂把用计将司徒福荣“吓”离平遥的事说出来。

欧良材喜道：“这方面我们可以配合，当司徒福荣离平遥时，我们会从平遥附近开出一艘船，驶入黄河，诸位可于此处登船往关中，那即时使真有人查根究底，会以为确是司徒福荣躲往关中去。我们更会放出消息，说司徒福荣困开罪宋家，只有逃往宋家势力难及的关中避祸。平遥官府内我们也有自己人，保证入关的文书一应俱全，没有人会怀疑你们的身份。”

雷九指问道：“司徒福荣身材样貌如何？”

欧良材笑道：“我起始为何想到司徒福荣，正因他身材高大，满脸须髯，徐爷扮他只要不是遇上相熟的人，定可鱼目混珠。我回平遥后请人画下两幅画像，分别是司徒福荣和他的副手申文江，待会给各位过目。”

雷九指竖起拇指赞道：“欧公子思虑缜密，省去我们很多工夫。不过仍有三个问题须解决，首先是气氛的营造。”

任俊听得兴致盎然，问道：“何谓气氛营造？”

雷九指得意洋洋的道：“若论骗术，不是我夸口，江湖上能比我高明的没有多少个。最高明的骗术，就是要被骗者自投罗网，心甘情愿上钩。假若我们就那么到六福赌馆找池生春，他怎都会有点防备之心。只有令他自己来找我们，误信自己操控主动，我们才可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

宋师道微笑道：“雷大哥请不吝指点。”

雷九指哈哈笑道：“这其实是水到渠成之事，香家正全力扩展青楼赌馆业，如能鲸吞司徒福荣的典当业务，势力将以倍数增加。若此猜想正确，我们可在平遥放出消息，指司徒福荣因典当业开罪你宋二公子没有人敢招惹的老爹‘天刀’宋缺，致对典当业意兴阑珊，有金盘洗手之意。在这种情况下，池生春既从平遥眼线得知司徒福荣到长安避难，又晓得他想放弃典当业，定会千方百计来找我们，我们当可见机行事。”

众人无不叹服。

雷九指已从七针制神完全回复过来，神气的道：“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学习平遥的口音语调，否则只要一开口，就会立即被拆穿身份。”

欧良材欣然道：“这个包在我身上，第三个是甚么问题？”

雷九指在众人注视下，从容道：“第三个是随从的问题，必须由道地的平遥人乔扮，人数不需太多，但小婢仆从也要七、八个。我可办作管家，小俊是保镖护院。这批人必须绝对忠心，欧公子能否办到？”

欧良材道：“这事我要回去和家父商量，应该没有问题。”

宋师道道：“欧公子请告诉令尊，我们会先去和秦王打个招呼，待他点头才进行这有一定风险的计划。”

欧良材大喜道：“那就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行起事来或找人帮忙，亦方便容易多了。”

雷九指向徐子陵道：“子陵何时入关见秦王？我要为你弄一套入城的户籍文件才成。”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自己的兄弟与李世民斗生斗死，他却要去求李世民合作，这算甚么娘的一回事？

答道：“就明天吧！”

离黎明尚有个许时辰的黑暗，赵城西门大开，蹄声轰鸣下，三千精骑旋风般驰出，没入城外的疏林区去。

无名在暗无星月的黑漆夜空畅飞盘旋，错非眼力锐利如寇仲，休想看到变成百多丈高空一个小点的无名。

骑队停在林木深处，刘黑闼和寇仲跃上树梢，观看无名传递到地面的讯息。

刘黑闼叹道：“现在才明白突厥人为何能称雄塞外，只是这利用猎鹰的探敌秘技，等若天上凭空多出一对眼睛，既不怕偷袭遇伏，更可掌握敌人形势。”

寇仲道：“不过鹰目在攻城战中作用不大，所以突厥人虽能横扫大草原，对我中土仍只能进行急攻速退的掠夺战。只是这形势正逐渐改变，不但因他们有刘武周、梁师道等走狗奴材的依附，更因赵德言是攻城的专家，令突厥人逐渐掌握攻城的战术。”

刘黑闼冷哼道：“一天不除赵德言，始终会成我中土心腹之患。”

寇仲点头道：“这正是小陵抛开一切对付香家的主要原因，香家眼线遍天下，香玉山那贱种又狡猾多智，配合赵德言的攻城术和突厥狼军的悍勇，

迟早会成中原大祸，所以我们须先发制人，将香家连根拔掉，然后就轮到萧铣有难。”

刘黑闼皱眉道：“突利会否看在与你的兄弟情份上，不和颉利联手入侵？”

寇仲摇头叹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突利还可推作是助我对付李世民，照塞外的形势发展，其他的民族只有听颉利说话的份儿。塞外联军何时来犯，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刘黑闼笑道：“明天的事明天再算吧！现在该怎么走。”

寇仲凝眸，名在高空飞行的路线和姿态，道：“突厥人称此为鹰舞，可指示敌人探子的所在，大军是停是行和移动的路线。照现在鹰儿的姿态，它仍未发现敌人的踪影。不过这并不可靠，因为它仍非常稚嫩，大有出错的机会。”

刘黑闼色变道：“它会出错，那岂非很易误事。”

寇仲哑然失笑道：“这只是一个可能性吧！小弟还从老跋处学晓地听之术，数十里内大批骑兵的活动，保证我不会听漏耳。来吧！依照原定路线便成。”

两人跨登马背，领着骑兵穿林越野的去了。

## 第十一章 重返长安

由于天下分裂，征战连年，各地霸王军阀，均有一套对付敌人侦察渗透的方法。既不能不让促进贸易的商旅通行，又不能任由不良份子涌进来，如何取得平衡，代表着政策制度的成功。

由于地理形势的优越，关中的唐室在控制人流上有最出色的表现。自入主长安后，唐室李家增修关防，于入关要塞的潼关和黄河水路布重兵、置官署，属民出入不但需户籍文件，还要有各地督府发放的往来批文。外地欲往关中做生意，又或迁徙的移民难民，更须得官署批核安置，对人日的徙移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

徐子陵携着雷九指凭他的妙手伪造的批文，戴上从杨公宝库得来本供杨素逃命时使用的面具，乘客船安然过关。再经过三天日夜赶路，终抵达长安城。爱马寓里斑则留在桃林，由任俊等照拂。旧地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尤其是刚从塞外的小长安回来，面对这中土的真长安，想起伊人已远，能不黯然神伤！

入城后，直赴侯希白的多情窝，据雷九指所言，侯希白探望他后，告诉他回长安趁石之轩不在之际找杨虚彦的晦气，看看杨虚彦从半截不死印法练出甚么奇功来。即使侯希白不在，他亦可借此多情窝作落脚之用。

他驾轻就熟的从后院逾墙入屋，只听侯希白的歌声传来唱道：“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裙；罗衣何飘飘，轻摆随风还”。

徐子陵哈哈笑道：“谁能比侯希白更多情？”

侯希白疾掠而出，拉着他双手大喜道：“子陵大驾忽临，真教小弟喜出

望外。这几天在长安到处都听得人谈论你们和跋锋寒在塞外八面威风的事迹，令我后悔没有依附骥尾，白白错过使人神往的塞外风情。少帅呢？”

徐子陵道：“入去坐下再说吧！”

入厅坐好，徐子陵把塞外的经历概略地述说一遍，又解释今趟来长安的目的，接着问道：“你不是告诉雷大哥到这来是要和杨虚彦分个胜负吗？我看你却是在唱歌作画，非常写意。”

侯希白苦笑道：“我只是苦中作乐，我与你们合作对付杨虚彦，石师肯定视我为叛徒。

刚才你更告知我祝玉妍已死，石师成功吸取圣舍利邪气致魔功大成。看来小弟已是时日无多，不好好多画两张美人画流传后世，更待何时。小弟现在成为继莫神医后最受长安权贵欢迎的人物，昨天李渊亲自见我，礼聘小弟为他绘一幅宫廷百美图，我看在画卷完成前，连石师亦不敢轻易动我，杨虚彦更不用说。”

徐子陵讶道：“李渊为何如此糊涂，明知杨虚彦乃杨勇之后，仍肯善待杨虚彦？”

侯希白道：“子陵有所不知。李渊是最念旧情的人，他以前与杨勇交情甚笃，怎舍得杀他仅余的一点血肉，兼之杨虚彦立誓与石之轩割断关系，骗得李渊加封他为隋国公。唉！我和他虽难免一战，但目前各有顾忌，只好暂时来个河水不犯井水。”

徐子陵道：“我想见秦王。”

侯希白道：“这个我可作安排，且要立即进行，因为现时黎阳被窦建德重重围困，日夜攻打，李家正结集大军，准备出关往援。”

徐子陵皱眉道：“黎阳有李世和李神通固守，该没这么容易被攻陷吧？”

侯希白道：“理该如此，但事实却刚好相反，黎阳那边形势危急。据我听回来是李世和李神通误中窦建德诱敌之计，在窦建德率军绕道进军邻城卫辉之际，李神通率军偷袭，岂知惨中伏兵受袭，被窦建德杀得李神通只能带着十余亲卫逃脱。窦建德挟余威回师猛攻黎阳，告急的文书正像雪片般飞回来。”

又压低声音道：“据说仲少加入窦建德的阵营，此事令长安朝野震动，小弟则与有荣焉。你们在赫连堡、奔狼原、花林和龙泉四场战役大显神威的事，连街头巷尾也在议论不休，李世民今次有对手哩！”

徐子陵摇头道：“寇仲绝不会归顺窦建德，应是误会。”

顿了顿续道：“有一件事尚要你帮忙，希白兄可否设法查探，是否有个东北人叫阴显鹤的剑手来了长安。”

侯希白问清楚阴显鹤的年纪、特征、外貌，拍胸道：“要查一个人在我确是易如反掌，可包在我身上，长安很多人都要卖面子给我侯希白。子陵在这好好休息，书斋内由易经至春宫图无不齐备，子陵不愁寂寞。”

徐子陵给他说得啼笑皆非，摇头道：“我还要去找纪倩，她或有可能是阴显鹤失散多年的亲妹子。”

侯希白一呆道：“竟有此事，你以甚么身份去见她，此妹立场暧昧，与太子党更关系密切，一个不好，恐怕你会给她揭破身份，惹出祸来。”

徐子陵微笑道：“我有分寸的！不知可达志是否会来呢？”

侯希白道：“这个我不大清楚，我在长安的保身之道是只谈风月不论政

事，子陵还是见过秦王再想其他事稳妥点。”

徐子陵终接受侯希白的劝告，侯希白去后，就在椅子盘膝打坐，以舒连日赶路的劳累。

刹那间进入无人交感的境界，体内真气浑浑融融，说不尽的受用舒畅。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倏地心兆一动，醒转过来，脑际出乎天然的浮现一位绝世美女的鲜明形象。

他肯定自己不是被任何声音又或气流的改变惊醒，而是出自一种超乎感官之上，玄微妙难言的感应。且并非首次发生，以前亦有类似的感应，却没有一趟比今次更清晰分明。

来者鬼魅般从后进飘进厅子来。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晓得避无可避，甫抵长安即给揭破行藏，轻轻道：

“法驾光临，不知因何事找希白兄？”

甜美的声音惊喜的道：“竟是子陵你啊！真教人大出意外，你还是第一趟这么亲热的唤人家作    哩！”

徐子陵微一错愕，    在他对面椅子坐下。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他在午后时份入城，此时却日落西山，厅内一片昏沉，他坐息逾两个时辰，精神尽复。

两人四目交投，双方心中都未知是何滋味。

虽仍是白衣赤足，但徐子陵清楚感到她的气质与前迥然有异，可是到底有甚么地方不同，他却不能具体说出来。只是感到她比以往的她更深邃难测，难以掌握捉摸。

心中一动道：“恭喜你天魔功终于大成哩！”

秀眸一闪一闪兴致盎然的打量着他，语调则像一向的冷漠平静般道：

“人家奉师尊之命，留在长安潜修大法，当然有些许成绩。子陵你呢！你不是也大有长进吗？不用回头看已知是人家嘛。”

无论她用甚么语气声调说话，总有种直钻入人心窝儿的感觉，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徐子陵沉声道：“令师在与石之轩的决战中，因施展玉石俱焚而云散烟消，我是亲眼目睹的。”

出奇地没有任何表情变化，淡淡道：“石之轩有否陪她老人家一道上路？”

徐子陵摇头道：“他受伤远遁，令师功亏一篑。”

他心存厚道，绝口不提祝玉妍因要他和师妃暄陪葬，被他及时发觉，在急于拯救师妃暄下令石之轩有一线脱身之机，否则历史说不定要改写。

一瞬不瞬的凝望着他，忽然轻叹一口气，语调冰冷平静得令人心悸，道：“他是否尽得舍利内的圣气？”

徐子陵点头道：“怕是如此吧！”事实上舍利内大部份异气，已给他和寇仲早一步分享，当然不会向    透露这秘密。

再叹一口气，秀眸射出使人复杂难明的情绪，柔声道：“天下从此多事哩！”

接着又道：“子陵可肯与我合作对付石之轩？”

徐子陵再暗啖一口气，以前的所谓与她的“合作”，没有一次不是在无计可施被威胁的情况下发生的。自竟陵之战，飞马牧场两大元老高手惨死在手上，他们间结下解不开的深仇，发展到眼前此刻，连他亦弄不清楚

和

是甚么关系。他理该与 来个你死我活的决斗，可是面对宛如圣洁天仙般的 ，他总生不出杀机。

苦笑道：“我们间还有合作的可能性吗？不要威胁我，我随时可离开长安。”

娇笑道：“人家何时想过要威胁你？不过你若不肯帮助 儿， 儿只好乖乖的下嫁石之轩，看他能否领导圣门在这场争天下的斗争中成为大赢家。人家可不是迫你嘛，而是别无选择。还有你那擅奏萧的红颜知己说不定会成为牺牲品，因为她是碧秀心遗留下来的祸根，只有亲自杀死她，石之轩才能赢得圣门各派系对他的尊敬。”

徐子陵给命中要害，叹道：“还说不是威胁？”

想想也教人心寒，趁着天下大乱，魔门各派暗中不断在各方面扩展势力，林士宏、钱独关、辅公佑等割据成大小军阀，王世充则与魔门关系密切，赵德言乃颀利心腹谋臣，其他辟尘、安隆则控制着经济命脉，若这些人全臣服于石之轩的控制下，其力量之大，为祸之烈，恐怕没有人能预估。

迫在眉睫之前的问题，是 可轻易发觉并破坏他们针对香家的行动。

既知他来长安，不论他扮成甚么样子，均可一眼将他看破。

“噗哧”一笑，白他一眼道：“人家是那么可怕吗？以前很多对不起你徐公子的事，只因师命难违。现在人家可以当家作主，当然是另一番可令徐公子满意的新人事新作风。我不会迫你去作任何不愿意的事，只希望你能和携手杀死石之轩，为世除害，这不是你们这些以替天行道为己任的侠义之士义无反顾的事吗？”

徐子陵苦笑道：“我没有资格作侠义之士，只是见一步行一步的混日子。对付石之轩一事可否容后再说，他还须一段时间疗伤，我们尚有时间。”

摇头道：“子陵岂是如此短？漱 H，若待他重出江湖，一切都迟哩！”

徐子陵皱眉道：“若他留在塞外，你怎样找到他呢？”

道：“何须去找他，我会有方法把他引出来。”

又甜甜一笑道：“子陵是否肯合作哩！不若人家嫁给你好吗？我会做你最听话最乖的好妻子。”

徐子陵大吃一惊，狼狈道：“大姐勿要说笑。”

幽怨的瞥他一眼，道：“不说便不说。但你可有兴趣听人家的计划，好让你可保着幽林小谷那位美人儿。”

徐子陵无奈道：“我在听着。”

淡然自若道：“根据圣门先祖遗训，魔门两派六道约每二十年须举行一次聚会，推举领袖，上一趟聚会在二十年前举行，祝师被推为圣门之首。可惜因天下纷乱，祝师虽成圣门的尊首，却是有名无实。现在统一之机已现，慈航静斋通过李家占尽上风，两派六道此时再不团结，待李家一统天下，将重陷沦亡之险。在这种形势下，圣门诸派的“二十年聚会”有再次举行的必要。祝师已去， 是现时唯一有资格的召集人，石之轩必来出席，我们便有机会杀死他，破他的不死印法。”

徐子陵皱眉道：“你可知我对破他的不死印法，没有丝毫的信心把握。”

柔声道：“假设我们能把断作两截的不死印卷合起来，说不定可找到破不死印的方法。”

徐子陵开始有点明白 因何来找侯希白，摇头道：“师小姐曾看过不

死印卷，仍没有破解之法。”

美眸亮起来，闪动智慧的采芒，动人得教人心颤，也令人心碎！如此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却是阴癸派新一代青出于蓝的领导人，能在这年纪练成天魔大法，肯定在魔门亦是前无古人，而她更是魔门唯一深悉他们长生气的人，这使她的天魔功更有鬼神莫测之机。

只听她檀口微张轻轻道：“又是师妃暄，奴家和她怎同哩，她懂的是玄门正宗，石之轩得玄门与圣门大成的不死印法，任她如何聪明智慧，顶多明白其中部份。但若奴家和子陵合起来三样，将是另外一回事。”

徐子陵道：“就算侯公子没有问题，可是杨虚彦是石之轩的继承人，绝不会蠢得要对付石之轩，那等若他和自己过不去。”

事实上杨虚彦那半截不死印卷早给侯希白偷到手上，记熟后毁去，不过他认为暂时仍不该让 晓得，因为天知道如给 知悉不死印法的秘密，会带来甚么后果。

甜笑道：“借不来可以抢，更可把人顺手杀掉，在这方面，徐子陵侯公子和人家的愿望该并无差异，对吗？”

徐子陵拖延时间道：“这要和希白兄好好商量才成。”

媚态横生的娇笑道：“人家又没有迫你立即答应，我们的二十年聚会就挑在三个月后的中秋之夜在成都举行，徐公子意下如何？”

徐子陵不悦道：“为何千不拣万不拣，偏要拣成都？”

漫不经意，道：“方便嘛！徐公子既可趁机探篁石美人，又叫置诸于死地而后生，让石之轩有乘机下毒手的机会。那徐公子当不会诈作应承人家，暗下却决定爽约。唉！人家也是迫不得已，所以不得不对你用点心计，该可原谅吧！”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你何时才能改变害人的习性。”

再露幽怨神色，半真半假的叹道：“我真的再不会害你，子陵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会在长安逗留多少天？”

徐子陵很想问她萧铎是否魔门中人，但怕打草惊蛇，只好忍着不问，道：“你只要找到侯希白，就可找到我。”

忽然神色一动，这：“有人来哩！明天见。”

飘身离椅，赤足轻触地面，穿窗幽灵般没在外边，剩下徐子陵独自站在已是漆黑一片的厅堂内。

徐子陵和 是同一时间感到有人从后院入屋，只从这点看， 的敏锐绝不在他之下。

李世民的声音在徐子陵后方响起，沉声道：“我正想找你们。”

徐子陵心中一动，晓得有些令李世民亦要夫去方寸的事发生了。

究竟是甚么严重的事呢？

李世民在他对面坐下，代替了 ，脸色阴暗，剑眉紧促，肃容道：“黎阳将在数天内陷落，王世充则兵抵慈润，使我们动弹不得，欲援无从，子陵可知黎阳城内尚有何人？”

徐子陵愕然朝他瞧去。

## 第十二章 其下攻城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举凡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均是城厚墙高，沟河护城，易守难攻，能以少胜多，故以孙子的用兵如神，仍以攻城为不得已的天下之策。

常把这几句军事名言挂在口边的寇仲，对此更有全面深刻的体会。竟陵一战，他是守城者；今仗黎阳，则成为攻方。

若有选择，他会劝窦建德只围不攻，但问题是李世 准备充足，城内储粮足可捱上一年半载，其次是如敌人援军来救， 外夹击下，他们将从主动沦为被动。

经研究商讨后，他们决定采取四面包围，日夜不停轮番猛攻的战略，以瓦解敌人的斗志体力。黎阳城外诱敌突袭之战，他们歼灭敌军达万人之众，大幅削弱守城正规军的实力，剩下之数不过二万人，要稳守如此规模的城池，黎阳必须全军出动。换句话说，窦军可以休息，唐军则没有这福气运道，可见城外一战的关键性。

窦建德今趟攻打黎阳是志在必得，援军不住从寿春和许城开来，到此刻总兵力超过十五万人，不停地加重对黎阳守军的压力。

一切辎重供应更是准备充足，因为要攻破敌方的深沟高垒，只凭步骑兵和一般刀剑弓矢是绝对没有可能。所以必须在攻城器械、物资和组织方面准备妥当，尤其轮番日以继夜的猛攻，各方面的要求更是严苛。

首先是建造可移动的望台“巢车”和“楼车”，俾能在高处窥望城内的情况，或发箭助攻。

了敌后必须攻敌，攻城战的第一步是“越壕”，只有成功越过黎阳城的护城河，攻城的器械和敢死队才有机会接近城墙，展开攻城战。窦建德和刘黑闼均是攻城的老手，战事开始立即截断护城河的水源，采取“塞其水源，浅其闸口”之法，待其水浅后，再囊土运石，以装满土石的车子直接推入壕中，让这些俗称为虾蟆车强把深壕填平。

“填壕”后是“接城”战，“木驴”在这种情况下是必备之物。木驴为四轮大车，顶部是尖斜形像屋脊似的巨木，不怕弓矢，亦不惧石击，且蒙着药制牛皮，不容易燃烧，其下可隐藏近百战士，在掩护攻城具有奇效。

接近城墙，就是各式攻城工具派上用场的时刻，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车、火车、高楼、云梯和冲击城门的巨型樗木，都以雷霆万钧之势，攀城、撞墙、击门，务要登上城头，并在城上站稳阵脚，再逐步扩大突破口，消耗敌人的意志和防御力。

寇仲和刘黑闼并骑在前线指挥这场惨烈的攻城战，窦建德则留在离城较远临时搭起的指挥台上，以火把、号角、战鼓指挥全局的进攻退守。

今趟和竟陵之战不同处，是当年杜伏威采取“开其一角”的策略，留下生路让城内军民逃走。今趟窦建德则是重重围困，务要歼灭城内所有将士，令李世 和李神通不能逃往卫辉，重整军容。

不过无论窦军准备如何充足，资源总是有限，所以窦建德把攻城的主力集中攻打东门，对其他三门的进攻规模则小得多，作用只有牵制敌人，防止敌人突围逃走。

在城内城外的火把光照耀下，承受了几天几夜从没间断狂攻的黎阳守军，已是疲态毕露。

寇仲曾三度亲自攻上城墙，斩敌过百之众，最后仍给李神通、徐世和敌方一众高手拚死迫回城外。刚才他回营休息两个时辰，此时精神体力尽复，又再披甲上马，等待城破的一刻。

他高踞千里梦马背上，无名傲立左肩头，虎目闪闪生辉，心神却平静如井中水月，扫视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惨烈攻防战。

“轰！轰！轰！”

樗木撞车一下接一下的冲击城门，似在代表黎阳军的力量正一分一分的被削减，攻城者亦为此每一分的削弱敌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城外被敌人箭火烧着的木驴、楼车，部分已成灰烬，一些仍在熊熊燃烧，送出团团浓烟，遮天蔽空。

城内亦多处地方冒起火头，烟屑横空，都是拜以投石机发放的火球弹所赐，务使城内军民疲于奔命。

箭矢和投石似飞蝗般于城内城外彼此交投，不住添加为这无情战事牺牲的亡魂，仁慈和怜悯在这根本没有容身之所。

寇仲愈来愈感到战争像在下棋，而亦必须以这种冷酷的心情，才能以只求成果的心情，指挥己方人马的进退。

攻城的奚军就像大批不理自己生死的蚂蚁，攀梯登墙的朝墙头的敌人攻去，守城者则凭高墙拼死抵挡敌人，将企图攀城的敌人消灭在垛口或城墙下。

近身的肉搏，显示攻防战进入高潮尾声。

这是今夜由奚军发动第三波的攻势，上两趟奚军给守城唐军抛撒的石灰、糠枇、滚油、石块粉碎了破城的愿望，今次显是资源补给不继，防守力大不如前，再无法和无暇先一步阻止樗木车直接冲击东城门。

每趟攻城前，奚建德均向李世、李神通招降，均被坚决拒绝。

刘黑闼摇头叹道：“李世输啦！”

寇仲仰首往李世帅旗竖立处瞧去，果然不再见到李世和李神通的身形，点头同意道：“小心他们趁城破时突围逃走。”

刘黑闼回首一瞥在身后严阵以待的一千精骑，冷笑道：“岂有这般容易。”

接着发生命令，余下的百多辆梯车、撞车，两队手持巨盾弓箭位于骑兵队两旁，人数各达五千的步兵师，在战鼓声中往东门方向推进。

“轰隆”！

坚固的东城门终不堪冲击，颓然往门道内倾倒，扬起满门尘屑木碎。

攻城一方士气大振，喊喝震天而起，把厮杀声和兵器交击的声音完全掩盖。

刘黑闼色变喝道：“退后！”

号角声起，负责撞门的樗木车队仓皇后撤，却迟了一步。

只有寇仲明白刘黑闼色变的原因，是为错估破门的时间而致失误，不用说是敌人暗中移开堵塞以增强城门抗力的沙石铁车，使城门被轻易撞破。要知如按原定计划，城门破毁的一刻，樗木车必须立即退走，工事兵则负责清理门道内的障碍物，再让步兵杀进城内，最后才是刘黑闼和他的骑兵队长驱直入的冲击战，但此刻事实与预估出现不符，使奚军一方虽是占尽优势，在时间仍要进退失据。

果然城内锣响，大队敌骑从城道蜂拥而出，见人就杀，分成数股往四

方八面突围，负责撞门清阵的工事兵哭喊震天的四散逃命，更添敌骑逃生的机会，东门外的战场乱成一片，敌我难分。

刘黑闼当机立断，狂喝道：“弟兄们！冲啊！”

与寇仲冲前，不理狂拥出城的敌人，集中兵力，一千骑兵蹄音轰鸣，直往敞破的东门杀奔而去。

寇仲发出尖啸，命令宝贝无名飞上天空，展开人马如一之术，策骑爱驹千里梦，超前疾闯。

后方的窦建德连忙调军围截，阻止敌人突围逃遁。

两侧步兵在另两名将领指挥下，像两股怒潮般往东门压去，战况激烈。

寇仲一马当先，并中月左砍右劈，螺旋劲发，挡格者无不连人带兵器给他砍得抛飞堕跌，勇不可挡。在刘黑闼和精锐战士的配合下，硬把冲出门道的敌人迫回城内去。

也不知杀了多少人，忽然压力大减，原来成功穿过门道，进入城内。只见城内哭喊震耳，在火头四起，浓烟火屑蔽空烛天，一片血缸有如修罗地狱的黎阳城内，军民与老弱妇孺四散奔逃，一片末日的惨厉气氛，令人惨不忍睹。

城头城内，展开更激烈的近身肉搏战。

寇仲和刘黑闼的骑兵雄师，踏着黎阳城的东门大街，寸步不让的向护城敌人冲击深进，后面的窦军步兵潮水般涌进来，敌人大势已去。

残酷的巷战全面开展，宽厚的城墙完全失去防御保护的作用。

忽然一股近三百人的唐军迎头杀至，领军者正是李渊之弟，在李闳中武功数一数二的李神通。

寇仲哈哈笑道：“为何不见世兄？他不是吓得躲起来吧？”

千里梦载着他往前疾冲，并中月闪电劈出。

李神通双目血红，手中长剑朝前疾挑，大喝道：“我就算死，亦要你寇仲陪我一起上路。”

“当”！

刀剑交击，两人同时剧震。

眨眼间双方人马交锋缠战，李神通的手下被寇仲一方像潮水般吞噬，再不成队形。

李神通自知必死，展开剑法，神勇难当，刹那间在马上向寇仲攻出十多剑，剑剑均是同归于尽的招数，以寇仲之能，亦挡得颇为吃力。

虽在千军万马的厮杀中，寇仲的心神仍静如井中月，心知肚明李神通在这几天的守城激战中损耗甚巨，是弩之末。

忽然李神通身后亲兵人仰马翻，刘黑闼出现于李神通背后，长刀挟着劲厉啸声往他背项扫去，若李神通中刀，肯定身首异处。

寇仲健腕一翻，加重劲道，震得李神通长剑荡开，无法回剑后挡，李神通也是了得，忙往马颈旁伏下去，堪堪避过刘黑闼必杀的一刀。

刘黑闼冷喝一声，大刀倒转以刀背在马头狠敲一记，战马闷声不哼的四蹄软跪失控，住地侧倾颓跌，使得李神通和马一同滚往地上。

就在他失去平衡堕地前的刹那，寇仲俯身探离马背，并中月闪电挑出，正中他肋下要穴。

李神通应刀触电般剧震，寇仲顺手拿着他背心甲，从地上提起来，在马背上坐直虎躯大喝道：“李神通遭我活捉生擒，投降者生，反抗者死。”

喝声把所有喊杀声硬压下去，传遍城东区整个战场。

刘黑闼来到寇仲旁，助威喝道：“放下兵器投降者不死。”

兵器交击声逐渐减少，城内唐军见主帅遭擒，斗志全消，纷纷弃械投降。

窦军不断狂涌入城，把黎阳城置于控制下。

寇仲放下满脸无奈屈辱、穴道受制的李神通，交由窦兵捆绑拘禁，心中岂无感慨，想他李神通往昔如何八面威风，今天却成阶下之囚。

在刘黑闼的指示下，入城的将领分率战士深进城内，招降城内其他守军。

寇仲和刘黑闼在一批战士簇拥下，并骑缓驰于东门大街，往黎阳城核心的都督府推进，一队一队的骑兵步卒，从他们两旁走过，为他们探路开道。

刘黑闼兴奋的道：“今趟能攻陷黎阳，全赖小仲巧施妙计，歼灭敌人主力，狠挫敌方士气。下一个我们最希望攻陷的不是洛阳而是李家的要塞潼关，它不但是出入关中平原的通道，长安东面的屏障，更控制着黄河的风陵渡，攻下潼关，李阀能逞威的日子将屈指可数，看李渊能威风至何时？”

寇仲叹道：“刘大哥不觉得我们今仗胜得很惨吗？”

刘黑闼愕然道：“小仲为何要往这方面想，自古以来，攻城战伤亡难免，黎阳乃李阀关外最重要的战略据点。黎阳既下，卫辉难保。李阀现在唯一选择，就只是攻打洛阳，我们则是进可攻，退可守。”

寇仲正要答话，一队人马驰至，领队的小将报告道：“敌人残余退守督府，决意顽抗。”

刘黑闼大怒道：“不知好歹的家伙，给我把都督府重重包围，看他们能守到何时。”

小将又道：“据抓来的降兵道，李渊的幼女秀宁公主应在都督府内。”

寇仲失声道：“甚么？”

## 第十三章

徐子陵为之色变，不由想起沈落雁，她是否陪李世绩同守黎阳，若她殉城战死，寇仲岂非多少要负点责任，自己该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一直以来，由寇仲一心争霸天下开始，兜兜转转的，就像一个只存在幻想中梦境似的事情，与真实的世界遥相远隔。不过听着李世民的话，忽然这两个世界竟融合为一，变成活生生的在眼前发生，再非遥远的梦。寇仲的争霸之路，使他与本是朋友兄弟至乎爱慕的人都变成战场上的死敌，只能以一方的灭亡来解决。

李世民叹道：“秀宁公主在窦建德围城前两天抵达黎阳，驸马则因事没有随行，唉！”对李秀宁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徐子陵沉声问道：“世民兄有甚么打算。”

李世民双目闪过浓烈的杀机，道：“援救黎阳已因王世充恶意的动员而不可行，我只好抛开一切，全力进攻洛阳，终有一天我会和你的好兄弟在战

场上交锋决胜，那是我李世民最不愿见的事，但舍此再无别的选择。”

徐子陵感觉到李世民只把寇仲视为能匹配他的对手，其他如窦建德、王世充之辈，仍未被他放在眼内，暗叹一声，道：“如若寇仲晓得秀宁公主在黎阳城内，他必尽力保护，不让任何人伤害她。”

李世民苦笑道：“我绝对相信寇仲会这样做，可是战火无情，谁都不能预估会发生甚么事。子陵来得正巧，迟一天将碰不上我。”

徐子陵心中一颤，晓得他明天将率领大军出关，开赴洛阳，这将是中土争霸战最关键性的大战役，影响深远。

李世民正容道：“无论我与寇仲日后发生甚么事，我仍是那么尊重子陵，子陵有甚么事即管吩咐，只要我李世民力所能及，必为子陵办妥。”

徐子陵感到心乱如麻，比起在黎阳可能发生的惨剧，其他事忽然变得微不足道，但又隐觉事实非是如此，可见自己对寇仲的关切。因为若李秀宁间接因寇仲而发生不幸，铸成恨事，对寇仲的打击会是极残酷剧烈。以他的性格，大有可能走上自毁之路。

勉强把各种情绪压下，道出来意。

李世民思索片刻，点头道：“子陵对香家的怀疑，我大有同感，只是不知道池生春会是香贵的长子。此事非同小可，若齐王明知池生春的真正身分仍然包庇他，有可能他并不如表面的情况般那么全力支持太子，而是另有打算。”

徐子陵道：“魔门的影响力，要比我们原先猜想的远为庞大，杨虚彦是石之轩的继承人，又在令尊旁布下董淑妮这厉害的棋子，石之轩则是魔门数百年来才智魔功最杰出的人物，世民兄不可不防。”

李世民露出无奈的表情，满肚苦水的道：“杨虚彦这步棋害得最惨的人正是小弟，先是千方百计令父皇对董淑妮生出兴趣，然后怂恿父皇着我去向王世充提亲，令两位夫人以为迎董淑妮回来与她们争宠是我的鬼主意，现在父皇身边全是为太子说话的人。你也亲眼看到，太子在杨文干事件里犯下大错，最后不过是痛责几句了事。父皇仍听任唆使不派我而遣齐王赴援太原，我怎能不心淡。若非师小姐对我期望殷切，说不定我会抛弃一切，与子陵做啸山林过些写意日子了事。”

徐子陵心中矛盾得要命，不知该如何劝他，若劝他振作，岂非鼓励他去对付自己的兄弟寇仲，只好改变话题道：“世民兄可有想过若攻下洛阳，长安城内会有更多难测的变数。”

李世民双目电芒一闪，深深凝视他片刻，道：“这正是我迟迟不能发军东征洛阳的背后原因，如非黎阳陷落在即，明天休想能起行。一个时辰前我才在父皇手上接过帅玺兵符，子陵明白吗！”

徐子陵道：“是否有人怕世民兄攻陷洛阳后，会在关外自立为帝，另起炉灶？”

李世民讶道：“子陵看得很透彻，这确是父皇和太子最担心的事。”

徐子陵回敬他锐利的目光，语调却是漫不经意的，问道：“秦王会这样做吗？”

李世民哑然失笑道：“想得耍命，但却知自己绝不会这样做。我还是破题儿首趟向任何人透露内心的感受，因为我真的完全信任你徐子陵，亦信任寇仲。因为你们从未向我李世民说过半句谎言，答应过的事更没有不作数的，若你们是忠心于我的追随者，有如此表现是半点不稀奇，因为大家利益与共。”

但你两人从不须倚赖我李世民，你们的声名是凭自己亲手争取回来的。”

徐子陵涌起发自心底的感动，这正是李世民的 success 处和魅力所在，襟胸气魄均非常人能及。

李世民苦笑道：“秀宁的事我不敢去想，只能委于天意。我接到侯希白带来的口讯，立即抛开一切来会子陵。我明天离开后，李靖会予你一切支持，能给我把香家在长安潜隐的势力连根拔掉，我会很感激子陵。”说罢长身而起，就那么走了。

黎阳城落入窦建德的手上，战败的唐兵投降者达八千人，只余李秀宁和她的千余亲卫死守位于城心的督都府。

李世绩成功突围逃走，能随他离开的亲卫不过百人，败得凄惨。

是役窦建德方面亦损失惨重，伤亡战士达三万之众，对他的实力有一定的影响。

寇仲和刘黑闼抵都督府正门外，两人对望一眼，前者露出苦涩的表情，刘黑闼拍拍他肩头低声道：“趁窦爷仍未入城，赶快把事情解决，我支持你任何沃定。”

寇仲感激地点头，跃下千里梦，朝都督府正门走去，环绕着都督府的墙头立即现出密密麻麻的箭手，以他为瞄准的目标。

寇仲解下井中月，抛给后方马上的刘黑闼，这行动纯是一种姿态，以他的武功，有武器和没有武器分别不大。

他再踏前两步，高举双手道：“秀宁公主，寇仲求见。”他含劲吐音，声音直传进围墙的府堂内去。

唐兵知他该无恶意，但晓得他武功盖世，不敢稍有松懈。

这八百亲兵皆是李世民亲自从本系子弟兵中为李秀宁挑选的，忠心和武功两方面都没有问题，随时可为她献上性命。

李秀宁静的声音传出来道：“寇仲你走吧！只要你不参与进攻我们，秀宁心中感激。”

寇仲早猜到她有此反应，回答道：“那公主下令把我射杀吧！我怎也要和公主面对面说几句话。”言罢大步朝正门举步。

这正是寇仲聪明处，令守卫督府的死士在没有李秀宁的命令下，不敢向他放箭。

在两方战士众目投注下，寇仲直抵督府门前，还拿起门环，轻扣一记。

“笃！”

“咿呀！”

大门往内拉开少许，一名年轻将领低声向寇仲道：“少帅请进来！”语气出奇地敬重客气。

寇仲闪入门内，只见守兵处处，人人一面坚决赴死的神态，气氛沉重凝重。他拍拍那将领肩头，淡然自若道：“放心吧！公主定可安返关中。”

那将领轻轻道：“末将李来复，追随秦王时曾在洛阳见过少帅，后来又 在飞马牧场再遇少帅。公主在大堂内，请随末将来。”

寇仲心道原来如此，他肯自作主张开门给自己，显是多少晓得自己和李秀宁的关系，知道 he 现在是李秀宁唯一的生机。唉！老天真爱作弄人，第一次与唐军交锋，竟碰上初恋情人李秀宁。

追上他低声问道：“柴将军在吗！”

李来复摇头道：“驸马爷没有随行，刚才我们尝试突围，却不成功，只

好退守这里。”

“驸马爷”三字像根利针般刺进寇仲心里，其他的话再听不清楚。

一身军服、英气凛然的李秀宁安坐对着厅门的太师椅上，左右后方是十多名一看便知是高手的亲随。

李秀宁怒道：“来复！你竟敢自作主张，是否要我把你先斩首哩！”

李来复跪倒地上，语气平静的道：“末将愿接受任何处置。”

寇仲怕他拔剑自尽，忙按着他肩头，道：“是我不好！”

李秀宁目光落到他脸上，与他灼热的目光一触，立即别头望往窗外的花园，低声道：“你们出去。”

四周的亲卫为之愕然，其中一人骇然道：“公主！他——”

李秀宁淡淡道：“我要你们立即退下，这是命令。”

寇仲摊手道：“我若要伤害公主，只要一句话就成，何须如此欺欺骗骗的下作。”

亲卫们无奈下只好退往后进。

李秀宁道：“你也走！”

寇仲一呆，指着自己鼻子疑惑的道：“我也要走。”

李秀宁娇嗔道：“不是说你，而是来复。”

李来复如获皇恩大赦，爬起来垂头退往大门外。

李秀宁叹道：“唉！寇仲，你来干甚么呢。从你拒绝王兄那天开始，该想到有今天一日，问题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吧！”

寇仲涌起无法抑制的爱怜，朝她走去，在她椅旁单膝跪地，细审她清减憔悴但清丽如昔的秀美玉容，沉声道：“公主请当机立断，让我立即护送你和手下亲随从西门离开，只要抵达卫辉，即可返回关中。”

李秀宁美眸射出复杂深刻的神色，迎上他的目光，道：“你们准备怎样处置黎阳城的无辜的平民。”

寇仲拍胸保证道：“窦建德一向不是好杀的人，这方面声誉良好，必会善待城民。”

李秀宁垂首轻道：“李将军和王叔是否死了？”

寇仲坦然道：“李世绩成功突围逃去，至于你王叔，唉！他给……他给小弟生擒了！”

李秀宁先露出喜色，旋又黯然，低声道：“寇仲你还是杀死秀宁吧！”

寇仲当然明白佳人心意，同时大感为难，因为李神通已给送往城外让窦建德过目，要窦建德把这么有价值的战利品交出来，自己也说不过去。换过他是窦建德，肯定不会交人。事实上这样放走李秀宁，他和刘黑闼均要面对莫测的后果。

苦叹一口气道：“秀宁可否给小弟少许时间，让我去把令王叔要回来。”

李秀宁娇躯剧颤，脱口道：“寇仲啊！”

寇仲挺立而起，忽然间充满信心，不要说只是去求窦建德释放李神通，就算是面对千军万马，他亦毫不犹豫为李秀宁抛头颅洒热血。

李秀宁一对美眸泪花乱转的瞧着他，仰着能令寇仲肝肠寸断的玉容，悲切的道：“这是何苦来由呢？”

寇仲抓头道：“怕只有老天爷才晓得吧！”忍不住探手轻轻拍打她脸庞两下，触手欲酥，心中一阵酸楚，欲语无言。这是他自认识李秀宁以来，最亲密和有情的接触。

转身便去。

李秀宁的声音像风般从后吹来道：“你看过人家写给你那封信吗？”

寇仲像被制着穴道般停定，尴尬而满口苦涩滋味的颓然道：“我不敢拆开来看，只是以防防水油布包好随身收藏，希望没有浸坏吧！”

李秀宁的情泪终忍不住夺眶而出，挥手道：“珍重！”

## 第一章 仁义之风

李世民离开后，负责为两人穿针引线的“多情公子”侯希白匆匆回来，问道：“与秦王谈得投契吗？”

徐子陵点头道：“他答应全力支持我。”

侯希白在他身旁坐下，细察他的容色讶道：“但为何你的脸色这么难看，似是心事重重？”

徐子陵不想他因李秀宁的事担心，道：“没甚么，只是想到将来若秦王与寇仲对阵沙场，我……唉！沈落雁是否在长安？”

侯希白笑道：“哈！你说那风流的美人儿，她不但在长安，还单独和我喝过一次酒。”

接着压低声音道：“李家对她夫君李世绩还不太信任，怕他眷念与李密旧主之情，所以不许沈美人随她夫婿出征。”

徐子陵皱眉道：“风流？”

侯希白忙解释道：“子陵不要误会，我多情公子虽多情，却绝不沾惹人家的娇妻，风流只是指她动人的风韵和洒逸的气度，令她成为女性中的极品，一个别具独特风格的美人。大家这么老的朋友，不怕让你知道，近年来我对美女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

徐子陵奇道：“你竟对漂亮的女性不感兴趣？”

侯希白摇手道：“当然不是这样，只是不像以前总要一亲香泽，而是只重观赏，只有这样才可保留男女间最动人的神秘感觉。”

接着取出美人摺扇，“霍”的一声在手上张开，洒脱自然的摇头晃脑吟哦道：“投怀送抱虽是动人，怎及得上欲拒还迎，欲拒还迎又比不上可望而不可得，得不到和没有结果的爱恋是最动人的。”

徐子陵不由给勾起对师妃暄的思念，深深感到侯希白的话并非全无道理。

侯希白大发议论道：“这是我从各种不同类型的女子身上体会回来的至理，当你变成她的男人后，她会态度大改，例如变得千依百顺，又或斤斤计较。亦因此失去未得到她前相处时彼此有如高手过招、你来我往的乐趣；更失去对方是不可冒渎侵犯的神秘感觉。哈！你像是没有听下去的兴趣？”

徐子陵苦笑道：“希白兄的话有很高的趣味性，只是我的心情有问题而已！”

侯希白毫不介怀的改转话题道：“我使人为你查听阴显鹤的影踪，明天可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今晚我们不若到上林苑探望纪倩，印证她是否阴显鹤的妹子，顺道为徐公子你洗尘。”

徐子陵吓个一跳，皱眉道：“我以甚么身分去见她？”

侯希白微笑道：“就用你莫为的身分样貌吧！你们起出杨公宝藏之后的几天，长安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秦王巧妙地‘安排’你离开，所以你的身分并未被揭破，只是现在你回来了！”

徐子陵没好气道：“这怎么行？莫为曾与可达志在宫廷的年夜宴此武，万众瞩目，接着忽然失踪，谁都猜到莫为若非寇仲就是我徐子陵。”

侯希白耸肩道：“知道又如何？惹莫为等若惹秦王，现时形势微妙，秦王刚击退刘武周和突厥的联军，明天则出师洛阳。包括李渊在内，一时谁敢招惹他，故最聪明的人都会诈作不知你莫为是谁。李建成有杨文干作反事件，李元吉则遭兵败之辱，两人同病相怜只好暂时偃旗息鼓，不敢撩事生非。”

徐子陵仍是摇头，道：“扮莫为仍是很不妥当，最怕是打草惊蛇，让池生春警觉，我们将会徒劳无功。”

侯希白不解道：“以我们的实方，又有秦王府的人作后盾，何不索性设伏把他生擒，严刑迫供，好好伺候招呼，哪怕池生春不说真话。”

徐子陵道：“雷大哥对香家行事的方式认识最深，据他说香家有套联络的方法，就像一个环扣一个环，我们若将其中任何一个环脱下来，连贯的链子就会断掉，这正是他们针对家族内有成员被人迫供而设计的。所以非到无计可施，不宜用这笨方法。”

忽又探手怀内，把既是弓辰春又是莫为的面具戴上。

侯希白讶道：“你不是说不要扮莫为吗？”

徐子陵微笑道：“我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雷大哥是否留下些易容的剩余物资？”

侯希白醒悟过来，拍腿道：“妙！那就可使纪倩晓得你是谁，其他人不注意下则没法认出你来，请稍等片刻。”

侯希白回来时，拿着一副胡髯，为他黏上笑道：“这是我自家的珍藏，保证没有人能看破。”

徐子陵淡淡道：“你可知 美人刚才来找你谈心。”

侯希白失声道：“？”

徐子陵把与 会面的经过说出，道：“我有个问题问你，如果希白兄不方便说，我不会怪你。”

侯希白奇道：“甚么事要事先声明这般严重？”

徐子陵道：“萧铣会否是魔门的人？”

侯希白摇头道：“我真的不晓得，为何有此猜疑？”

徐子陵道：“由于香玉山与赵德言的关系。你是魔门出身的人，该比我清楚魔门的事。”

侯希白思索片晌，肃容道：“你的猜疑不无道理，我们收徒比一般帮派严谨千百倍，甚至会不惜尽杀其亲人断其六亲，小弟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受害者。不过萧铣乃梁朝遗胄，本身该非魔门中人，香贵则很难说，否则香玉山不会忽然变成赵德言的徒弟，可是香贵儿子成群，该不是魔门直属的人。”

又道：“若香家是魔门中人，或其中某左道的旁支，最有可能是灭情道，因为此派专攻阴阳采补媚惑女性之道。只要我们细查池生春的生活方式，或可寻出蛛丝马迹。”

徐子陵精神一振道：“希白兄的提议非常管用。”起立道：“我想到六福兜个转，看看会否凑巧碰上纪倩，那比到青楼找她妥当点，你亦不会被我牵连。”由于心神恍惚，他竟弄错纪倩要拜之为赌林师傅的是“雍秦”而非“弓

辰春”。

寇仲走出都督府，刚入城的窦建德正和刘黑闼在马上说话，只好硬着头皮朝他们举步。心忖若老窦坚持不肯放人，自己该怎么办？

窦、刘两人见他现身，停止交谈，目光落在他脸上。包围都督府的窦军达上万之众，却是人人屏息静气，严阵以待，像一根绷紧的弓弦。

城内各处火势已被扑灭，只余水气轻烟袅袅上升，提醒人们适才攻城曾发生的激烈战斗。

寇仲走到窦建德马前，振起精神，道：“窦爷可否容我说句话？”

窦建德哈哈笑道：“当然可以！”甩蹬下马，刘黑闼和左右知机的往四外移开，好让两人密谈。

寇仲移到窦建德身旁，苦笑道：“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万望窦爷答应。”

窦建德微笑道：“想不到小仲是这般风流多情的人，听黑闼说李秀宁是你的初恋情人，教人意想不到。”

寇仲叹道：“甚么初恋情人？只是一厢情愿的单恋死症，为此我可对李家任何人狠下心肠，她却是唯一例外。”

窦建德从容道：“我们是自家人，有甚么不可以开心见诚地说的？今趟能攻陷黎阳，小仲功劳居首，是否想我把李秀宁、李神通等通通放掉？”

寇仲愕然道：“没有问题吗？”

窦建德探手搂着寇仲肩头，朝大街往东门一方走去，他看着手下纷纷让路，哑然失笑道：“我窦建德出身于山东武城农村，随清河高士达在高鸡泊起义，承高爷看得起我，交由我指挥义军，以七千装备不齐的义军，击败隋将郭绚的过万精兵，确立我窦建德之威名。后来高爷为隋朝名将杨义臣所杀，我只得百余人仓皇逃走，此后辛苦经营，到今天不但降服徐圆朗、灭宇文化及，更攻陷黎阳，凭的是甚么？就是‘仁义’两个字。对隋朝降将，愿留下来的都推心重用，不愿留下的任他自由来去。每次攻城掠地所得都均分给手下将士，自己则清茶淡饭，与士卒同生死共甘苦。攻陷黎阳前我还向你谈善待降人，难道现在立即反口？人无信不立，何况是少帅的心愿。”

接着转头向手下喝道：“把李神通带来，要客客气气。”

手下领命去了。

寇仲心中涌起感激。比起王世充，窦建德真是个人才。

窦建德立定，放开搭在寇仲肩头的手，双目闪闪生威，沉声道：“今趟我们伤亡虽重，该仍有余力西攻虎牢，让王世充大吃一惊，小仲可肯助我？”

寇仲才是真正的大吃一惊，失声道：“什么？此事万万不可，虎牢乃洛阳东方重镇，王世充必救之地，若我们不能在数天内攻陷虎牢，将被虎牢守军和王世充的援军前后夹击。这些还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李世民会趁虚而入，一旦重夺黎阳，我们将后无退路，窦爷请三思。”

窦建德哈哈笑道：“只要你肯助我，我们可以雷霆万钧之势，突袭虎牢，如不成功，可在王军抵达前退回黎阳；如若成功，王世充在李阀大军威胁下，只有向我称臣一途。”

寇仲首次发觉窦建德的弱点，就是因从未遇过像李世民那种劲敌，近来又连战皆捷，致生出骄纵的心态。叹道：“要攻陷虎牢，必须先取它附近

三城的管州、汴州和荥阳，如此繁复的军事行动，不可能在王世充大军来到之前办到，只会是徒劳无功。”

当年与李密之战，令他对洛阳四周形势了如指掌，故能提出有力的事实，劝窦建德打消攻打虎牢之意。

窦建德沉吟不语。

寇仲鼓其如簧之舌续道：“李世绩成功逃往卫辉，虽暂时无力反攻，但必虎视眈眈，伺机而动。窦爷今趟攻城工具损折过半，没可能在短期内对虎牢进行黎阳式的攻击。眼前当务之急是巩固战果，集结军力，那时进可攻退可守，悉随窦爷意旨。”

窦建德终被说服，点头道：“你的话不无道理。”

寇仲正容道：“我还有一个提议，只怕窦爷听不入耳。”

窦建德目光闪闪对他打量，摇头道：“只要是你寇仲说的，谁敢轻视之？”

寇仲叹道：“因为我知道窦爷鄙视王世充的为人，不过在现今的形势下，最上之策莫如与王世充联手，击退李世民的大军，窦爷可乘势夺取唐军在关外所有城池，然后向王世充开刀，那时天下将是窦爷囊中之物。”

窦建德沉声道：“我不喜欢王世充，他何尝看得起我，这些旧隋的皇亲贵胄，与我们从农村起家的义军一向话不投机，很难衷诚合作。”

寇仲压低声音道：“这正是问题所在，若王世充感到必败无胜，你道他会向李家臣服还是向窦爷你投降？”

窦建德动容道：“这确是个问题。”

寇仲道：“所以窦爷应该修书一封，让我亲自送往王世充，安他的心，使他感到有把握对抗李阀东来的大军，窦爷才能争取宝贵的时间，从容布置，先来个隔山观虎斗，再坐收渔人之利。”

窦建德终于意动，哈哈笑道：“我是给胜利蒙蔽心智，幸好得你提醒，就如你所言！”

徐子陵在六福赌馆的平民化主大厅趁热闹般小赔两手后，颇为犹豫自己应否设法到较高级的赌厅去寻纪倩。

以往入赔场总有雷九指打点一切，此人像鲁妙子般博学多才，兴趣广泛，事事均有研究，又熟赌场门道规矩。现在他孤身一人，且不可惹人注目，盘算得失下，决定到此为止，离开挤得水泄不通的赌馆。

刚回到街上，见对面明堂窝有个女子背影，婀娜多姿的没进大堂内，身型似是纪倩，心中涌起熟悉喜悦的感觉，遂以平常步伐横过车马道，进入明堂窝。

外堂人多热闹的情景一点不逊于六福赌馆，疑是纪倩的女子却不知去向。徐子陵心中叫苦，遇上在六福赌馆同样的难题，是否应换一个铜牌好进入贵宾厅去，还是在大门外等待，若作后一个选择，将不知待至何时。

正犹豫间，一群人进入赌厅，徐子陵退往一旁瞧去，七、八名一看便是高手、好手的大汉，众星拱月般簇拥着一个华服中年大汉，趾高气扬的跨步入厅。

此人中等身材，神态从容的手提烟管，由随从殷勤伺候，他则轻松的

边行边吞云吐雾，神态悠闲，极有气派。不过他的容色有点酒色过度的苍白，乍看模样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倘去掉华服和从人，混进赌厅内任何一堆赌徒中，保证不引人注目。但徐子陵眼力高明，观其神察其态，敢肯定此人非是一般等闲之辈，可以深不可测四字来形容。

长安城乃关中平原文化荟萃之地，一向卧虎藏龙，见到这样一个人并不出奇，徐子陵心中有事，无暇理会，正要先到兑换房换一批筹码，探听领取贵宾章的手续，蓦地一把声音传来道：“今天是甚么好日子，两所赌场都是人山人海？”

徐子陵心中剧震，认出这声音正是上趟在长安城外，躲暗处听到那对雷九指施展七针制神者的声音。

他迅速转头，及时捕捉到正是那华服中年汉在对左右说话，外堂虽是喧闹震天，却没有一个字能漏过他的灵耳。

那人确是高手，徐子陵这么转头望他，立生感应，灼灼的目光往徐子陵射来。

徐子陵心叫糟糕，幸好人急智生，目光不停留的掠过那华服中年汉，还举手装作与另一边的人打招呼，然后大步在华服汉身前横过，装作找到熟人往另一边走去。

一名赌场主管级的人物迎往华服汉，与徐子陵擦身而过，对华服汉施礼道：“尹国公大驾光临，是我们明堂窝的荣耀，大仙在天皇厅，请让小人引路。”

徐子陵此时挤进人堆去，心中翻起滔天巨浪。他已知此人是谁，正是李渊爱妃尹德妃之父尹祖文，此人在长安恃势横行，他曾听过尹祖文曾唆使人打断秦王李世民天策府首席谋臣杜如晦一个指头，后又诬告是杜如晦先动手，令李渊怒责李世民，怪他纵容手下凌辱他爱妃的家人，因而与李世民更为疏远。他当时听过便算，没作深思，现在当然晓得事情大不简单。至少肯定除杨虚彦外，魔门的势方已深进李阀的皇室内，后果难测。

他又从人堆穿出，心想找纪倩并不急在一时，不如先去与李靖碰个头，告知他尹祖文的秘密。

忙朝大门走去，尚未跨过门槛，香风扑脸而来，徐子陵一眼瞧去，心知要糟，却是避无可避，只好垂头急步，希望对方一时疏忽下没注意自己，又或因假须髯遮掩而看不破他是“弓辰春”。

来者正是胡小仙。

两人错身而过时，徐子陵衣袖一紧，给她扯个结责。

接着耳边响起她银铃般的声音道：“为何要扮神扮鬼，识相的马上随我来。”

徐子陵终于后悔没接受侯希白的提议，即使是到上林苑喝闷酒，总胜过被胡小仙揭破“身分”。

## 第二章 告别恶梦

在大仙堂没有其他人打扰的幽静贵宾休息室里，胡小仙与徐子陵在桌子对坐，前者“噗哧”娇笑，美目透出胜利的神色，神态悠闲的道：“你究竟是徐子陵还是寇仲？”

徐子陵暗里大吃一惊，旋又回复镇定，因猜出对方并非真的要拆穿他的身分，只是作为试探的性质，皱眉道：“你爱认为我是谁便是谁吧！”

胡小仙摇头笑道：“还要在本姑娘面前装蒜，你可以骗过别人，却休想骗我。无论你扮弓辰春又或雍秦，我承认你确扮得维肖维妙，活像不同的两个人，可是赌钱的风格和方式却把你出卖，令我晓得你不但是雍秦，更是弓辰春，又是那在朝廷上大显威风的甚么叫莫为的家伙，既然三者都是你，那亦是三个人都不是你。快快招认，你究竟是徐子陵还是寇仲？回长安干啥？不怕给人围捕活捉吗？”

徐子陵心中叫苦，甫抵长安，便先后给和胡小仙拆穿身分，以后怎样混下去？叹道：“胡小姐是否有点托大？若我是徐子陵或寇仲，为隐瞒身分，只好硬着心肠把你灭口，胡小姐不害怕吗？”

胡小仙花枝乱颤的娇笑，摇头道：“不怕！真的不怕！因为徐子陵和寇仲从来不是心狠手辣的人，乖乖识相点吧！阁下是哪一位？”

徐子陵赧然道：“我是徐子陵，小姐满意吗？幸好我来此只是打个转，待会离城算了。”

胡小仙娇镇道：“奴家那么可怕吗，要走该待明早城门开才走！哼！一派胡言乱语，当人家是第一天在江湖混。快给我脱掉面具，听说徐子陵长得儒雅风流，是有名的俊俏郎君。”

徐子陵给她弄得啼笑皆非，幸好感到她没有敌意，把心一横，低头扯下面具，露出真脸目，微笑道：“小姐的评语用在侯希白身上是无比恰当，我徐子陵则名不符实，只是粗人一个。”

胡小仙凝望他的美目明亮起来，像听不到他的话似的喜孜孜道：“徐子陵啊！做小仙的情郎好吗？几天也好！”

徐子陵为之瞠目结舌，这么言词大胆作风放浪的美人，连纪倩亦有所不及。苦笑道：“胡小姐不要说笑哩！”

胡小仙抿嘴娇笑，神情得意，白他一眼道：“我想你仗义帮人家一个忙，奴家正苦恼得紧呢！”

徐子陵感到事情大有转机，哪敢开罪她，顺着她语气道：“小姐有甚么烦恼？”

胡小仙露出愁容，轻叹道：“正是因找不到如意郎君，谁家姑娘不为此烦恼？嘻！”

奴家是说笑，我真正的烦恼是有人自认为是我的如意郎君，而我则见到他就心中厌恶，你可为我想办法解决吗？”

徐子陵大讶道：“谁敢迫胡小姐做不情愿的事？”

胡小仙像个小女孩般竖起手指，逐个指头的数道：“首先是那个自以为赌术比我更好、最有资格作我爹快婿的混蛋；第二个是齐王李元吉，提亲的人便是他；第三个人最可恶，我还以为他对我们胡家特别照顾，谁知竟是适得其反，而除此之外，还有第四个是我老爹，唉！他却是迫于无奈，谁叫他看中长安这个地盘，梦想异日李家得天下，他可以大力发展赌业。你给我说吧！我现在的情况是否四面楚歌，身不由己。”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那第三个迫小姐的人是否尹德妃之父尹祖文？”

胡小仙愕然道：“你怎能一猜即中？”

徐子陵明白过来，迫胡小仙下嫁者正是他今趟到长安来要对付的池生春，此更是香家扩展赌业的一着奇兵。要知香家恶名远播，为白道武林不容，如若李唐一统天下，必会对香家的生意展开扫荡，但若香家能通过婚姻合并大仙胡佛的赌业，可借尸还魂似的名正言顺于此情况下大展拳脚，以另一种形式名义继续香家的事业。

如此来看，尹祖文与香家应是暗中勾结，支持明堂窝是另有居心。

徐子陵道：“我可以怎样助你？”

胡小仙喜道：“早知你是个见义勇为的侠士嘛！帮人家还不简单？只要你将六福赌馆赢过来便成。”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那怎么可能？”

胡小仙蹶扁嘴儿晒道：“有甚么是不可能的。池生春犯了开赌场业的一个大忌，就是本身嗜赌，常忍不住亲自下场，赌得又大又狠，只不过因没有人赌得过他，故至今尚未出事。你徐大侠既精赌术，又不怕他使卑鄙手段，今趟他是遇上克星哩！”

徐子陵皱眉道：“你爹究竟是否已答应李元吉的提亲？”

胡小仙俏皮的道：“奴家反对嘛！爹当然要拖延时间，花点唇舌来说服我。唉！

可惜时间无多，齐王下个月摆寿宴时，爹怎都要给齐王一个答覆，你若不救人家，小仙只好自尽。”

徐子陵大感头痛，若他不是对池生春有更大的图谋，帮胡小仙一个忙绝不成问题，现在却是节外生枝，又很难向胡小仙解释清楚。

只好道：“胡小姐信任我吗？”

胡小仙媚态毕露的瞟他一眼，嗲声道：“你若是弓辰春，人家顶多信你一半，但你是徐子陵徐大侠嘛！小仙当然信你。而且你若肯让小仙今晚陪你、讨好你，人家会对你更死心塌地。徐子陵啊！小仙仰慕你嘛！”

徐子陵嫩脸一红，尴尬道：“请小姐勿要拿这类事开玩笑。你先告知你和池生春目下是怎样的关系，例如你故意对他不瞅不睬，又或虚与委蛇？”

胡小仙果然给他引往另一个话题，嫣然一笑柔声道：“我在迷惑他。”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

胡小仙花枝乱颤的笑道：“有甚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是大仙门这一代的继承人，精于骗术，哪有这么容易给他池生春瞧破人家真正的心意。最妙是天无绝人之路，碰上你这冤家，人家今后全听你的话，好吗？”

徐子陵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微笑道：“若你真肯全听我的话，我可立誓助你摆脱池生春的魔掌，但不是用你的计，而是我的计。”

胡小仙大喜道：“是甚么计？快说出来听听看。”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胡小姐似忘记是谁听谁的话？”

胡小仙“噗哧”媚笑道：“人家不知你对条件这般执着认真，呀！不问就不问。那么第一着棋子应如何下？”

徐子陵淡淡道：“首先是你要保密，无论任何情况下均不可以泄漏我和你的关系予第三者知道，否则胡小姐只好委身下嫁池生春。”

胡小仙微笑道：“收到徐大侠警告啦！放心吧！我比你更着紧。”

徐子陵发觉自己开始有些儿欢喜她，欢喜她的善解人意，机伶聪巧。

徐子陵若无其事的道：“我要你去迷惑一个不解风情的男人，至于此人

是谁，迟些会教你晓得。”

胡小仙装出楚楚可怜的动人神态，尽显大仙门的媚功妙法，镇道：“奴家是否很蠢呢？真的想不到你这计划与小仙的终身大事有何关系？”

徐子陵耸肩洒然道：“当然大有关系，因为他将是继池生春后，另一个向你的大仙老爹提亲的人。”

胡小仙动容道：“我真的开始爱慕你哩。”

徐子陵双目射出锐利的神色，从容道：“刚才你的仰慕全是弄虚作假，对吗？”

胡小仙幽幽一叹道：“徐子陵可知我大仙门的第一戒条就是戒动情，情绪会把理智蒙蔽，谓之‘乌云盖日’，赌术实在是一种高明的骗术，尤其心理战术最为重要，只要能令对方的灵智被蒙蔽，可百发百中。不论表面如何坚强的男人，总有可乘之隙，例如因过度自信，以为天下的女子都要为他倾情，被他吸引，我可以利用他这弱点使他吃大亏。”

徐子陵皱眉道：“你的甚么全听我的话，最好不是假的。否则我不但不会助你，更将把你视作敌人。”

胡小仙横他娇媚的一眼，嗲声道：“骗甚么人都不敢骗你哩！人家向你施展媚术，有假的成份，亦有真的成份，很想逢场作戏的和你缠绵一段日子，哪知你铁石心肠，不被勾引。人家有甚么不好？”

徐子陵啼笑皆非的道：“现在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大骗局，目标是整座六福赌馆，若你想成功，只有四个字，就是‘衷诚合作’，全听我的指挥调度，否则一切拉倒。”

胡小仙凝望他半晌，肃容道：“你既不是对我有兴趣，这样做对你有甚么好处？”

徐子陵淡淡道：“胡小姐太不明白我徐子陵的为人。”

胡小仙轻摇螭首，轻轻道：“不！这或者是女人的直觉，自从九江首次相遇，我一直感到你是那种极重情义的好人，现在更觉得可以毫无保留的信任你。但亦有些担心，怕你低估池生春的狡猾。”

徐子陵见她兜兜转转，最后仍是旁敲侧击自己的计划，哑然失笑道：“我给你三天的时间想清楚，三天后再来找我。”

说罢长身而起。

胡小仙焦急的站起来娇镇道：“人家还未把事情弄清楚，能有甚么可想的？”

徐子陵竖起一只手，向她遥点两下，微笑道：“胡小姐似乎又忘记谁该听谁的话哩！”

胡小仙颓然坐下，手肘斜枕桌子托着香腮，秀眉紧蹙的幽幽道：“好吧！人家会乖乖的听话，但至少你该说出如何联络你的办法嘛！”

徐子陵道：“是我联络你，而不是你联络我。”

胡小仙嫣然笑道：“好吧！徐大侠还有甚么吩咐？”

寇仲牵马呆立路上，目送李秀宁、李神通等远去的骑影，百感交集。

无名从星空俯冲而下，落在他肩头，寇仲探手轻轻为它梳理羽毛，叹一口气，踏蹬下马，朝洛阳的方向缓缓而行。

他和李秀宁的事将来如何了局，此刻的他不敢去想，不愿去想。

临别时李秀宁的眼神，可以把他的灵魂勾出来，使他肝肠寸断。他已选取一条与她对立的道路，他们的分歧会愈来愈大，洛阳之战，更是与她最敬爱的兄长李世民公然对抗。

罢了！

寇仲一声叱喝，催马加速，迅速消逝于无尽的深夜里。

徐子陵离开明堂窝，踏足街头，深吸一口气，将胡小仙诱人的倩影、可把任何男人迷得晕头转向不辨东西的一颦一笑，驱出思域之外。胡小仙就像一般，能将自己的美丽利用至尽，教人不易抵挡。

此时他变回长满胡髯的弓辰春，沿街漫步，经过仍在营业的荣达大押时，不由多看两眼，差点想进去找欧良材的亲舅陈甫。迅又压下这股冲动，心忖待与李靖联络上后再去找他比较稳妥。只有当陈甫清楚他有李世民在背后大力支持，对方始会全无顾忌的与他合作。在经历过这么多事后，他再不易信任任何人。

顺步来到永安渠旁，这道接通城外北方渭河的大渠，在沿岸稀疏的点点灯火下，滔滔往南流去，灿烂的星空下，码头区舟舶幢幢，两岸街道行人疏落，不由想起与沈落雁泛舟渠上的动人情景，又想起黎阳的情况，心中暗叹。

倏地一艘小舟在上游驶来，徐子陵不经意的瞥上一眼，登时头皮发麻，更心涌杀机，又知绝不能动手，首先是败多胜少，且会暴露身分。

操舟者把小艇往他立处靠过来，柔声道：“这么巧！子陵请上艇说话如何？”

竟是连魔门第一高手“阴后”祝玉妍也要在他手底丧命的盖代魔君“邪王”石之轩。

自己所有伪装，全给他一眼看穿看破，该怎么办才好呢？此刻走又不是，不走更不是，进退失据之余，只好把心一横，跃往艇尾面对他坐下。

石之轩脸色如常，丝毫没有受伤之像，神色雍容自若，眼中射出慈和神色，凝望着他微笑道：“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凑巧碰上，自你离开希白的居所，我一直躡在你身后，真想不到子陵会到赌场去，是否受雷九指的影响？”

徐子陵遍体生寒，不但因对石之轩的跟踪没有丝毫感应，更因他弄不清楚分不开眼前这石之轩究竟是谈笑杀人的邪魔，还是那个对碧秀心之死歉疚终生的多情种子。

他徐子陵的灵觉就像给人废去武功。

这是最可怕的魔功，石之轩终于魔功大成，天下恐难有制得住他的人，连三大宗师也不行。因为石之轩完全属于他们那一级数，足可与任何之一分庭抗礼，甚且过之而无不及。

迎上他深邃莫测的眼睛，徐子陵淡淡道：“前辈是否刚抵长安，立心去找希白兄算账，现在则改为杀我。”

石之轩哑然失笑，神态潇洒好看，摇头道：“人道虎毒不食儿，希白等若我半个儿子，他有时顽皮点，始终是情有可原，因为错在我不能常在他身旁指点。不过这亦是我训练继承人的方法，不但予他人身的自由，更希望他

有独立的思想，不会变成我石之轩另一个版本，在这方面他的表现异常出色。”

徐子陵心中唤娘，石之轩不但气质有变化，手段也有变化，其辞锋的锐利，比得上他的不死印法。

徐子陵苦笑道。“我情愿前辈像以前般坦白，因为我弄不清楚你是真心赞赏希白兄，还是说反话？”

石之轩两桨交叉打出，划进永安渠反映两岸灯光的水里，光影破碎下，小舟从岸旁滑出，顺流而去。凝望徐子陵好半晌后，微笑道：“过去的十五年就像一个悠长的噩梦，现在我终于成功醒转过来。”

接着目光投往渠水去，神色益转柔和，旋露出痛苦的神色，颓然道：“我是自食其果！哪有人这么蠢竟会去害死自己最深爱的情人！这十五年就是我这蠢材应偿还的代价。”

徐子陵愕然瞧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究竟他是在装神弄鬼，还是邪帝舍利内的邪气，在以毒攻毒下，反把石之轩改造变成“好人”。

他真的不晓得该说甚么才好，他再不明白石之轩，掌握不到他的内心世界。

我的娘！

这正是没有丝毫破绽的“邪王”石之轩。

石之轩将目光上移，注入无尽的星空去，一边轻轻道：“子陵到幽林小谷去吧！让我的女儿有个幸福的归宿，告诉青璇，这些年来我没有去探望她，是因为我不敢见她，缺乏那种勇气。告诉她，我和她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绝不可再有碰头的机会，绝对不可以，唉！”

徐子陵心神剧震。

妃暄说得不错，石青璇仍是石之轩唯一的破绽，石之轩怕见石青璇，正因他知道自己难以对她痛下杀手，更怕再招来另十五年的可怕噩梦，所以不肯多做一次蠢材。

若让石青璇与他相见，会有甚么后果？

### 第三章 同床共榻

寇仲仰卧山野，以羊皮外袍为床，星空为被。

千里梦在十多步外流过的小溪旁响起喝水的声音，无名则以他的胸膛为巢，蜷首安睡。

他的手轻抚楚楚一针一线为他缝制的羊皮袍，此袍经龙泉巧匠修补，回复原状，表面看不出痕迹，但却像他的心般伤痕累累。

尚秀芳该已抵达高丽，她能否寄情于音乐的天地，将他淡忘？宋玉致对他究竟是爱多恨少，还是恨多爱少？他不敢去想，又忍不住去想。

他寇仲路过寿春而不去见楚楚一面，伊人会否因此肝肠寸断，怪他无情！

唉！

男女之情不但令人牵肠挂肚、神伤魂断！更是个可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沉重包袱。

不过若他在洛阳殉城战死，她们当然为他悲痛伤心，但一切都会被时间冲淡和疗愈。

忽然间他感到无比的孤独，若她们中任何一人刻下正在身旁，他肯定自己会不顾一切去爱她，求她原谅。

徐子陵回到多情窝，侯希白看书看得摇头晃脑，乐在其中。

徐子陵颓然在他另一边隔几坐下，叹道：“我刚见过你的师尊。”

侯希白双手一颤，差点把书掉往地上，愕然往他瞧来，失声道：“真的？不是说笑吧？”

徐子陵没好气道：“说笑也拿别的东西来说，照我猜他大有可能想来处置你，却见我从你家溜出来，遂改变主意，找我坐艇游永安渠去。”

侯希白色变道：“你怎能活着回来的，且没受半点伤。”

徐子陵苦笑道：“侯公子啊！你的石师再非以前的石之轩，而是成功把分裂开来的两种极端再融合为一的石之轩。你绝不知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我对他再无半丝体察的把握。临别时他给我一个可能是发自真心的忠告，就是希望我立刻离开长安，到巴蜀探访他的女儿。”

侯希白倒抽一口凉气道：“这不是忠告，而是警告。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徐子陵感觉到侯希白从深心透出来对石之轩的敬畏和怯惧，知道若不能振起他的斗志，后果堪虞。微笑道：“在他口中，希白兄只是个有独立思考的顽皮孩子，还赞你甚为出色。”

侯希白愕然道：“他竟会说这种话？”

徐子陵苦笑道：“这正是最令人头痛的地方。他把我们看通看透，我们则完全不知他的意向如何。我们必须把这形势扭转过来，若真想不到办法，今晚只好卷铺盖离开长安。”

侯希白皱眉苦思道：“他为何肯放过你？又或放过我？又或是否因我们两个在一起而有顾忌？若是如此，那表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所以不想横生枝节。”

徐子陵赞道：“希白兄的脑筋开始恢复正常，这样最好。我却有个更大胆的想法，就是他的话至少有一半是真的，就是直至此刻，他仍无法向他的女儿下毒手，甚至害怕有这个想法。所以因着我和青璇的关系，于是放过我，顺带暂缓对付你。”

侯希白点头道：“虽是想得玄妙了些，但肯定有点道理。妃暄不是说过没有一年半载，石师休想复元吗？会否他因伤势未愈，所以哄着我们待他伤愈始向我们动手。”

徐子陵神色凝重的摇头道：“他不但完全复元，功力比之在小长安时更有精进，已臻天人合一之境，他不动手绝非因没有把握收拾我。”

侯希白捧头压低声音道：“我情愿他摆明车马来杀我，我们魔门中人从不注重甚么长幼之序，师徒之义，若威胁到自己性命，可抗争到底，现在我却给他弄得糊里糊涂。”

是哩！你找到纪倩了吗？”

徐子陵脱下黏满须髯的弓辰春面具，拿在手中呆看半晌，哑然失笑道：“不知是否因你的石师暗伺在旁，我的意识虽感觉不到他，元神却有感应，以致心神恍惚，犯下错误。因为我根本不应扮弓辰春，见纪倩该扮黄脸汉雍秦才对，纪倩是想跟雍秦学赌技而不是弓辰春。幸好错有错着，令我与胡小仙搭上关系，她的媚术确是诱人，回想起来心儿还卜卜跳呢。”

侯希白一呆道：“你在说甚么，听得我更添糊涂。”

徐子陵解释清楚，侯希白提议道：“横竖睡不着，不若我们到上林苑找纪倩，不见她时再去赌场。”

徐子陵摇头道：“无论我是弓辰春或是雍秦，均不宜被纪倩看到我们在一起，你该趁仍有福份睡觉好好安眠。”

侯希白叹道：“石师随时会来寻我晦气，你教我怎能安寝，我就像纪倩般愈夜愈精神。你或者根本不该和纪倩碰头，让我去试探她吧！”

徐子陵讶道：“你不怕石之轩在门外等你吗？”

侯希白摇头道：“他既已复元，现在是要完成统一圣门两派六道的时刻，而不是急着要将我这花间派的唯一传人灭掉。我倒希望他来见我，看他有什么话说。”

说罢回复一贯的潇洒自如，哼着歌儿去了。

徐子陵离开小厅，穿过前后进间的天井，刚踏足后进的廊道，一震停下。

他竟然听到女子的悲泣，哭声断断从左方走廊尾端侯希白的卧室传来。我的娘！

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谁家女子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潜进来，又因何事哭哭啼啼，这么伤心？

甫到长安，发生的事总是出乎他料外，忽然间他对即将展开的行动，再无半点把握。

他重新举步，来到侯希白虚掩的卧室门前，轻轻推开。

温柔的月色从朝东的窗子透入，照亮半边卧室，另一半仍陷在暗黑里，绝世美女梨花带雨的坐在床头，香肩不住耸动，哭得昏天昏地，神情悲楚。

徐子陵作梦亦未想过妖女可变成这样子，呆在当场，好半晌移到床旁坐下，叹道：“究竟是甚么事？”

像此时始察觉他来到身旁，悲呼一声，竟扑入他怀里，泣道：“我师尊死了哩！”

徐子陵哪想得到有此反应，他当然可及时避开，却是无法在这情况下硬起心肠，登时温香软玉抱满怀，襟头被她的热泪沾湿大片。

双手搂实他的蜂腰，娇躯颤抖，完全失去平时的冷静自制，比之早前听到祝玉妍死讯的冷漠是截然不同的两番情景。徐子陵感到她的悲伤痛苦是发自内心的，不由心中恻然，叹道：“人死不能复生，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死去，只是迟早的问题。”

把俏脸埋在他的胸膛，死命把他搂紧，凄然道：“师尊是儿唯一的亲人，只有她真正疼惜我、栽培我，现在她去了，遗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又哭起来。

徐子陵胸膛衣衫湿透，一对手更不知放在哪里才好，只好轻拍她香肩

道：“你刚才表现得很坚强，为何此刻会忽然兵败如山倒的失去控制？还要躲到这里来哭？”

抽搐道：“我不知道，人家离开这处后一直思前想后，再忍不住，只希望你能在你怀里把悲痛全哭出来。我绝不可让派内其他人知道我为此悲伤失控。”

徐子陵无言以对，目光落在她那对蜷曲床沿的美丽赤足上，心中涌起感触。无论魔门如何进行异常和泯灭人性的训练，将门人变成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之徒，但人总是人，仍会有人的七情六欲，石之轩如此，亦是如此，就看你能否接触到他们人性的这一面。

柔声道：“你来了多久，有听到我和侯希白的对话吗？”

泣声稍敛，以哭得沙哑的声音道：“我来时只得你一个人，还以为你会生出感应，哪知你全无所觉，人家哭出来你才懂得来安慰人家。”

徐子陵自家知自家事，晓得是因遇上石之轩阵脚大乱，致失魂落魄，叹道：“你可知我适才碰上甚么人？”

娇躯一震，终不再饮泣。

徐子陵不自觉的轻抚她背心，道：“是石之轩！”

坐直娇躯，拭去泪渍，黯然道：“我从来不晓得祝师在我的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她其实是个很可怜的女人，石之轩害得她很惨。血债必须血偿，石之轩是圣门的罪人，现在更是最有机会统一圣门的人；只要他杀死我，阴癸派将落入他手中。而且我只能孤军作战，因为只有如此可证明我是有资格的继承人，才能坐上祝师空出来的宝座，那时派内的人始肯为我卖命。这是敝门初祖定出来的继承法则，在接掌派主之位前，须独自修行三年。子陵此刻该明白石之轩为何到长安来。”

徐子陵心中唤娘，这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比起应付只剩下一个破绽的石之轩，香家的事立即在比较下变得轻松容易。他虽视 为敌人，但人接触多后怎都有点感情，在情在理，他也不应眼看着石之轩杀死 ，否则真给石之轩统一魔道，把分散的经卷重归为一，后果的严重，教他不敢去想。

美目深注，柔声道：“你肯助我破他的不死印法吗？”

徐子陵皱眉道：“在长安，他的不死印法根本是没有破绽的，我们联手对付他亦没有用。我有个提议，现在我立即送你攀城离开，且须立即奔赴巴蜀，此间事了后，我会到你避世的地方找你。”

秀眸泛着智慧的异芒，轻轻道：“你是否暗示在巴蜀他尚会有破绽呢？”

徐子陵摇头苦笑道：“这可是他亲口说的，我自问看不透他是真情还是假意。”

洒然耸肩，毫不在意的道：“多一个制他之法总是好的，你徐公子到长安来究竟有何贵干？不论是甚么，我会为你守秘密，甚至出手助你。”

徐子陵怎敢信她，断然道：“我的事请你高抬贵手，最好不闻不问。”

幽怨的白他一眼，表示心中不悦，刹那后回复一贯冷漠笃定的神态，和刚才悲痛下泪的 宛若两个不同的人，淡淡道：“今晚人家可否在此借宿一宵？”

徐子陵愕然道：“这是侯希白的居所，你该问他才合理。”

深深瞧进他眼内去，轻柔的道：“你可知敝师因何败于石之轩手上？”

徐子陵心道当然是因她意图拖他和师妃暄一起上路，口上却不愿说出来，缓缓摇头。

叹道：“修习天魔大法的女子，是绝不可和自己心爱的男子发生肉体的关系，师尊正因情不自禁，被石之轩骗到床上去欢好，所以天魔大法至十七重后再无寸进，始终不能达到第十八重的最高境界，只好以玉石俱焚与石之轩来个同归于尽，可惜仍是失败。”

徐子陵尴尬道：“这并非我拒绝你留宿的原因，而是我不能代侯希白答应你，因何你不接受我的劝告，立即离开长安。”

苦笑道：“尚未动手，我便仓皇逃窜，还有甚么资格继承派主之位？不要婆婆妈妈的好吗？照我们侯公子一向夜夜笙歌的习惯，不到天亮绝不回家。不管你啦！人家哭累了，想睡觉哩！”

说罢就那么躺在床上，闭上美目，横陈的娇躯起伏有致，雪白的赤足，秀丽的玉容，即使以徐子陵的自持力，亦看得怦然心动，心中唤娘，更拿她没法。

唇角逸出一丝甜蜜迷人的笑意，轻拍身旁柔声道：“躺下来休息一会好吗？”

徐子陵吓得站起来，狼狈的道：“不行！”

依然美目紧闭，神态安详的道：“刚搂着人家都不怕，睡在一起有甚么问题？呀！”

徐子陵心神剧震，只见    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花容惨淡，阵红阵白，显是走火入魔的可怕先兆，难道她因祝玉妍之死动真情，以至有此厄难。

大骇下一时忘却与她敌对的关系，扑上床去。

仍是抖震不休，探手将他搂个结实，累得徐子陵和她滚作一团时，颤声道：“子陵救我！”

徐子陵双手按上她香背，送入真气，惶然惊觉。她体内天魔气乱窜狂流，如脱缰野马不受控制的在经脉窍穴间腾奔窜闯，若不把这可怕的情况改变过来，肯定她捱不了多少时候。别无选择下，徐子陵无私的送入真气，先抵其丹田气海，再由该处出发，沿十二正经来个拨乱反正。

他因熟悉    体内的情况，驾轻就熟的向她施以援手。

长生气在她娇躯内不知连行多少遍，到徐子陵神疲力竭，真元损耗钜大之际，    回复平静，松开抱着他的手，躺在床上，似是沉沉睡去。

徐子陵不放心的探手按上她的香额，大吃一惊，感到她的体温正疯狂的攀升，想再输入真气探个究竟，竟给她充盈澎湃的天魔气排斥。此时更奇异的事又发生！

当她变得灼手般热时，体温转往下降，变得冰雪般寒冻，出奇地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如此忽寒忽热，徐子陵毫无办法，无从入手。

一阵疲累侵袭全身，徐子陵身不由己的闭目调息，卧倒身旁，他晓得若硬撑下去，说不    会对自己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只休息片刻，只休息片刻.....

当他再睁开眼睛，晨早的日光映入他眼廉，徐子陵骇然坐起来，仍躺在身旁，轻柔的呼吸着。

徐子陵听到侯希白的足音，正朝内进走来；心知若非被他惊醒，或会继续睡下去。

伸手探触额角，奇寒无此，此时他无暇理会，跳起床来，在门外截着满身酒气的侯希白。

侯希白探头一看，惊讶得合不拢嘴，望望床上的，瞧瞧徐子陵。

徐子陵知他误会，既狼狈又尴尬，忙把他推到外厅，将事情解释清楚。

侯希白露出凝重的神色，道：“子陵中她的奸计哩！”

徐子陵色变道：“甚么奸计？”

侯希白像从宿醉中醒过来般，双目闪闪生辉，道：“我虽不真正清楚她玩甚么手段把戏，但看她现在的情况，她该是借子陵的长生气助她突破天魔大法的限制，进军阴癸派自初祖以降，历代派主从未有人臻达的第十八重境界，甚或尤有过之。”

徐子陵心中乱成一团，不知是惊是喜。

侯希白道：“现在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下手干掉她。”

徐子陵一震道：“这怎么成？”

侯希白猛然起立道：“让我来下手。”

说罢住内进走去。

徐子陵叫道：“希白兄！”

侯希白往他退回来，颓然坐进椅内，喘息着摇头叹道：“你不用阻止我，我根本狠不下辣手摧花的心，何况是美若天仙的大美人，唉！”

两人对视苦笑。

“砰”！

扣门声传来。

## 第四章 一生一世

侯希白将李靖迎进小厅，坐好后徐子陵低声道：“在房内，我们说话小心点。”

李靖为之愕然。

徐子陵扼要解释一遍，还坦然告之石之轩已返长安，又说出今趟来长安的目的，李靖皱眉道：“我们还以为京兆联解散后长安的形势会简单明朗，现在听子陵的分析，完全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徐子陵叹道：“我尚未告诉你，尹祖文正是那个向雷大哥施七针制神的人。”

李靖和侯希白同时失声嚷道：“甚么？”

徐子陵下意识的别头一瞥所在的方向，束聚声音道：“尹祖文该是与元吉和池生春暗中勾结，秘密扩展势力。元吉表面支持建成，实则另有居心，希望借助魔门势力成为最后一个登上帝座的真命天子。”

李靖往侯希白瞧去，道：“侯公子乃魔门中人，对这有甚么看法？”

徐子陵晓得李靖是因侯希白的出身而不信任他，如不释去李靖的疑虑，合作上将出现问题，道：“希白兄是魔门的异种，李大哥不能理解为何经石之轩培养出来的徒弟竟是个可信任的人，是正常不过的事。唉！其中的原因，

确是出乎一般的想像，玄妙非常。”

今趟侯希白也给勾起兴趣，欣然道：“子陵的话另有所指，哈！事实上我自己并不明白自己，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徐子陵微笑道：“我这叫旁观者清，问题出于石之轩过去十多年的性格分裂，一边是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另一边则是深悔自责的多情种。所以当他传授希白兄花间派的武功，可能因花间派的心法影响，他较倾向变成那多情的人；而当他训练杨虚彦时，亦因受补天派心法的引发，将杨虚彦这杨勇遗孤变成冷酷的刺客。后果便是希白兄和杨虚彦变为极端不同的两个人。”

侯希白拍桌道：“说得精采，所以我和杨虚彦的对立，竟是石师一手促成的，代表石师内心善与恶的斗争。假若我击败杨虚彦，石师会有甚么感想？”

李靖沉声道：“杨虚彦是石之轩手上重要的棋子，可发挥难以预测的后果，旧隋文臣大将拥杨广者少，拥杨勇者多。一旦登上天子之位的人德望不足镇服天下，杨虚彦可打正杨勇遗孤的旗号出而号召旧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两人点头表示明白，晓得他指的是若李世民破排斥或被杀，人心不服时，祸乱分裂的局面怕会继续下去，那时人心追思杨坚掌政时的隋朝，杨虚彦可带来期望和幻想。

侯希白苦笑道：“这么说，石师杀我是势在必行，因为我代表他善良的一面，是他性格分裂后的产品，故绝不容我这异种活在他眼前。”

李靖头痛的道：“石之轩究竟躲在长安何处？若我们能把握他的行踪，可集中全力，布局将他杀死，破他的不死印法，为世除害。”

说罢凝望侯希白，看他的反应。

徐子陵却生出感触，与寇仲在一起，他从来不用隐瞒任何事，甚么均可掏出来研究讨论。可是面对算得上是“兄弟”的李靖和侯希白，由于大家背境立场有异，像大德圣僧是石之轩另一化身一事他不敢随便透露，怕惹来不测的后果。李靖亦然，由于侯希白是“石之轩传人”的身分，始终对他有怀疑。

侯希白俊美的脸容露出茫然神色，摇头叹道：“我不知道，唉！他终是一手将我培育出来的人，我是不会主动去对付他，不过他若想杀我，我会尽一切方法保命，这是敝门的规矩。”

李靖听他这么说，反释然点头道：“我明白侯公子的立场哩！”

转向徐子陵道：“子陵对石之轩一事有甚么提议？”

侯希白站起来无精打采的道：“我去看看姐儿。”避嫌的离开。

两人瞧着他没入后进的背影，均感心情沉重。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我们面对的可能是魔道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人物，任何一般我们以为能收效的方法均不管用。在长安这种人口密集的城市，凭他的不死印法，肯定可轻易杀人，从容脱身。此人更是智计超群，警觉性高，李大哥可否暂时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李靖瞥一眼侯希白没入的后进门，皱眉道：“你不为你的好朋友的性命担心吗？”

徐子陵道：“我有个直觉，一天我在长安，石之轩仍不会下手收拾他这徒弟。”

李靖愕然道：“怎么说？”

徐子陵解释一遍他跟石青璇、石之轩的关系，并没有说出“石青璇乃石之轩唯一破绽”那方面的事，因他感到这乃石青璇与石之轩间的隐私，不宜公开。

李靖吁一口气道：“我就算想对付石之轩也无从入手，好吧！秦王吩咐我全力支持你，究竟我可以在甚么地方帮你的忙？”

徐子陵凝望他片晌，沉声道：“我今趟到长安来，主要的目的是无情地将香家丧尽天良的每一份子赶尽杀绝，连根拔起。”

他少有这样说话，但因素素和亲身遇上香家父子干下的恶行，终狠下心肠，决定对香家进行无情的剿灭。

李靖虎躯一震，双目爆起精芒，冷然道：“即使没有秦王的指示，我李靖也定要全力助你。”

李靖离开后，徐子陵到卧房找侯希白，只见侯希白呆坐床沿，却芳踪杳然。

徐子陵在侯希白旁坐下，关切的问道：“希白……”

侯希白递来一张信笺，苦笑道：“我进来时她已离开，留下这该是给你的便条。”

徐子陵接过一看，只见笺上有一行清丽逸的留言，写着：“爱你恨你，一生一世。”八个字。上款是“子陵”，下款竟是她淡淡的印。

侯希白凑过来看道：“香艳的留言，该是她因圣法大成，心情特别，一时下真情流露，否则只会写”爱你“两字。”

徐子陵皱眉道：“哪里来的信笺？”

侯希白道：“她往对面小弟的小书斋来个不问自取，真奇怪，我一直在留意她，却听不到任何声息。”

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点头道。“你猜得不错，我也一直留意她的动静，竟没有丝毫的感应。唉！真狡猾，我竟被她利用了！”

侯希白叹道：“此事祸福难料，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因为石师一天收拾不下她，可能会暂缓收拾我。”

徐子陵瞧他好半晌，不解道：“为何侯兄今早对令师忽然变得如此消极被动？”

侯希白回复脱自然，微笑道：“子陵是指我刚才对李靖说的一番话，哈！李靖既不信任我，我侯希白为何要对他说真话。”

徐子陵笑道：“原来如此，你的不死印法究竟练出甚么成绩来？”

侯希白摇头道：“愈练愈糊涂，愈没有信心。不死印法与花间派的心法截然不同，讲的是损人利己，不大适合我的性格。”

徐子陵道：“穷则变，变则通。照我的经验，练功的过程是以波浪的形式进行，时登波顶，时沉浪底，当你置身低谷，大有可能是攀上另一高峰的先兆。”

侯希白同意道：“你的话很有道理，不如我将不死印法的口诀念一遍给你听，说不定你可找到破不死印的方法。”

徐子陵愕然道：“这岂非等若你亲自助我对付令师？”

侯希白毫不在乎的耸肩道：“有甚么问题，他要杀我，难道我坐着等死？”

两人眼神交触，旋则同时笑起来，沉重的气氛尽去。

徐子陵笑着道：“研究不死印法一事暂缓进行，我们可否假设因小弟的关系，令师暂时不会来对付你呢？”

侯希白点头道：“理应如此，昨晚我故意给石师机会，他则全无动静。”

徐子陵沉吟道：“但若他以为我离开长安，岂非糟糕。”

侯希白道：“不用担心，石师昨晚因初来甫到，不明白我现今的情况，但只要他见过杨虚彦，当从他处晓得我正替李渊写百美图，杀我会打草惊蛇，影响他统一魔门的大计。所以我说藉你练成圣法祸福难，就是这个意思。今天你有甚么事要办？”

徐子陵淡淡道：“这几天我会很忙，要到押店听课，不但要学习押店的经营手法，还要练一口带平遥口音的话。”

说罢站起来，一手搭着侯希白的肩头，微笑道：“好好睡一觉吧！今晚回来找你吃饭和研究不死印法，希望不要听你念到一半时我已吐血受伤便谢天谢地。”

侯希白往床上倒下去，踢掉靴子，笑道：“这是美人儿睡过的床，小弟大有可能作一个既甜蜜又可怖、爱恨交缠的梦，哈！”

徐子陵离开北里的荣达大押，刚是华灯初上的时刻，著名青楼赌馆所在的北里主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

他现在是腊黄脸的雍秦再加一副假胡髯，即使是寇仲亦要多看两眼才能看破他是徐子陵，其他人更不用说。

荣达大押的陈甫本身是个可信任的人，再得李靖亲身向他打过招呼，让他晓得此事有天策府全力在背后支持，更是衷诚合作，令徐子陵少担一份心事。

由于胡小仙的启发，他想出一个妙想天开的方法，就是使他扮的“司徒福荣”成为池生春的情敌，把主动操控在手内，而非被动的待池生春来上钩。问题是如何能把司徒福荣变成一个对池生春有威胁的提亲者，如果“大仙”胡佛让他碰得一鼻子灰，只会是一个笑话。兼且此事必会开罪李元吉和尹祖文，只有钱而欠缺背景的司徒福荣如何在不令人生疑下竞逐胡小仙？凡此均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想着想着，发觉自己抵达明堂窝大门外，正犹豫该否到里面打个转，又怕撞上胡小仙时，一群人迎面而来，进入明堂窝。

中间一人本身高人一等，还戴上高冠，非常瞩目，赫然是他和寇仲的老爹“杜伏威”，由五个亲随高手簇拥而行，颇有威势。

他往杜伏威瞧去，老杜亦朝他望来，两人眼神交触，杜伏威仍是木无表情，似个吊死鬼的样子，但徐子陵晓得杜伏威已将他这“儿子”辨认出来，因为他并没有掩饰眼神。

杜伏威忽然停步，四名亲随连忙立定，徐子陵知机地在他旁缓步走过，好听他指示。

果然杜伏威道：“对面街那间斋卖相不错，我们和大仙打个招呼后，去试试它的斋菜是否如门面设计般出色。”

徐子陵心领神会，心中涌起亲切、熟悉和信任的愉悦，举步而去。

寇仲独坐丘岗之上，远眺地平尽处虎牢城的灯火。

千里梦在背后安详的饱餐青草，猎鹰无名在天上盘旋侦察中正大演其鹰舞，显示有人在不住接近。

月照下的虎牢城，代表着王世充东面的战线，最坚固的军事城堡，虎

牢若失陷，附近管城、荥阳、郑阳势不能保。如能稳守虎牢，纵使洛阳各线全部失陷，他的少帅军仍有机会把粮食物资通过虎牢送往洛阳，助王世充对抗李阀的大军，故关系重大。

想到这里，寇仲忽然轻松起来，心忖只要能保着虎牢和偃师两城，大有可能令李世民吃一场大败仗，把现今李阀雄霸天下的威势扭转过来。

蹄声自远而近。

寇仲跳起来笑道：“我还怕你们弄错地点时间，要我白等三天三夜就糟糕哩！”

来的是他八镇大将中的宣永、白文原、焦宏进、卜天志、高占道、陈长林、六部督监的虚行之和陈老谋。

陈老谋在马上笑应道：“我们接到大小姐的飞鸽传书，还怕来早哩！白等的将是我们。”

宣永笑着下马道：“任大姐须留镇彭梁，因不能随来生足半天气。”

卜天志首先与寇仲相拥大笑道：“少帅虽远赴关外，但有关你扬威大草原的战绩却像雪片般飞来，且夸大扭曲至令人难以相信。”

来到两人旁的高占道欣然接口道：“例如说你们三人各以一敌万，杀得突厥人落花流水，还追击千里，把颡利的牙帐都拔掉。”

虚行之哑然失笑道：“不过这对少帅军的士气大有帮助，各路豪杰来投，让我们能迅速壮大起来。”

寇仲放开高占道，大喜道：“我们现在能作战的有多少人？”

虚行之道：“我们现在总兵力达三万人，但称得上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只在万许人间。”

白文原道：“只要少帅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可调这一万人往战场，保证不会让少帅失威。”

寇仲兴奋的道：“你们办事，我当然放心，现时我们少帅军的大本营情况如何？”

焦宏进答道：“王世充、窦建德、李子通、沈法兴等自顾不暇，故没人有空来惹我们。所以我们得到杨公宝库运回来的大批财帛后，不但重建彭城，还减低赋税，刺激工农商各业，兼之有大小姐、龙游帮和南方宋阀的全力支持，故彭梁日趋繁荣兴盛，为少帅奠定争天下的基础。”

陈长林道：“我和谋老依少帅交给我们鲁大帅的宝笈，建立起一支机动性和作战力强的水师，舰艇的数目不住增加，只要再有一年的时间，将不惧李阀庞大的船队。”

寇仲喜道：“全是好消息，看来我应是到转好运的时刻。”

虚行之道：“一切都在密锣紧鼓中，只待少帅的指示。”

宣永道：“据探子回报，李世民在关中集结大军，挥军洛阳一事如箭在弦，此乃成败的关键，如我们能助王世充击退李军，那时将轮到窦建德和王世充展开黄河两岸各城的争夺战，我们可南攻李子通，只要取得江都，我们将大增争霸的筹码。”

寇仲往天空招手发啸，在众人惊奇的目下，无名俯冲破云而下，安稳的落在他肩头处，寇仲探手轻抚无名，解释这头宝贝的来历，道：“我会教导你们一些练鹰养鹰的基本方法，劳烦你们带它回彭梁好好照顾，我的宝贝马儿也须一并带走。”

虚行之愕然道：“少帅决定独赴洛阳吗？”

寇仲点头叹道：“若我率领你们和过万少帅军到洛阳，只会招王世充之忌，所以我连乖无名也不敢带去张扬。唉！王世充此人出身神秘，背景复杂，实在一言难尽。惟今上策，就是由我一人去洛阳设法了，你们则全力备战，听我的消息。”

目光再投往虎牢，心中燃起希望，暗想只要老子能助王世充守稳这黄河以南的东面战线，李世民此仗必败无疑，这该是他可以和有能力办到的事。

## 第五章 暮鼓晨钟

斋肆大堂二十多张桌子全告客满，徐子陵出手打赏伙计，又等待近两刻钟，被安排在一角的方桌坐下，点好斋菜，杜伏威一人独自来到，他脱掉高冠，弓腰哈背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到徐子陵旁坐下，后者忙为他斟茶，还低唤一声“乾爹”。

杜伏威现出一个罕有的慈祥笑容，欣然压低声音道：“能听得你这声爹，我已老怀大慰。唉！小仲仍坚持与虎谋皮，去助王世充守洛阳吗！”

徐子陵无奈一笑，改变话题问道：“乾爹你今趟到长安来是打个转还是准备长住？”

杜伏威再叹一口气，有点茫然的道：“我不知道，问题出在我的所谓勿颈之交辅公拓身上，他与那魔门妖道左游仙占着丹阳自把自为，更拒绝与我对话。李家父子上上下下待我非常不错，真想留在这里享点清福便算，但又不忍眼睁睁瞧着老辅沉沦下去，千辛万苦始能与魔门割断关系，现在却重投其怀抱，确是愚不可及。”

举杯以茶当酒般一口喝尽。

徐子陵再为他添茶，色香俱备的斋菜上台，徐子陵不由想起师妃暄，若能与她在这斋肆一角共当上素，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杜伏威机警地扫视堂内其他宾客，道：“子陵到长安来所为何事？”

徐子陵沉声道：“孩儿可否问乾爹你一个问题，在李世民和李建成两者中，你希望谁去继承唐主之位。”

杜伏威双目精光乍闪，冷笑道：“我杜伏威自淮南起家，南征北讨，从未吃过败仗，我的事业是从马上得来的，你认为我会尊重那一种人？”

徐子陵欣然道：“这就成哩！我今趟到长安是要对付池生春，因为他大有可能是巴陵帮香贵的长子，香玉山的亲兄。我们和香家不但有私仇，对他们贩卖人口等为非作歹的勾当更恨之入骨。”

杜伏威皱眉道：“要对付他还不容易。以子陵现在的身手，有心算无心下，取他狗命易如反掌。”

徐子陵凑近点叹道：“问题是我们想从池生春身上把香贵迫出来，故不得不用上些计谋手段。”

接着解释一番，对这位老爹他是绝对的信任，便连自己亦不太明白为何有这种心态。

杜伏威听得哑然失笑道：“子陵的计划确是妙想天开，我实难以判断会

否行得通。

我听过司徒福荣此小子，据闻是个锱铢必计的人，却未听过他好色。且猛虎不及地头虫，他若为避祸到长安来，那敢同时开罪尹祖文和李元吉，除非他是嫌命长。”

徐子陵心忖姜是老的辣，他倒没有想得这么周详，应道：“假若是胡小仙自己看上司徒福荣，情况会否不同？”

杜伏威愕然道：“此事怎可能发生？”

徐子陵把胡小仙的事和盘托出后，道：“现在司徒福荣欠的是一个靠山，这靠山要硬得使池生春不敢以别的手段对付他，只能在赌桌上与他一争短长。”

杜伏威明白过来，沉吟片晌后道：“这事我要回去想想，怎样可找到你？”

徐子陵说出侯希白的多情窝，与杜伏威分手回家。侯希白正在书斋内兴高采烈地画他的百美图卷，见他回来欣然道：“今晚我们直接到上林苑找纪倩，无论她如何忙。知是我找她定会分身见个面，子陵到时可直接问她。”

徐子陵在一旁坐下，皱眉道：“阴显鹤方面有什么消息？”

侯希白放下毛笔，退往他旁的椅子坐下摇头道：“他该尚未到长安，没人见过这样一号人物。”

徐子陵心中一沉，顺口问道：“你甚么时候起床的？”

侯希白颓然道：“我根本不能入寐，惟有替你老兄出外奔走办事，我向长安一个信得过的帮会人物查探过池生春，得知此人确大有可能是香家的人，因为在李渊入关前没有人认识他，池生春是忽然冒起的，在李元吉支持下经营六福赌馆，谁都不晓得他的出身背景，只知他有雄厚的资金，先从六福的原主人把赌馆巧取豪夺的拿到手，短短数年间打响名堂，使六福成为能与明堂窝争一日短长的另一所大赌馆。”

接着叹道：“不是我泼你冷水，我那位帮会朋友说池生春生性多疑，非常机警，比任何人更深明便宜莫贪之理。若依你的计划扮成司徒福荣，大锣大鼓的来与他在赌桌上较个高低并争娶大仙胡佛的女儿，他不起疑才是怪事。香家干尽坏事，会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戒心，小弟认为你这条计是行不通的。”

徐子陵岔开话悠然道：“你似乎在长安很吃得开。”

侯希白欣然道：“我在这里的人面阔，上至皇宫，下至市井，我总有办法。唉！我在为你担心啊！”

徐子陵微笑道：“不瞒你老哥，我和寇仲是小扒手出身，遇上特别着紧钱袋，甚或走路时用手按着钱袋的人，我们会采用声东击西之法，例如硬撞他一记，分他的心，另一个则趁机施展空空妙手。无论他把钱袋如何密藏，一把小刀子即可探骊得珠，百发百中，从不失手。”

侯希白微一错愕，剑眉轻蹙道：“这声东击西之法如何用在池生春身上？”

徐子陵道：“还未想妥，不过希白兄的情报非常管用，使我更有把握。只要我们将他生春的多疑，变成入手的破绽，或可成为引他入彀的道儿，因放着有人肯把偌大家财送上门来的机会，他岂肯轻易错过。”

侯希白动容道：“给你这么一说，事情似又非绝不可行，我们要好好想想。哈！到上林苑灌两杯黄汤如何？我在青楼总是灵感如泉的。”

徐子陵笑道：“去的是你。我还要你设法把纪倩弄往明堂窝去，好让她无意中碰上我这长满须冉的雍秦。”

侯希白苦笑道：“这是没有可能的，你好像并不清楚纪倩直到今晚仍是长安最红的青楼名妓、明堂窝的首席方家客，兼且这位姐儿既爱使性子又爱乱发脾气，好起来时可对你千依百顺，但随时可把你轰出明堂窝，这种事曾在我身上发生过一趟。哈！现在长安的男人均以曾被她轰过为荣，那至少表示能令她动气。不过小弟却只引以为耻。”

徐子陵心中浮起纪倩明亮而变化多采的一对美眸，暗忖若非上一次到长安时她有事求自己，恐怕会遭到同样的对待，心中一动问道：“你知否她和池生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侯希白道：“池生春怎敢碰纪倩，因为李元吉正是拜倒于纪倩裙下的不贰臣之一。”

徐子陵讶道：“以李元吉的威势权力，要得到纪倩不是易如反掌吗？”

侯希白道：“怎会如此简单，纪倩的情况有点像尚秀芳，在长安是街知巷闻无人不晓，即使李渊也绝不容许李元吉对纪倩强来，免得招来对李家有损的话柄。何况李元吉尚要顾及本身形象和声誉，加上李渊身边近臣大多与纪倩有良好的关系，所以李元吉只可像其他裙下之臣般去争夺纪倩的苦心，其中的爱恨苦乐，该是非常动人的。”脸上现出陶醉的神色。

徐子陵忽想起一事，问道：“李元吉不是和风雅阁的青青夫人相好吗？”

侯希白晒道：“青青夫人只是李元吉众多女人之一，李元吉一向风流，最爱四处拈花惹草。”

一拍徐子陵肩头道：“好哩！要不要到上林苑碰碰运气？”

徐子陵摇头道：“我到青楼能碰到的只会是坏运气，更重要的是我不可主动去找纪倩，只可让她碰上我。幸好这并非急迫的事，今晚我要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明天才去想这事。你知否原来经营押店是怎么一门高深复杂的学问，为探求这门学问累得我筋疲力竭，你最好乖乖在这里继续作你的百美图，画累了上床休息，别忘记你的石师心意难测，昨晚你又没好好睡过，听我的话吧！”

侯希白颓然道：“何用你来提醒我，现在只有写画和盘桓青楼可令我忘掉一切，这或者是人与禽兽的分别吧！它们只懂为生存而奋斗，我们却懂寄情风月，忘掉对生存的威胁，这叫逃避。”

徐子陵深思道：“睡觉正是逃避的一种方式，所以禽兽亦有借睡觉逃避现实这与生俱来的办法。”

侯希白兴致盎然的道：“那么人和禽兽最大的分别在那里？”

徐子陵凝想片刻，道：“我想最大的分别该是人会对自己本身的存在作出思索，例如我们因何存在？存在本身有甚么意义和目的？冥冥中是否有主宰？每一个人是否均像扯线傀儡般任由命运摆布？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生死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侯希白听得发起呆来。

徐子陵想起爱谈生死之道的伏难陀，若不是得他启发，自己恐怕不会对这人生之谜想得这么透彻深入，使他更明白师妃暄为何会舍弃尘世，修行天道，那正是对自身存在身体力行的探索。

旋又想到石青璇，她是因截然不同的原因，对这残酷的现实和人间

的恩怨看通看透，故选择避世隐居的生活方式。

自己却不幸卷入凡尘的大旋涡里，难以抽身退脱。

心中不由暗叹一声。

侯希白点头道：“子陵这番话有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我现在只想醉个不省人事，忘掉心中的痛苦。”

徐子陵心中涌起去见石青璇的强烈冲动，忽然间感到自己比以前任何一刻更明白她。

可是眼前的侯希白是他另一个必须关心的人，道：“希白兄何不把心中的痛苦说出来，那会好过点。”

侯希白一对俊目红起来，瞥徐子陵一眼后垂首苦笑道：“我是由石师一手培育成材，若说对他没有感情，就是骗你的。有时他真的对我很好。唉！我和他这盘账该如何算？我现在只想面对面和他把事情弄清楚。昨晚我独自到青楼去，正是想他来找我，要杀要刚悉随他老人家的意思，总好过现在般如堕在迷雾中，没有一件事是分明的。死并非那么可怕吧？”

徐子陵终于清楚侯希白对石之轩的真正心意，心中叫糟，因为石之轩再非以前性格分裂的石之轩，在他认为有此需要的情况下，会毫不留情把这个“产品”处决清理。

沉声道：“你不是说过若依师门传下来的规矩和他在你十八岁那年立下的咒誓，你在二十八岁那年挡不过他的‘花间十二支’，才会把你杀死？你现在该是二十七岁吧！”

还有一年的时间。”

侯希白颓然道：“二十八岁只是他订下的限期。我随时可要求提早举行，我真想晓得当变成被他杀死的冤魂后，石师会否伤心后悔。唉！花间派的规矩宗法是自小从心中建立起来的，现在已成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我不会让子陵你插手此事，只会凭自己的力量去渡过难关。”

徐子陵皱眉道：“像你目下般全无斗志，一会儿说束手任从处置，一会儿又说要力争过关，都是消极的表现，真使人担心。”

侯希白回复潇洒自然，笑道：“这叫心情矛盾，若能不死，谁愿尚有大好光阴时一命呜呼？至少待我完成这唐宫百美图才说，哈！”

徐子陵道：“照我看你石师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将不会亲手干掉你。”

侯希白一呆道：“子陵此话有甚么根据。”

徐子陵沉吟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即使自以为铁石心肠的石之轩，亦因害死碧秀心，充满痛苦矛盾的渡过十五年，否则这天下可能是另一番局面。现在从他所谓的‘噩梦’中苏醒过来，不但不敢去碰石青璇这死穴，亦该不愿亲手处决自己一手培育出来的徒弟，所以我推测他会利用杨虚彦来对付你。”

侯希白精神大振道：“这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怎也不会让杨虚彦得逞的。”

徐子陵见振起他的斗志，心中大慰，道：“你石师只得两个传人，若死的是杨虚彦而非你，他没理由将自己唯一的传人毁掉，否则花间和补天两派将无以为继。更可想像的是你石师必会全力支持杨虚彦成为胜出者，若你再不振作，将会饮恨于杨虚彦的影子剑下。”

侯希白冷哼道：“我怎会那么容易便宜杨虚彦？幸好得子陵点醒。哈！我现在可安心睡觉哩！”

自李世民取得柏壁大捷后，天下有足够实力作其对手者，只剩下以王世充、窦建德和萧铣为首的三大军事集团。寇仲羽翼初成，暂且不论。宋阔僻处岭南，割地称霸绰有余裕，但若凭其本阔之力，兼且南人不耐北方苦寒，则有鞭长莫及之叹。

宋金刚柏壁之败，实是影响深远，不但使刘武周声势由强转弱，更令突厥在联结好塞外各族之前不敢轻举妄动。没有突厥人的支持，另一依附突厥的霸主梁师都只好按兵不动，以隔岸观火的态度坐看以洛阳为中心的争霸决战。

三大军事集团中，以萧铣的形势最不利，关键处在于杜伏威降唐，不但镇着萧铣，令他动弹不得，亦使朱粲、李子通、沈法兴之辈在迫不得已下袖手静观变局。

林立宏则被夹在两大劲敌萧铣和宋阔之间，难有任何作为。

在这逐渐明朗化的情势下，天下顿成李阔、王世充和窦建德三方之争，而寇仲的唯一希望，就是把王世充和窦建德拉到一起，粉碎李世民不败的神话。

经过一夜全速赶路，寇仲于清晨时分抵达洛阳，守城的兵卫谁不认识他，立即飞报王世充。

来迎接的是寇仲对他颇有好感的王世充次子王玄恕，大家见面，自有一番高兴。

在亲兵簇拥下，两人并骑驰往皇宫。

寇仲问道：“李世民方面有甚么动静？”

王玄恕露出凝重神色，沉声道：“据我们得来消息，李世民将于这几天亲率大军出关东来，我们已作好准备，务要对他迎头痛击。唉！果然不出少帅当年所料，李世民吸取李密久攻洛阳不下的教训，采取逐步肃清外围据点，断绝食道，再孤立我们的策略。”

寇仲兴致盎然地扫视繁荣如旧的洛阳风光，讶道：“李世民的大军仍远在关中，你怎知他采取甚么策略？”

王玄恕道：“因为柏壁之战后，李家先后派出四名大将，在我们四周集结兵力。分别是史万宝进驻龙门，断我们南援之路；刘德威屯兵太行，倘若东攻河内，我们北路势被封闭；王君廓则对洛口仓虎视眈眈，而另一将领黄君汉枕兵孟津，一旦渡过大河，回洛仓势将难保。”

寇仲暗忖这确配称为“上兵伐谋”，李世民不费一兵一卒，只凭兵马调动，即构成对王世充的庞大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李世民若要劝降王世充旗下的将领，使他们离叛归附自是水到渠成。

寇仲信心十足的道：“洛阳处于河流交汇之地，要真把洛阳孤立，谈何容易。当年我为要说服令尊，言辞当然夸大点。不用担心，李世民即管放马过来，只要我们能守稳偃师、虎牢一线，李世民围城时，窦建德大军来援，定可把李世民杀个落花流水，能否逃回关中亦成问题。”

王玄恕露出尴尬神色，低声道：“父皇不肯听我劝告，违反与窦建德的协议，已于昨天登上帝位。”

寇仲色变道：“什么？”

人马驰进皇宫去。

## 第六章 唇枪舌剑

在荣达大押幽静的内堂，徐子陵在上他到长安后的第二课。昨天主要是听荣达的主持人陈甫说及平遥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顺带学他的平遥口音。在语言上，徐子陵和寇仲均是有天份的人，突厥话能很快上口，带些乡音的话自然难不倒他。

圆桌上放满“质钱帖子”、“钱票”、“账簿”一类典当业的东西，看得徐子陵眼花缭乱时，坐在桌子另一边的陈甫道：“我们典当业可以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以财生财，将财富放贷取利，凭高息赚钱，可以信用借贷，或以抵押放贷。抵押品由动产例如珍宝石，至乎不动产如房舍地契，甚或人身作抵押。”

徐子陵一呆道：“怎样以人身作抵押？若没有钱还，难道可将人卖掉吗？”

陈甫身材瘦削，生就一副马脸，五十来岁的年纪，相当高的鬓角有些花白，态度友善热诚，闻言露出一丝暧昧的笑容，压低声音道：“欠债还钱，没钱可以工作还债，若抵押的是标致的娘儿，更可卖入青楼。不过我们长安荣达绝不会干这种事，但在乡镇偏僻的地方，我不敢担保言种事不会发生。在你情我愿下，官府很难干涉。何况我们开当铺的，首先要打通官府的关节，一方保持低调，一方只眼开只眼闭，大家相安无事。”

徐子陵听得信心陡增，只是这以人作押一项，对香家已有莫大的吸引力，等若以后可公然作人口买卖。皱眉道：“典当业究竟是怎样开始的？”

陈甫轻描淡写的道：“典当业于南北朝时大行其道，源于佛寺的寺库制度。”

徐子陵愕然道：“怎会和佛寺有关？佛寺岂能干敛财的勾当，不是与家人的四大皆空有违背？”

陈甫微笑道：“出家人不用吃饭吗？寺院通过各阶层的布施，积聚大量财富，为维持众多僧侣的生活，进行各类宗教活动，维修和扩建寺院，凡此无财不行，于是想到这以财生财的法门，凭放贷取利。”

顿了顿续道：“至于有否违背佛门的本意，就非我所能知。不过至少佛教经律中的‘无尽藏’有‘生息不已，其利无尽’，‘尔时六众当种，种出息，或取或与，或生或质’的记载，令僧侣可安心放贷得利供佛，法，僧三宝之用。”

徐子陵听得耳界大开，问道：“这样一个赚钱的行业，竞争一定很大，司徒福荣凭什么能脱颖而出，成为全国最大典当业的老板？”

陈甫欣然道：“这方面谁都要佩服大老板，他之所以能这么成功，皆因推出‘谷典’和发行‘钱票’两门新的生意，谷典并不限于米粮，而是广及其他粮货，这特别受农村乡镇的欢迎，试想可以粮货换钱，虽然价格比直接买卖低一大截，但在方便和应急上却非其他贸易方式所能比拟。”

“至于钱票，对经商者可说是一种恩赐，方法是由当铺签发换券，代替货币在市面上流通，随时兑现，我们则赚取‘贴水’。”

徐子陵明白过来，难怪说典当业最重商誉，所以香家或在财力上能超

越司徒福荣，却因与青楼赌馆画上等号，又有贩卖人口的背景，随时会遭为政者扫荡封闭，谁肯信他们发行的“钱票”。

愈清楚典当业，愈有把握令香家上钩，皆因此乃香家可藉以施展“变天换日”大法的千载一时良机。

陈甫道：“好哩！现在轮到公子深入瞭解我们的经营和运作手法。”

徐子陵心中苦笑，只好强迫自己振作精神，专心聆听，为扮好司徒福荣努力。

在皇宫的书斋内，一身龙袍的王世充看罢窦建德的密函，递给坐在右下首的王玄应让他也过目，皱眉道：“窦建德为何要助我对付李世民？”

寇仲尚未回答，王玄应边看窦建德的信函，边头也不抬的冷笑道：“说不定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哩！”

寇仲立即心头火发，正要拂袖而起，坐在寇仲旁的王玄应忙接口道：“现在夏王与我们大郑唇齿相依，洛阳若失陷，下一个……”

王世充截断他道：“洛阳怎会失陷？李世民一向善于后发制人，薛举父亲和宋金刚就是这么败在他手上。我今趟就以彼之道还治其身，当他久攻不下退兵之时，就是他全军覆没的一刻。”

寇仲虽对王世充绝无好感，却不得不承认这是应付李世民大军的正确战略，问题是郑军能否坚守到那一刻。

王世充目光闪闪的盯着寇仲，没有立即说话，王玄应则把窦建德的书函毫不尊重随手扔在旁边几上，脸含冷笑的瞧着对面位于王世充左首的寇仲。王玄应无奈苦笑，默不作声，书斋内充满一片难堪的气氛。

蓦地王世充仰天长笑，道：“少帅如此着紧我大郑的事，我非常感激，若李世民提早一年来攻，我或会手忙脚乱，可是经过整年备战，我有十足把握打这场仗。现在我洛阳兵精粮足，只要能守到冬天大雪之时，哪到李世民坚持下去？”

寇仲心中大讶，上次见王世充，至少表面上这老狐狸对自己礼遇甚隆，但今趟显然态度大改，究竟他有何所恃？又或是如他所言的有十足把握胜此一仗。

寇仲生出无话可说的颓丧感觉，苦笑道：“圣上是否要对我下逐客令呢？”

王玄应一震望往乃父。

王世充叹道：“少帅实在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人物，只可惜不能为我王世充所用，更大的问题是少帅已成岭南宋家的人，宋缺一向敌视外族出身的人，我和他是水火不容，少帅请告诉我教我如何信任你？”

寇仲道：“事有缓急轻重之分，假若圣上你有十足把握可独力收拾李世民，小子当然无话可说。但事实摆在眼前，所有曾信心十足自以为可收拾李世民的人，最后均被证实是错的，若我是圣上，当不会未开战先绝自己的后路，我要说的话全说出哩！至于该怎样做，请圣上定夺。”

王世充微笑道：“我们曾合作击垮李密，今次自可联手教李世民吃场大败仗，少帅勿要多疑，只是大家必须将心里的话先说出来。”

王玄应淡淡道：“击退李世民，对少帅有怎么好处？”

寇仲真想照脸轰王玄应一拳，看他的青白小脸事后会变成甚么样子，此人不识大体，只因两趟被擒之辱，迄今仍对他怀恨在心，深吸一口气后，沉声道：“可否倒转来说，若李世民攻占洛阳，对我寇仲有甚么坏处，好吗？”

王世充露出不悦之色，冷哼道：“少帅请说出来高见。”

寇仲目光从与王玄应的对视，移往王世充。道：“洛阳若失陷，那窦建德将被迫退守河北，那时李世民只要随便派他天策府任何一个大将，将可守得洛阳固若金汤。那时李世民第一个要杀的人不是窦建德而是我寇仲。”

王玄应晒道：“少帅有否高估自己在李世民心中心重要性？窦建德手下雄师达四十万之众，少帅军只区区数万人，且无坚城险地可守。”

寇仲回敬他嘲弄的目光，微笑道：“这不是谁重要些的问题，而是战略的问题。李世民若攻下洛阳，李阀唐室声势大盛，一些望风驶舵之辈如高开道，罗艺之流，只好抢着向唐室归降，令窦建德腹背受敌，动弹不得，李世民非是蠢人，只会诱窦建德劳师远征的来攻，自己则从容布置用兵南方，一旦把我铲除，再在巴蜀建立水师船队。加上有杜伏威的江淮军作呼应，南方诸雄只余任由宰割的份，那时窦建德唯一生路就是来攻洛，遇上天下最擅守城的李世民，又有关中呼应，结果会是如何？似乎再不用小弟说出来吧！”

王玄应给说得哑口无言，因为他说的全是实话，更是王玄应从没想过的。

王玄怨双目射崇慕神色，不住点首。

王世充两眼精光大盛，不得不同意点头，道：“少帅对整个时局看得非常透彻，不过洛阳是不会失守的。”

寇仲笑道：“圣上既指出要直话直说，那我亦不客气，圣上凭甚么这样有把握？”

王世充成竹在胸的道：“因为少帅千算万算，仍算漏李阀内部的变数，若李世民能一举攻克洛阳，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若久攻不下，其他大敌则蠢蠢欲动。李渊或会改变主意，命李世民退兵，少帅明白我的意思吗？”

寇仲心中一震，忽然掌握到王世充如此有恃无恐的原因，皆因他暗里得到突厥人的支持，正因如此，才不把窦建德的援助放在眼内。当李世民围攻洛阳之时，只要颉利助梁师都之辈再犯太原，李世民在首尾难顾下，只好退兵回守关中。

他与王世充互相紧盯半晌后，哈哈一笑，挨回椅背处叹道：“假如圣上真的作如是想，正中突厥人的奸计。”

王世充首次色变，不悦道：“突厥人和我有甚么关系？我怎会中突厥人的计？”

寇仲微笑道：“圣上和突厥人是甚么关系，我当然不清楚。只希望不是透过赵德言或大明尊教作桥梁搭出来的关系。颉利终有一天会联同塞外诸族大举来犯的，不过绝不会是这几个月内的事。我刚从塞外回来，对塞外的形势或会比你们清楚些。”

王玄怨忍不住道：“塞外目下是怎样的一番情况？”

寇仲道：“大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突利在毕玄的压力下被迫和颉利修好，但双方均因奔狼原之役和渤海立国之事师劳兵累，在重整阵脚和与其他各族建立新的关系前，绝不敢轻举妄动。若我所料无误，颉利表示支持你们大郑，怕的只是你们不战而降，让李世民不费一兵一卒的夺得黄河的控制权，那时唾手即可取得天下。对颉利来说，最理想莫如李世民因攻打洛阳元气大伤，那时突厥联军乘势南侵，在李阀无力反击下，先占大原，站稳阵脚，然后逐步蚕食，完成席卷中原的美梦。”

书斋内一阵如铅坠的沉默。

王世充年凝望寇仲，长长呼出一口气道：“颉利对我没有任何承诺。”他这句话说得软弱无力，明显是言不由衷，更令寇仲晓得自己猜个正着。

王玄应沉声道：“刚才少帅说由赵德言、大明尊教为我们搭路是什么意思？”

寇仲耸肩道：“没有甚么意思，赵德言和荣凤祥关系密切，而荣凤祥本身是大明尊教的人，你们又对他特别容忍，我这样顺着猜，该属合情合理吧！”

王玄应为之语塞，言辞上的针锋相对，他怎是寇仲的对手。

王世充心不在焉的道：“我们不要在这些小事上争，少帅有甚么好的提议？”

寇仲暗松一口气，费这么多唇舌，要争取就是王世充这么一句话。正容道：“我的提议可用三句话总结，就是守为上，联窦军，固虎牢。”

王世充沉吟道：“我以为少帅有甚么意想不到的提议，这些……嘿！这些均为我们拟定的策略。”

寇仲心中暗骂，至少联窦军一项不是他的既定策略，道：“守为上一策说来容易，实行起来却有一定为难处。第二项的联窦军，圣上必须暂缓称帝，事情才有得商量。”

王玄应终于找到反击机会，不悦道：“名不顺言不顺，现在旧隋废君正式让位父皇，令我大郑军心大振，这干窦建德甚么事？他欢喜大可由夏王变称夏帝，这是称号的问题，否则父皇怎都像矮李渊一截似的。”

王世充默言不语，似是同意，又像在思索称帝的事。

王世充以郑王还是郑帝的身分与窦建德对话，当然有很大的分别，若采后者，势令双方很难有合作的共同基础。

王玄恕欲语无言。

寇仲叹道：“这是大郑的事，由你们决定。但任何一条战线亦可失去，却绝不能失虎牢偃师这条东面最重要的战线，那不但是窦建德来援之路，更是我少帅军可把粮草装备源源不绝送来的生命死活线。我有一个大胆的提议，希望圣上信我是个守诺的人，绝对信任我。”

王世充一震道：“少帅想为我守虎牢吗？”

寇仲一字一字的缓缓道：“这当然最理想，却是强圣上所难。我只希望能以杨公卿，张镇周，又或玄恕公子为正，我则当个手下跑腿的，那我敢说任李世民三头六臂，亦不能孤立洛阳，我们可十拿九稳的打一场大胜仗。”

王玄应失声道：这怎么行？

王世充伸手阻止王玄应说下去，道：“此事待我仔细想想。”

不顾王玄应的眼色，向王玄恕道：“少帅在这里的住宿事宜，由玄恕打点。明早我们有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少帅请准时出席。”

## 第七章 与魔为盟

寇仲和王玄恕并骑地出皇宫，踏上洛阳天街，心中岂无感慨。

骄兵必败。

王世充目前的声势，正进入巅峰时期，主因是击败李密的瓦岗军，雄霸中原核心战略位置的东都洛阳。其次是在东都小朝廷的斗争中胜出，赶跑独孤阔，现在更迫得杨侗禅让帝位予他。外患内忧，一下子全解决掉。

但他的称帝在战略上绝不聪明，因为这会令窦建德生出反感，推翻联手的盟约。不过却是风气潮流所趋，盖因林士宏、刘武周、梁师都、李渊、萧铣等各方霸主均先后称帝，他王世充若再高举“杨隋”的旗帜，将难有号召力。刚击败瓦岗军的王世充声势如日中天，加上王玄应等人怂恿，心痒难熬下，遂走上这错误的一着。

此时黄河以南，尽成他大郑的领地，倘能击退李唐东征的大军，势成独霸中原之局，难怪他给野心掩盖理智，连一手促成他今天声势的自己亦不放在眼内。

可是寇仲却肯定若任由王世充与李世民决战，最后败的必然是王世充。

致败的原因是王世充本身性格的问题，此人表面的话虽说得好听，事实却是狡诈反覆，心窄不能容人，致除王氏同宗外无心腹可言，这样的一个人，何能成大业。在这样的性格支配下，他根本不可能以诚待人，更难令人甘愿为他效死。遇上豁达大度，知人善用的李世民，后果可想而知。否则如秦叔宝、程咬金之辈能争相来投为他出力，鹿死谁手，确未可知。

未能对属下诸将公平地论功行赏，莫说难望外人望风归附，更会迫得手下投往敌对的阵营，此正是王世充最大的失着。

人马驰上天津桥。

王玄恕乾咳一声，把寇仲从沉思中扯回眼前的现实来，道：“少帅在想甚么？”

寇仲苦笑道：“我在想是否白来一趟。”

王玄恕大吃一惊道：“少帅万勿这般想，父皇不是刚说他非常欣赏你吗？”

寇仲叹道：“我也很欣赏李世民，欣赏又如何？唉！不要再谈这些泄气的事，我可否仍住在上趟的地方，那所房子相当不错，我最爱它清静。”

心中最想问的是杨公卿的情况？但纵使是对他有好感的王玄恕，亦知不宜匆匆问出口来，否则如传回王世充耳内，他不怀疑两人的关系才怪。

王玄恕一口答应道：“这个没有问题。”

寇仲忙道：“我不需任何人侍候。是哩！我在这里的诸位老战友近况如何？”

王玄恕欣然道：“杨老和张老两位大将刻下均在洛阳，我安顿好少帅后，会使人通知他们，他们定会很高兴又可与少帅见面叙旧。”

寇仲放下心事，暗忖只要见到杨公卿，将可完全掌握到王世充这方面的形势，那时再看看有甚么方法可扭转乾坤，让王世充“惨胜”这决定天下命运的一场硬仗。

徐子陵踏进多情窝的院子，首次对选择多情窝作落脚的地方生出悔意，因为多情窝已因侯希白成为名人没有秘密可言。他正是因到多情窝，故先后被馆馆和石之轩发觉他来长安，以后情况更是祸福难料。

空气中残留女子清幽的香气，徐子陵浮现起与沈落雁泛舟河道的迷人情景，暗叹一口气，扯掉面具，推门进入前厅。

沈落雁动人的背影向着他，凭窗外望，柔声道：“我的心很烦，想找个人解闷儿。”

徐子陵晓得她误以为自己是侯希白，缓缓举步走到她身后五尺许处，淡淡道：“沈军师为甚么事心烦呢？”

沈落雁娇躯剧颤，猛地转过身来，不能置信地娇呼道：“啊！子陵。”

她清秀明丽如昔的玉容泛起毫不掩饰的惊喜。

徐子陵入门前曾想过掉头离开，可是终不忍心对这位已嫁作人妇的红颜知己如此无情。

徐子陵叹道：“正是小弟。沈军师是否因黎阳被破心烦，唉！我也很不好过。”

沈落雁露出千言万言，不知从何说起的神态，秀眸异采涟涟，动人至极点，似欲要扑入徐子陵怀内，又像尽力在克制自己，忽然垂下螓首，轻轻道：“子陵猜错哩！世绩于黎阳城破时成功突围逃走，被俘的秀宁公主和李神通在寇仲的斡旋下为窦建德释放，你可以暂时安心。”

“暂时安心”四字可圈可点，显示这位善解人意的美女准确把握到徐子陵的心情。

徐子陵听得李秀宁安然无恙，登时如释重负，皱眉道：“然则军师为甚么心烦？”

沈落雁别转香躯，目光重落在窗外后园的美景处，轻柔的道：“我早不当军师哩！”

为何仍要唤人家作军师，是否连唤一声落雁亦吝啬呢？”

徐子陵洒然笑道：“在我们心中，落雁永远是那位美人儿军师。”

沈落雁背着他“噗嗤”娇笑，道：“美人儿军师，亏你们叫得出口，这称号令我们想起寇仲。我没有看错他，他或者是唯一能令李世民吃败仗的人。”

徐子陵苦笑道：“可是这绝不会在洛阳之战发生，寇仲自己比任何人更清楚此点，因为我们明白王世充是怎样的一个人。”

沈落雁不屑的道：“偏狭谲诈，多疑矫伪，难成大事。”

徐子陵动容道：“沈军师这八个字形容得非常贴切。”

沈落雁再次转过身来，回复一贯风流绰约的娇姿美态，喜孜孜的道：“见到子陵，所有烦恼都像不翼而飞，你真的能不管寇仲的事吗？”

徐子陵颓然道：“我不晓得。我现在最大的期望，就是寇仲能及时退出这场攻打东都的大战，否则洛阳失陷后，下一个将轮到他和他的少帅军。”

沈落雁双目闪着智慧的光芒，道：“你这叫关心则乱，寇仲岂是这么易被收拾的。”

更正确点说，应是‘天刀’宋缺岂是这么容易应付的。一旦惹出宋缺，将没有人能预料局势的发展。”

徐子陵一呆道：“宋缺竟会亲自领兵上战场？”

沈落雁没好气地横他一眼，微嗔道：“子陵凭甚么认为他不会，李世民始终有胡人血统，宋缺绝不会让这种人统一天下。要振兴汉统，此乃千载一时的良机。李家顾忌寇仲，对宋缺更是畏惧。”

徐子陵讶道：“我只知宋家在南方有财有势，却不晓得在军事上占着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

沈落雁道：“若说寇仲是天生的卓越统帅，宋缺就是博通古今衰变，中

士最高瞻远瞩的军事战略大家。所以他能一直按兵不动，直至合他心意的寇仲兴起，始表态支持。

宋缺配寇仲，一个精于作全局的布置战略，一个是沙场上无敌的统帅，你说李家对此有何感想？”

得沈落雁点醒，徐子陵开始从另一角度看寇仲的大业，更觉头痛。无论谁胜谁败，对中土的影响均是天翻地覆，卷南荡北，无人能独善其身。

沈落雁续道：“以宋缺之强大，竟能连萧铣以压制林士宏，正代表宋缺要保存实力，静待争霸中原的时机。密公若能学他一两成，当不会有堰师之败，唉！”

李密惨胜宇文化及后，不待恢复元气，立即用兵对付王世充，正是致败主因。

沈落雁又道：“岭南军以俚僚为主，民风纯朴，刻苦擅战，视宋缺为天人，固虽只十多万之众，却是训练精良，在宋阙的财势支持下，加上寇仲这样的人材，即使李世民亦不敢轻易言胜，所以你不用为寇仲担心。”

徐子陵苦笑无言，沉吟片晌问道：“军师仍未说出因何事心烦？”

沈落雁娇躯微颤，缓缓转过身去，透窗瞧往蔚蓝清澄的天空，叹道：“还不是因为念在一点故主之情？”

徐子陵心中一震，她竟为李密心烦，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杨公卿、张镇周和寇仲在厅内围桌坐下，这两位王世充手下最著名的大将均有风尘之色，可知奔波劳碌，因即将来临的大战难得休闲。

张镇周免去闲话，劈头道：“少帅可知王世充与朱粲暗中结为盟友？”

寇仲失声叫道：“甚么？”

在争霸诸雄中，声誉之差者，莫过于“迦楼罗王”朱粲，他和女儿都是声名狼藉的人，朱粲更被传为杀人食肉的魔王。近年来朱粲内则地方势力抬头，外则受压于萧铣和杜伏威，找靠山是理所当然的事，问题是王世充因何要收容他，此举势必尽失人心。

寇仲生出历史重演的感觉，朱粲无论如何不济，手下贼兵总有数万人，他于王世充等若“五刀霸”盖苏文之于“龙王”拜紫亭，可成为扭转局势的奇兵，难怪王世充如此有恃无恐。

由于寇仲处境有异，李世民是下定决心摧毁王世充，而他寇仲必须助王世充守稳洛阳，击退大唐的雄师，再不能像龙泉时般灵活应变，挥洒自如。

杨公卿摇头道：“我其不明白王世充因何一错再错，竟招揽这人人切齿痛恨的凶魔。”

寇仲暗忖小弟明白，只是不宜说出口来。皆因张镇周并非他的心腹人，不宜让他晓得太多秘密。

从朱粲的作风观之，他极可能是魔门出身的人，与和魔门有千丝万缕密切关系的王世充结盟，乃水到渠成的事。

事实上王世充不信任外人的性格，亦是魔门中人的特性，同门也互相猜疑，何况对待外人？

张镇周和杨公卿开口王世充，闭口王世充，毫不客气，不但不视他为皇帝，更似不当他是主子。

张镇周压低声音道：“少帅今趟来是否要助王世充应付李阙的大军？”

寇仲叹道：“可以这么说，你老人家有甚么打算？”

张镇周淡淡道：“有甚么好打算的，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日钟。”

寇仲和杨公卿均听出他言不由衷，因为以他的精明果敢，王世充又伤透他的心，绝不甘愿陪王世充一道送死。

张镇周又道：“在现今的情况下，少帅尚有甚么回天之计？”

寇仲生出警觉，心想若张镇周暗中降唐，与李世民来个倒王世充的里应外合，现在就是刺探机密。摇头苦笑道：“除非王世充肯把部份兵权交出来，否则我有甚么办法。”

皱眉问道：“你们如何知道王世充与朱粲秘密结盟？”

杨公卿道：“这消息最初是从朱粲内部传出来的，指王世充收编朱粲的队伍，并拜朱粲为龙骧大将军，王世充虽多次向我们否认此事，但‘毒蛛’朱媚曾两次到洛阳来见王世充乃不争之实，所以我们知王世充在睁眼说谎。”

寇仲道：“那朱粲就再不能成为奇兵，顶多只能牵制李世民部份的军队。”

张镇周冷哼道：“只看李世民兵员的调动，可知他的策略是要封锁洛阳对外所有交通粮道，孤立洛阳。洛阳军民达数十万之众，每天均消耗大量粮食，就算城内各粮仓全部满溢，最多只能扩得半年。所以在战略上李世民是正确的。”

杨公卿道：“现在就要看李世民是否有本事将洛阳围个水泄不通，亦要看窦建德会否挥军来援，所以虎牢一线最具重要，不容有失。”

张镇周叹道：“大郑的成败，要看明天的会议王世充如何分配兵权，若他肯用我们三人任何之一守虎牢，李世民大有可能吃败仗。”

杨公卿冷笑道：“事到如今，若他仍执迷不悟，任用宗亲，那就是他要自取灭亡。”

寇仲听得大动脑筋，至此方知明天的军事会议如此重要，王世充能否留住异姓诸将的心，还看明朝。

杨公卿道：“我自起床后没吃过东西，肚子饿得咕咕叫，不若到天津桥头的董家酒楼祭祭肚肠，顺便为少帅洗尘。”

张镇周歉然道：“我还有点事办，杨公代我向少帅多敬两杯酒吧！”

沈落雁背着徐子陵轻叹道：“到现在我仍不明白密公因何降唐，从起义军领袖的身份变成唐室的官吏，随他入关的二万瓦岗军成为唐室的官军，将曾为天下景仰讨伐暴隋的正义之师彻底变质，现在他终于后悔哩！”

接着旋风般转过身来，道：“我沈落雁该怎么办？”

徐子陵明白过来，李密入关后并不得意，获封几个虚衔，事实上被投闲置散，反而手下大将李世绩受重用，怎能快乐得起来？

柔声道：“他可以怎么办？”

沈落雁香唇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道：“他当然认为自己可东山再起。”

顿了顿叹道：“王伯当虽名义上被封为左武卫大将，同是有职无权，故生出非份之想，常对密公说李世绩据黎阳，张善相守罗口，中原一带忠于密公的旧部仍是人多势众，际此唐郑交战之时，只要离开长安，出走山东，招集旧部，定可创出一番新局面，重振瓦岗军的声威。唉！忠言逆耳，我离多番劝密公打消这念头，总是说不动他。你教我怎么办？”

听到王伯当之名，徐子陵心中涌起难言的滋味，不过素姐已逝，对王伯当侵犯素姐的怨恨早云散烟消。看到李密和王伯当两个曾叱吒风云的人，落至如此田地，那还有兴致与他们计较。

问道：“在关内，他随来的旧部有多少人愿跟随他的？”

沈落雁苦笑道：“连我也不愿随他自取灭亡，你说有多少人愿跟他？”

徐子陵道：“你是否决定与他划清界线？”

沈落雁道：“如我真是那么绝情的人，现在就不用烦恼。”

接着娇媚地白他一眼道：“现在心情好多啦，这些烦事不该对你说的。是哩！你到长安来有何贵干，不是对那个所谓宝藏内的废铜烂铁仍死心不息吧。李渊起出那不符实的财宝后，任由那批发霉的兵器留在下面，现在谁都没兴趣谈杨公宝库，只当那是个笑话闹剧。”

徐子陵道：“我到长安来是对付一个人，迟些待事情有些着落时，再奉上详情好吗？”

他故意说得含糊，是不想节外生枝。

沈落雁不以为忤的道：“能惊动我们徐公子，此人自非等闲之辈。差点忘记告诉你一件事，你们的好朋友商秀珣场主这两天会到长安来，尹德妃特别邀我作她的伴友，听说李建成对她很有意思。”

徐子陵一震道：“甚么？”

## 第八章 寒林清远

在董家酒楼四楼景观最佳的厢房内，寇仲叹道：“王世充又想害我！”

杨公卿一呆道：“不会吧！上趟王世充出尔反尔，要杀少帅，曾大失人心，惹起军方上下极大反感，现在际此风云幻变的时刻，少帅更非善男信女，王世充岂敢造次？”

寇仲举杯相敬，双方尽兴一杯后，笑道：“这叫经验之谈，王世充因有信心赢此一仗，我又自动献身的送上门来，他怎肯错过良机不来个顺手一刀，将小弟了结。”

接着将王世充的身份揭出，道：“魔门中人行事心狠手辣，赶尽杀绝，不讲天理人情。我屡次破坏他们的计划，肯定成为他们的公敌，如能一举把我和李世民除去，他们成事的机会将大大增加。王世充派王玄恕来迎接我，正是为安我的心。”

杨公卿皱眉道：“魔门的人一向自私自利，像一盘散沙。以王世充的性格，只会做对自己有益的事，对付你实在不智。唉！若非是你说的，我真不敢相信王世充是魔门出身的人，不过只有王世充是魔门出身的人，方可解释他和荣凤祥的暧昧关系。”

寇仲压低声音道：“照我看原本斗个你死我活、一盘散沙的魔门各系现下正趋向团结一致的发展，因为生死存亡，就在此刻，王世充成为他们夺天下最大的一个希望。刚才见王世充时他曾透露口风，说李阀内部不稳，可知魔门有人在关中玩弄手段。假若朱粲与魔门有关，朱粲归降王世充，正显示魔门联成一气，好能在这争天下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杨公卿点头道：“若击败李世民，天下至少有一半落进王世充的口袋去，如能一举除掉你和李世民，天下将更是王世充囊中之物。少帅对此有甚么打算？”

寇仲双目精芒大盛，微笑道：“当然是将计就计，先助王世充胜此一役，再想其他。”

杨公卿愕然道：“可是王世充不是要杀你吗？”

寇仲淡淡道：“今时不同往日，王世充再不敢公然对付我，怕的是影响军心，只能由魔门其他人来杀我，我可置身事外。那我就当作是有人送上门来给我练刀吧！”

杨公卿道：“在这种情况下，少帅留在这里能起甚么作用？不如我尽起手下儿郎，与少帅回彭梁隔山观虎斗。”

寇仲苦笑道：“我对你这一提议想得要命，可惜现在我的彭梁军比起李阀大军，仍不堪一击。且洛阳牵涉到巴蜀的动向，关系重大，不容有失，否则谁愿为王世充这种人出力？”

杨公卿道：“问题是王世充不会用你，你留在这里只会被投闲置散，还要应付王世充的加害。”

寇仲冷哼道：“到他走投无路时，自然要来求我，我太清楚他无耻的性恪。”

杨公卿深吸一口气，缓缓道：“少帅认为王世充有多少成胜算。”

寇仲显是曾重覆想过同一问题，想也不想的迅快答道：“顶多只有一成机会，还要靠李阀本身的内争方能赚回来的。王世充根本不是李世民的对手。唉！若洛阳现在是我寇仲的，李世民肯定要吃大亏。”

杨公卿沉声道：“果真如此少帅会怎么办？”

寇仲微笑道：“若我是王世充，就会全力迎击，与李世民打几场硬仗，振奋军心，务令有异心的外姓诸将不敢轻举妄动。”

杨公卿叹道：“可惜王世充并非少帅，在战场对上用兵如神的李世民，只会败亡得更快更急。假设王世充被孤立于洛阳，才求少帅帮忙，少帅有甚么回天之计。”

寇仲知他为人稳重，如自己只是逞匹夫之勇，肯定会令他唾弃自己。正容道：“我原本的构想非常完美，就是当李世民攻打洛阳时，窦建德则渡河南来，只要枕军虎牢附近，令李军不敢冒犯虎牢，保持洛阳东线的畅通，使洛阳粮食无缺，围城之战势将变成夺粮之战，那李世民将难以安寝。只恨王世充急于称帝，窦建德再难与他合作。只好将就点，由我的少帅军补上，只要守着虎牢这一线生机，李世民将不能孤立洛阳，更有可能输掉这场决定性的战役。”

沈落雁翩然去后，侯希白饮饱食醉的回来，见到徐子陵在家，大奇道：“你不是要去听课吗？为何这么早回来？”

坐在他旁又道：“你那朋友阴显鹤仍没有消息，但有关征东大军的谣言却是满天飞。”

徐子陵道：“有甚么谣言？”

侯希白好整以暇的道：“无稽之谈不用花时间，但有三则消息可堪玩味，且可信性非常高。”

徐子陵给惹起好奇心，笑道：“你要对我卖关子吗？快说出来，否则大刑侍候。”

侯希白哑然失笑道：“有子陵作伴，苦闷的日子可变得有趣。第一个消息是李渊正考虑应否委派元吉作李世民的副帅。”

徐子陵皱眉道：“不会吧！李元吉刚吃过败仗，全赖李世民收拾残局，

反败为胜。

洛阳如此重要的战役，怎会有李元吉的份儿。”

侯希白分析道：“你仔细想想，这并非没有可能的。李渊派李元吉去洛阳，并非为打胜仗，而是监视李世民，因怕他攻占洛阳后据其地以胁长安。李渊或者不会这么想，但只要李建成的太子党和妃嫔党有这疑虑，等若李渊也有这顾忌。”

徐子陵记起李世民曾说过李渊怕他占领洛阳称帝，心中暗叹，道：“第二个消息呢？”

侯希白道：“第二个消息更是惊人，就是食人狂魔朱粲竟归顺王世充，想不到王世充会这么愚蠢。”

徐子陵愕然道：“竟有此事？”

侯希白道：“空穴来风，非是无因。朱粲慨能与萧铣和曹应龙合作，与我圣门应是关系密切。恰好王世充和圣门中老君庙的辟尘关系暧昧，故两人若情投意合，在大敌当前下联成一线，乃水到渠成的事。问题是此事怎会被扬出来。”

徐子陵明白他的意思，若没有内鬼，这种惟恐人知的事绝不会由王世充或朱粲主动公开，此事实关系重大，增添寇仲助王世充守洛阳的变数，使形势更趋复杂。道：“应是牵涉到贵门派系间的斗争，王世充始终是大明尊教的人，不属于两派六道，现在中土的圣门里某系有人支持王世充，说不定会被圣门其他派系的人反对，从中破坏。”

侯希白道：“这方面不用费神去想。最后的消息是关于池生春的，你不是说过要对他来个声东击西，混水摸鱼吗？原来他在长安开赌场并非顺风顺水，六福赌馆本是属于一个叫温玉胜的人，此人外号‘过山鸟’，心狠手辣，否则不会得此外号。”

过山鸟是一种剧毒的蛇，性情凶猛，并不像大多数蛇般见人即避，且会主动攻击人。

徐子陵点头道：“李阔入主长安，理所当然的会将巴陵帮香家的旧有势力彻底铲除，池生春就是于此时受命改名换姓潜入长安，借尸还魂重操赌业，更搭上李元吉，发展至今天的局面，并吞明堂窝是他扩展赌业的下一步。”

侯希白道：“六福赌馆是池生春从温玉胜手中赢回来的，照江湖规矩，愿赌服输，温玉胜该无话可说。可是池生春却犯下大忌，竟连温玉胜的爱妾也抢过来，听说温玉胜为此上门寻池生春的晦气，从此失去影踪，应是给池生春杀掉，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徐子陵愕然道：“温玉胜竟死了！我们还如何利用此事？”

侯希白欣然道：“这正是最精采的地方，温玉胜有位比他更有名气的拜把兄弟，姓曹名三，外号‘短命’，爱披长发，擅用飞刀，是臭名远播的剧盗，在巴蜀曾横行一时，后来给小弟干掉，因他也是一个残暴的采花恶贼。哈！你说是否精采？”

徐子陵皱眉道：“你是否要我扮短命曹三为温玉胜向池生春报复？但你有没想过若真的是曹三来和池生春算账，以池生春的势力，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内。何况曹三是采花淫贼，不犯一两起奸案，怎显得出他的作风？”

侯希白失笑道：“除小弟外，没有人晓得曹三是淫贼，我看中此人一方面是因他武功高强，够资格成为池生春的祸患；另一方面则因我追杀曹三的事在巴蜀无人不知，只是我没有把结果告诉任何人。所以当池生春奈何不了

曹三时，定会来借小弟的美人摺扇去对付他，那小弟就可与池生春拉上关系，这是另类的声东击西。真正的声东击西，是你的司徒福荣摆出对着明堂窝而来的款儿，对池生春则欲拒还迎，池生春不上钩才奇。”

徐子陵动容道：“希白兄为我的事费了很大的心思。”

侯希白道：“我最恨的是采花贼，何况香家贩卖妇女？你徐子陵的事也是我侯希白的事，否则甚么是叫兄弟。今晚你打散长发，来个大闹香家，杀几个人来玩儿。”

徐子陵苦笑道：“我不能这样胡乱杀人的。”

侯希白道：“那就改为打伤几个人，总之要令池生春风声鹤唳，寝食不安，方能达到目的。”

顿了顿又道：“此计尚有一妙处，就是可公然去摸池生春的底子，看他在别无他法下会央甚么人为他出头。例如帮他的是娼馆，代表支持他的是阴癸派。曹三的作用，是要令池生春感到性命受威胁，遂能令他露出马脚。”

徐子陵皱眉道：“曹三有这么厉害吗？”

侯希白笑道：“我当年杀他不知多么艰苦，此人高来高去的轻身本领名著一时，否则不能成为著名的独行大盗。你不用采花，只要干几起窃案，那就谁都晓得曹三大驾已临长安。”

徐子陵微笑道：“好吧！依你之言，暂时作贼。事实上我早想来个夜探池府，只是怕打草惊蛇，现在有曹三这身份，可方便行事。”

侯希白大喜道：“我总算可帮上点忙，你现在休息片刻，待我秘密为你张罗扮曹三的工具，至少有几把飞刀才像样子。哈！事情愈来愈有趣哩！”

杨公卿沉吟片晌，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寇仲问道：“告诉我，现在除杨公你和张镇周外，王世充最怕那些人叛他投唐？”

杨公卿轻描淡写的答道：“明天我们将会一清二楚。”

寇仲明白过来，明天的军事会议中，王世充会对迎战李世民大军作出全局的调配，只要看他如何钳制异姓诸将，可推知他的心意。

寇仲问道：“襄阳是否仍由钱独关主持。”

襄阳乃王世充的大郑以南最重要的军事重镇，若襄阳落入李世民手内，朱粲的军队将寸步难移，是大郑和大唐必争之地。

当年李密与王世充作战，曾亲身到襄阳游说钱独关，可见襄阳的重要性。

寇仲问起这方面的情况内中大有文章，因他晓得钱独关是阴癸派的人。

杨公卿道：“此事颇为奇怪，若我是钱独关，绝不会于此时表态支持那一方，而会在看清楚形势后从容决定。可是事实却非如此，钱独关已表明支持王世充，令王世充更是信心十足。”

寇仲拍桌叹道：“终于把事情弄清楚，王世充至少是得到大明尊教和阴癸派的支持，才如此有把握胜此一役。他娘的！今晚我定要去给荣凤祥一个惊喜，来个先发制人。”

杨公卿道：“你不怕触怒王世充吗？”

寇仲微笑道：“我会见机行事。现在杨公你首要之务是保存实力，只要令王世充不敢派你作先头部队便成。还有一件事差点忘记问你，玲珑娇是否在洛阳？”

杨公卿摇头道：“我不清楚，此女属王世充的心腹，专为他侦察敌人。”

少帅最好勿要向她说明真话，王世充肯信任她自有一定的理由。”

寇仲拍拍肚子站起来告辞道：“我要回家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后，荣凤祥将有难哩！哈哈！”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的时刻，在侯希白的多情窝内，侯希白为徐子陵围上一条挂着八把飞刀的腰带，哈哈笑道：“披发黑衣，腰挂飞刀，再带上一个狰狞的鬼脸，就像翻生复活的短命曹三，连我这把他结果的人亦看得不寒而栗，疑神疑鬼。”

徐子陵苦笑道：“我虽做过小偷，扮大贼尚是被题儿第一遭，是否可算升级呢？”

侯希白道：“且是连升数级，因曹三并非一般小贼，而是择肥而噬的独行大盗。最好你能把池生春贵重的家当偷个清光，那曹三将一举成名，长安城众财主则惶惶不可终日。”

徐子陵移到书斋窗旁，细观被天上夕阳霞彩染红的浮云，笑道：“那你准备一队马车才成。”

侯希白殷勤的遮上外袍，让他穿上以掩盖夜行衣和腰佩的八把飞刀，徐子陵则自行把发结髻，届时只要把发髻解掉，就可化为“短命”曹三，当把可怖的面谱贴身藏好后，徐子陵戴上面具，变成长上胡鬣的“雍秦”。

侯希白笑语道：“子陵不当探子确是浪费人材，凡是出色的探子，无不深谙易容改装之道，能化身千万，扮甚么似甚么，子陵正有这本领。”

徐子陵道：“不要说笑哩，我由今早到现在，尚未有半粒米进过肚皮，早饿得双腿发软，给人追上便要应上短命的外号。你老哥有甚么好的提议？”

侯希白道：“北里和东西两市食市如林，任君选择，你爱否吃辣的东西？北里有间川菜馆是小弟经常光顾的好地方。”

徐子陵道：“现在连我都弄不清楚你是否假糊涂，我怎可以和你这名人一道走，若遇上熟人你如何介绍我。小弟只须你点条明路，自己寻着去医肚子就成。”

侯希白开怀笑道：“这是我会错意，皆因你老哥和寇少帅均爱出奇制胜，令小弟误会一起上菜馆是另一着奇招，又怕寻根究底会令你觉得在下愚鲁，只好顺着你的口气说话。”

徐子陵感到愈来愈欢喜这个人，道：“你今晚有甚么去处，不是又去上林苑吧？”

侯希白摊手道：“不到上林苑，日子怎么过。北里明堂窝附近的青城菜馆，那是纪倩最爱去的地方，我第一趟就是跟她去的。”

徐子陵道：“明白啦！”

正要离开，侯希白扯着他衣袖道：“你听过关仝吗？”

徐子陵愕然道：“关仝是谁？”

侯希白压低声音道：“荆、关、董、巨分别是前代画坛四大巨匠，关是指关仝，据传池生春以重金求得关仝的《寒林清远图》，视之为瑰宝。我是得李渊亲口说出，始知这稀世异宝落在他手上。你若把此画偷出来，我能看上一眼虽死无憾矣。”

徐子陵为之气结，至此方晓得侯希白费尽心机要他扮短命曹三，肯定至少有一半是为自己。

侯希白还俏皮地向他眨眨眼睛，微笑道：“你现在该明白今晚我因何要通宵达旦留在上林苑吧！这叫做泡制不在场的证据。”

## 第九章 自投罗网

寇仲背上井中月，穿窗而出，展开身法，立时耳际生风，进入夜行的天地。

洛阳的街道仍是车水马龙，热闹升平。可是寇仲却清楚大祸即临，纵使王世充能保住虎牢、偃师的生命线，李世民必派兵千方百计拦截抢夺运往洛阳的粮草，使城内军民进入艰辛的围城岁月。

洛阳居民对战争的警觉性并不高，因为过往的攻城战无不如隔靴搔痒，不能影响城内的生活。没经过战火洗礼的洛阳城，城内的人均有种洛阳永不会攻破的错觉。

事实上雄据黄河南岸的洛阳城北屏邱山，为伊、洛、尘、涧四水交汇之地，城坚墙厚，城周超过五十里，要像窦建德围黎阳般把洛阳城重重围困，根本没可能办到，在战略上更是不切实际，只能于要冲点布重兵，以堵截的方法封锁洛阳。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附近有战略性城镇仍在郑军手内，等若一个敞开的缺口，不但可随时突破李世民的封锁，更可威胁到攻城军的存亡，令李世民不敢分散兵力包围洛阳，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孤立洛阳，而那却是唯一攻下洛阳的方法。

寇仲识途老马的窜房越屋，体内真气运行攀上巅峰状态，感官就得无比敏锐，当他翻过外墙，落入荣府后院时，敌人的明岗暗哨无一能瞒过他的耳目。

他到荣府内并非贪一时之快，而是要证实心内一个想法，就是在塞外受到严重挫折的大明尊教，有否移师到中原来，并以荣凤祥的府第作落脚之所。

忽然往左贴墙滑行，避过监视他的岗哨，再以迅若鬼魅的身法，借树木花丛的遮掩，拔地而起，来到后院一座似是下人宿处的建筑物瓦顶上。

环目一扫，院落重重，古树参天，建筑物之间绕有各式回廊、环回贯通，假山水池小亭，布置井然有序，灯火从屋内透出，廊道均以六角宫灯照个通明。换了一般好手，在这样的环境下确是寸步难行，但对寇仲这级数的高手来说，荣府却如一个不设防的地方。

寇仲展开身法，窜高伏低，来到可直视正东主院落外围的园林里，遇上当年与徐子陵夜探荣府的同一问题。

因为主堂四周是大片无遮无掩的空地，在灯火照耀下，无论他身法如何高明，要掠过近百步的空地而不被发觉，是绝无可能的事。

此时宏伟的主大堂传来杯盘交错、喝酒猜拳的声音，显然正举行晚宴，更令寇仲生出走近一瞥之心。

寇仲待一群捧着送菜的婢仆走过，跃上当年曾挑选藏身的二重楼，不由生出望洋兴叹的无奈感觉。

若有徐子陵在，两人联手下，可轻易跨这不可逾越的“鸿沟”，避过岗

哨耳目，神不知鬼不觉的落到主大堂顶上。现在他则是无毡无扇，神仙难变。

就在此际，心中蓦生警兆，猛然回头，一道似轻烟的人影，正贴着瓦背往他疾窜而至。

甫踏进青城川菜馆，纪倩甜美的笑声传入耳内，令徐子陵心怀大慰，感到不虚此行。

一眼扫去，纪倩被四、五位公子哥儿的人物众星拱月般围坐在一角的桌子，她不知听到甚么惹笑的话，正笑得花枝乱颤，吸引馆内所有食客的目光。

馆内虽不乏打扮讲究的女客，比起她的艳色，立时给映照得黯然无光。

他忽然给人拦住去路，原来店内伙计因客满的关系，婉言请他稍后再来光顾。

纪倩的注意力终移到他身上，徐子陵迎上她的明亮目光，微微一笑，悠然转身离开。

来到人头涌攒的北里主街，走不到几步，纪清娇喘细细的自后赶上，骂道：“死鬼！”

你尚未离开吗？算你有运道，杨文干的京兆联树倒湖孙散，否则你定被人剥皮拆骨。”

徐子陵边行边道：“我昨天回来，目的是代朋友寻找失散的妹子。”

纪倩毫不客气的一把扯着他外袍的衣袖，半强迫的拉他移往人流较少的横街去，笑脸如花的道：“你在求我吗？否则怎会这么坦白而不像以前般故弄玄虚。嘻，请我喝酒吧，谁都知喝醉的纪倩，会答应平时不肯答应的事。”

看她晶莹澈亮的明媚大眼睛，听她充满诱惑性的说话，徐子陵生出亲切熟悉的动人感觉，微笑道：“最好找一间比较幽静的……”

还没说完，早给纪倩扯得身不由主的进入横街深处。

对方和寇仲打个照面，双方同感愕然。

来的竟是龟兹美女玲珑娇，一身夜行打扮，扑到他旁伏下，又探头往屋脊主大堂方向望去，低声道：“你到这里来干甚么？”

寇仲嗅着她娇躯散发的芳香，顿感夜闯荣府变得香艳旖旎，微笑道：“娇小姐到这里又所为何事？”

玲珑娇朝他瞧来，神情肃穆的淡淡道：“当然是奉皇上之命，来探看荣凤祥的动静。”

寇仲失笑道：“你在说谎！”

玲珑娇娇躯微颤，不悦道：“有甚么好撒谎的。”

寇仲转过身来，仰观星空，含笑道：“王世充与荣凤祥同一个鼻孔出气，更是一丘之貉，在目前利益与共下，谁也不会防谁，娇小姐不是说谎是说甚么？”

玲珑娇双眸射出锐利的神色，紧盯他好半晌，最后像软化了的伏下娇躯，再改为侧卧，轻轻道：“你究竟知晓多少事？”

寇仲扭转身体，变成与她四目交投，顿时生出以瓦面为床，星空为被，同床共寝的迷人滋味，柔声道：“你相信我吗？不理娇小姐与王世充是甚么关系，我寇仲仍是站在娇小姐的一方，绝不会将小姐的事泄露与第四个人晓得，徐子陵是唯一的例外。”

玲珑娇轻叹道：“我若不信任你，就不会跟你说话，你还未说你有多少内情。”

寇仲道：“在龙泉我曾和大明尊教的人交过手，更获悉王世充是大明尊教派来中土的人，上一代的原子，请问娇小姐和拉摩是甚么关系？”

玲珑娇一震道：“你怎会晓得这秘密的？唉！我娘是拉摩的弟子，在王世充的庇荫下避到中土来，后来潜回龟兹，我今趟到中土来，是奉娘的命向王世充报恩，只是……”

寇仲代她说下去道：“只是王世充在利益考虑下，又与大明尊教重修旧好，今娇小姐不知该如何自处，对吗？”

玲珑娇瞟他一眼，道：“你比奴家聪明，奴家的事当然瞒不过你。”

寇仲道：“荣凤祥现在宴请的是否大明尊教的人？”

玲珑娇道：“我不晓得，所以来探个清楚。你是甚么时候到洛阳的，皇上是否晓得？”

寇仲讶道：“我大锣大鼓的来找王世充，你竟全不知情？”

玲珑娇道：“我本在慈润探听敌情，是偷偷回来的，怎知洛阳的事。奴家现在该怎么办呢？”

寇仲明白过来，正容道：“娇小姐请先告诉我，你最大的心愿是甚么？”

玲珑娇欲言又止，旋即黯然道：“那是没有可能的。”

寇仲道：“有甚么是不可能的，先说出来听听。”

玲珑娇沉吟片刻，迎上他的目光，轻轻道：“娘最大的心愿是把五采石送返波斯，你听过五采石吗？”

寇仲苦笑道：“不但听过，还看过和触摸过。”

玲珑娇香躯剧震，失声道：“甚么？”

于酒馆靠门的桌子坐下，纪倩接过伙计送上的美酒，亲自为徐子陵斟满一杯，再为自己注酒时，笑吟吟的道：“你是否故意在小妹面前现身露面？你有甚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快给本姑娘从实招来，否则告将官府把你关进牢里去。在这里我纪倩是很有办法的人。”

徐子陵知她逮着自己这条大鱼，心情畅快，所以“妙语连珠”，微笑道：“小姐听过阴小纪这个名字吗？”

他开门见山的道出来意，皆因时间无多，他还要为侯希白去偷《寒林清远图》。

纪倩呆起来，念道：“阴小纪，这名字很耳熟。”

徐子陵愕然道：“很耳熟？”

纪倩耸肩道：“有甚么稀奇。我来长安前走遍大江南北，曾遇过这么多人，听过后忘掉是最平常不过。阴小纪是你朋友失散的妹子吗？因这个姓氏并不常见，我才会记起似乎曾在那里听过。”

徐子陵的心直沉下去，满怀的希望化为乌有，更怀疑纪倩顺他口气说话，以便她对自己有讨价还价的本钱，颓然道：“我看小姐的艺名有个纪字在其中，还以为……唉！

算了。”

纪倩举杯相敬，兴致盎然的道：“我的天！你竟当我是阴小纪，快说老实话，你不会只凭一个纪字就猜我是那阴小纪的，定有其他的原因，快给本姑娘老老实实的说出来。”

徐子陵开始有自投罗网的感觉，头痛起来，道：“此事一言难尽，纪小姐今晚不用回上林苑吗？”

纪倩道：“赚少一晚银两有甚么大不了的，我又没应承人非回去不可。你

这不解风情的冤家啊！今晚传我两手绝活如何？要钱要人，悉随尊便。”

徐子陵心中一动，随口问道：“小姐要对付的人是否池生春？”

纪倩俏脸微一变色，秀眸紧盯着他，好半晌才道：“若我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可否不再寻根究底，将手艺尽传予我，当然不能再要钱要人那么占尽便宜。”

徐子陵明白说到底她都不愿对自己牺牲色相，心中忽生怜意，压低声道：“小姐可否把右手伸出来？”

纪倩微一错愕，双目射出疑惑神色，终还是乖乖遵从，把手掌在桌面摊开。

徐子陵把手递出，见纪倩看到他透明如玉的右手时露出讶色，心中叫糟，皆因他的手掌与脸色差异极大，不过这时顾不得那么多，道：“若小姐能晓得我是用那一个指头点中你掌心，我就如你所愿。”

纪倩欣然道：“这个还不容易，来吧！本姑娘和你走着瞧。”

徐子陵环目一扫，见没有人注意他们，五指就开始动起来，由缓至快波浪般起伏，蓦地再不依次动指，且快得有如变戏法，看得纪倩眼花缭乱时，这美女“啊”的一声，呆瞧着徐子陵把手移开后自己光洁纤长的手掌，呆若木鸡。

徐子陵问道：“是那一个指头。”

纪倩双目竟红起来，接着眼角溢下两滴晶莹的泪珠，猛地立起，就那么哭着夺门去了，轮到徐子陵发起呆来，不知所措。

寇仲从瓦面爬起来，目光从屋脊往主大堂方向投去，道：“娇小姐该明白我和大明尊教的恩怨。”

玲珑娇来到他旁，低声道：“王世充始终对娘和我有大恩，我可以离开他，却不能背叛他。”

寇仲仍不清楚她和王世充的真正关系，亦不想迫她说出来，道：“我要过去看看。”

玲珑娇皱眉道：“你有方法接近吗？”

寇仲微笑道：“只要两条腿没给废掉，就可走进去看荣凤祥在招呼甚么人，对吗？”

玲珑娇大吃一惊，通：“你尚未摸清楚敌人虚实，就那么硬闯进去？”

寇仲一拍背上井中月，嘻嘻笑道：“这叫但求目的，不择手段。譬之两军对垒，无论知否对方虚实，仗总是要打的。待会无论发生甚么事，你千万勿要现身助我。在三十六计中，我最擅长的就是走为上着。就算大明妖教的甚么大尊、善母、原子、五明子、五类魔全体在座大吃大喝，我寇仲仍有本事安然回家睡觉。探听不成就立他娘一个下马威，这叫灵活变通嘛。”

说罢朝她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玲珑娇现出不知好气还是好笑的无奈神色，旋又低声道：“我欢喜你这种事事漫不在乎却又令人可恨的神色，去吧！”

寇仲往后悄无声息的滑下瓦面，踏足实地时，从暗处走出，大摇大摆的往主大堂正门举步而去。

徐子陵把外袍面具脱下藏在怀内，拆散头发，戴上鬼面谱，摇身一变而成短命曹三后，轻轻松松翻过池家位于城东北永福坊大宅的后院墙，立即收敛全身毛孔，防止体味外泄，因他刚才曾听得院内有狗儿走动的声音，一般江湖上的鼠窃之辈，休想瞒过它们比常人灵敏百倍的嗅觉和听觉。

他立身处是院落东南角的后花园，足尖微一点地，拔身投在最接近的一座建筑物，无声无息的落在瓦面处。

后方传来犬只在地面走动的声音，不由暗呼好险，假若自己略作停留，肯定会被护院恶犬发现。

他伏身扫视形势，凭着对建筑学的认识，迅快地在重重院落中判断得正副宾主之别，认定位于庄院核心处一座建筑物，穿房越舍的潜去。

此建筑物分前中后三进，以长廊天井相连，四周园林围绕，景致极佳，花木池沼，假山亭榭，与院内别处截然不同，应是宅主人起居之处。

他和寇仲曾随陈老谋学习盗窃的本领，当时为的是东溟夫人手上的帐簿，现在为的却是山水画大宗师关仝的《寒林清远图》。据陈老谋的教导，凡是珍宝之物，其主均会藏于身边始觉安心，所以最有可能是寝室之内，又或在起卧处附近建的地库。

此时刚过初更，池府内大部份人均已就寝，只余数处建筑物透出灯火，万籁无声，一片安宁。

当他肯定附近没有恶犬影迹时，再不犹豫，掠进花园内去。

同时功聚双耳，收听建筑物内传出的任何声息。

前进处隐有声音传来，似是一男一女在说话，由于距离颇远，又有墙壁阻挡，所以听不清楚。

中进没有丝毫声息，后进该是寝室所在的地方，有微弱灯火透出，且传来悠长均匀的呼吸声，房内的人似在熟睡。

徐子陵很想去偷听前堂甚么人在说话，因为大有可能其中之一正是池生春，又怕他回后进的寝室睡觉，那他就坐失找寻宝画的时机。

终下决定，先寻宝后窃听，心忖一般家常闲话，错过毫不足惜。

付诸行动，徐子陵从藏身暗处掠出，贴往灯火透出的窗旁，往内瞥去。

一看下立即目瞪口呆，因他从未想过会看到如此一番情景。

## 第十章 兵法入刀

寇仲朝主大堂正门走去，立知不妥，因为越过空地近半的距离，仍没有荣府的人来拦阻他，非常不合情理。

唯一的解释，就是荣凤祥早猜到他今晚摸上门来闹事，于是在主大堂设下“鸿门宴”，欢迎他大驾光临。

寇仲涌起段玉成改投大明尊教，包志复、石介和麻贵三人惨被害死的深切仇恨，心中燃起高昂的斗志和浓重的杀机，心中冷哼一声，踏上主大堂的白玉长阶。

堂内灯火通明，不时传出敬酒对饮的欢笑声，倏又静至落针可闻，显是晓得他寇仲现身。

寇仲跨步进堂，六道锐利和充满敌意的目光同时投在他身上。

空广的大堂，在对门另一端筵开一席。坐着形相各异的六个人，全是面向大门，六人面前还摆着一副碗筷酒杯，只看此等格局，寇仲知自己所料

无误。

一眼扫去，六人中有五个是他认识的，辟尘妖道化身的荣凤祥居左，脸含冷笑，正眯起一对妖眼仔细打量他。

另一边是曾被他重创，洛阳帮的上任龙头上官龙，他脸色不错，该完全康复，双目射出深刻的仇恨，像一头要择人而噬的凶兽。

居中的两人分别是“子午剑”左游仙和“云雨双修”辟守玄，两人均是魔门元老级的人物。前者与辅公佑关系密切，后者以地位论，在阴癸派内仅次于祝玉妍。

坐在荣凤祥旁的人寇仲要好一会才记起他是谁，此人是王薄的手下，人称“病书生”的京兆宁，寇仲当年在洛阳曾与他有一面之缘，那时已感到他非是等闲之辈，想不到会在今晚这种情况下相逢。

不认识的人是个独目中年大汉，壮实魁梧，下颌宽厚，头顶微秃，有些贼眉贼眼，带着一股强悍狠辣的味道。尤令寇仲注意的是倚在他椅背的一把长约八尺的重关刀，使人感到他是兵器不离身，随时要与人拚过你死我活。

寇仲心中唤娘，这里任何一人，单打独斗，他均有战胜的把握，难道他们能比伏难陀更难应付吗？可是只要其中任何两人联手，他大有可能落败受辱。

对方既是专诚布局对付他，当然是不讲江湖规矩兼不择手段，六人联手可不是说笑的，即使强如石之轩，恐亦只有拚命逃走一途。

不由暗责自己托大，可以推想敌人还有暗处的伏兵，在没现身堂内的荣姣姣指挥下，把大堂重重围困，不怕他突围逃走。

寇仲非是首次陷身绝地，把所有杂念全排出脑海之外，哈哈一笑，朝六人所坐桌子走去，朗声道：“有劳各位久候哩！”

荣凤祥微笑起立施礼道：“我们一边喝酒谈笑，一边恭候少帅大驾，颇得其乐。少帅请坐，让荣某人为少帅引见几位朋友。”

左游仙傲然一笑道：“少帅之名早如雷贯耳，贫道左游仙见过少帅。”

寇仲大马关刀般在六人对面坐下，“病书生”京兆才起立俯身，为他斟酒，笑道：“少帅确是胆色过人，甫抵洛阳即来赴会，京兆宁佩服。”

寇仲盯着他挂在背上的钢骨伞，故作惊讶道：“刚才外面下雨吗？”

独目大汉哈哈笑道：“少帅谈笑风生，果然见面胜似闻名，京老师这把伞子不是用来挡雨，而是杀人的。”

寇仲目光落到他身上，微笑道：“这位大哥是……”

上官龙冷哼道：“少帅不是关西人，难怪不能从宗兄的关刀认出它的主人是谁。”

寇仲仍想不出关西的高手中有谁是用关刀的，干笑一声道：“小弟最远只去过长安，至于长安以西是什么样子，请恕小弟孤陋寡闻。”

“云雨双修”辟守玄道：“天下用关刀者，谁能过于宗罗喉，不用到过关西亦该听过吧！”

寇仲心中一震，他当然听过宗罗喉，此人为薛举麾下的无敌大将，曾连败唐军，军功甚盛。后来薛举父子被李世民大破于浅水原，奠定独霸关内的局面，还以为宗罗喉已被李世民顺手宰掉，怎知现在竟坐在这里，不用说是针对李世民报仇来了。

哈哈一笑，举杯道：“原来是宗兄，敬你一杯。”

宗罗喉喝一声“好”，举杯和他对饮。

荣凤祥微笑道：“少帅今趟光临敝舍，不是只喝两杯水酒那么简单？”

寇仲放下酒杯，点头道：“说的对！这当是先礼后兵吧！小弟是算旧账来的，你们一起上还是逐个来，小弟无任欢迎。”

又转向辟守玄道：“祝后因施展玉石俱焚对付石之轩无功而亡，顺便告诉辟老一声。”

辟守玄立时色变，欲语无言。

荣凤祥、上官龙和左游仙同时露出震惊神色。

只一句话，就试出他们与阴癸派联成一气，不愿臣服于“邪王”石之轩，唯一不解处是杨虚彦与荣凤祥的密切关系。

宗罗喉推桌而起道：“就让宗某人先领教少帅的名震塞内外的井中八法吧！”

房内布置华丽，正中处拽放一张大床，在床旁几台上的烟火映照下，一位美女正在床上盘膝打坐，运气行功。

使徐子陵发呆的是此女为祝玉妍另一女弟子白清儿，馆馆的师妹，兼且她头上插着三支金针，勾起他对七针制神的联想，顿然令他生出满脑子的疑惑。

白清儿因何会出现在这里？照说香玉山该是靠向魔帅赵德言的一方，而阴癸派则与赵德言因邪帝舍利势成水火，白清儿怎都不该在池生春的寝室内练功。其次是她头上插着的金针，显是出于七针制神同类源的手法，难道尹祖文到池生春的家为白清儿施针，这是徐子陵一时间难以理解的。

心中警兆忽视，事实上他听不到丝毫足音，只是感觉有人接近，心中大凛，暗忖若来的是池生春，他的武功肯定比香贵和香玉山高明多了。

再不敢向内偷看，贴墙静立，收敛精气，从外呼吸转为内呼吸。

片刻后，一把男声在房内响起道：“清儿的进展比我预期中的要更好，下趟可增添至五外激穴，到能十针齐施时，姹女心法有望大功告成。”

徐子陵听得眉头大皱，只听姹女心法之名，便知是魔门异术，而练功的方法又如此邪门霸道，绝不会是什么好路数，似乎是颇有风险，白清儿为何要冒这个险。

房内男子的声音有些耳熟，似曾在某处听过，但总想不起是谁？

另一把女子的声音道：“这个险是值得冒的，唯有练成姹女心法，才有十足把握杀人于无影无形。今趟全赖我们阴癸派和灭清道两门经典会一，始能还这失传近百年的圣门秘法一个完整的面目。”

徐子陵认得是阴癸旅长老级人物闻采婷的声音，心想灭清道岂非是自己宰掉的“天君”席应所属的门派吗？如此看来房内男子该是灭清道的重要人物，像尹祖文般精于针刺头顶要穴，大有可能尹祖文本身亦属此一魔门派系。

男子冷笑道：“或者我们该感激岳山，若不是他在成都击杀席应，我们结为同盟的事势会被他阻止。识时务者为俊杰，现今天下的形势，实是我圣门一统天下千载一时的良机。若我圣门诸道仍是一盘散沙，势将痛失良机。”

闻采婷道：“许师兄说得对。”

姓许男子道：“闻师妹在这里好好为清儿护法，是我回六福的时候哩！”

徐子陵听得心中叫苦，若闻采婷守在房内，他今晚的偷画大计岂非要泡汤。

宗罗喉两手提起关刀，摆开架势。

其他五人分别移往大庭四周，隐隐形成把即将动手两人包围在庭心的形势，守大门一关的是名列邪道八大高手之一的“子午剑”左游仙。

寇仲心念电转，明白过来，暗呼厉害。

表面看对方似在讲江湖规矩，只派一人下场，事实上却是高明的战术策略。试想当宗罗喉与他激战难休的当儿，虎视在旁的敌人则看准时机，以旁观者清的优势觑隙出手，轮番施袭，他能应付多久？

想通敌人的诡计，寇仲哈哈一笑道：“失陪啦！”

众敌闻之无不愕然时，井中月离背出鞘，化作长虹，往守在后方的左游仙劈击。

宗罗喉首先怒喝一声，双足离地，凌空扑击，关刀照寇仲背脊搯去，登时劲风呼啸，声势十足。只要左游仙能把寇仲挡着，他有把握在数招内置寇仲于死地。

“蓬”！

“病书生”京兆宁的铁骨伞张开，旋又合拢，从左侧横扫往寇仲；辟守玄、荣凤祥和上官龙分由不同方向向寇仲扑去，无不全力出手，务要阻止寇仲逸出大堂。

寇仲一个动作，牵动和改变了原先的形势。

左游仙冷哼一声，掣出子午剑，剑锋指向迅速往他迫近的寇仲，登时剑气剧盛，子午正气随剑发出，望寇仲照胸冲击，连寇仲亦不敢怀疑他没有足够本领阻止他闯关出门。

若寇仲到洛阳来只为闹事逞强，他现在会施尽浑身解数，突围离去，只恨他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要助王世充击退李世民，若这么走为上着的溜掉，以后还不知要应付这批一心置他于死地，又得王世充暗中同意他们行动的强敌多少防不胜防的滋扰。

所以在拔出井中月的一刻，他狠下立威的决心，务要凭更高明的战略，与敌周旋到底，将敌人镇慑。

寇仲晋入井中月的境界，霎时那间计算出敌人的距离和下一刻的位置，倏地体内真气迅速转换，在出乎敌人意料下，竟改进逼左游仙为疾退，一个旋身，逃离势将被诸敌联手围击的危险位置，一式击奇，反迎向宗罗喉凌空砍至的关刀。

众敌无不色变，谁想得到他全力攻向左游仙的当儿，竟能来此近乎不可能且神乎其技的变式。

怒喝冷哼声中，敌人纷纷变招改向，往寇仲猛击，均迟却一线。

宗罗喉则无暇变招相迎，只能眼睁睁瞧着寇仲的井中月循着虚空一道合乎天然的玄妙线路，往自己关刀画至。

既像蓄意而为，又如无心插柳，其势有一种玄之又玄，秘不可测的味儿。

塞外之旅的刻苦修行，是寇仲刀法修为的非常重要阶段，在生与死的威胁下，他的井中八法彻底与兵法融为一体，成为旷古绝今，惟他寇仲独有的刀法。

“当”！

井中月斜砍在关刀锋锐处，宗罗喉胸口如被大铁锤硬撼一记，关刀则被难以抗御的螺旋劲带得强将他往横扯开，那种难受和有力难施的无奈感

觉，实是生平首遇。

“咻”的喷出一口鲜血，踉跄横跌。

宗罗喉本身肯定是高手，至不济亦不会在一个照面被寇仲所重创，问题出在他不及变招，本是气势十足的一招变成师老无功并摸错敌人虚实的败着。而寇仲则是计算精准，蓄势而为，故能一刀克敌。

高手相争，正是这一线之差。

强如“天竺狂僧”伏难陀亦要因此饮恨于寇仲刀下，何况是不熟悉寇仲底蕴的宗罗喉。

寇仲大笑道：“这就叫天下第一的关刀好手？再看老子的兵诈。”

说话时，身子往四方各晃一下，似要往某方逸去，最后偏仍是立定原地。

这招变体的兵诈，是从伏难陀处学来的绝活，教人不知何所攻，更不知何所守。

果然众笨敌无不放缓一线，不敢鲁莽攻来。

此时左游仙、荣凤祥和上官龙均位于靠大门的一方，在寇仲的背后，距离较远。

京兆宁和辟守玄分在他左右两侧，其中以京兆宁最接近。

寇仲身子再晃，似要扑击右侧的辟守玄。

荣凤祥眼力高明，大喝道：“京老师小心。”

寇仲笑道：“迟哩！”

竟往侧疾冲，反手一刀往持伞最先攻至的京兆宁扫过去。

他的策略是绝不容对方形成合围群攻之局，只要战略得宜，将可逐个击破，否则必死无疑。

宗罗喉此时勉强立定，寇仲嘲讽之言传入耳内，想到一世英名，尽丧于寇仲此刀之下，又吐出另一口鲜血，无力再战。

双方交战间的玄奥精奇，形势变化，实非旁人所能了解，此时若有人在一边观战，只会见到众人位置不住变化，以快打快，没有半分迟误。

京兆宁冷哼一声，钢伞陡张，旋转着往寇仲的井中月迎去。

寇仲心知他这类邪门奇兵。必有奇异的手法和招数，若只两人决战，他会兴致盎然的采取种种试敌测敌的手段，看对方能变出什么把戏来。此时强敌环伺，再没有这种闲情，忽然一个侧翻，来到亦兆宁头顶。

京兆宁不愧高手，立变招相迎，伞边往寇仲下盘割去，凌厉非常。

寇仲足尖点中伞边，发出“噗”一声闷响，同时往上腾升，哈哈笑道：“不攻来啦！”

京兆宁浑体剧震，虽未至如宗罗喉般吐血受伤，亦气血翻腾，难过至极点，寇仲以螺旋方式输出他体内合长生气、和氏璧、邪帝舍利而成的真劲，实在非同之可。

京兆宁虽乃一方高手，但比起寇仲这名震天下的人物，终仍有一段距离。

左游仙、上官龙、辟守玄和荣凤祥四人心知不妙，怕寇仲破顶而出，纷纷跃起来追，变成各自修行，再无合围之势。

寇仲的所谓不攻，正是要如此耍弄敌人。

一个翻腾，寇仲足尖点在横梁处，人刀合一的朝手下败将上官龙俯冲疾去。

己方三名伙伴虽全在大堂半空，上官龙却感自己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只能单凭己力应付寇仲惊天动地的一击。

他以前已非是寇仲对手，现在寇仲功力大进，比前判若两人，刀未至，凛冽的刀气早将他完全笼罩锁紧，心胆俱寒下，上官龙的龙头铁杖改攻为守，除保命外再无他求。

“锵”！

寇仲与上官龙错身而过，后者像断线风筝般横抛开去，寇仲则借力横移，赶上改往下降的荣凤祥，一刀抹去。

荣凤祥终非上官龙可比，长剑疾挑，“当”的一声正中井中月。

寇仲长笑一声，使出卸劲，带得荣凤祥往下堕跌，自己则借力再往上腾升。

此时左游仙和辟守玄一口真气已尽，只能继续降往地面，欲阻无力。

上官龙“蓬”一声掉在地上，龙头杖脱手滚往一旁，发出嘈吵的磨擦声，胸口血如泉涌，不用细看均知他只余几口残气。

眼看寇仲破顶而出，但他又哈哈一笑，足尖再点梁柱，改往尚未触地的左游仙凌空扑去。

他的勇悍和高明，是敌人在动手前梦想不及的。

## 第十一章 变天大计

徐子陵心叫完蛋时，许姓男子朝中进方向走去，闻采婷忽然低呼道：“许师兄请等等。”追出连接中后进的天井去。

徐子陵心叫天助我也，再朝寝室瞥一眼，白清儿仍闭目运功，对身外的事不闻不问。

闻采婷陪那男子往中进方向走去，边行边说话，徐子陵无暇偷听，穿窗而入，展开搜索，片刻光景后肯定下面果然设有地库，只是尚未能找到入口。

心念电转下，他的目光落到寝室南墙一组三个高逾人身的贴墙木柜，正要过去查探，足音与人声来至门外。

徐子陵知道自己因心神放在搜索入口上，致有如此疏忽，幸好身旁有屏风挡着一角，以供主人方便之用，忙躲进去。

一把陌生的男声在屏风外响起道：“清儿小姐一切顺利吗？”

闻采婷答道：“据你的许叔说，清儿的进展比他预期的更好，生春不用担心。”

竟是池生春回来了，没有那许姓男子在，徐子陵顿感轻松，心忖纵给发现，该可轻易硬闯离开。

闻采婷又道：“还以为你至少三更才回来呢？”

池生春道：“我刚收到几个重要的消息，烦闻长老立即发送洛阳，让他们作好准备。”

徐子陵心中微凛，终肯定魔门果然联手助王世充应付李阀的大军，而

池生春若真是香贵的长子，那香家与魔门的“灭清道”必有密切关系。

池生春续道：“今趟李阀是全力以赴，随李世民东征洛阳有七位总管和二十五名将领，兵力超过十万。据说拖了这么久，是因要在滑水和黄河设置水陆的转运站，以保证前线大军的供给。不过黎阳的陷落，使李渊非常头痛，在调度上很吃力。”

闻采婷道：“李渊有甚么方法应付？”

池生春道：“听说李渊正考虑派刘世让率军进驻土门，若窦建德有任何异动，就奔袭夏军的洺州，以牵制窦建德。”

闻采婷冷笑道：“窦建德的河北军战斗力强大，岂是区区一个刘世让牵制得了。”

池生春道：“那只是权宜之计，重要关键出自李建成自动请缨，要北上守蒲陂，巩固北方的战线，摆明是防止突厥人南下。李渊已答应他的请求，还另派行军总管段德操进守延州，防备梁师都。这是我们事前所料不及的，对我们的计划影响极大。”

顿了顿续道：“李建成应是迫不得已，必须向李渊表明与突厥人划清界线，更想向唐室将领大臣证明他确有军事才能。其他事稍后再和长老详谈，我现在要去应付王伯当。”

徐子陵才明白池生春因何会回到寝室这里与闻采婷说话，皆因王伯当正在前进的内厅等他。不用说王伯当是想利用池生春与李元吉的关系，请他说动元吉支持李密借故离开长安的图谋。

柜门拉开，然后是窸窣窸窣的换衣服声音，这或者也是池生春到内室打个转的借口，就是须换一件衣服。

闻采婷娇笑道：“你的体格很好哩！”

只要是正常男人，可晓得她赞语隐含挑逗意味。

池生春显然对她不感兴趣，岔开道：“王伯当说李密想于此非常时刻，为唐室稍尽绵力，说服他降郑的旧将叛郑归唐，长老相信吗？”

闻采婷答道：“鬼才会信他。”

池生春边行边道：“有没有徐子陵的消息？”

徐子陵听他提起自己的大名，忙打醒精神留心聆听。

闻采婷把他送往门外道：“他和寇仲分手后失去影踪，我们猜他是往巴蜀找石青璇。”

声音远去。

徐子陵暗呼此时不溜更待何时，闪出屏风穿窗去了。

寇仲一口气在凌空时和着地后眨眼的光景间气势如虹的向位列“邪道八大高手”的“子午剑”左游仙劈出毫无斧凿之痕的十多刀，每一刀不但功力十足，且角度诡异刁钻，中间全无予敌反攻的破绽空隙，在荣凤祥、辟守玄和京兆宁扑过来援手前，杀得左游仙左支右绌，节节后退。

但寇仲心知肚明像左游仙这种魔门元老级的高手，气脉悠长，纵使没有别人插手干扰，要杀他亦非容易，立见好就收，闪电横移，迎上血气未复的京兆宁，一刀将他劈得连人带伞踉跄跌退后，又改退为进，嵌入抢上来的辟守玄和荣凤祥间，一个旋身，带得井中月旋飞一匝，先后击中两人长剑。

他先巧妙地吸取了辟守玄部份真气，再以卸劲将他带开，到砍在荣凤祥剑上时，全力送劲，与他硬挤一记。

“当”！

螺旋劲像海水决堤、山洪暴发的涌攻荣凤祥，后者等若硬挨寇仲和辟守玄的联手重击，那禁受得起，闷哼一声，往后跌退。

“嚓！嚓！嚓！”

就在左游仙子午剑攻来前，寇仲连续向辟守玄刺出充满惨烈意味的三刀，以辟守玄之能亦挡得异常吃力，忙往外避开。

鏖战至此，左游仙、荣凤祥一方不但对眼前的寇仲完全改观，甚至生出恐惧之心。

由于打开始主动之势就紧操在寇仲手上，他们不但不能形成合围之势，还给寇仲牵着鼻子走，六人中一死一伤后，仍然落在下风。

寇仲哈哈一笑，脚踏奇步，忽然移到左游仙的左侧，令位于左游仙另一边和仍往外退开的荣凤祥无法配合围攻，井中月看似随意的往左游仙扫去。

左游仙的心志早被他刚才十多刀所夺，寇仲这一刀本身看似没甚么厉害，可是配上他缩地成寸、玄之又玄的步法身法，偏能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竟不敢挡格，往后疾退。

寇仲刀势不改，一个旋身移往仍脚未稳的辟守玄，井中月照他颈项抹去，巧妙处如若天成，精采处没有任何言语可形容万一。

辟守玄那想得到寇仲攻打左游仙的一刀变成由自己消受，那敢招架，往后飞退。

忽然间，围攻他的三名劲敌，全给他杀得四散逃开。

外面此时传来沸腾的人声和火烧引起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寇仲当然猜到是玲珑娇为他在荣府内四处放火，荣凤祥等则无不色变。

寇仲怕玲珑娇会忍不住进来助他，倏收攻势，横刀而立笑道：“今仗到此为止，你们若要杀我寇仲，本人随时奉陪。”

说罢拔身而起，撞破瓦顶，避过四万八面近乎盲目射来的以百计劲箭，在空中来个移形换气，就那么改变方向，扬长突围逃之夭夭。

徐子陵略为犹豫，始曲指在窗槁叩出他和沈落雁约定的暗号，际此近三更时份，李世绩在长安位于皇城西面只隔一条安化大街布政坊内的将军府正是夜深人静，明月斜照的一刻。

徐子陵本想待明天与沈落雁联络，却怕时机失误，只好依约定的方法来找沈落雁。

“吱嘎”！

窗门推开，露出沈落雁秀丽的玉容，她刚从床上起来，不施脂粉，钗横鬓乱，另有一种洒脱随意的动人风情。

沈落雁低声道：“快进来！”

甫进房内，沈落雁轻扯着他衣袖，在她闺房一角的椅子坐下，竟赧然娇笑道：“我现在的模样是否很吓人呢！”

徐子陵不敢看她在单薄衣衫内美妙线条尽露的身体，有点尴尬的道：“请恕我冒昧来访，皆因刚听到有关密公的消息。”

接着将王伯当找池生春的事说出来，沈落雁听得眉头大皱，道：“密公怎会变得这么愚蠢！要说动他的旧部叛郑降唐，单是魏征足够有余。他难道不晓得自己降唐一事早令人失望透顶吗？”

又目光闪闪的打量徐子陵道：“你因何事往探池生春的府第？”

徐子陵知瞒不过她，又不想说出来，只好苦笑道：“可否待迟些才说呢？”

现在当务之急，是劝李密打消此意，安份守己留在长安，否则恐怕永世到不了潼关外去。”

沈落雁凄然道：“要李渊放虎归山，是密公的妄想。我是劝不动他的，便任他向李渊提出，让李渊拒绝他算哩。”

徐子陵思索片刻，沉声道：“假若李渊答应又如何？”

沈落雁微一错愕，道：“那就代表李渊有杀他之心。”

今趟轮到徐子陵发起呆来，好一会才道：“我不明白！”

沈落雁叹道：“道理很简单，李渊绝不肯放密公回到他起家的根据地，那会令世绩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际此进攻洛阳的关键时刻，李渊绝不容许出现其他变数。所以李渊若答应密公的请求，只是假意允准，然后再试探他，让他露出马脚，那杀他时天下将没有人敢数李渊的不是。”

徐子陵恍然大悟，点头道：“所以最上之策，仍是劝李密打消此意，一旦提出，将收不回来。”

沈落雁颓然摇头，伤感的道：“没有用的，我劝他不要降唐，他不肯听；现在我劝他不要叛唐，他亦不会听的。”

接着双目射出奇异的采色，柔声道：“落雁真的很感激子陵来通风报信。子陵再不用理这件事，说到底密公还是你和寇仲的敌人。”

徐子陵摇头道：“看到他现在的落魄境况，我对他早恨意全消。我们是朋友嘛，军师须小心点，切勿因李密开罪李渊，致令世绩兄陷于不利的处境。”

沈落雁点头道：“我晓得怎办啦！真正需你担心的人是寇仲。听说王世充手下大将李君羨和罗士信均已降唐，他们和世绩曾为密公旧部，在魏征游说下归唐。寇仲识时务的就该立刻离开王世充，转往南方发展，否则难逃兵败人亡之局。”

徐子陵听得心烦意乱，摇头无语。

沈落雁又道：“窦建德攻克黎阳后，宣布迁都洛州，长安朝廷盛传他会在短期内称帝，以对抗王世充称帝之举。洛阳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窦建德的救兵，但因王世充的妄自尊大，使他和窦建德合作的基础化为乌有。寇仲要利用世充和洛阳击退李世民，正如缘木求鱼，没有可能成功的。”

徐子陵欲语无言。

沈落雁淡淡道：“假若王世充降唐，你道寇仲会陷于怎么样的处境？”

徐子陵一震道：“这不大可能吧？否则他就不敢称帝。”

沈落雁微耸香肩道：“在这变乱的年代，没有甚么事是不可能的。谁在事先能想得到杜伏威肯归降？否则现在将不是眼前这番局面。”

徐子陵更是心烦意乱，道：“军师好好休息，我想回去静静地想一下。”

寇仲回到在洛阳栖身的宅院，杨公卿和张镇周竟在等他回来，两人均是神色凝重。

坐好后，张镇周先问道：“少帅到那里去？”

寇仲若无其事的道：“来到洛阳当然要去探望老朋友荣凤祥，顺手宰掉上官龙。究竟有甚么重要的事？累得两位不去睡觉而在这里陪我捱夜？”

杨公卿一呆道：“宰掉上官龙？”

寇仲笑道：“这些不过是节外生枝的小事，我还见到宗罗喉，给我一刀杀得弃甲曳戈，恐怕再无颜留在洛阳混。是哩！你们究竟有什么事？”

张镇周道：“黄昏时收到消息，李世民的先头部队抵达新安。”

寇仲愕然道：“新安不是慈涧西面的城池吗？该属王世充的地方。为何

张公却说得像唐军可随时进驻的样子？”

杨公卿苦笑道：“道理很简单，因为负责守该城的正副大将罗立信和李君羨已率全城军民降唐，慈涧处于被正面冲击的险境内。”

慈涧之于洛阳西线，等若虎牢之于洛阳东线，要知洛阳北靠地势险要的北邙山脉，然后是黄河，山脉和大河成为北面天然的屏障。洛水是黄河支流，从东北流至，于洛阳东分叉为洛、伊两河，洛水流经洛阳后，转往西行；伊水则往南流去。

寿安和伊阙分别是洛阳南面洛水和伊水旁最重要的城池。

李世民大军东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慈涧，此为攻打洛阳必取之地。倘能攻陷慈涧，李世民的大军将可兵分两路，一路进驻北邙山，攻打黄河南岸的洛城，甚或东进攻打虎牢。另一路则向寿安进军，占寿安后再攻打伊阙，所以慈涧的存亡，在整场洛阳的攻防战中实处于关键性的位置，不容有失。

张镇周痛心的道：“新安城防甚严，加上有慈涧在东呼应，本该稳如泰山，李世民即使有能力夺取新安，必须付出极大代价。现在李世民不费一兵半卒把新安收进口袋里，王世充要藉新安阻遏唐军的如意算盘再打不响，令他对异姓将领更有戒心。”

寇仲唯一的安慰，就是知道张镇周尚未有降唐之意，否则该代李世民高兴，而非痛心疾首。

杨公卿道：“刚才我和镇周仔细研究过，唯一能击退李世民的方法只有一个。”

寇仲大喜道：“我还想不到有击败李世民的方法，快说来听听。”

杨公卿和张镇周你眼望我眼，似是有口难言，又像指望由对方说出来。

寇仲大感奇怪，旋即醒悟过来，剧震道：“你们不是想扳倒王世充吧？”

张镇周叹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杨公卿苦笑道：“这是如今唯一可行的办法。王世充任用同宗，尽失人心！若少帅取而代之，可令军心大振，谁不知道少帅是击败李密的最大功臣，更是李世民唯一畏惧的人。”

寇仲皱眉道：“问题是现在重要的军权和城池的控制权均操在王世充的皇亲国戚手上，如王世充有什么三长两短，整个郑国会乱成一团，溃不成军，只会白便宜李世民。”

张镇周冷笑道：“无毒不丈夫。只要我们计划周详，行事狠、辣、快，一举杀尽洛阳城内王氏族人，再封锁消息，然后假冒王世充亲笔颁发的旨令，可把其他城池逐一接收，将王姓将领逐个诛除，那时何愁大事不成。”

寇仲因知魔门和突厥正全力支持王世充，晓得要扳到王世充此举是似易实难。同时更明白王世充因何如此顾忌自己，大概他也害怕眼前这类情况的发生。

杨公卿道：“此事并非我和镇周先想到的，适才礼部尚书裴仁基、左辅大将军裴行俨和尚书左丞宇文儒童曾联袂来找我，向我提出此事，希望我能和少帅商量，请少帅出手刺杀王世充。不过他们的目标是要让被王世充废掉的杨侗重登帝座，但却触发起我作如此想法，再找镇周商讨后，我们均认为非是绝不可行。”

寇仲头痛起来，道：“让我想想。”

张镇周摇头道：“若要动手，必须于明天上朝时动手，否则若让王世充领大兵往守慈涧，我们将痛失良机。”

寇仲把心一横，断然道：“好吧！你们立即准备，明早将是王世充的死期。”

## 第十二章 并肩作战

徐子陵回到多情窝，等待他的是去而复返的娼娼，她仍是那美得令人心颤的样儿，并回复一向冷漠笃定的神态，似乎世上再没有能使她动心的东西。可是徐子陵却感到她和以往不同，但究竟怎样的不同？他却说不出来。

直至踏进内堂，目睹她安祥悠闲的坐在靠窗椅子处，他才知道她芳驾在此，而不能预早生出感应。如此不济的最大原因，是因他担心寇仲致心神不属。

娼娼冷冷的瞧着他，樱唇轻张的道：“这么夜哩，子陵到那里逛？”

徐子陵在她旁坐下，沉声道：“昨晚你是否在利用我？”

娼娼皱眉道：“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好吗？人家现在孤立无援，你仗义帮忙好应该吧！”

徐子陵摇头不悦道：“你若要我帮你，何不开诚布公的提出要求，竟要来骗我！你那甚么为师傅哀伤的哭哭啼啼，全是装出来的。用心是先引起我对你的同情心，再利用对我长生真气的认识，助你在天魔大法上修炼到功行完满的最高境界，我有说错你吗？”

娼娼默然片晌，心平气和的道：“子陵是甚么时候醒觉的？”

徐子陵想不到她敢坦然承认，心中反响起危险的警号！硬将不平之气压下，淡淡道：“我太愚鲁哩！要直至刚才看到你的一刻，才敢肯定自己又中你的奸计。”

娼娼凝望前方空处，声音转寒，道：“子陵勿要再侮辱我。我现在正挣扎求存，否则只有臣服于石之轩的一条路走。你助我成为阴癸派的新主人，我则助你除掉石之轩，各有得益，岂非两全其美。”

徐子陵苦笑道：“你想得真周详妥当，你该比我更想除掉石之轩吧！他正是你想统一魔道最大的障碍。”

娼娼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动人娇笑声，摇头叹道：“子陵错哩！且错得非常厉害。我只要向石之轩俯首称臣，他会对我爱护惟恐不及，说不定还将我收作他的女人，让我成为他的左右臂助。可是你和寇仲却是他的眼中钉，寇仲他尚可容忍，因为可利用他来牵制李世民，但你和师妃暄的关系却是他无法容忍的。更大的问题是你两人的修为每天均在突飞猛进中，终有一天会成为宁道奇和宋缺那级数人物，深深威胁到我圣门的存在。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石之轩绝不会错过杀你的机会。”

徐子陵听得糊涂起来，娼娼固言之成理，可是当他面对石之轩时，确实感到他因石青璇的关系至少目前尚未有杀他之意。不过石之轩真正的心意谁都没法捉摸，则是不争的事实。

娼娼终朝他瞧来，原本冰冷的眼神被复杂难明的神色替代，柔声道：“你可以信人家一趟吗？石之轩上次放过你，是因他受祝师玉石俱焚所创，至今

内伤未愈，所以借石青璇以稳住你，一旦他内伤尽愈，那时不但你要遭殃，石青璇亦将遭他毒手。石之轩是没有人性的人，绝不能以常人心测度。”

徐子陵暗里出把冷汗，因为馆馆的分析有强大的说服力，说的极可能是真实的情况。

兼且师妃暄曾说过石之轩“康复”后，第一个要杀的就是自己的女儿，虎毒不食儿这类说法对凶残如石之轩是两码子事。他可以不信馆馆，却不能不信师妃暄的预测，何况他曾亲口向师妃暄说过会尽力除去石之轩。

那晚石之轩明明是要来对付侯希白，却因他的介入改变计划，装作专为他见面，并劝他到巴蜀找石青璇，说不定全因不想他在这里阻手阻脚，妨碍他统一魔道的大计。

馆馆的说话再一字一字的传入他耳内道：“要杀石之轩，现在正是最后一个机会。

否则若待他完全复原，那时即使天下三大宗师联手对付他，他仍有安然逃逸的能耐。”

徐子陵仍坚守最后一道防线，不说出石之轩就是坐禅的大德圣僧，沉声道：“我们纵有杀他之心，但该到那里找他和如何着手？”

馆馆道：“这方面由我想办法，只要你肯答应和我并肩作战便成。子陵啊！为己为人，千万勿要错过这千载一时的良机。”

徐子陵别头朝她瞧去，馆馆的目光忽然变得锋利如刀刃，似能透视他内心的想法。

徐子陵心头一颤，清楚感受到馆馆在精、气、神上无不比前大大提升，再非昔日馆馆。

馆馆语气却出奇的冷静平和，淡淡道：“你的一句说话，可决定我圣门未来的命运。”

徐子陵感到自己的心正“霍霍”急跃，长长呼出一口气，尽量令自己冷静下来，好一会断然道：“好吧！”

寇仲从禅定中天然醒觉，窗外刚透入第一道曙光，新的一天开始，新的烦恼随之而来。

刺杀王世充一事，根本没可能作真正的筹划，只能见机行事。于此大战即临之际，洛阳城内任何风吹草动，均瞒不过王世充和荣凤祥的耳目。

所以杨公卿和张镇周既不能调动兵马，更不敢知会其他存有异心的将领，只得和彼此信得过的心腹手下作好心照不宜的心理准备。

杀王世充，只有一个机会，一击不中，将招致王世充亲卫的反击，没有第二个机会。

王世充本身为货真价实的高手，虽及不上杜伏威、晁公错那个级数，但若及时惊觉，硬挡他寇仲全力数击肯定没有问题。所以寇仲必须营造出最有利的形势，掌握时机，予他致命一击。至于成功刺杀王世充后会出现甚么的局面，则只有老天爷才晓得。

想到这里，寇仲暗叹一口气，隐隐感到刺杀王世充是兵行险着，来一场生死豪赌。

蹄声在宅外响起，自远而近。

寇仲功贯双耳，立时大吃一惊。

他所居宅院位于城南择善坊内，紧傍通津渠，是前巷后河的格局，现在不但街巷两端各有数十骑驰至，渠上更有多艘快艇破水的声响，一下子将

整座小院落重重包围起来，难道刺杀之谋已经败露？

探手抓着搁在床上一边的井中月。

王玄应的声音从外面喝进来道：“少帅开门。”

接着是叩门的激响。

侯希白满身酒气的回来，徐子陵仍呆坐椅子，前者在他旁坐下，兴奋的道：“偷到手吗？”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亏你还有这种闲情，灭清道的高手中，有谁是姓许的？”

侯希白失望的摇头，道：“灭情道我只认识一个‘天君’席应，此道在圣门两派六道中行藏诡秘，不过听石师提起他们时的口气，与他们的关系该相当不错；因为灭情道一向支持圣门诸道合一，你昨晚遇上此人吗？”

徐子陵将昨晚的经历细说一遍，侯希白的酒意登时退掉几分，色变道：“灭情道竟肯与阴癸派联成一气，不是有石师在后主持吧？”

徐子陵皱眉道：“这有甚么出奇之处，在巴蜀时阴癸派不是曾和席应合作，要把宋缺引往巴蜀去吧？”

侯希白神色凝重的道：“那怎相同呢？其时祝玉妍尚健在，至少名义上是圣门的领袖，而石师则患上怪病。圣门诸系谁都不会服准，更不会轻易结盟，现在只有石师够资格将像一盘散沙的圣门各系统一团结起来。”

徐子陵心中一动，开始有些明白娼馆所说的孤立无援非是违心之言。

侯希白陪他齐发半晌呆后，长长呼出一口气道：“石师若迫我表态，我该怎么办才好？”

徐子陵探手过去，抓着他肩头，语重心长劝道：“找个僻远些的地方避避风头好吗？”

侯希白梦吃般道：“那你怎么办？”

徐子陵苦笑道：“我想抛开一切，立即动程往洛阳找寇仲，迫他解散少帅军，放弃争霸天下的妄想。”

侯希白剧震朝他瞧来，摇头道：“你不是说笑吧？寇仲是那种天生爱驰骋沙场的人，就像我爱到青楼去偎红倚翠一般无异。”

徐子陵放开搭在他肩头的手，软弱的道：“最近他曾多次表示对战争感到厌倦，现时洛阳死路一条，或者我可以趁此时机说服他。”

侯希白叹道：“有时我也会厌倦青楼打滚的生活，但还不是离不开那里？因为没有其他更能吸引我的事物。我所有拿手绝活，甚么吟诗作对、琴棋书画，都要到青楼才有人欣赏，令人生出共鸣。寇仲亦然，战场是最能表现他长处地方，要他像你般闲云野鹤的生活，我们的少帅绝对办不到。”

徐子陵颓然道：“你好像比我更了解他。”

侯希白勉强振起精神，道：“哈！我决定不走啦！要走也待完成能留芳后世的百美图卷后考虑。哈！我准备在卷上作一百首诗，每首诗形容一个美人，这可是从没有人曾干过的壮举。若你能再接再厉把《寒林清远图》偷回来，事情将更完美。”

徐子陵忍不住泼他冷水道：“你的石师来找你时怎么办？”

侯希白豪兴忽起，笑道：“就和他来个据理力争！谁叫他把我教导成这么一个只爱风花雪月的人。”

徐子陵苦笑摇头，道：“你好像完全失去斗志，我对你的鼓励难道丝毫不起作用。”

侯希白颓然道：“纵使练成不死印法，且击败杨虚彦又如何？石师若一心杀我，我终仍是难逃他毒手。”

徐子陵道：“你老哥似乎每天早上从青楼回来，都是现在般斗败公鸡的颓丧模样，全无斗志！可是一到晚上，又会脱胎换骨的变成另一个人。好好睡一觉吧！黄昏见。”

侯希白茫茫然的瞧着他站起来，道：“不是又要到陈甫处学经营押店生意吧！”

徐子陵耸肩道：“或者先去和纪倩打个招呼，她的香居在那里？”

寇仲心念电转，把眼前的处境迅速作出分析。那关乎到他自身的生死，与及是否要助王世充守洛阳的大计。

若王世充蓄意杀他，他最聪明的做法是立即突围逃走，再不理王世充的事。

但除非王世充晓得部下对他刺杀行动，否则杀寇仲实属不智。既与窦建德关系破裂恶化，更使位于东南的少帅军成为他的死敌，有百害无一利。

所以现在的问题可能只是王玄应私下的行动。王世充并不知情，纵非容易应付，总胜过王世充尽起高手来围杀他。

寇仲一边应道：“太子少安毋躁，小弟即来开门迎接。”一边把井中月背到背上，又把暗藏刺日折弓由楚楚手制的外袍搭在左肩处，悠然往前走去。

刚推开前厅大门，尚未步下台阶，“砰”的一声门闩断折，外院门给硬撞开来，王玄应策马领先闯入，紧随他旁的是满脸杀气，杏目圆瞪的荣姣姣。

眨眼间，院子内满是高踞马上，杀气腾腾的郑国战士，王玄应的亲卫高手，人人对寇仲怒目而视，手按兵器。

寇仲明白过来，呵呵笑道：“太子若以这种连等开门亦不及的心情去对抗李世民的玄甲战士，肯定必败无疑。”

王玄应戟指怒道：“闭嘴！我来问你，我们大郑视你为上宾，为何你昨晚竟到荣府杀人放火，是否不把我们大郑放在眼内？”

寇仲抓头道：“你究竟要我闭嘴还是答话。”

王玄应勃然大怒。

荣姣姣娇叱道：“还要砌词狡辩，今天有你就没有我，上！”

寇仲大喝道：“且慢！且容小弟先请教清楚，太子今趟是否奉旨而来？”

王玄应微一错愕，旋即怒道：“杀你区区一个寇仲，难道还要向父皇请示吗？”

随来的手下始知王玄应非是奉有王世充之命来杀寇仲，无不露出犹豫神色。若王世充因此怪罪下来，王玄应顶多被痛斥一顿，但他们这批左右从人，却要承受严重罪责。

寇仲好整以暇道：“我差点误会哩！我本还以为太子是公报私仇，原来全与公无关，纯为私仇，要替一个帮会的女子出头。哼！际此新安失守，李阀大军兵临慈润的当儿，难得太子尚有这种闲心闲情，自乱阵脚。你杀我于大郑有何好处？除非太子认为你父皇的敌人不够多，打起来未能尽兴，否则的话，我们不该动手。”

王玄应脸色变得忽红忽白，显是得寇仲提醒后，开始思索杀寇仲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

寇仲知道他很难下台，转向荣姣姣道：“虚彦兄近况如何？没有荣大小姐

在长安陪他，他的日子定是寂寞难挨啦。”

王玄应一震往荣姣姣瞧去，双目射出嫉恨神色。

荣姣姣气得消脸煞白，向王玄应怒道：“休要听他生安白造的胡言乱语，还不动手？”

寇仲火上添油的道：“太子若肯到一旁平心静气听小弟的几句肺腑之言，当知小弟是否生安白造。”

接着向王玄应左右喝过去道：“你们来评量评量，我寇仲面对颡利金狼军的万马千军而不惧，会否在这时候诬蔑别人以保命？”

王玄应左右当然无人敢答话，但看神色却知他的话既有威吓力，更有说服力。

王玄应双目忽然杀机大盛，至乎带点疯狂的意味，朝寇仲瞧来，沉声道：“今天无论你怎么舌粲莲花，将难逃一死。”

寇仲仰天长笑道：“早知太子心意已决，我寇仲就不用花那么多唇舌。是英雄的，就接老子三刀，三刀内若我不能再次把你生擒，我就当场自刎。”

王玄应双目透出炽热的仇恨和屈辱，狂喝道：“去你的娘！给我上！”

寇仲心中暗叹，给这蠢人如此一闹，刺杀王世充的大计势将泡汤，如这刻杀伤大批郑国战士，此残局老天爷都不晓得该如何收拾。

### 第十三章 欲离难去

“停手！”

敌我双方愕然望去，王玄恕现身墙头，斜掠而下，护在寇仲前，张开两手正气凛然道：“大家是自己人，皇兄不可以动手。”

王玄应狠狠盯着乃弟，沉声道：“你来干什么？竟敢来管我的事，手指拗出不拗入，想作反吗？”

王玄恕毫不退让道：“我是奉父皇之命，到这里接少帅入宫的。”

王玄应眼珠在眼眶内左右乱转，好半晌才挥手道：“我们走！”说罢悻悻然率众去了。

荣姣姣无奈随队离开，临走前瞥向寇仲的眼神充满怨毒，寇仲则以微笑相送。

王玄恕等乃兄走后，整个人像泄了气的一阵抖颤，急喘道：“好险！”

寇仲感激的搂上他肩头，道：“你来得真及时，否则我将被迫大开杀戒。”

王玄恕惊魂甫定的道：“我晓得荣姣姣去找皇兄，心知不妙，所以立即飞马赶来，差些儿就赶不及。”

寇仲一呆道：“不是你父皇派你来接我入宫吗？”

王玄恕苦笑道：“不这样说，皇兄怎肯罢手离开，皇兄除父皇外，是不买任何人的账。”

寇仲听得眉头大皱，王玄恕这么一心向着自己，自己却要去刺杀他的老爹。唉！这究竟算什么一回事？道：“你为我开罪皇兄，将来的日子恐怕

很难过。”

王玄恕坚决摇头道：“我不怕！现在宫内只有我一个人明白少帅是真的想助我们击退李家的东征军。”

寇仲叹道：“你没想过击退李军后我们可能成为敌人吗？你爹正因这般想，故不肯信任我。”

王玄恕无奈道：“少帅是那种不肯臣服于任何人的英雄好汉，我们谁都明白。将来的事将来再说，若我不是父皇的儿子，定会投效少帅。当年大破李密的经历，玄恕从没有一刻忘记。”

寇仲首次后悔答应杨公卿和张镇周刺杀王世充。假设仍如原先计划先助王世充击退李世民，然后再和王世充展开争霸之战，他的心会舒服得多。如果刺杀王世充，他怎样面对眼前这位尊敬他的王玄恕，想到这里，他真的不敢想下去。

王玄恕道：“早朝的时候快到哩！我们须立即赶入宫。”

寇仲痛苦矛盾得差点想立即离开，但又晓得自己不会如此做，暗叹了一口气，随王玄恕去了。

徐子陵报上雍秦之名，稍候片刻得纪倩接见。这长安最当红的名妓有所别致的院舍，位于清明渠东岸的太平坊，院内林木扶疏、清幽典雅，显出她超乎一般妓女的身份和气派。

纪倩在内厅接见他，一副心灰意冷的表情，且是一夜没睡的疲惫神态，教人看得心痛，侍女侍茶后被她赶出厅外，两人围桌对坐，纪倩没精打采的道：“你来干什么？我这一世都学不懂你那种手法，我现在对你再没有丝毫兴趣。”

徐子陵讶道：“既是如此，小姐为何肯赐见？”

纪倩神色凝重起来，沉声道：“因为我想弄清楚一件事，阴小纪这名字你是从何处得回来的？为何竟偏找我来查问？不会只因大家姓名中都有个‘纪’字那么简单吧！纪倩只是我青楼的艺名，对吗？”

徐子陵坦然道：“我确没有说谎，阴小纪是我一位叫阴显鹤的朋友失散多年的妹子，小姐对阴显鹤这名字是否有印象？”

纪倩不耐烦的道：“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古怪的名字。快答我，长安有千千万万的人，为何偏向我问阴小纪这个人。”

徐子陵把心一横，道：“因为小姐的职业和似是要学好赌技去对付某一个人。在下再不隐瞒，阴小纪的失踪，是与一个江湖帮会大有关系。杨广在生时，这帮会是他的走狗，专事诱拐妇女、经营赌场与青楼的勾当，小姐明白我的意思吗？”

纪倩的呼吸急促起来，怔怔瞧他片刻，却说不出话来，显示徐子陵说的话，在她芳心中惹起极大的震荡回响。

徐子陵坦诚的道：“小姐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出来，只要我力所能及，定为小姐办到。”

纪倩摇头道：“我从不相信赌徒的话，你不是赌徒吗？还是我见过最高明的赌徒呢。”

徐子陵苦笑道：“你或者不会相信，我对赌博没有半点兴趣，学赌只因要对付这个帮会的人，怎样方能令小姐信任我？”

他隐隐感到纪倩有关于阴小纪的消息，甚至认识她，所以希望能说服纪倩。

纪倩冷笑道：“我怎知你是否那帮会派来试探我的人，你这人鬼鬼祟祟的，打开始我就不信任你，讨厌你。”

徐子陵大感头痛，皱眉道：“谁是小姐信任的人？”

纪倩不悦道：“为何我要告诉你？这件事巧合得使人心寒！给我滚，以后我都不想见到你。”

徐子陵反大感兴趣，微笑道：“小姐请勿随便下逐客令，有事可仔细商量。小姐究竟信任谁？例如李建成、李世民又或‘多情公子’侯希白？”

纪倩娇躯微颤，好像首次认识他般对他重新打量，秀眉轻蹙道：“你认识他们吗？”

徐子陵道：“我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小姐若肯说出信任的人，而在下凑巧又认识他们，可由他们证实我是个可让你信任的人。”

纪倩冷哼道：“你不是随口乱说的，至少侯希白就不是随口乱说，好吧！你给我去找侯希白来证实你的清白吧！其他话我不想听下去。”

寇仲与王玄恕并骑驰上天津桥，心底一片茫然。

今趟到洛阳是来错了？

他本以为至不济王世充也可像上次对付李密般因强敌当前采纳他的意见。岂知实情非是如此，他还卷入洛阳本身的政治斗争中，弄至现在陷于进退两难之身。

魔门要去之而后快的态度又是另一个烦恼，使他不能专于对付李世民压境而来的大军，可是他已泥足深陷，身不由己。

尚未现身的塞外大明尊教更是另一个隐忧，可令他在猝不及防下陷于杀身之险。

假若现在立即回头，驰离洛阳又如何？

这想法对他生出极大的诱惑力，但又知这就等若放弃与李世民的斗争，对自己的声誉更有严重的打击。

宫门在望。

守卫明显加强，刁斗森严，充满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王玄恕靠过来压低声音道：“待会如果父皇怪责少帅夜闯荣府的事，少帅请容让一二，我知父皇内心仍是倚重少帅的。”

寇仲叹道：“倚重？”

王玄恕正容道：“我不是砌词来讨少帅欢心，自少帅光临，我们大郑军的士气比前好哩。所以父皇不理皇兄的反对，定要少帅来参与今早的誓师仪式。”

寇仲一呆道：“不是军事会议吗？怎会忽然变成誓师仪式。”

王玄恕尴尬道：“会议昨晚于新安失守的消息传来后早开过哩！所以今早只是调兵遣将，安排职责。”

寇仲心想那岂非连杨公卿和张镇周均被拒于王氏宗亲的家族会议之外，这样的态度，异姓诸将不作反降唐才是怪事。

他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到随王玄恕进入皇城，始醒觉错过拂袖而去的最后机会。

他会行刺王世充吗？

徐子陵匆匆赶返多情窝，踏入厅门，兴奋的心情立即冷却，还直沉下去。

石之轩背着他在—边凭窗凝望院侧的小园圃，似毫不知他回来。

徐子陵头皮发麻的立在门旁，沉声道：“希白呢？”

石之轩淡淡道：“我的徒儿很好，有劳子陵关心。”

徐子陵听不到房内任何声息，心中涌起怒火，踏前数步，移到石之轩身后，冷然道：“你是否处决了他？”

石之轩缓缓转过身来，双目异芒闪闪，上下打量他道：“你倒很关心朋友，为何偏不关心自己。”

徐子陵暗中提聚功力，集中精神，使心灵重归平静，道：“前辈尚未回答我的问题，希白是否已死？”

石之轩仰天洒然一笑，负手朝他走来，直抵他左侧，像研究他侧面轮廓的线条般细审他道：“我着你到巴蜀去见青璇，子陵因何不领我的情？”

徐子陵默然不语。

石之轩不满的冷哼一声，往前举步，到两人背对背相隔达五步的距离，石之轩悠然立定，沉声道：“这叫喜酒不饮饮罚酒。我石之轩纵横天下，从来不会对要杀的人手软，不过念在青璇份上，再给你徐子陵最后一个机会，限你三天内离开长安，否则勿怪我心狠无情。”

徐子陵一字一字缓缓道：“希白在那里？”

石之轩声音转寒，亦是一字一字的缓缓道：“蠢材！”

徐子陵一声冷喝，旋身一拳击出，向这魔门有史以来最出类拔萃的高手主动出击，因为他再没有其他选择，纵死亦要死得轰轰烈烈，明知不可为而为。

只有这样方不会在九泉下愧对他的挚友“多情公子”侯希白。

## 第一章 不死七幻

旌旗蔽空下，王世充在一众同宗将领和追随他多年的心腹大将簇拥下，登上临时搭建位于皇城与宫城间的阅兵大广场南端、承天门外的木构帅台，亲自调兵遣将，颁授兵符帅印。

广场上列阵参与誓师大典的过万郑军，全属王世充的亲兵，乃支持王世充帝权的核心力量，故人人士气高昂，战意甚浓。

文武百官，分立点将台两侧，足有三百余人。

寇仲在王玄恕引领下，来到张镇周和杨公卿之旁，三人对视苦笑，晓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刺杀王世充一事提也休提。

王玄恕安顿好寇仲后，到帅台另一边加入以王氏宗亲为主的行列去。

寇仲环目一扫，认识他的如田瓚、杨庆、郎奉、宋蒙秋等纷纷向他含笑致意，其他不认识者，亦礼貌地向他颌首点头，显示他寇仲在王世充诸将中是无人不识和备受重视的人物。

张镇周凑到他耳旁低声道：“誓师大典后，王世充会立发军慈润，我们须另寻机会。”

广场上虽聚集过万人，却是鸦雀无声，气氛庄严肃穆。

寇仲凝望台上安坐龙椅的王世充，身后站着十多名亲卫高手，贵为太

子的王玄应立在他右侧，讶道：“王世充在等甚么？”

张镇周答道：“他在等良辰吉时。”

话犹未已，承天门楼响起钟声，众将士同声呐喊，呼叫声浪直冲宫城上的晴空。

王世充志得意满的长身而起，举起双手，待将士欢呼声逐渐收敛，才高声陈辞道：“自隋室倾覆，唐起关中，郑帝河南，我王世充从没有北侵之意，现今李渊命次子世民来犯，欲毁我家园，实是欺人太甚之举。朕受禅登位……”接着是连串歌颂自己功德的好话。

寇仲听得直摇头，只是从王世充的开场白，便晓得他仍只是割据称雄的心态，比之李阀以一统天下为己任，明显给比下去。

再没听下去的兴趣，凑过去低声问杨公卿道：“慈润形势如何？”

杨公卿亦压低声音道：“形势危急，李阀由秦叔宝和程知节率领的先头部队已抵新安，与罗士信的叛军会合，随时进军慈润。三人均曾为李密部将，合作上如鱼得水，罗士信又深明我军虚实，所以慈润这场硬仗绝不轻松。”

寇仲心中一阵难过，第一仗就要对上自己的朋友秦叔宝和程咬金，确是造化弄人。

苦笑道：“罗士信好好的为何要叛郑投唐？至少该等郑国出师不利时方投降亦不嫌迟嘛！”

杨公卿无奈的道：“还不是王世充的多疑反覆累事，王世充本来对罗士信非常厚待，后来见李密其他将领亦纷纷来降，对罗士信不再重视，还下诏命罗士信回洛阳，摆明是要用其他将领代他镇守新安，罗士信遂一怒降唐，令慈润陷于险境。”

此时王世充说话完毕，在王氏宗将带领下，郑军齐呼“我皇万岁！大郑必胜！”掩盖两人的对话。

分派军权和职份的重要时刻终于来临。

徐子陵终于明白“没有破绽的石之轩”是怎样的一回事，且切身体会到师妃暄千方百计阻止石之轩“复元”的苦心。

以前的石之轩身法归身法，不死印管不死印，两者只是互相配合，可是眼前的石之轩，阔别十五年的两种功法，终重新汇合，结成完美无缺的一个整体，再没有半点破绽瑕疵。

石之轩哑然失笑，似瞧不到徐子陵照面轰来的那一拳般，道：“子陵可知不死印其实只是一种高明的幻术。”

徐子陵心中叫苦，暗忖若连我这个与他多次交手的人，亦看不破他的幻术，其他人更是不行。

“邪王”石之轩仍是神态悠闲的立在距他半丈许近处，且似快被自己的拳劲在他脸上轰出个拳头般大的窟窿来，可是他却完全看不到石之轩有何应变之道。

石之轩既在那里，也似不是在那里，正出入于有无之间，动中含静，静里生动。徐子陵完全把握不到他下一步的动向。

没有破绽的石之轩，就该是这个样子。

他这一拳再不敢用老，拳往后收，化为掌心向外，另一手移前会合，两手合拢作莲花状，然后十指波浪般抖动，活似新荷盛放，颇有像能将某种玄妙的奥理释放出来的秘异意态。

这朵以双手模拟出来的活莲花，本身亦是完美无瑕，同被视为他徐子陵式的不攻。

石之轩饶有兴致的审视徐子陵疑真疑假的莲花手印，动容道：“我从没想过可以这方法应付石某人的不死印，也令我生出妒才之心，怕终有一天你能成气候。子陵勿要怪我无情，我是别无选择。”

左手探前，以迅疾无伦的手法在胸前连续画出近十个圆圈，大小不一角度各异，古怪诡异至极点，登时气劲“环”空。

徐子陵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双目一眨不眨的盯着石之轩的动作，不敢有丝毫遗漏，微笑道：“邪王若打开始就这么坦白，岂非不用浪费那么多唇舌吗？”

石之轩洒然一笑，左手功成身退似的重收背后，轮到右手撮指成刀，循着某一玄异的路线灵蛇窜动般恰好穿过刚才虚画出的十多个气环每一个的核心，用劲神妙得教人难以相信。

如此奇招，徐子陵作梦亦未想过，千多个充满杀伤力的气环全给“挂”在石之轩的手腕处，右掌锋往徐子陵的莲花手印疾刺而来，取点是花蕊的正中心。

那是最强的一点，亦是最弱的一点。

徐子陵有十足把握可硬捱石之轩掌锋的戳击，却心知肚明无法应付继之而来十多个充满杀伤力的气环进袭，所以最强的一点，立即沦为最大的破绽弱点。

没有人比徐子陵更了解石之轩的厉害，他曾与之多次交锋，更曾旁观他全力应付师妃暄和祝玉妍的联攻，但那仍是有破绽的石之轩，不死印和幻魔身法尚未能如现在般水乳交融、浑然无间。

徐子陵两手分开，迅又合拢，当掌心相距约半尺时，左右掌心分别吐出一卷劲气，合而成螺旋的气球，往石之轩刺来的掌锋迎去。

这一下还击是无计可施下硬被迫出来的。

“蓬！蓬！”气劲交击之声不绝如缕，石之轩掌锋的劲气首先将徐子陵震退三步，接着每一个气环，均把徐子陵冲得后退一步，徐子陵连续释放出十多团螺旋气球，挡到最后一个气环时，“砰”的一声背脊撞上厅内西壁，喉头一甜，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石之轩出奇地没有乘胜追击，仰天笑道：“好！以圆破圆，亏你有此本领。我从噩梦苏醒过来后，已将毕生所学融会囊括、化繁为简于七式之内，名之为‘不死七幻’，这是第一幻法‘以虚还实’，取其意而不重其实，千变万化，你能只伤不死，非常难得。”

徐子陵听得倒抽一口凉气，他的内伤经喷血减压后已大幅减轻，又凭长生气神奇的疗治，故仍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石之轩这番话传进耳内，却令他知道石之轩不但回复精神分裂前的原状，更作出突破，创出“不死七幻”的奇功。

只是第一幻他便挡得这么辛苦，其他六幻他凭甚么能捱得过去？但又隐隐感到此为石之轩的心理战术，务要瓦解自己的斗志，若自己生出逃走之心，便正中其下怀。

他是绝跑不过石之轩的不死幻的。

石之轩看似从容潇洒，事实上他的劲气将他紧锁笼罩，且徐子陵更明白石之轩有“借气窥敌”的本领，自己体内任何真气变化，均瞒不过他，他

徐子陵稍有异动，不论反击或逃遁，只会招来针对性的致命攻击。

不幸地他再不能从气劲接触中反窥对手动静，因为没有破绽的石之轩再无隙可寻，无虚可窥。

这种形势若不能改变，明年今日将是他的周年忌辰。

徐子陵情愿面对毕玄，也不愿对上石之轩。

倏忽间他把体内真气保持在绝对的静态，从容笑道：“邪王请赐招！”

石之轩露出讶色，皱眉道：“子陵高明之处，确大出我意料之外。唉，你可知我若不能一鼓作气，根本无法狠下心肠。”

劲气忽消。

徐子陵只觉虚虚荡荡，生出无处落实的难过感觉，心中叫糟，石之轩像从有转无，再从无转有般出现身前五尺许近处，右手探出中指，往他眉心点至。

短短的距离内，石之轩的手法却是变化万千，每一刹那都作着微妙精奇的改变，只要看不破其中任何一个变化，都是应指败亡的悲惨结局，且每一个变化都造成一个幻觉，令人再分不出甚么是真，甚么是假。

寇仲随杨公卿的队伍出发，开赴慈涧。杨公卿本部有五千余人，都是追随他多年的子弟兵，即使以王世充对人的多疑，亦不敢动杨公卿这支部队，例如以别人取代杨公卿等举措，因为那只会立即惹来兵变。杨公卿本是著名的起义军领袖，后来投诚王世充，故地位特殊。

这支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队伍驻扎在洛阳城西洛水东岸，寇仲和杨公卿两人轻骑出城，拔营起行，成为王世充开往慈涧的先锋军。

张镇周则另有任务，被派往守慈涧以南的寿安。若慈涧失陷，寿安是最有可能被攻击的另一重镇。

王世充摆明在安抚这两位最重要的将领，明知两人交情甚笃，故将杨公卿安排在身旁，那张镇周若想反叛，亦须三思。他肯让寇仲与杨公卿一起上道，也是妙着，因为寇仲是绝不会向李世民投降的人，只是没想过杨公卿早暗里向寇仲称臣而已。

对兵权职份的分配，王世充仍是以本宗将领为主，外姓将领为辅。以楚王王世伟、太子王玄应、齐王王世恇、汉王王玄恕、鲁王王道徇五将镇守洛阳。

东边最重要的虎牢由荆王王行本负责，附近重要的城池则出杨庆守管川、魏陆守荥阳、王雄守郑阳、王要汉守汴州。这些将领大部份都是从旧隋随他过来的，又成与他有密切关系，例如杨庆的妻子是王世充的侄女。

另一个比较特别的安排是派魏王王弘烈往襄阳，与钱独关联合坚守这洛阳最南面的重镇，俾能与朱粲互相呼应。

其他有实力的大将如段达、单雄信、邴元真、陈智略、郭善才、跋野纲均被策封为各种衔头的大将军，由王世充统御出征。

更厉害的一着是王世充公布全军只有郎奉、宋蒙秋和另一心腹将领张志方是有资格为他传递诏令的使者，此着可见王世充的老谋深算，免去因手下叛变假传旨意之祸。

杨公卿乃精通兵法者，把五千军马分作前、中、后三军，互相呼应，

又派快马先行，占领往慈涧沿途的掣高点，确保行军的安全。

寇仲与杨公卿在中军并骑而行，均有点意兴阑珊，没有谈笑的心情。

寇仲叹道：“杨公对王世充这人知得多少？”

杨公卿皱眉道：“你指那方面的事？”

寇仲望往前方看不到队头延绵不绝的兵马，沉声道：“我是指他的出身来历，他既是胡人，为何炀帝仍肯重用他？”

杨公卿道：“我不太清楚，只听人说过他本姓支，属西域那一胡族恐怕没人晓得。

他的老爹幼时随母嫁霸城王氏，故改姓王。至于炀帝为何会重用他，应与他拍马屁的工夫有关，对吗？哈！”

寇仲听出他语气里对王世充的憎厌鄙视，叹道：“然则杨公你为何肯为他效力呢？”

杨公卿脸色一沉，满怀感触的道：“他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但自从斗垮独孤阔，更赶跑你，兼之大胜李密，便整个人都变了，且变得教人难以置信。若当年他就是如今这副嘴脸，我宁愿自尽亦不会降他。”

接着往寇仲瞧来，目光闪闪，压低声音道：“少帅不是说过要我尽量保存实力吗？”

寇仲暗吃一惊，低声道：“你不是想现在就掉头开溜吧？”

杨公卿道：“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少帅一言可决。”

寇仲的心脏“霍霍”跃动，又颓然摇头，道：“若我们这样开溜，保证张镇周第一个开城迎接唐军，而王世充则阵脚大乱，被李世民事如破竹的席卷而来，那时我们的彭梁能捱得多久？”

杨公卿苦笑道：“我不是没想过这些问题，只是要我和众兄弟为王世充这卑鄙小人卖命，太不值得！”

寇仲摇头道：“我们不是为王世充，而是为自己的存亡奋斗。我有另一个较能兼顾杨公感受的提议：就是假设我们能把李世民迫回新安，我们便和王世充各行各路，如何？”

杨公卿淡淡道：“你到过慈涧吗？”

寇仲闻弦歌知雅意，骇然道：“慈涧不是洛阳南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吗？”

杨公卿叹道：“王世充一直想联李渊对付窦建德，故把董淑妮嫁入关中作皇妃，又为表示友好，所以没有对慈涧大造防御工事。加强慈涧与诸城间的军防是破李密后的事，故此慈涧的城防远及不上虎牢与襄阳，比之你的彭梁城池也有不如，城周只十多里，处于丘陵平野之地，无险可守。我们若要击退李世民，只能与他在城外决战。”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心忖今趟王世充能发往慈涧战场的军队，包括杨公卿的兵员在内，只在三万之数，其他人须驻守各战略要点，以应付李世民之外另四路军的威胁进犯。

至此才深切体会到李世民用兵的高明，迫得王世充无法集中全力迎击他的主力。

杨公卿沉声道：“李世民天策府诸将悍勇无伦，所部玄甲铁骑虽只三千余人，却有‘天兵’之称，杂在唐军中往往能发挥出难以估计的突破力，薛举和刘武周均因此吃大亏。今趟慈涧之战李世民有压倒性的兵力，又因罗士信的投降而对慈涧和我方的形势了若指掌，且有新安作后援补充，少帅认为

尚有多少成胜算？”

寇仲想起自己的凿穿战术，如让李世民的勇将天兵对王军来个凿穿，不但慈润难保，三万大军能有多少人逃返洛阳亦成问题。

杨公卿续道：“所以若我们现在立即折往彭梁，再设法在李世民大军压境前先一步攻下江都，应是明智之举。”

寇仲呼吸沉重起来，好一会才断然道：“我们绝不能就这样放弃洛阳，因为那不但牵涉到巴蜀的未来动向，更令我生出不如李世民的心态。在我看来，洛阳之战大有可能是唯一使李世民吃败仗的机会，在形势危急下，我有把握说动窦建德南下来援，我的少帅军亦可藉机发挥作用。慈润之战，我们不能退缩，否则退此一步，即无死所。我们要打的是损耗战，李世民劳师远征，无论补给如何完善，人总是会累的，我寇仲就以慈润之战，同李世民证明我寇仲并非易与之辈。王世充不是封我作甚么他娘的护驾军师吗？兵权虽欠奉，但在千军万马对垒沙场之际，那到他不听我的话。”

杨公卿仰天笑道：“好！一切就如少帅所言，你若与我想法相同，就不是名震天下无人不惧的寇少帅。”

## 第二章 死中求生

瞧着石之轩变化无穷的一指戳至，指风将他完全笼罩，其中气劲强弱分布又不断微妙改动，使人防不胜防，挡无可挡。徐子陵心中第一个念头，是贴墙往横滑移开去，来个避之则吉。

可是石之轩接踵而来攻势如何应付？现在眼睁睁瞧着石之轩一指攻至，仍难以掌握其变化，何况仓皇退避之时。

这些念头电光火石的在他心中掠过，徐子陵一掌劈出，角度亦不断变化，以应付石之轩鬼神莫测的玄妙手法。

表面看来两人似是旗鼓相当，但徐子陵却晓得是被石之轩牵着鼻子走，因为他每一个变化都是应石之轩新的变化而生，处于绝对的被动和下风。

眼看指掌交击，石之轩于几近不可能的情况下，长指摆扫，徐子陵想应变时，时间已不容许。

指尖扫打掌锋。

徐子陵如给万斤大铁槌重重敲击，整条手臂自肩膊以下立时麻木至不觉疼痛，至此始知石之轩这一指乃其全身魔功所聚，已硬给扫得贴墙往右跌开去，喷出第二口鲜血。

徐子陵心知要糟，若依目前跌势，将没可能且更无力挡格石之轩的乘胜追击。

人急智生下，忙逆转体内受石之轩指劲驱动的真气，竟贴墙上升，后脚猛撑，离墙斜冲上小厅主梁的位置。

石之轩运掌横劈，击在他刚才所立位置的空处，及墙而止，还保持那个姿势，怪异至极点，显是徐子陵此着大出他意料之外。

徐子陵连续三个翻腾，落往另一边墙的窗子前，背向石之轩。

每个翻腾，他体内长生气都运转一遍，疗治体内伤势，到足踏实地时，他右手回复感觉，阵阵发痛。

窗外阳光漫天，充满生气和光明，与厅内弥漫杀机的空间有如两个天地，对徐子陵更生出庞大的诱惑力。

若他穿窗逃逸，石之轩该不敢在通衢大道，众目睽睽下追杀他吧？

石之轩出奇地没有攻来，只凝视他自己劈空的右掌，哈哈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石某人想不认老也不行。子陵仍认为自己有胜算吗？”

说罢收回手掌，负手转身目光投往徐子陵临窗而立的背影。

徐子陵灵光乍闪，石之轩分明是予机会自己逃走，再凭其不死幻在自己逾越外墙逃命之前把他截杀，否则就应继续出手。

但他为何采取这样的策略？唯一的解释是他因玉石俱焚而来的伤创仍未完全痊愈，故每次全力出手之前，总要有一段时间凝聚魔功，否则会牵动伤势。

这或者是他徐子陵的唯一生机。

徐子陵缓缓转过身来，淡然自若道：“邪王这一指又有甚么名堂。”

石之轩负手举步，好整以暇的来到厅心圆桌坐下，目光投往徐子陵，欣然道：“这是七幻里的‘以偏概全’，子陵被迫得以巧对巧，正因看不破偏全之理。”

按着轻叹一口气道：“子陵！你不如立即动程往巴蜀好吗？只要你能立誓从此隐居幽林小谷，再不出世，我石之轩破例放你一马。”

徐子陵涌起石之轩言不由衷的感觉，且尚是首次捕捉到石之轩的心意。

因为以石之轩的聪明才智，该清楚徐子陵是绝不受恐吓威迫的那类人，他若真的希望徐子陵到幽林小谷长伴石青璇，就不该有最后的一句。这是否表示石之轩在拖延时间，好在不影响伤势的情况下，提升功力，准备另一个可击杀徐子陵的猛烈攻势。

徐子陵唇边露出一丝不屑神色，全身衣衫忽然猎猎作响，无风自拂，双目瞪明清澈，凝定在石之轩身上，不放过他任何细微动静，沉声道：“希白兄是否已不在人世？”

说话时一手负后，另一手探前，掌心向外，功力不住集中提聚。

石之轩仰天笑道：“我石之轩从不用回答无礼的问题。你天份虽高，可惜武功仍未到‘入微’的境界，比之师妃暄尚有不及。好话说尽，放马过来！”

徐子陵冷叱一声，右掌疾推，一球螺旋气劲从掌心吐出，以迅雷激电的高速，横过丈许空间，照石之轩面门印去。

这是宝瓶印气的进一步提升，从一束化作一球，比拳头还小，更高度集中，更难抗御，这是给石之轩迫出来的临时创作。

经过塞外之行的修练，徐子陵无论在心法和功力上均有长足的进展，长生气与和氏璧及邪帝舍利的异气浑融一体，成为古今未有的真气，能随心所欲，变化万千。

石之轩的说话，今他更肯定刚才这邪王对自己连施杀着，极可能早牵动内伤，所以故意贬低他的武功，又指他不及师妃暄，事实只是要使他动气。

石之轩冷哼一声，仍安坐不动，张口吐出一股气箭，刺往圆球。

徐子陵右掌稍移，宝瓶气球竟改变方向，先往外弯出，堪堪避过气箭，改往石之轩左脸颊撞去。神乎其技至使人不敢相信的地步。

石之轩显是想不到徐子陵两度受伤后，仍有此骇人之极的能耐，终于

坐不稳椅子，倏地仰身往后，一个翻腾，以毫厘之差避过宝瓶气球，落往厅子另一边。

宝瓶气球凝定半空。

徐子陵刚闪过击空射至的气箭，以鬼魅般迅疾的身法，赶上来挥掌轻轻飘飘似是全无力道的拍击凝在半空的宝瓶气球。

宝瓶气球如有实质的发出破空呼啸声，如影附形又像冤鬼缠身的往正向地板落下的石之轩追去。

时间角度拿捏得天衣无缝，石之轩触地的一刻，正是劲气袭体之时。

交战至此，徐子陵首次抢得主动和上风，却是得来不易，如非看破石之轩确是内伤未愈，他绝不敢孤注一掷的以全身劲力凝聚成这宝瓶气球，为自己的存亡豪赌一铺。

石之轩双目杀机剧盛，再一声冷哼，探指疾戳。

气球再非直线前进，在空中画出弧线，往石之轩印去。

“波”！

劲气爆破，气劲卷飏。

任石之轩的不死印法如何厉害，也无法化解如此高度集中且螺旋急转，本身自成一体，排斥外气，杀伤力极强的气劲，所以只能以硬碰硬，与徐子陵硬拚一招。

徐子陵看似终寻得破解不死印法的法门，可惜只能在石之轩内伤未愈的情况下施展，因为以石之轩的绝世魔功，在正常的情况下自可轻易硬架他的气球，那时徐子陵由于真气损耗过钜，将无以为继，败得更快。

离石之轩近两丈的徐子陵应指浑体剧震，喷出交战以来第三口鲜血，踉跄跌退。

石之轩则惨哼一声，脸色转白，往后斜飞，“嗖”的一声穿窗而出，闪后没进外面阳光普照的天地。

徐子陵“咕咚”一声坐倒地上，浑身乏力，再吐出一口血。

徐子陵被启门声惊醒过来，此时体内激荡的真气平复下来，进入逐渐康复的过程。

且闻声整个人轻松起来，因为他辨认得是生死未卜的侯希白独有的足音。

侯希白推门瞥见徐子陵盘腿坐在地上，厅内处处血渍，大吃一惊，扑到徐子陵背后，手掌按上他背心，输入真气，骇然道：“甚么人这么厉害，竟把子陵打成这个模样？”

徐子陵苦笑道：“除你的石师外尚有何人？”

“若是石师的话，我便要奇怪你仍能活生生的在这里喘气？”

徐子陵沉声道：“媿媿猜得不错，你的石师仍是内伤未愈，否则我就是躺在地上而非坐在地上。我们时间无多，一旦他功力尽复，我和你将没命离开长安，所以讨香大计必须火速进行。”

侯希白俊脸一沉，皱眉道：“照你估计，石师需多久才能复原？”

徐子陵颓然道：“你的石师就像一口深不可测的水井，明知他内伤未愈，仍没法摸着他的底子。”

得侯希白真气助疗，徐子陵容色与伤势均大有改善。

徐子陵问道：“这叫错有错着，我还以为你给他宰掉，所以不顾后果的主动出手，否则情况更不敢想像。”

侯希白感动的道：“你该主动逃走才对，石师绝不愿惊动李阀的人，故逃到街上会安全很多。以前我是睡觉的高手，倒在床上可立即呼呼入睡，现在则失去这能力，只好四处打听消息，藉以消遣该用来睡觉的时间。嘿！我怀疑杨虚彦已离长安，却不知他滚到哪里去。”

徐子陵一怔道：“这小子神出鬼没行迹诡秘，你见不到他并不代表他不在长安。”

侯希白放下按在他背上的手，移到他对面盘膝坐下，微笑道：“山人自有妙计，小杨的花园那几株由他亲手淋水培植的毒花毒草，这两天都改为由下人侍候。你猜这小子到哪里去了？”

徐子陵苦笑道：“我怎晓得呢？”

侯希白正容道：“我猜他是到洛阳去。”

徐子陵一震道：“洛阳？”

侯希白道：“我有很大的把握小杨是到洛阳去，且是奉石师之命，要到洛阳行刺我们的兄弟‘少帅’寇仲。因为你已来了长安，若你在寇仲身边，杨虚彦绝对无机可乘。”

徐子陵肯定的道：“寇仲今趟塞外之行，在刀法上有重大的突破，杨虚彦想杀他只是痴心妄想。”

侯希白道：“我却不像你那么信心十足。杨虚彦是当今世上最出色的刺客，而刺客成功之道是掌握时机。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奈何不了仲少，但试想在以下的一种情况：洛阳外围所有城池均被攻陷，李世民率军狂攻洛阳，仲少奋不顾身日夜守城，终至筋疲力竭，而养精蓄锐的杨虚彦则趁城内乱成一片，烽烟蔽天的一刻扮成守军，接近仲少……”

徐子陵喘息道：“不要说下去，你这小子原来说起故事来也这么绘影绘声的，石之轩为何要杀寇仲，少帅军和洛阳王军的瓦解对他有甚么好处？”

侯希白叹道：“师傅是纵横家，常言智谋比千军万马更厉害，他的心性虽注定他非是纵横沙场的人材，可是若论权谋手段，却数不出有那个能及得上他。这几天我不住苦思他以前对我说过的话，大概地把他的谋策理出一个轮廓，照我看是虽不中亦不远矣，所以能猜到杨虚彦要去刺杀寇仲。他刚才想杀你，恰好证实我的想法。”

徐子陵茫然问道：“此话何解？”

侯希白沉吟片晌，露出深思的神情，徐徐道：“石师是深谋远虑的人，当年以巧计倾覆大隋的天下，不可能没有后着，而他的后着就是李渊，他更摸通摸透李渊的性格和弱点，分别把两只重要的棋子安插在他身旁，就是杨虚彦和尹德妃。”

徐子陵点头道：“他对李渊看得非常准确，李渊现在已成最有机会一统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障碍是李世民，假设李渊不是违诺改立李建成为继承人，你石师的心血将尽付东流。然则既有尹德妃，为何又要把董淑妮弄入唐宫？”

侯希白沉声道：“因为尹德妃未能为年事已高的李渊生儿子，董淑妮近诞之儿正好填补此一缺陷。至于那婴儿是否真是李渊的儿子，就要董淑妮自己才晓得。杨虚彦意图害死张婕妤，正是为董淑妮争宠的手段。”

徐子陵仍是有些不解，皱眉道：“你这些推测合情合理，但与除去我和

寇仲有甚么关系？”

侯希白道：“当然大有关系，李渊愈早得到天下，对石师的阴谋愈是有利。最理想是李世民破洛阳时以身殉战，由李元吉接收李世民的战功成果。因统一之战愈拖得久，李世民的重要性势将不断增加。石师只要能控制李渊，剩下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又转而互相争斗，石师更将有机可乘，混水摸鱼的接收李唐的天下。到时只要把董淑妮的儿子捧出来作傀儡皇帝，后妃把政，兼有圣门作强大后盾，谁能与抗？”

徐子陵不得不点头道：“这事确非没有可能。”

侯希白兴奋起来，道：“虽然其中尚有很多细节仍未想通，但事情的大致该是这样子，所以石师最顾忌的人是寇仲，一来因他刀法盖世，在一般情况下除石师亲自出马再没有人能收拾他，更因他有石师最顾忌的人之一‘天刀’宋缺在背后支持，就算石师通过建成与元吉成功除掉李世民，寇仲的反击力却不容轻估。又试想以下的情况：世民与建成、元吉之争，变成元吉与建成之争，而寇仲则以为李世民抱不平讨伐李家和圣门作号召，得到慈航静斋、宋缺和突利等全力的支持，会是怎样一番情况？首先天策府诸将会全靠在寇仲这边去，对吗？”

徐子陵叹道：“我要到洛阳打个转，唉！我究竟该劝寇仲退出这场争天下之战还是应请他继续坚持下去？你教教我好吗？”

侯希白摇头表示无能为力，道：“何不再化身为‘霸刀’岳山，把李渊这多情的老顽固点化。”

徐子陵道：“此事不可轻举妄动，先不说李渊是否肯听岳山的话，这种管人家事的行为绝不合岳山的性格。现在他该往岭南找宋缺决战才合理。”

侯希白道：“你去找寇仲，那么这里的事怎么办，难道要我假作失踪只扮司徒福荣，小弟对典当业可没像你般好学。”

徐子陵道：“若我日夜兼程赶路，一来一回将是五、六天光景，回来时再非徐子陵而是司徒福荣，有甚么问题？”

侯希白道：“你真那么有信心能掉下寇仲在洛阳不顾吗？”

徐子陵双目射出深邃的神色，语调却非常平静，道：“现在再非顾及个人得失的时候，寇仲既作出他自己的选择，他就要面对所选择的命运。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天下百姓的福祉，他们已受够苦，再经不起摧残。若让你石师阴谋得逞，天下尚不知乱至何时？我一定要阻止此事的发生，更希望清楚你的立场。”

侯希白苦笑道：“我已把心中所想和盘托上，还不清楚表明立场吗？唉！坦白说，直至刚才知道你老哥为我不顾生死血战石师，我始能下此一决定，先前我还打定主意不卷入石师的事情内，他要杀我杀个够吧！”

徐子陵探手抓着他肩头道：“我现在必须立即赶往洛阳，其他事例如联络李靖和陈甫则改由你代劳，记着这再非个人荣辱，而是关乎到天下苍生。中原若乱下去，突厥大军南来之日，将是我们沦为亡国奴的时刻。”

侯希白双目射出坚定神色，断然点头，道：“子陵即管吩咐。”

徐子陵想起纪倩，心忖此事要待他回来后才好处理。

### 第三章 友敌难分

“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垒。”

经过三天行军，杨公卿和寇仲的五千先头部队终抵达慈涧。慈涧守将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大喜出迎。

经商议后，决定靠城立寨，以加强慈涧的防守力，因背靠坚城，有险可恃，故采立攻击性的“偃月营”，指挥部所在的中军居中，兵力二千人，然后再分左右两翼，各千五人，面向平原。又在偃月营阵前挖壕，深丈五，口宽二丈，底宽丈二，由于口大底小，敌方兵马掉进去会遭到更大的伤害。

唐军此时尚未开始攻城，只在离城两里远处的丘陵高地设立木寨，大兴土木，为李世民大军作好攻城前的准备工夫，估计其兵力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人间。

杨公卿、寇仲率亲兵赴前线察敌，在离敌营半里许处一座小丘顶上遥观敌寨的情况。

日落西山，天地一片苍茫。

杨公卿叹道：“只看敌方营寨的布置，便知罗士信、秦叔宝和程知节是精于兵法的将才，只可惜投诚李世民，否则若能为我所用，可大增胜算。”

寇仲点头同意，立营之要，是为达到“自固”和“扼敌”两大军事目标。不但是宿营地和指挥部，保障安全的庇护所，储备粮草和器械的供应站，更是扼据战略要点，阻止敌人进犯的军事要塞。

对方能踞高地，择要隘，于此慈涧、新安两城间的四通之地立营建寨，既对慈涧构成威胁，又令他们无法进逼新安，收复失地，正深合“下营之法，择地为先”的要旨。

在杨公卿另一边他的头号心腹年青大将麻常道：“他们立的是方营阵，看其布局，该可抵受任何一个方向的攻击，本身且能互相支援，达到营中有营、队中有队的要旨。

若我们向他们发动攻击，会正中其下怀，无任欢迎。”

寇仲审视立在将高地占据连绵近半里的敌寨，营内炊烟四起，隐见敌骑驰出寨门，遥向他们指点说话，微笑道：“攻寨只比攻城好一点，咦！那不是秦叔宝和程咬金？”

杨公卿和麻常凝神望去，果然看到从寨门陆续撩出的骑士中，秦程两人赫然在内。

寇仲心中涌起万般滋味，暗想若这两位“兄弟”率兵来袭，自己该掉头走，还是凭自己的身手刀法，借此良机斩杀这两员猛将于千军万马之中？后一想法令他不寒而栗，他怎狠得下这般心肠。

麻常低喝道：“来哩！”

远方寨门的秦叔宝和程咬金排众而出，策骑冲下丘坡，快马加鞭，朝他们立身的小丘笔直奔来，没有半个随从。

杨公卿一众近百亲兵立即紧张起来，手都按到刀剑和弓弦处，只待头子发令。

寇仲心中暗叹，沉声道：“千万不要动手，他们是信任我寇仲，我去看他们有甚么话要说。”

一夹马腹，奔下丘坡往他们迎去，把杨公卿等留在后方。

双方迅速接近。

程咬金隔远喝道：“好小子！竟沦落至当王世充那兔崽子先锋，还有脸目见我们吗？”

双方在近处勒马收缰相遇。

秦叔宝从马上探过身，紧握寇仲双手，神色凝重的道：“好兄弟，到我们这边来吧！”

寇仲苦笑道：“你们好像今天才认识我？”

程咬金催骑来到他另一边，伸右手抓着他左肩胛，怒道：“信不信我将你废掉，他娘的！你那时曾教我们如何反抗王世充，现在翘翘屁股却又去向王世充投诚效力，算那门子英雄好汉？”

秦叔宝皱眉道：“老程给我放开你肮脏的臭手，大家兄弟怎可见面就动粗？惹怒少帅保证你以后只能单臂上战场，嫖女人也再不能像以前般卖弄花式。”

寇仲哈哈失笑道：“不要说得那么严重，我绝不会还手的。”

程咬金悻悻然的收回大手，仍忍不住再骂一轮粗话。

秦叔宝叹道：“老程和我不是不明白你的处境，只是与王世充这种卑鄙小人合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是为你设想。”

程咬金愤然道：“凭你那区区数万少帅军，其中至少一半只适合在家吃奶和带孩子，与我大唐军硬撼根本是不自量力，不信的话可到我们营寨看看。”

寇仲虽不住被程咬金臭骂甚至侮辱，却不但以为忤，且心中涌起友情的温暖，苦笑道：“既然如此，为何你们不来助我搅好少帅军，却去投靠李世民那小子，现在则来数我的不是。”

秦叔宝不悦道：“你怎能怪我们？那时你的少帅军军不成军，不成气候，我们又敬重李靖是胸怀救国济民大志的好汉子。大丈夫立身于世，自要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

程咬金冷哼一声，沉声接道：“环顾中土，谁及得上秦王知人善用，豁达大度，知机的就滚到我们这边来，一齐打破王世充的卵蛋。”

寇仲正容道：“大唐的太子若是世民而非李建成，小弟或会考虑两位老哥的提议，因为说到底我也曾和李小子做过兄弟。可是现在唐室真正能作主的人是李渊，合法的继承人是李建成那混蛋，不要怪我危言耸听，一旦你们的主子失去利用价值，将是鸟尽弓藏的一刻，不信的就放长眼光去看，瞧我有否猜错。”

秦叔宝叹道：“我们早知劝不动你的哩！但可否退出今趟洛阳之战，因为王世充根本没有机会。罗士信和李君羨的降唐，难道还不能给你清楚的启示？”

程咬金移转方向，一把抓着他马儿的缰索，气呼呼的道：“来！到我们处看看，你小寇仲并不是第一天到军队来混的，该有眼睛看出谁更有胜算。”

寇仲大吃一惊，勒马道：“老程你似乎忘记我是你们唐军必欲斩杀的敌人！”

程咬金怒道：“你当我是甚么人，既敢把你请回寨内，当然能保证你的安全。”

寇仲皱眉道：“你不怕李小子怪你私通敌人吗？”

秦叔宝哈哈笑道：“李世民若是这种不识大体的混蛋，我们就不会口服心服的为他卖命。他奶奶的，你寇少帅执迷不悟，大家就在战场上见个真章

好啦。但兄弟是兄弟，至少要喝饱一顿黄汤才拚个你死我活。”

寇仲豪气狂涌，道：“好！不过先要让我回去向老杨交待两句，才随你们去看看你们的大唐兵是否人人三头六臂，刀枪不入，哈！”

大地逐渐暗黑下来。

徐子陵坐在关中平原一段黄河的南岸呆看着太阳消没在地平线下，心中满怀感触。

远去的三艘大船仍可隐见帆影，是负责把粮草物资源源不绝送往关外，以供应庞大军队所需的船队之一。

无论李阀国库如何充足，粮仓满溢，在连年战争，最近又有柏壁之战，可肯定消耗李阀大部份的存粮。

唐室兵制是战争时徵集壮丁入伍，平时解甲归田，从事生产，除各王侯大将的亲兵是终生服役外，其他戍务均是轮番值勤。像今趟发兵十余万远征关外，生产力方面失去十多万壮丁，对农作收获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且要支持这些无暇生产战士经年累月的需求，对民生打击极钜，即使以关中的富足，其子民仍不免要过着节衣缩食的紧日子，其他远比不上关中的区域，更是民生凋零，加上人命的损失，战火的破坏，法纪的败亡，战争的祸害确令人不敢深想。

甚么时候这一切才可停止？

徐子陵忽又强烈地想着石青璇，石之轩既要杀他，那为统一魔道，会否亦狠心杀死自己唯一的女儿，对此他再无把握。

他脑海里浮起一幅又一幅与这美女初遇、相交的动人情景，古庙的美丽背影，荒僻山居的隔帘对话，中秋佳节成都灯会长街的惊艳，独尊堡凭窗的箫奏，恨不得立刻抛开一切，赶到幽林小筑保护她，乖乖守在她与世无争的天地里，再不理人世间此起彼伏的仇杀和斗事。

可是他现在却是无暇分身。

摆在他眼前急待解决的事太多哩，幸好石之轩重伤未愈，更要应付魔门的事情，他徐子陵尚有空隙时间，待一切解决后，他会立即赶赴幽林小谷。

但他真可以解决正纠缠着他，牵连广泛，错综复杂的各种难题吗？

外观已是气象肃深，军容鼎盛，进入寨门，更感受到营寨坚大的防守力量，以木栅为隔，高地为险，外辟壕堑，内设壁垒，围布蒺藜竹马，深栽鹿角，加上守以强弩，只要粮水无缺，纵使王世充尽起大军，想攻下这营寨亦要大费工夫，且须付出惨痛代价。

营寨的唐军知道己方主帅把名震天下的少帅寇仲请回寨内，立即哄动全营，但由于唐军军纪极严，没有人敢离开岗位或放下手头的工作，只是忍不住隔远偷眼看他，既敬畏又带着浓烈的敌意。

只是这情况，已教寇仲心惊，他以前的少帅军比起来只是一盘散沙，只好希望在宣永、白文原等通晓兵法的将领不断训练下，现在会比较似点样儿。

踏进寨门直通中央中军帅帐的走马兵道，秦叔宝低声道：“我和老程在一个月前早潜来此地，勘察地形，为我大唐军预作准备。秦王委我们两人以重任，一来是因我们熟悉王军，二来是因我们和罗士信向有交情，更重要的是秦王对我们绝对信任，如此明主，值得我们以肝脑涂地为报。”

寇仲心中感激，两人毫不避嫌的邀他入营参观，是要尽最后努力说服自己归唐，而自家知自家事，他只好忍心拒绝他们的好意。

今晚大家仍是兄弟，明天将是务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敌人。

另一边的程咬金道：“只是选这立寨的地方便几经反覆推敲，既不可距慈润太远，太近则易受攻击，所谓择地屯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万众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少帅并不是第一天出来混闯，看看我们的手足，无不是精挑出来的优秀战士，至于王世充的手下，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是甚么货色。”

秦叔宝接下去道：“今趟的东征军是秦王亲自监督挑选的，秦王选兵有他的一套，首取胆气精神，次取膂力便捷，认为伶俐而无胆者，临敌必自利；有艺而无胆者，临敌忘其技；有力无胆者，临敌必怯，俱败之道也。”

三人边行边说，所到之处营内唐军无不侧目。

程咬金哂道：“王世充的军队全是募兵和降兵，人心离散，只懂向利益看，我们大唐行的是府兵制，人人有家有业，户籍明确，为保家园，不仅作战勇敢，且服从军纪。

老弟是精通兵法的人，当然知兵，可惜靠向王世充这不知兵的蠢人。”

寇仲苦笑道：“王世充不是那么不济吧？”

三人来至主帐前的空地，守兵同时吆喝致敬，整齐划一。

秦叔宝立定冷哼道：“王世充如何算得知兵。孙子兵法有云：兵以何为胜，以治为胜。且必须治强盛之军。知兵还要懂用人，共书又六：谁谓任贤而非军中之首务也？天下贤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人而不能用。

知而不善用之，与无人等。如此才能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若王世充真的知人善用，我和老程就会留在他那边与你并肩作战，罗士信亦不会献城归顺。他奶奶的，你这小子还要我们说多少话才梦醒？”

寇仲见所遇唐军，人人士气高扬，斗志鼎盛，早暗自心惊，兼之两人说话虽愈来愈不客气，但均是良药苦口，句句从实，叹道：“府兵制并非没有弱点，至少对秦王来说有一点非常不利，就是将不专兵，战争完毕，将帅归朝而府兵归府，府兵不会受某一固定的统帅控制，更难向某个人效忠，只向国家负责。所以无论你们的明主秦王如何军功盖世，无敌沙场、一旦变起不测将难以反抗李渊，若李建成网罗得中外高手，他更是任由宰割，两位老哥有否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顿了顿续道：“我不是要当王世充的走狗，而是要借他来让我的少帅军争取时间，你们要我说多少趟才明白我的为难处。”

秦叔宝和程咬金给他说得相对苦笑，无奈摇头。

蹄声响起，营寨另一边驰来一队人马，带头的将领身材健硕，面容俊伟，充满自信，隔远哈哈笑道：“士信见过少帅，素仰素仰。”

说罢与随身诸将跃下马来，迎往三人。

寇仲抱拳笑道：“原来是鼎鼎有名的罗士信将军，小弟早闻大名。”

罗士信见他只字不提叛郑归唐的事，心生好感，抢前拉起他的手恳切

道：“与王世充合作，等若与虎谋皮，少帅乃秦王最看重的人，若能改助我们，必得礼遇，请少帅三思。”

寇仲苦笑道：“好意心领。只可惜小弟另有想法，详情可问我这两位直到此刻仍是兄弟的兄弟。”

罗士信失望地放开他的手，望向秦叔宝和程咬金，两人只能以无奈的苦涩笑容回应。

罗士信皱眉道：“请恕我直话直说，战争是双方军力的较量，守城攻坚，临阵斯杀，全凭将帅士气，现在王世充任用私人，只重同宗将领，士无斗志，寇少帅是聪明人，怎会陪他一起送死？”

秦叔宝愤然道：“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兵；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连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战。少帅还要我们费多少唇舌？”

程咬金沉声道：“王世充既失公允，再无诚信可言，无诚信则不能和众，最后只能以饮恨收场。”

寇仲苦笑道：“你们究竟是请我来喝酒还是奚落教训我？”

罗士信随身诸将中有人踏前移位，来到罗士信身后，按剑喝道：“好话说尽，少帅仍是不识时务，待小将领教高明，看看少帅是否名如其实。”

包括罗士信在内，对此人的胆大包天均感愕然。

秦叔宝现出怒容，叱责道：“阮青你给我滚蛋，有那么远滚那么远，我不是要维护自己的兄弟，而是要维护我大唐军的士气，不想白白送一个表演机会予少帅，乱我军心。

滚！”

阮青大感错愕，往头子罗士信瞧去，脸色阵红阵白，尴尬非常。

所有人目光集中到罗士信身上，看他如何处置。

罗士信淡淡道：“秦将军的话就等若我的话，我以后再不想见到你。”

阮青脸上血色退尽，羞惭无地的敬礼后掉头走了。

罗士信像作了微不足道的事般，漫不经意道：“以下犯上，不知自量，任何一项已是犯下天条，这种人不要也罢。”

寇仲不得不对这未来的敌人重新估计。

程咬金伸手搭上他膊头道：“天塌下来是明天的事，今晚我们就喝他娘的一个痛快。

最理想是把你灌得不省人事，长卧醉乡，错过洛阳的大战役，哈！”

众人兴高采烈的入帐去。

## 第四章 斩草除根

寇仲返回营地，城上城下灯火通明，挖壕等防御工程仍在火热地进行，不因黑夜的来临停顿。最触目是在外围处建起八座一局达五丈的木架哨楼，顶处分两层，每层箭楼上各有八名箭手守卫。

麻常正在指挥手下工作，见寇仲回来，忍不住问道：“有没有跟他们打起来，噢！”

少帅不是刚喝过酒吧？”

寇仲搭着他肩头往主帐走去，道：“打是早晚要打，却不是今晚。你的鼻子很灵，我只喝过三杯吧！”

麻常讶道：“李世民一向治军极严，军中禁酒，怎会有酒供应？”

寇仲欣然道：“那是老程那家伙在立寨前埋在地下最后一坛珍藏，哈！他娘的，所以上帅帐时这家伙要亲自监督，务要分厘不差，我和老秦、老程和老罗四个人躲在帐内偷偷喝酒，不知多么有趣刺激。”

麻常有感的道：“该是和我少时躲在房内夜读禁书差不多，不送你啦！大将军在帅帐内，今晚我们必须打醒十二分精神，照罗士信的作风，今晚必来偷袭、烧几个营帐示威，那叫我们的兵力比他差上一截。”

寇仲笑道：“放心吧！老罗怎都要给我一点面子，不是说他和我有甚么交情，严格来说应是瞧在我的井中月份上，小规模袭击，只会是白便宜我。”

麻常露出崇慕的神色，肃然致敬，道：“少帅所言甚是，末将完全同意。”

寇仲揭帐而入，解下盔甲的杨公卿席地而坐，左右各放置小几，左边几子烧着一炉檀香，弄得满帐芬芳，另一边几子放着一壶热茶和几只杯子。

这大将神态悠闲，见他回来微笑道：“来！喝一杯热茶再说。”

寇仲在茶几旁坐下，接过杨公卿斟满递来的热茶，笑道：“想不到杨公在战场上仍这么懂享受生活。”

杨公卿叹道：“檀香和香茗是我消除紧张的独门秘方。对我来说，睡不着觉才是兵家大忌。待会我还要和麻常轮班，不休息松弛一下怎行？”

寇仲道：“杨公即管睡他娘一个日上三竿，轮班的事，由我代劳便成。”

杨公卿摇头道：“外面全是追随我多年的子弟兵，若他们发觉我偷懒不与他们同甘共苦，心里会很不舒服。你们谈出甚么结果来？”

寇仲苦笑道：“可以有甚么结果？唐室领头的人是李渊，太子是李建成。”

杨公卿冷哼道：“李建成！”

寇仲见他双目射出炽热的仇恨，知他忆起旧恨，岔开道：“但罗士信确是个智勇兼备了不起的将才，不易应付。”

目光落到杯内深绿的茶水里，心申剧震，醒悟到他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中，因为他已失去战胜李世民的信心。

王世充自作聪明的愚顽出乎他意料之外，与窦建德的失和更令他阵脚大乱，而李世民挟柏壁之胜的余威东来，新安因罗士信归唐失守，加上外姓诸将密谋行刺王世充，内外交困的郑国就像一艘正不断下沉的船，使寇仲生出独木难支的颓丧感觉。

还有较早前被秦叔宝和程咬金硬拉他入唐营，深切感受到唐兵军纪之严、士气的高昂和唐将对李世民的效死和崇拜，更摧毁了他仅余下的少许斗志。若他保持着这种心态，慈涧一战必败无疑。

寇仲暗里冒出一身冷汗，以往无论千军万马的大会战，又或单打独斗的事雄决胜，他能以弱胜强全仗对自己的信心和强大的斗志，故能保持在井中月的至境，把兵法战略与刀道融汇，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争取胜利。

所以现在他必须回复信心，在不可能的劣势下创造出不可能的成果，千军万马的交战如棋奕，始能有胜望。

杨公卿的说话传入他耳内道：“罗士信当然不好应付，秦叔宝和程知节又岂是易与？明天王世充的大军来时，若我没有料错，王世充会迫我们为 he

打头阵进攻他们的营寨，白白牺牲大批儿郎。”

寇仲哑然失笑道：“好一个大蠢材！”

正要续说下去，麻常的声音在帐外响起道：“美胡姬求见少帅。”

寇仲与杨公卿交换个眼色，应道：“快请她进来。”

麻常道：“她想在帐外见少帅。”

杨公卿皱眉向寇仲道：“去看她有甚么话要说的？小心点，她始终是王世充的人。”

寇仲拍拍杨公卿眉头，示意他放心，揭帐而出。

麻常道：“少帅请随我来。”领路前行。

玲珑娇倩影出现在营地外围边沿处，寇仲一手轻拍麻常，道：“麻将军回去办事，由我应付她便成。”

麻常领命去后，寇仲朝玲珑娇举步走去，自那晚她在荣府放火助他逃跑，他与她一直没有联络，不知如何，此刻竟生出少许陌生疏离的感觉，可能因受杨公卿说话的影响，又或因她这时望向他的眼神。

两人终于脸脸相对。

在星光月色下，这美女巧俏的玉容平添几分神秘美。

玲珑娇低声道：“随我来！”展开身法，往营地外的暗黑掠去。

寇仲紧随她身后，百奔到慈润西北十多里外丘陵起伏的山野，密林内现出一道溪流，宁静地反映天上的月光。

玲珑娇在溪旁一块平坦的大石坐下，还示意他坐到她身旁，淡淡道：“李世民已从黄河登岸，若连夜行军，明天可抵此处。”

寇仲一呆道：“这小子来得真快。”

玲珑娇朝他瞧来，秀眸异光闪闪，道：“他的船队共有八十艘大船，只有四十三艘船泊岸登陆，其他船只继续朝东航行，估计李世民的兵力在三万到四万之间，另一批人大有可能是往攻洛阳。”

寇仲摇头道：“另四十艘船的兵员不会直扑洛阳，而是部署对洛阳外围城市的攻击，最有可能是洛阳东北、大河南岸的回洛城，那不但是供应洛阳所需的重要粮仓，更是大河的交通要塞，如能攻陷回洛，可与对岸的河阳隔河呼应，截断大河以西的水路交通，把大河置于控制下，更可作为进攻另一粮仓洛口的后援基地，从而进犯虎牢，李世民这一着真厉害。”

玲珑娇把目光投在淌流着的溪水，轻轻道：“我只希望洛阳之战能快点结束。”

寇仲愕然道：“你希望王世充赢还是输呢？”

玲珑娇不耐烦的道：“我不愿想这个问题。”

寇仲讶道：“你是否和王世充说过关于大明尊教的事？”

玲珑娇突然激动起来，急喘两口气，摇头道：“不要问我，洛阳之战不论谁胜谁负，我已完成娘对我的嘱咐。现在我只想返回自己的地方，再不理任何人，更不管五采石的事，我也没能力去管。”

寇仲晓得她必是跟王世充曾大吵一场，所以变得如此心灰意冷，怜意大生，柔声道：“娇小姐若要离开，何不立即离开，只要我寇仲死不去，总有一天会为小姐取得五采石，送到小姐手上。哈！我也想到龟兹见识一下。”

玲珑娇轻叹道：“我现在仍未到走的时刻。”说罢长身而起。

寇仲陪她站起来，愕然道：“就只说这几句话？”

玲珑娇耸肩道：“还不够吗？本来我是找杨公卿的，如你在那里，忍不

住和你说两句，你代人家通知杨公吧！我要走啦！”

寇仲皱眉道：“你要到那里去？”

玲珑娇美眸射出茫然神色，摇头道：“我不知道，小心点，王世充对你不怀好意。”

寇仲瞧着她背影消失在密林深处，暗叹一口气，他几可肯定李世民的大军正往慈润迫来，明天将会是艰难的一天。

徐子陵借夜色的掩护，附在一艘运送军事物资的大船底部，从水路偷出潼关，出关后，弃船登岸，往慈润赶去。

他原本的目的地本是洛阳，幸好偷听船上卫兵的说话，晓得李世民正率大军进犯慈润，遂作出改变。

他脑海中不住浮现石青璇的信影，师妃暄则似变得在遥不可及的远处。原因可能是基于他对石之轩生出恐惧，更可能是因他对石青璇的关心和思念。

石青璇是首位令他生出爱慕的女子，对师妃暄他非是没有爱慕之意，却由于她身份特殊，使他不得不蓄意抑制任何涉及男女间爱恋的情绪，故一向是尊敬多于男女间的情爱。直至在龙泉这充弥异国情调的地方，对师妃暄的苦恋才像不受控制的熔岩般喷发出来，差点不可收拾。

但对石青璇却没有如师妃暄的障碍，且这秀外慧中的美女对他的吸引力比之师妃暄毫不逊色，又似乎对他另眼相看，肯为他奏箫献艺，让他看到她的如花玉容，兼之其凄迷的身世，也令徐子陵情难自禁。可是石青璇的表明心迹，有如一盘冷水照头淋下，使他在那时刻猛下决心，尽力把她淡忘，否则后来不会有与师妃暄的龙泉之恋。

师妃暄已回静斋，极有可能永不再踏足尘世，龙泉变成一段毕生难忘的回忆，回到中原后，尤其身在长安时，面对石之轩的威胁使他不断想起石青璇，本如枯木死灰的心又复活过来。

他是否从不为自己去争取？假若他努力争取，能否打动石青璇的芳心，让她放下丫角终老的意向？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心中苦笑，自家知自家事，他心知肚明在男女之事上，他是绝不会主动去争取甚么。

当日在龙泉，只要师妃暄有一句决绝的话，他们的精神爱恋便不可能继续下去。他不愿强人所难，纵使要承受最大的伤痛，付出终生只影形单的沉重代价，他仍会把伤痛深深埋在心底里。这是他随遇而安的性格，师妃暄是一语中的。

唉！为何自己不能因一位心仪的女子而改变？自己是否蠢蛋一名？

西方天际露出曙光，新的一天终于降临大地。

就在此时，他听到女子娇叱和兵器交击声，从左方里许远处的树林传来，忙提一口真气，全速赶去。

在清晨昏暗的光线下，寇仲和杨公卿登上营地的箭楼，凭高远眺敌阵

的情况。

李世民的主力大军从西北方源源开至，进驻大寨，罗士信、秦叔宝和程咬金则兵分三路，迫近慈涧，布下防御性的阵势，以防他们趁李世民主力军阵脚未稳之际发动攻击。

寇仲惋惜的道：“若非有罗士信等人在这里立寨碍手碍脚，昨夜我们大可突袭李小子，要他大吃一惊。”

杨公卿摇头道：“李世民一向作风稳健，思虑慎密，绝不会让敌人有偷袭他的机会。

现在看来，我们已陷于被动之势，只能待他来攻，看可守到甚么时候。”

寇仲暗吃一惊，晓得杨公卿失去信心斗志，就像昨晚的自己，如不能激起他争胜之心，极可能王世充大军未至，慈涧已守不住。

从容笑道：“这岂是致胜之道，进攻是最佳的防守。现在李小子挟柏壁之战的余威东来，士气高昂，若被他们感到我们怯战，只会添长其气焰，使他们更势不可挡。”

杨公卿真的大吃一惊，朝他瞧来，愕然道：“少帅不是要凭我的五千兵马，主动向对方超过五万的军力挑战吧？”

寇仲哈哈大笑起来，透露出强大的信心，点头道：“有何不可？李世民的主力军初来甫到，兼之水路颠簸，昨夜又兼程赶路，连早饭也没时间进食，此时能迎战的只有老罗的军队。我们不是没有可乘之机。只要打他娘的一场硬仗，证明唐军并非那么可怕，我们才能压下敌人气焰，振奋我方士气。否则若让李军休养一天，而王世充的援军到今晚才至，那我们会很难捱至明天。”

杨公卿苦笑道：“少帅的分析很有道理，不过单是老罗的军队人数是我们的三倍，我们若顶不住他们的军力，败返慈涧，后果将更不堪想像。”

寇仲欣然道：“上兵伐谋，现在老罗的军队唯一的部署要着只是防御我们袭击李小子筋疲力尽的远征军，更想不到我们敢发兵向他袭击，所以若我们敢出兵，已成奇兵。

正面交锋，我们当然要吃不完兜着走。可是我们却可来个明是李军，暗为罗军的策略，只要依足我的妙计，我们定可避重就轻，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大胜虽没有可能，小胜却可预期，只要今李小子吃惊一番，我们便达到目的。”

杨公卿呆想片刻，点头道：“少帅作战的方略果然与别不同，更是胆大包天，计将安出。”

寇仲凑过头去，附在他耳旁说出他妙想天开的计划。

在面对李世民大军压境的一刻，他完全回复一贯的自信。

林外空地激战的两男一女，全是徐子陵认识的。

两男是大明尊教五类魔的“熄火”阔羯和“恶风”羊漠，女的则是“美胡姬”玲珑娇，正被前两者疾施杀手，迫得左支右绌、险象横生，娇躯多处淌血，其势再难支持下去。

徐子陵心申涌起怒火，加速前进，提累全身功力。

“熄火”阔羯的双刀和长得颇为文秀的羊漠的长剑，交织成天罗地网，

任玲珑娇如何努力突围，剑势仍被迫得不住收窄，无法遁逃。只能凭高明的轻身功夫，屡屡避过对方致命的杀着。

阔羯首先瞥见徐子陵以惊人的高速向战圈掠至，他并未见过徐子陵，虽看出对方并不好对付，仍毫不畏惧道：“你去应付他！”

羊漠抽剑后撤，改往从密林掠出徐子陵迎去，叫道：“夜长梦多，快点收拾她。”

阔羯狞笑一声，双刀如骤雨狂风般往玲珑娇攻去，后者见来的是徐子陵，立时精神大振，竟堪堪挡住对方攻势。

羊漠手中剑化作激电，朝徐子陵射去，威势十足，不愧五类魔中的人物。

徐子陵连石之轩也奈何不了他，那会把羊漠放在心上，突然停下，像钉子般立在草地，羊漠登时色变，作梦都想不到有人可在这疾冲的势子中全无先兆的说停就停，为之大失预算，变招不及，惟有硬着头皮仍依势子照敌人前胸刺去。

徐子陵忽又冲前，似要把胸膛迎上剑锋时，倏然迫至羊漠左侧处，挥掌扫打刀锋。

一股不可抗御的力量，带得羊漠往前方踉跄跌去，等到醒悟敌人用的是借力打力的卸劲时，已后悔莫及、失去平衡，眼睁睁瞧着徐子陵错身而过，往阔羯后背突袭狂攻。

羊漠比任何人更清楚，阔羯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这个念头从心中升起，他立即借跌势继续前冲，能奔多远就多远，走得有那么快就那么快，舍下阔羯逃命去也。

## 第五章 旗开得胜

战鼓声中，杨公卿亲率三千大军，从营地开出，迅速注进慈涧西面平原敌寨所在的战场上，形成与敌方正面对垒的局面。

果如寇仲所料，中军的罗士信立即扬起旗号，登时鼓号齐鸣，气氛拉紧，秦叔宝和程咬金两翼军同时移动，以车轮碾螳螂的压倒性优势兵力，趁杨军阵脚未稳之际，试探的涌迫而来。

两军均以步行的枪盾手作先锋，箭手居后，然后是机动性强的骑兵，只要步行的兵阵牵制对方的攻击，骑兵可从任何一方攻袭对方。

现在两翼齐展攻势，当迫得杨公卿的三千军继续挺进交锋，罗士信的中军将正面迎击，凭优势的兵力一举将杨军击溃，然后紧咬着败返营阵的杨军摧破营垒，直攻慈涧城，说不定就可这么不费吹灰之力攻陷慈涧。

这诱敌之计是不怕罗士信不入彀的。

此时杨公卿的三千军在营外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摆出一个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的拱月阵，形如弯月，凸出的部份对着对方中军。除杨公卿和八名将领在马上指挥，其他全是清一色的步兵，用的是高过人身的大盾牌，盾下方伸出尖锥，可插入土壤三尺之深，加上枪戟箭矢的助守，不怕

敌方战马的冲击。

两军交战，致胜因素有四，就是“阵、势、变、权”四要，而以“阵列”居首。

二人对决，那一方技艺高明，便可取胜。两军对垒讲求的却是体合作的力量，倚赖的正是阵法，要做到“出无穷之变，或伏或起，或正或奇，似整不整，似乱不乱。合亦成阵，散亦成阵，行亦成阵，敌固不知我之所以退，抑亦不知我之所以进”，才能把战的力量发挥出来。

故此在战场上，凭的非是个人勇力，而看是否乃“有制之兵”，将领的指挥更成胜败关键所在。

杨公卿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一旦同意寇仲的计划，立即抛开对敌人压倒性兵力的畏惧，摆出最能应付眼前局面的阵势，迎战强硬的敌人。

寇仲和麻常的骑兵趁敌人尚未部署停当的空隙，从营地左右两侧翼营的两个出口开出，布阵在杨军两翼处，形成进可攻退可守，充满机动性的威胁力，与杨军的全守势像日月般互相协调，互相辉映。

寇仲率一千精骑布军于杨公卿右翼，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冷眼瞧着秦军和程军的推进和接近。慈润城上郭善才率的守城军则准备就绪，投石机和箭弩车严阵以待，若杨军不敌，在有秩序的情况下退返营地，他们将可发挥庞大的支援力量，如若被敌人杀得乱成一团，当然是另一回事。

在这两方人马逐渐接近的一刻，战场的气氛就像一条绷紧的弓弦，大战一触即发。

秦叔宝三人昨晚没有吹牛皮，唐军确为一只训练有素的精兵，只看其推进的阵势法度，能阵间容阵，队间容队，隅落相连，整而不乱，人人步伐一致，生出千军万马推进的气势，已足可寒敌之胆。

战鼓声中，敌方两军推进至二千步的距离。中军传出号角声，显示罗士信的中军开始推进，配合秦、程两军的迫近，形成对王军更大的压力和威胁。

寇仲却是夷然不惧，自天明前的一个时辰，李世民主力军陆续抵达，罗士信的先锋军于此一个时辰而使动员护驾，防止他们的突袭。

到现在足近三个时辰，不但睡眠不足，辛勤劳苦，且尚未吃早饭。而杨公卿的军队虽轮番挖壕设防，但工事在三更前完成，有足够的休息。现在是以养精蓄锐饱餐之兵，对付对方既疲且饿之旅，只要挡得住他们首轮攻势，对方锋锐一失，他寇仲就可趁机占便宜。

现在是以守代攻，时机至时，会转为以攻代守，等若由“不攻”变“击奇”，兵法刀法，实无二致。

鼓声骤急。

秦程两军同声发喊，由缓步变成急步，随着鼓声的节奏，从两翼杀至，登时风云色变，战意横空。

当两军冲至八百多步的距离，号角再起，后方各奔出一队近二千人的骑兵，绕往外侧，从大外档配合步卒杀来，蹄声起落，轰传整个平原，声势骇人。

敌阵大后方的李世民主力大军停止入寨休歇的行动，转左木寨前的平野布阵，只看高起随风飘舞的帅旗，便知李世民大驾已临，为己方兵马助威。

寇仲仰天长笑，道：“是时候哩！吹号！”

麻常的一千骑兵应号声往寇仲布兵处驰来，慈润城则中门大开，降下

吊桥，冲出商子守兵，在营内箭楼和壕沿处布防。

喊杀声加强，擂鼓趋急，敌军从急步转为急奔，像两股潮水般，凭盾牌兵在前掩护，冲锋陷阵而至。

敌骑则从左右外档向己阵两翼冲刺。

慈涧的会战终拉开战幔。

经徐子陵以长生气为玲珑娇疗伤近一个时辰，玲珑娇内伤尽愈，只低声说句谢谢，接着沉默起来，似有满怀心事。

徐子陵望向阔羯伏尸处，重创他的是自己，杀他的却是含恨反击的玲珑娇。大明尊教的人坏事做尽，阔羯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

此时他对玲珑娇的身世已猜到七、八成，知她不愿向自己吐露心事，又忍不住心生怜意，问道：“姑娘一向独来独往，行踪隐秘，他们能缀上你很有本事，故姑娘须加倍小心提防他们还有后着。”

玲珑娇冷哼道：“他们只因猜到我会去见寇仲，故能伏在营地外等我，下趟他们休想再有这机会。”

接着语调转为温和，瞟他一眼道：“我们到树林内说两句话好吗？”

她的语气带点请求的意味，徐子陵不忍拂其意，点头答应。

两人在密林边沿各挨一树坐下，林外炎阳似火，照耀大地，他们却躲在浓荫底下，感受林木内清凉湿润的滋味。

玲珑娇打开话匣，却心不在焉的问道：“为甚么会这么巧的？”

徐子陵知她有心事，且在犹豫应否向他透露，口上答道：“我正要去找寇仲，姑娘则是刚见过他，所以会碰个正着。”

玲珑娇露出一个心力交瘁惹人怜爱的表情，轻摇螭首道：“这不是巧合，而是冥冥里早注定了，因为娘在另一个世界庇佑我。唉！爱上一个人是否会很辛苦的，爱可以令人很疲累啊！”

徐子陵心中一震，应道：“对这方面我体验不深，没有能力为姑娘解答这问题。”

玲珑娇朝他美目深注的瞧来，肃容道：“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但只许你一个人知道，不准告诉寇仲。”

徐子陵心中再震，晓得她看上的男子正是寇仲那小子。

苦笑点头道：“若是有关姑娘的私隐，小弟可否免涉此事？”

玲珑娇两眼微红，垂下头去，以蚊蚋般的微细声音道：“你猜到那人是谁啦！我感到他有点欢喜我，可是纵欢喜又如何？他和宋家小姐有婚约，宋家又一向排斥外族，为此无论我要吃甚么苦，我绝不能令他为难，损害他的事业。我本还不舍得离开他，但现在王世充指使邪教的叛徒来杀我，我和王世充已一刀两断，须立即离开。”

徐子陵听得目瞪口呆，他尚是首次听到一位女子吐露心声，坦言爱上另一男子，更深切感受到她暗恋近乎自虚的矛盾和痛苦！而她是如此娇俏可爱，不由怜意大生。道：“姑娘怎知是王世充指使人来杀你？”

玲珑娇狠狠道：“前天我和王世充大吵一场，我一直当他……唉！我不愿说哩！只有他才清楚我在甚么地方。念在娘的份上，我不和他计较，我很累，只想立即赶回家乡，再不理任何事。”

接着长身而起，微笑道：“寇仲和你是我见过的汉人中最好的，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你们要小心大明尊教，听说他们新一代里终有人练成悟破《御尽万法根源智经》，获封为新一代的原子。你和寇仲已成他们的死敌，以他们一向的行事作风，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来害你们。我说了出来舒服多哩！谢谢你！告诉寇仲人家回龟兹啦！”

言罢飘进林内深处。

徐子陵起立叫道：“谁是大尊？”

玲珑娇道：“是一个叫修古司都的回纥人，乃偷走波斯明尊教秘典逃来东方的‘魔王’哲罗的得意传人，更是东方邪教第一个勘破智经的人，你们若遇上他，绝不可轻敌大意。”

看着她窈窕娇小的背影没进树林深处，徐子陵颓然坐下，苦恋的滋味，他比任何人更清楚。

领着十多名手下小将从城内策骑驰出，指挥布在营地的大半手下由南翼出口冲出，列盾箭阵迎击从另一边冲刺过来的敌骑，今杨公卿可集中全力，应付左右两路冲锋而至的敌兵。

罗士信中军鼓声一变，不但全军加速前进，二千骑兵更从后冲出，望着寇仲的骑队中段切去，若寇仲的骑队给从中切断，变成首尾难顾，在敌人多出一倍的强势兵力下，动辄会全军覆没。

双方各展奇谋，就像高手对垒，凭的不但是武力的强弱，更讲谁的战略较为优胜。

喊杀声震撼整个战场。

杨公卿阵中千箭齐发，掠过长空，飞蝗般漫天遍野的往秦、程两军射去。营地余下的近千守兵把投石机推向杨军阵后，蓄势待发，只要罗士信的中军移至投掷的范围，十多座投石机将对敌人造成庞大的伤亡，重达数十斤的巨石，并非盾牌和盔甲所能抵挡的。

寇仲一马当先，一支支劲箭从射日弓连珠发放，箭无虚发下，射透敌人的战甲，中箭者带着一蓬血雨往后抛掷下马，挡者披靡。

他无论刀法箭术，都是在战场培养至大成的境界，刀法是兵法，回到战场，如鱼归大海，鸟翔晴空。

他的心静如井中之月，完全把握到战场上远至每一角落的形势，更清楚若给距离只九百多步的敌骑截着，那由罗士信中军冲来的二千敌骑肯定可把己队拦腰切断及冲散。

关键处在于己队能否一下子将敌队击溃，突破对方的阻拦，在罗军骑兵切至前冲往敌阵右方空处，那时将可直接威胁到后方李世民的大军。

敌骑盲目的向寇仲还箭，只能射越双方间大半的距离，便力尽堕往草原上，可是已有十多人中箭堕毙。

寇仲狠下心肠，到双方距离只余六百步许，再疾往敌骑发箭，一时人仰马翻，累得后面冲来的敌骑纷纷被阻失蹄，乱成一片。

骑队前阵的溃乱，波浪般影响和蔓延至全队，再不成队形，而是往两旁散开。

随在寇仲身后的骑兵见主将如此厉害，箭法如神，只凭一人之力重创对方，直比天兵神将，立即士气大振，气势如虹，人人在马背上弯弓搭箭，敌人甫入射程，同时箭雨齐发，令散乱的敌人更是溃不成军。

寇仲往箭筒摸去，摸了个空，左右各二的四个箭筒一百二十枝箭矢全部射光，狂喊一声，拔出名震中外的井中月，一夹马腹，勇不可挡的跃过一匹倒毙战场上的战马，便闯进敌骑阵内。

在战场上，甚么诱敌惑敌的招数全是儿戏笑话，每一刀劈出均讲求效率，以硬碰硬，力强刀快者胜。

“当”！

一名敌人给他连人带枪，劈得抛离马背，硬被他以重手法震毙，一招都挡不住。

寇仲展开刀法，见人便斩，手下无一合之将。随在身后的手下配合他无坚不摧之势，正面狂撼失去阵势的敌方骑队，杀得敌骑人仰马翻，往四外溃散。

此时罗军援骑仍在七百步外奔来，由于敌我两方骑队正在混战的当儿，无法发箭，只能冲过来作近身交锋。

麻常乃杨公卿爱将，身经百战，见状知寇仲的一千骑兵足可应付变得七零八落的敌骑，忙领一千手下，离开大队改往罗军援骑迎去。

寇仲此时重整队形，不再追击溃逃的敌骑，也转往援骑杀去。

在中军指挥全局的罗士信大吃一惊，想不到在寇仲指挥下敌军可强悍至此，若让麻常的骑兵迎头截着己军，寇仲再来个拦腰冲击，己军势遭先前队伍的同命运，影响整个战局，忙下命令，中军改攻为守，停止推进，又吹号命骑兵撤回中阵。

正抵御不住全力进攻的秦军和程军的杨公卿，见状大喜，原本准备迎击罗士信中军的投石机改变目标，开始发射，投在两侧攻来的敌军。

人命在战场上变得不值半个子儿，双方不住有人丧命或受伤，却没人理会，战事无情的继续下去。

看着敌骑退回己阵，寇仲暗叫可惜，若依刚才形势发展，他说不定可重创战场上的唐军，麻常此时来到他旁，骑队重整阵势。

麻常兴奋的道：“我们立即回师夹击，定可把敌人杀个落花流水。”

寇仲往最接近的正和守在营地外杨公卿展开激战的秦叔宝大军凝神望去，微笑道：“老秦果然是精通兵法的人，不要看他们似不顾一切的对杨公狂攻猛打，事实上他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分出大半兵力迎击我们。且我们若敢进攻他们，他们只要能顶一阵子，罗士信会率大军从后压来，恐怕最后只有你和我或可逃回去。”

麻常细察敌阵，点头同意道：“少帅真冷静，他们后方的军队确在开始后撤布阵。”

话犹未已，号角声起，秦、程两军开始有秩序的缓缓后撤，死伤者均被抬走，而罗士信的中军则往前推进，重整队形的两队骑兵分布两侧，若杨公卿乘势追击，又或寇仲想来个拦腰突袭，罗军均有足够能力应付。

布阵在战场以北的寇仲在马上伸个懒腰，从容道：“今天战事完毕，此战将可大振我军士气，亦可教李小子不敢视我寇仲如无物。”

麻常全神留意敌人的退却，心悦诚服的道：“如我们真能刺杀王世充，由少帅取而代之，李世民今仗必败无疑。”

寇仲苦笑道：“在慈润刺杀王世充，你不是说笑吧！洛阳的守将全是他的，甚么事都待回洛阳才说吧。唉！希望不用回洛阳便把事情解决。只要能在这里狠挫李世民，他的东征大计将会完蛋大吉，恐怕他连王位都不能保任。若李渊一怒下改派李建成代替他，那天下更将会是我寇仲的哩！”

## 第六章 战场夜话

徐子陵于黄昏时份抵达慈润，王世充的大军二万五千人陆续进驻，扎营于城池两侧，另一边的李世民则在罗士信的木寨外，亦即昨天寇仲和杨公卿遥窥敌营虚实的高丘另立一寨，两寨互相呼应。

此时双方均为加强营寨的防御工事忙个昏天黑地，徐子陵在营寨中军营入口报上来意，守门卫士立即飞报正在帐内与王世充及诸大将密议的寇仲，寇仲大喜出迎。

两人在寨门碰头，均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徐子陵环目一扫，见远近守军目光无不集中到他两人身上，低声道：“我们到外面说话。”

寇仲一把搂着他眉头，朝营外走去，道：“我今天刚小胜一场，杀敌近千之众，今王世充那老狐狸高兴得合不拢嘴。我现在愈来愈有把握可击退李小子，若你肯来助我，此仗将更添胜算。”

徐子陵苦笑道：“我今趟来不是助你打仗，而是另有要事。唉！对李世民你千万不可轻敌，否则我下趟来会是为你收尸。”

寇仲无奈道：“我也知道陵少你老人家不会回心转意，只是忍不住说出心中的愿望，没有你在旁说笑胡吹，日子真的很难过。一世两兄弟，却要这么各走各路的，确是造化弄人。你不是扮司徒福荣去骗池生春吗？为何还能抽空来探小弟？”

徐子陵苦笑无言。

寇仲一呆道：“不是又来劝我退出争天下吧？”

徐子陵晒道：“我才不为此费唇舌，你这冥顽不灵的家伙，来吧！”展开脚法，往北驰去。

寇仲大笑道：“我们好久没比拚过脚力，看谁跑得快一点。”

追在徐子陵背后，两人一前一后疾掠如飞，流星般投往两边营地灯火不及的暗黑深处，当徐子陵奔上离两方营地足有三里远的一座小山岗上，倏地立定。

寇仲来到他旁，笑道：“好小子！只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追不上你。”

徐子陵欣然道：“我也撇不掉你。”

寇仲探手搭上他眉头，用力搂个结实，指着李世民的营地道：“唐军训练的精良、纪律的严明，是我在中土从未遇过的，明天我将会与李小子在这广阔的战场上拚个你死我活，看看他纵横无敌的玄甲天兵厉害至何等程度？”

徐子陵愕然道：“你不是说刚胜他一仗吗？为何又说得像尚未与李小子

交手的样儿？”

寇仲叹道：“今天我只是和老秦老程的先锋军交战，且胜来侥幸，全因罗士信新降李世民，急于立功下便宜了小弟。”

徐子陵岔开道：“老跋仍未来找你吗？”

寇仲笑道：“他去会初恋情人，怕怎都要缠绵一段日子，哈！希望他不会被柔情感化，放下偷天剑过其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生活就好哩！”

徐子陵笑骂道：“原来你这小子既自私又不安好心，老跋肯为一个女人安定下来，你该为他高兴才对。”

寇仲叹道：“你该知我在说笑。老跋是怎样一个人，你和我最清楚。哈！少说废话，阴小子那古怪家伙有否到长安寻池生春的晦气？”

徐子陵脸上盖上阴霾，颓然道：“仍没有他的影踪，教人担心。”

寇仲道：“这种事担心是没有用，只好期望他吉人天相。你今趟来究竟有甚么重要的事？”

徐子陵道：“此事一言难尽，坐下再说。”

两人席地坐下，徐子陵凝望左远方处灯火耀空的慈润城，淡淡道：“我在长安碰上石之轩，还与他交过手。”

寇仲失声道：“甚么？”

徐子陵一五一十把到长安后的遭遇详细说出，最后道：“若待石之轩伤势尽愈，我或你遇上他必死无疑，石之轩魔功已臻出神入化的境界，即使祝玉妍比之他仍有一段距离。”

寇仲思索道：“这个当然，否则祝玉妍就不用使出自杀招数‘玉石俱焚’，你最熟悉石之轩，究竟有否寻出破他不死印的方法？”

徐子陵摇头道：“我只觉略有头绪，却不敢肯定是否有效，问题是他的幻魔身法和不死印结合为一，根本无隙可寻，无虚可乘。”

寇仲断然道：“我才不信他真能变成无法击败的恶魔，只要是人就有弱点，例如祝玉妍的玉石俱焚能重创他。现在他内伤未愈，更可能因与你激战牵动内伤，此实杀他的千载一时之机，兼且我们晓得他藏身何处。”

徐子陵狠狠盯他一眼，沉声道：“你可以分身吗？”

寇仲目光投往李世民营地，道：“若我的兄弟徐子陵有难，我寇仲甚么都可以抛开。”

徐子陵道：“事有缓急轻重，你这样离开如何对得起杨公卿，况且我再回长安会化身为司徒福荣，暂时该没有危险。”

寇仲颓然道：“说得对。我确该看看这里战况如何发展，才能决定何时抽身回到长安和你联手宰掉石之轩，一了百了。一日不除石之轩，必后患无穷。”

徐子陵又把遇上玲珑娇被羊漠和阔羯两人追杀，他出手救助之事说出来，当然略过玲珑娇的心事不提，紧守承诺。

寇仲呆住半晌，才道：“她回家也好，表示她终看破王世充狰狞的真面目。这么说大明尊教的人已抵洛阳。他娘的，新的原子会是谁，不会是玉成那傻子吧！”

徐子陵道：“我绝不希望你猜中，但机会却很大。玉成的资质你和我都清楚，根基更是好得没有话说。此事真令人头痛，你不但要小心大明尊教，且要小心杨虚彦，我和侯希白均猜他公报私仇的已奉李渊之命来行刺你。”

寇仲哂道：“我会怕他吗？”

徐子陵道：“勿要托大，在正常情况下他当然奈何不了你，可是若慈润失利，你们被迫退返洛阳，然后李世民大举攻城，你仲少久战力疲下，养精蓄锐的杨小子将有可乘之机，别忘记他得传石之轩的幻魔身法，又是第一流的刺客。”

寇仲信心十足的道：“慈润此仗，我是不会输的。”

徐子陵语重心长的道：“不要过份自信，因问题可能会出在王世充身上。要说的都说完哩！我还要去见李世民。”

寇仲失声道：“甚么？”

徐子陵耸肩道：“有甚么好大惊小怪的。魔门的势力在他家内生根，大家一场老友，在情在理我好该给他一个警告，对吗？”

寇仲苦笑道：“陵少想出来的，会错到那里去。唉！若我跪下来求你，你肯留下来助我胜此一役吗？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去算计石之轩，联手破他娘的甚么不死幻。长生对不死，大家应是旗鼓相当，但我们的兵力却是他的一倍，合共两条好汉。”

徐子陵转身没好气的道：“你会这样做吗？”

寇仲哈哈笑道：“当然不会。现在老子有头有脸，哈！有甚么好笑的，去找你的李小子好朋友吧！”

徐子陵敛笑淡然道：“告诉我？你是否真的想成为另一个杨坚，一统天下后做皇帝？”

寇仲深深凝望着他，一字一字的缓缓道：“我可否答过这问题后，你再不会怀疑我。”

我可对任何人说谎，却绝不会骗我的好兄弟徐子陵。我对做皇帝半丁点儿兴趣都欠奉，但一统天下使百姓过太平日子，却是我肯付出性命作为代价以追求的梦想。兵法就是刀法，对我寇仲来说，武道的最高体验正是身体力行的以武力去换取天下的太平，我确信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若师妃暄挑选的是我而非李小子，子陵就不用这么为难。”

徐子陵苦笑道：“好小子，终忍不住吐露内心的不满。如你大哥的目标只是希望天下太平，那一切都好商量，你奶奶的！”

寇仲一把搂着徐子陵眉头，微笑道：“最真心的那一句，就是我寇仲要赢，不但要赢眼前慈润一战，还要争天下的每一场战争，就像老跋以战养战式的修行。当我一统天下，建立霸业的一刻，便是功德完满的一刻。那时得烦子陵去请妃暄仙子下山来给我们挑他娘的一个皇帝出来，这方面她可比我们两兄弟在行得多。”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希望你不是给胜利冲昏头脑，尚未与李小子交手，就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李世民非一般庸手，至少在驾御将领一项上远胜过你，至于兵法战略，就要打过此仗始可分明。”

寇仲放开徐子陵，正容道：“兄弟！去吧！大家永远是兄弟。我是绝不敢轻敌的，李小子的厉害，我比任何人更清楚。”

寇仲回到营地，心中仍想着徐子陵，也有点后悔，他尚是首次对徐子陵说这么重的话，因为徐子陵在这时刻去见李世民，今他心里很不舒服。现在这不舒服的感觉已烟消云散，遂较能体谅徐子陵的矛盾和苦衷。

他比任何人更明白与他关系比兄弟更亲近的徐子陵，他有着悲天悯人，时刻为天下苍生着想的好心肠。若非为了他寇仲，徐子陵说不定会全力助李世民统一天下，至乎登上皇位，完成师妃暄对李世民的期待。可是因他与李世民在争霸路上的冲突，徐子陵唯一可做的惟有置身事外，他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可想而知。

若现在他寇仲仍是无挂无牵，则一切好办。可惜他已是泥足深陷，欲退不能，少帅军、杨公卿和他的将士，宋缺的支持和期望，都是他既抛不开也不愿舍弃的，何况李世民现在仍非是李渊的继承人。

刚踏入寨门，麻常迎上来道：“王世充着少帅立即去见他，他在城楼上。”

寇仲心中暗叹，心忖这老狐狸今趟不知又要弄甚么花

李世民摒退左右，当宽广的帅帐内剩下他和徐子陵两人，他拉着徐子陵的手在帐心席地坐下，然后放开他的手欣然道：“他们差点要抗命不肯离开。因为怕你是为寇仲来行刺我，哈！徐子陵是甚么人？他们太不了解。今晚我们定要谈个痛快。”

徐子陵心中浮现李世民手下诸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庞玉等人离帐时的不情愿表情，苦笑道：“刚才我和寇仲分手时，他临别的赠言是大家永远是兄弟，其含意是无论我怎样对待他，甚至出卖他，他仍当我是兄弟。”

李世民哈哈笑道：“徐子陵会出卖朋友？我李世民第一个不相信。子陵今趟远道而来，分别见寇仲和小弟，究竟有甚么急迫的事。”

徐子陵把侯希白的话转述，最后道：“你的老爹已完全被别有居心的女人和小人所蒙蔽，视你为杨广而李建成为杨勇，再没有甚么道理可说，世民兄可有甚么打算？”

李世民默然片晌，叹道：“想不到魔门手段如此厉害，哼！不过天下一日未统，我李世民尚有被利用的价值。唉！坦白说，我也不知怎办才好，子陵对我有甚么忠告？”

徐子陵淡淡道：“世民兄一天不回长安，没有人可奈何你。”

李世民一震道：“子陵是否暗示我须在关外自立呢？”

徐子陵沉声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除非世民兄有十足把握，否则回长安后将陷于完全被动，任人渔肉的劣境：石之轩现在魔功大成，再无任何破绽，天下恐难有能钳制他的人。”

李世民苦笑道：“实不相瞒，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家族内的斗争，又或魔门的阴谋，而是寇仲加宋缺而成的威胁，那是长安上下的噩梦，也是妃暄的梦魇，若不能趁宋缺北上彻底击垮你兄弟的少帅军，天下将重陷南北分裂的局面，那时突厥入侵，我们势将没有反击的能力。”

徐子陵念道：“寇仲加宋缺。”

李世民神色凝重的道：“世民非是危言耸听，我刚收到南方来的消息，宋缺正在岭南集结兵力，俚僚的战士加上宋家的子弟兵，兵力可达十万之众。估计召集和装配需时两至三个月，还须另加三个月至半年的训练和演习，那时宋缺会亲率大军东来，若再加上寇仲和他的少帅军，天下谁能撻其锋锐。”

徐子陵皱眉道：“宋缺开始动员？”

李世民道：“所以我只余顶多半年许的时间攻打洛阳和平定北方，否则谁都无法逆料未来的变局。”

徐子陵苦笑道：“宋缺加寇仲，唉！世民兄对宋缺这个人了解多少？”

李世民叹道：“此人雄材大略，学究天人，不但是精通兵法的统帅，更是对天下山川形势有深刻认识的人，在战场上则是无敌的猛将。手下更视他如神明，对他忠诚方面没有人敢怀疑。若再有寇仲辅他，将如虎添翼，在战场上与他们交锋，谁敢夸口有胜算。”

徐子陵苦笑道：“寇仲说过他只有争霸天下，让苍生安享太平的兴趣，却无当皇帝的野心。唉！我怎么说才好。”

李世民默默凝视着他，好一会忽然问道：“我们的关系弄成现在这样子，是否起因于秀宁？”

徐子陵哑口无言。

李世民无奈地道：“秀宁没向我说过甚么，是我自己回想当日的情况猜出来的。大家本是好好，寇仲却忽然拒绝我的提议，还要取账簿离开，我和他的关系从此逆转恶化，现在还要在战场上对决。假若有一天寇仲不幸命丧我李世民手上，子陵会怎样对待我？”

徐子陵平静答道：“我会求秦王你让我把他的遗体领走，带回小谷安葬。”

李世民叹道：“或者死的是我李世民，相信寇仲亦会善待我的遗骸，天下落在寇仲手上，怎都胜过落在石之轩手上。”

徐子陵明白他是因听到李渊辗转为魔门控制，故生出感触，才会有这种说话。

李世民又往他深深瞧来，轻轻道：“子陵可知妃暄返回静斋前，曾到长安找我，与我详谈近两个时辰，对我作了很多有用的指示。”

徐子陵涌起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滋味，就像师妃暄芳踪再现人世，当然那非是实情，只是因她下定决心再不出世，故而要与李世民见最后一面。

艰涩的道：“妃暄有甚么话要说。”

李世民摇头道：“她主要是问我关于我们李家的情况，唉！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何上一辈的超卓人物，在碧秀心被石之轩害死后如此伤痛欲绝！因为眼前有妃暄这好例子，谁不能被她高尚的胸怀情操，仿如天仙下凡的秀慧引起爱慕之心，可是爱意只能密藏在心底下，不敢表露丝毫，怕对她冒渎不敬。”

徐子陵一震道：“世民兄！”

李世民苦笑道：“这是我首次向人吐露心声，因为小弟晓得子陵比任何人更明白我的感受。哈！说出来后舒服多哩！”

徐子陵欲语无言，在某一程度上却感到自己的幸运，至少他曾和这动人的仙子试过“师妃暄式”谈情说爱的醉人滋味。

李世民又道：“她走时说过一句奇怪的话，是关于你的。”

徐子陵愕然道：“甚么话？”

## 第七章 临场怯战

寇仲进入慈润城，登上城楼，王世充正临高远眺李世民方面的形势，漫空星斗下，陪伴王世充的是追随他的心腹大将陈智略、郭善才、跋野纲、张志、邱奉、宋蒙秋，和李密处投来的降将段达、单雄信、郁元真。杨公卿却不在其中。

王世充见寇仲来到，堆起笑容道：「少帅请快到朕身边来。」又对其他将领道：

「朕要私下和少帅说几句话。」

众将移往两边远处，剩下王世充一个人正在城楼处。

寇仲来到他旁，心中第一个冲动是要质问他为何对玲珑娇如此狠心无情，最後压下这冲动，淡淡道：「圣上有何赐谕？」

王世充神色转为凝重，沉声道：「李世民不愧当世名将，比我估计的来牢叁天。」

若非少帅今早当机立断，主动出击，我大军抵达时势将被他杀个措手不及，虽不致就这样决定胜负，但肯定能动摇我们军心士气。现在敌人虽比我们多出近二万人，我们却是有城可做可守，形势仍有利得多。」

没有王玄应在旁碍手碍脚，两人间谈话的气氛较为协调，大家均是知兵的人，可省去很多无谓的意气争。寇仲没有答话，因知他尚有下文。

王世充默思片刻，压低声音道：「另外五万人到哪里去了？」

寇仲道：「我有一句肺腑之言，希望圣上可听入耳。」

王世充别头向他瞧来，道：「说罢！」

寇仲微笑道：「这句话容後再说，圣上召我来，是否想问子陵找我有甚麽事？」

王世充道：「你们兄弟问的密话，不说出来朕绝不怪你。」

寇仲淡然道：「虽是密话，与圣上却大有关系，子陵告诉我：石之轩再次到人间作恶，他的目标是要我不能活着离开洛阳，而李世民则不能活着返回关中，那天下极可能成为石之轩囊中之物。」

王世充露出震惊神色，旋又平复下去，肃容道：「少帅意何所指？」

寇仲道：「若洛阳被破，圣上只要向李渊说一声投降，李世民绝不敢动你分毫，那是因为淑妮的关系，但李世民却绝不容我活命。洛阳既落人李渊手上，与关中互相呼应，窦建德再不能有任何作为，那时李世民的利用价值亦告完蛋，我的想法就是这麽简单。」王世充冷笑道：「这只是石之轩的如意算盘，洛阳是不会陷落的！永远不会。」

寇仲道：「我的肺腑之言，正是针对洛阳保得住与否而发。假若望上能抛开一切顾虑，不理李世民如何动员攻打其他要塞重镇，死守慈润，将有极大机会可保洛阳。」

王世充沉声道：「你是否晓得李世民的全盘作战计划？」

寇仲道：「那并不难猜。除了来攻慈润约五万五千主力大军，李世民把馀下兵力分作四路，其中以从河阳渡大河攻击回洛为重头戏。其他叁路只是骚扰性质，作用在拖住圣上的大军，令圣上不敢减少洛阳的兵力，其他城池的军队则难以调来慈润参战。」

王世充目光移回城外远方敌营，重复两趟的喃喃道：「回洛城！回洛城！」

寇仲道：「现在河阳指挥唐军的是黄君汉，他只要据守河阳，就能拖住我们的援军，进退不得，另一方面则守不住慈涧。惟今之计，是任得其他城池失陷，若能守得住慈涧，洛阳可稳如泰山。那时将轮到李世民泥足深陷，进退不得。倘再把李世民赶回老家，失陷的城池还不足手到拿回？」

王世充又往他瞧来，好半晌始道：「我们能守得稳慈涧吗？」

寇仲叹道：「恐怕老天爷才有资格答圣上此一问题，且更要看圣上的判断和决心。」

慈涧关系重大，一旦失守，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无可估计，最怕再来多几个罗士信，圣上会吃不消的。」

王世充断然道：「好！我就依少帅之言，全力固守慈涧。」

目光投往城外，一字一字的缓缓道：「若我把军队交由少帅全权指挥，少帅有多少成胜算？」

寇仲听得又惊又喜，晓得王世充目睹大唐军容阵势，失去信心，故生出对他倚赖之心。王世充心知肚明，若换过他是寇仲，今天必不敢迎战敌人在数目上超出己方数倍的大军，而他寇仲能在此劣势下出击并获小胜，已赢得王世充和军方将领的好感和尊敬。

否则王世充不会有这句话。

寇仲扫视敌阵延绵的灯火，哈哈笑道：「那李小于今趟有难哪！」

李世民沉吟道：「我有时真想不通你和寇仲怎会走在一起，纯看眼睛便晓得你们有截然不同的性格。寇仲像无时无刻不在找寻新鲜的事物、冒险与刺激、打败对手和征服对手的机会；而子陵你则与世无争，只想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子陵同意我对你们的判断吗？」

徐子陵愣然道：「我没想过你会这样看寇仲。诚然他是个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的人，却非蛮不讲理，只是他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理想，且不是旁人包括我在内能改变他的。」

李世民欣然道：「这正是妃暄对寇仲的看法。她要我说出这一番对你们两人的瞧法後，然後说出自己的意见。她指出除非我能在洛阳之战击垮寇仲，甚至把他杀死，否则未来必成南北对峙之局，那时能解决这僵局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徐子陵。」

徐子陵呆住片刻，苦涩的道：「这就是她那句话吗？妃暄太看得起我哩！唉！问题是当南北分裂对峙之势形成，再非关乎寇仲一个人，而是牵连到宋缺、宋阔和整个支持汉统的南人，在那情况下小弟恐怕无能为力。」

李世民叹道：「我也向妃暄说出同样的见解，可是她没有直接答我。只说当天下苍生最需要徐子陵时，千陵是会当仁不让的。」

徐子陵苦笑道：「这叫仙心难测，她不是想我去找寇仲决斗吧？」

李世民沉声道：「坦白告诉子陵吧！我会尽最後努力避免与寇仲成为死敌。可是若努力失败，我会抛开一切，尽所有力量对付他。否则若让宋缺与寇仲联成一气，後果将不堪想像。」

顿了顿续道：「世民真的非常感激子陵告知关于石之轩的阴谋，我会小心应付，不会教奸人得逞，致步上随杨的後尘。」

寇仲步出城门，杨公卿迎上来道：「他有甚麽话说？」

寇仲低声道：「到营外走走如何？」

杨公卿使人牵来战马，两人并骑驰出营地，途中遇上麻常，麻常笑道：「若不是有少帅相陪，小将定要阻止杨老出营。少帅可知天策府有派人同敌

营溺战的习惯

在深夜连番向另一敌方挑战，既可扰敌，假若对方龟缩不出，更可扬威耀武，如你派兵出营追杀，则说不定又会中伏。哈！不过今趟他们却不敢重施此技，皆因我们有少帅助阵，惹恼少帅他们要吃不完兜着走。」

寇仲哈哈笑道：「你老哥说得我心花怒放，果是拍马屁高手。」

出营後，寇仲道：「麻常这人相当不错，有勇有谋。且看他现在仍能轻轻松松的开玩笑，当期他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杨公卿道：「这人确是个人材。是哩！王世充又有甚麽花样？」

寇仲与他驰上一座小丘，还目细察远近形势，微笑道：「王世充怯战哩！」

杨公卿一呆道：「尚未正式与李世民交锋，他竟害怕起来，还用出来混吗？」

寇仲晒道：「他打过甚麽大仗？李密那场仗是我和杨公为他赢回来的，以前他的所谓胜仗只是恃强凌弱，替杨广镇压未成气候的义军。李世民乃天下有数的名师，军力比我们强，训练比我们好，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躲在洛阳的高墙後死守不出他或者会好一点，在平原会战怎到他心虚气馁，他娘的！」

杨公卿不解道：「纵使他心中害怕，该不会告诉你啊。」

寇仲目不转睛打量远方灯火辉煌的敌营，微笑道：「他当然不会对我吐露心声，却请我明天在他身旁献策，等若间接为他指挥军队，以他的为人，如非怯战，怎肯作此安排。」

杨公卿错愕道：「明天？李世民阵脚未稳，该没这麽快来攻吧！」

寇仲沉声道：「这正是我的策略，明天李世民来攻也好，不来攻也好，我们也要出兵布阵示威，引李世民来个小试虚实，假若他龟缩不出，我们就当预演一趟，如他敢迎战，就是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杨公卿倒抽一口凉气道：「少帅会否是过份高估我们的作战能力？在这丘原平野之地，能胜自可长驱直进，否则兵败如山倒，倘败势一成，动辄全军尽墨。李世民今趟的东征军，是在唐室约六十万大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乃精锐中的精锐，我们不倚城作战，实属不智，少帅须参思。」

寇仲从容一笑道：「我没有奢望可在明天击溃李世民的大军，但要赢此一役，不冒点风险怎行？若待唐军卖精蓄锐来攻，不如我们先发制人。明天倘能斗个平分春色，我军将士气大振，敌人则刚好相反。」

接着压低声音道：「杨公勿怪我直言，我方上至统帅，下至兵卒，大多数人对唐军都抱有像杨公你般的瞧法，心忖着到慈润来只是虚应故事，最後还是要回守洛阳。我却不是这麽想，就让李小子在这里见识我寇仲的手段。」

杨公卿沉吟片晌，叹道：「我现在愈来愈明白少帅和我们的分别，但王世充那胆小鬼肯冒这个险吗？」

寇仲哑然笑道：「谁叫他想做皇帝，当然要拿出赌注来博哩！来！让我们四处看看，好为明天的大会战做足工夫。」

李世民亲自送徐子陵到案外，随行约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庞玉、罗士信和十多名护驾亲兵。

徐子陵不好意思的道：「世民兄不用送啦！」

李世民欣然道：「我只是顺道吧！照例我要到战场巡视一番，做点功课。让我送子陵一匹马代步如何？」

徐子陵摇头道：「我还是欢喜用两条腿走路，世民兄不用客气。」

李世民转头对众将士道：「你们留在这里。」然後扯着徐子陵走远十多步，低声道：「还记得长安玉鹤庵的常善尼吗？通过她可把信息传往慈航静斋给妃暄。唉！石之轩的事，你看是否该让她知晓？」

徐子陵心神剧震，忽然间，师妃暄再不像以前般遥不可及，至少有联络它的方法法！

李世民道：「子陵看着办吧！」

接着有点难以启齿的道：「子陵回长安後，可否帮我一个忙？」

徐子陵收摄心神，道：「只要力所能及，定为世民兄办妥。」

李世民双目精芒乍闪，沉声道：「设法干掉尹祖文和任何精通七针制神的人，这种邪术对我是很大的威胁。」

徐子陵心中同意，这种可怕的酷刑，最硬的汉子也承受不起的如若李世民的心腹被掳去施刑，说不定会尽〔李世民的秘密。试想若李世民有、对付建成、元吉，而此事又被揭破，李渊会怎样处置李世民？

淡淡道：「此事包在我身上。」李世民苦笑道：「我一方面求你办事，另一方面却要杀你的兄弟！子陵会怎样瞧我李世民？」

徐子陵陪他苦笑道：「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我只好作这麽想。」

李世民又道：「还有是杨文干，京兆联虽冰消瓦解，但杨文干势力仍在，不过从地上转往地下，一天不除去他，终是後患无穷。在一般情况下杨文干起不了甚麽作用，可是在长安内，当父皇完全站到建成的一方，杨支干和他的手下将是举足轻重、不可疏忽的一股力量。」

徐子陵道：「我会设法把他挖出来，为世民兄了此心事。」

李世民拉起他双手用力一握，道：「子陵珍重！」

寇仲和杨公卿绕个大圈，从北面一座树林穿出，抵达树林边沿处时勒马停定。

杨公卿笑道：「少帅是否已胸有成竹？」

寇仲点头道：「现在确较有多点把握。」接着指向两方营地中间一座小丘道：「若我是李世民，会以此丘作指挥台，既可尽览全局，又不怕被敌突袭。」

杨公卿道：「若我们先占这小丘又如何？」

寇仲摇头道：「我们不能勉强自己，只能像今早般靠城布阵，方便进攻退守，除非李世民不敢迎战，我们才登上小丘耀武扬威，风光一番後退却。哈！战场上的风光。噢！」

杨公卿亦看到二十多骑现身丘顶处。

寇仲功聚双目，凝神瞧去，剧震道：「李小子不会这麽便宜我吧！其中一个似乎正是他。」

杨公卿一震道：「若真是李世民巡视战场，那其他的人肯定全是一等一的高手，只我们两人恐怕会吃亏。」

寇仲摇头道：「不是两个人，而是我一个，杨公只给我在这里押阵，若我能狠下心肠斩杀李小子，今晚我们可抽身返回彭梁。他娘的！我究竟能否在这情况下动手，说到底我和李小子总算有过交情。」

杨公卿道：「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哪有人情可讲，更是不择手段。问题是少帅真否有信心应付这麽多人，不如待我回去调一批好手来助阵较为稳妥点。」

寇仲道：「时机一去不返，更何况若大批人马声势浩荡的杀过去，只会是打草惊蛇，看我的。」

言罢飞身下马。

杨公卿大吃一惊，探身一把抓住他肩头，劝道：「太危险哩！」

寇仲仰望星空，微笑道：「杨公好像忘记我面对颀利的千军万马而不惧，区区二十多个精兵猛将，吓唬别人自是足够有馀，却仍未放在我寇仲眼内。」

杨公卿受他强大的自信心感染，不由松手。

寇仲迅如轻烟的闪出林外，藉长草树丛的掩护，鬼魅般往敌骑潜去。

## 第八章 功败垂成

徐子陵在草原飞掠，朝大河方向前进，赶返长安，心中一片茫然。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他却无法阻止事情的发展。造化弄人，师妃暄为何认定自己是可以改变这似乎是早经注定的命运？而事实上他总觉得无能为力。

他感觉到李世民或可狠下决心应付建成和元吉的迫害，但仍无法不顾及与李渊的父子之情。李世民的沉稳冷静可出乎他意料之外，反应更非如他预想般的冲动激烈，而是断然决定把长安发生的事置诸脑后，集中精神与寇仲周旋。

若没有宋缺介入此事，就算不看在徐子陵份上，他于击败寇仲后必会敬寇仲一马，不会力图致他于死地，宋缺却令事情走上另一路向。李世民向他说明此事，正表示那是他没有选择中的唯一选择。

他多么希望能远远离开这快将发生的一切，不再听到有关于这残酷攻防战的任何消息。可是他已难以置身事外，他能生看寇仲被杀吗？

寇仲从草丛树后扑出，流星般奔往丘坡，朝李世民掠去。

面向这边的庞玉和两名亲卫高手同时警觉，大声吆喝，到发现来者是寇仲后，忙从马背跃起，掣出兵器，一剑两刀对寇仲迎头截击。

丘顶的李世民、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罗士信和十六名亲卫高手并没有如寇仲预料般乱作一团，李世民哈哈一笑，道：“少帅别来无恙！”

长孙无忌等纷纷取出兵器，团团环护李世民，再分出五名亲卫高手下马对付寇仲。

寇仲则心叫可惜，若能潜至丘坡才被发现，又或对方策马来拦截，他便可仗着比马儿灵活得多的身法，掌握机会对李世民作出近身狂攻，现在则已成双方力战之局。口上应道：“世民兄也是风采依然，可喜可贺。”

“铮”！

井中月离背而出，往前疾挑，正中庞玉攻来的一剑，接着身子往右稍

移，只差毫厘的避过本是斩到头颈的一刀，井中月往横扫出，狠狠迎上右方高手从侧劈来的刀背上。

庞玉首先闷哼一声，运剑的右手虚虚荡荡，无处着力，难过至极点。他以前在洛阳曾与寇仲交手，可是眼前此刻的寇仲却似脱胎换骨的变成另一个人，功力深不可测，刀法又无法捉摸，骇然下退后重整阵脚。

“当”！

右边亲卫高手竟被他连人带刀扫得踉跄横跌开去，原来寇仲从庞玉处借来部分内劲，此君哪能不立即吃亏。

寇仲扫开右方敌人的同时，底下飞出左脚，靴头命中左方敌人变招溯至的刀锋，那人眼睁睁瞧着寇仲踢来，偏是无法避开，螺旋劲发，那人喷血跌退。

庞玉疾退时，五名持枪的亲卫高手越过庞玉，奋不顾身的向寇仲杀来。

丘顶上的李世民等人看状倒抽凉气，寇仲竟变得如此厉害，再非他们熟悉的寇仲。

寇仲哈哈一笑，拔身而起，五枝长枪击在空处。

寇仲何等精明，见五人一式用枪，判断出这五名亲卫高手定是精通某种能把长枪的优点发挥出来的阵法，哪敢被他们缠上。

再从丘坡俯冲回来的庞玉却大惑不解，寇仲笔直弹往高空，力尽时岂非要笔直的落回地上，如何可应付在地上等待他的五杆长枪，在难以揣测下他只能在旁押阵以待。

在坡顶上李世民等人无暇多想，除李世民外，人人放下兵器，右手取弓，左手取箭，拉个满圆弯弓往仍在腾升的寇仲射去。

弓弦声连串爆响，十四枝劲箭脱弦而出，织成一片箭网，往寇仲激射而去，射箭者无一不是此道高手，取点的准绳角度，均是无懈可击，只要寇仲依循现时升势速度，肯定会变成箭靶。任他武功再高，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同时格挡十四枝劲箭。

李世民生出不忍之心，却又隐隐感到寇仲不会这么容易被人杀死。

果然寇仲一声长笑，真气变换，竟改直上为往旁斜冲，不但堪堪避过能夺命的劲矢，还越过庞玉，直朝丘上诸人扑去。

庞玉大喝一声，冲天斜起，长剑直追寇仲后背。

寇仲去势徒增，迅速拉远与庞玉剑锋的距离，朝丘顶的李世民投去。

尉迟敬德等哪想得到寇仲有此逆转真气变换身法方向的绝活，无不大失预算，来不及取出惯用的兵器，纷纷从马背跃起，凌空迎击寇仲，就以手上大弓，挥击硬攻。

他们均是身经百战的猛将勇士，临危不乱，不但不会在空中撞作一团，还互相配合，分出一半人形成抢攻与阻截的人网，另一半人则忙收弓抽取兵器，固守原地。

由寇仲来犯，直至此刻，只是眨几眼的光景，可见战况的紧凑激烈。

李世民拔出佩剑，他本身亦武技强横，虽见寇仲勇不可挡，奇招送出，仍旧无所惧。

庞玉的剑直追寇仲后背，五名枪手亦反杀回来，只要尉迟敬德、罗士信和三名亲卫阻截成功，寇仲将陷入重围，有死无生。

长孙无忌护在李世民旁，目不转睛的盯着寇仲来势，诸将中以他和尉迟敬德武功最高，他更是冷静多智，不会因己方似能控制局面而生出轻忽之

心，还考虑到情势变化下种种应变的方法。

首先迎上寇仲是尉迟敬德，像他这级数的高手，手上虽是长弓而非惯用的归藏鞭，仍是招数凌厉，威足势猛。眼看可堪堪扫中对方的井中月，岂知井中月明明是疾劈而来，竟突生变化，心中叫糟时，长弓不及变招，便被寇仲刀锋挑在弓弦处。

寇仲大笑道：“这叫兵诈！似实而虚，虚反成实。”

“崩”！

弓弦分中断开，弓体弹直。

这一刀最巧妙的地方，是在避重就轻，不与尉迟敬德硬拚，却击在长弓最脆弱处，化解敌人攻势。试想弯弓变成直木，加上弹直时生出的力道，任尉迟敬德如何了得，一时亦难变招反击，还要怕寇仲再施杀手，只好往下沉坠，不过他并不担心，罗士信的刀和另三名亲卫高手的剑，可教寇仲穷于应付。

哪想到寇仲就借挑中弓弦那些许力道，借力上升，一个翻腾，竟完全避过空中截击，再往丘上只有长孙无忌和余下三个亲卫护着的李世民投去。

无论战略刀法，寇仲均运用得出神入化，精采绝伦。

后面追之不及的庞玉落回地面，心中后悔，若适才以静制动，固守丘顶，当不致陷入眼前局面，如让寇仲正面攻击李世民，即使事后李世民毫发无损，他们已难逃保护不周的罪过。

长孙无忌当机立断，见李世民欲挥剑迎敌，狂喝道：“你们挡住他！”

一把抓着李世民坐骑的缰索，拉转马头朝营寨方向奔去。

三卫右刀左盾，齐住凌空而降的寇仲扑去。

“碎”！

井中月闪电般击中其中一面盾牌，借势往上弹升，凭空再唤一口气，疾如箭矢的往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射去。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刚奔下丘坡，坐骑虽神骏非常，仍未能放尽四蹄，臻达全速，寇仲身法却已全面展开，疾如流星般后发先至的赶到。

长孙无忌早蓄势以待，一个翻身，从马背落地，手中玉箫化作千百反映天上星月的光点，往双脚快要触地的寇仲狂风暴雨的点过去。

他计算得非常精确，在寇仲触地前出手，那是寇仲旧力未消新力未生的尴尬时刻。

寇仲一声暴喝，脚尖疾伸，比长孙无忌估计的先一步触碰地面，接着陀螺般往他旋转过来，人刀合为一体。

“叮叮”之声不绝如缕，长孙无忌施尽浑身解数玉箫连点十多下，均点在井中月的刀体上，仍无法阻遏得狂攻而来的刀势，只好往后飞退，否则若让寇仲连人带刀撞入他怀内，他会像被五马分尸般给砍成多块。

寇仲却是心中长叹，暗赞长孙无忌功夫了得，凭他奋力挡了这几招，使自己白白错过除去李世民这劲敌的天赐良机，功败垂成。

长笑道：“世民兄慢走，我不送哩！”

李世民早奔下丘坡，回头笑道：“迟些找少帅把酒谈心如何？”

寇仲在被敌人围拢前，迅速溜掉。

徐子陵抵达大河，再沿河西上，疾走一个时辰，快天亮时，地势转平，前方出现渡头，在日出前的暗黑里，宁静无人。

徐子陵还以为找错地方，待看到刻有“翁山古渡”的小石碑，肯定是雷九指，宋师道等约定会合入长安的正确地点，遂于渡头坐下，呆望滚滚东流不休的大河水。

负责知会雷九指一方的是陈甫，他与欧良材有个藉快艇通信的渠道，消息可迅速往还，雷九指等理该正在此处等候他，但现在仍未见船影。

正犹豫该否呆等下去，还是直接去找雷、宋等人，帆影在上游出现，一艘小风帆顺流驶至。

徐子陵感到不大对头，司徒福荣的座驾舟当然不会是这么一艘单桅小风帆，而应是三桅至乎五桅的巨舶，忙躲进古渡旁的树林内去。

风帆泊岸，欧良材现身船上，东张西望。

徐子陵仍未弄清楚是甚么一回事，从林内闪出。

欧良材见到他，大喜道：“子陵快上船。”

徐子陵登船，欧良材下令把船掉头，朝西驶往入关的方向，道：“这是雷老哥的意思，他说趁天下皆知你去见秦王的当儿，找个和你身材近似的人扮司徒福荣入京，那就谁都猜不到司徒福荣和你有关。不过子陵现在须火速赶往长安，否则若让假司徒福荣开腔和人应酬说话，你这真司徒福荣再要扮他便会有破绽。”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我竟是真的司徒福荣吗？那不真不假的司徒福荣行止如何？”

欧良材欣然道：“司徒福荣躲往塞外去以为那是宋家势力不及的地方，没有一年半载怕仍不敢回来。我们在同一时间从平遥开出大船，又放出风声他是往长安避风头；平遥的商家都是自己人，大家口径一致有谁人会再去查探打听来证实表面没有任何可疑的消息？”

徐子陵望往露出晨光的天际，心中一阵感慨，寇仲与李世民争雄斗胜的战场离他愈来愈远，可是他能把战场从心头抛开吗？

兵器交击声响个不绝，在城上城下大批战士围观喝采声中，寇仲赤着上身，与十二个由麻常精挑出来的杨公卿亲兵比武演练，精采迭出，惹得观者不住叫好，气氛炽热。

“喳喳喳”！

寇仲展开奇步，倏地逸出重围，举刀笑道：“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留点气力去搞李世民的卵子！”

寇仲来到在旁含笑观战的杨公卿处，负责为他拿衣物的亲兵忙替他拭汗穿衣。

杨公卿笑道：“少帅这么锋芒毕露，不怕招圣上之忌？”

寇仲把射日弓好好收藏，淡淡道：“他该感激我才对。”望往在墙头仍不住向他致敬的守军，道：“这是最好激励士气的方法，就是以身说教，用实际行动显示我的实力，那在战场上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功效。这一招是从颡利学来的，在要攻打龙泉前，颡利还和一众将士在后方营地射箭为乐，这是真正的大将之风。”

杨公卿欣然道：“在这里最尊敬你刀法的人该是我，除少帅外，谁能视李世民的亲兵猛将如无物，杀得他只有策骑逃命一途。”

寇仲颓然道：“不要提哩！只差一点点我就不用一早起来便演一场耍猴子戏。”

蹄声骤响，一骑从城内奔出，两人望去，竟是正式受命专为王世充传递命令的大将张志，寇仲和杨公卿你眼望我眼，均惑不妙。

张志在两人身前下马，道：“我们入帐再说。”

寇仲动也不动，皱眉道：“张大将军是否奉有圣上之令？”

杨公卿冷哼道：“圣上有甚么指示？”

张志为难的低声道：“圣上着我口头传令，取消今天主动出击，改为静观其变。”

寇仲和杨公卿同时失声道：“甚么？”

即使杨公卿原先并不同意今天出战，可是王世充的夕令朝改，正犯上兵家大忌。现在人人准备妥当、士气如虹之际，王世充的愚怯行为就像照头向他们淋下一盘冷水，怎教人不心灰意冷。

张志苦笑道：“圣上认为……”

寇仲打手势阻止他续说下去，飞身上马喝道：“我去跟他说。”

再不理张志，策马直入城门，去见以慈润总管府作临时行宫的王世充。

寇仲闯入总管府，守卫均不敢拦阻，他直抵大堂，才被王世充的亲卫拦在门外，寇仲大喝道：“我要见圣上。”

王世充声音传来道：“让少帅进来！”

寇仲气冲冲的跨步入厅，正和王世充说话的宋蒙秋和郎奉知机的退出大堂，只余王世充独自一人坐在厅南的太帅椅上，好整以暇的品尝香茗，还示意寇仲到他右下首坐下。

寇仲却笔直来到他身前，沉声问道：“这是甚么一回事？”

王世充不悦道：“甚么一回事？我昨夜睡不能寐，将事情反覆思量，最后决定今日仍不宜用兵。道理很简单，防御工事仍未完成，匆匆出兵，一旦失利，城池左右阵地将受冲击，后果堪虞。”

寇仲没好气的道：“但是圣上有否想过昨晚才下令全面备战，决心今天出击，忽然改变过来，这对士气会生出不良影响。而且我们的战略是要先发制人，以示我军对唐军一无所惧。如让李世民占得先手，我们被动的还击，与主动出击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王世充冷哼道：“少帅勿要动气，我只是把出击推延一天，待壕防做妥，十拿九稳时出战。战场上不但要斗勇力，还要斗智计，躁进乃兵家之忌，不过是区区一天时间，现在李世民阵脚未稳，怎都要几天时间休息准备，明天和今天并没有甚么分别。”

寇仲愤然笑道：“若李世民这么容易破人猜中他的行止战略，就不配称当世无敌的帅将，他能比圣上预测早三天抵达，现在怎会让人猜中他何时来犯？李世民的兵法可稳可奇，奇正变化无穷，我们若以平庸的军事规条去看待他，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王世充泛起怒容，道：“朕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训我。”

寇仲再按不下怒火，仰天笑道：“既是如此，我寇仲只好及早回彭梁去享点清福。”

王世充脸容一沉，正要说话，宋蒙秋和郎奉神色慌张的冲进来，齐声

嚷道：“李世民大军全面发动，正朝我军迫至。”

## 第九章 慈涧会战

王世充和寇仲登上城楼，遥观敌势。

唐军在两座营帐外开始集结兵力，调动井然有序，迅捷灵活，确是军容鼎盛，士气如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虽仍在初步的集结阶段，已可见微知著，令人看到整个战阵的雏形。

王世充在寇仲耳旁低声道：“朕错啦，少帅可有甚么补救方法？应坚守还是迎战？”

寇仲心头一震，王世充真的是怯战，失去信心，故方寸大乱下低声下气来求教自己。

王世充这反覆不定的情况非常危险，会令他在面对取舍时，作出错误的判断。

他凝神打量敌阵，兵力约在五万人间，其他五千人该是留守营寨。中央清一色是步兵，两翼和前后阵均是骑兵。中央步军又分九组，每组三千许人，由不同兵种的队伍合成，各备弩、弓、枪、刀、剑、盾、拒马等兵器。可以想像作战时在李世民的指挥下阵法变化无穷，随时针对敌人而作出种种最有效的应变。

寇仲见唐军如此威势，亦不由心生寒意，从而推出王世充等其他人的感受。不禁恨起王世充来，若王世充肯听教听话，先李世民一步出军，便不用被李世民抢吃这头一道汤，累得现在连他都感进退两难。

如若慈涧是洛阳、长安级的坚城，甚或次一级如黎阳或虎牢，他不用想也会主张坚拒不出，凭稳固的城池和强大的防守力削弱损耗唐军的力量，只恨慈涧却是不堪大军冲击的小城池，且根本无法容纳二万多郑军，只能及早依城立帐抗击庞大的敌军。

杨公卿和其他诸将来到王世充和寇仲左右两旁，听候王世充的指示，而王世充则等待寇仲这“护驾军师”的说话。

矮壮强横，脸相粗豪，有胡人血统的王世充心腹大将跋野纲分析道：“敌人的动员正接近完成阶段，若我们现在仓卒出营迎战，阵势未成，敌人压阵攻来，我们一个抵挡不住，正要吃大亏。照臣下看该以据壕城固守最为稳妥。”

城头十多名将领近半数人点头表示同意。

连杨公卿亦叹道：“我们已失去在营外会战的时机。”

寇仲晓得杨公卿是说给他听的，表示他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迎击敌人。深吸一口气，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若连他亦失去斗志，此仗必败无疑。

从容笑道：“若我们坚守不出，李世民会有怎样反应，是挥军强攻？还是收兵了事？”

王世充忽然皱眉道：“真奇怪，他们并没有预备跨壕攻城工具。”

郎奉谄媚的道：“可知李世民只是要显示实力，耀武扬威，我们可置之不理。”

大将陈智略沉声道：“李世民的功业战迹，全是从守城得回来的，并不善于攻城，所以我们打定主意据城稳守，李世民将莫奈我何。”

寇仲心中暗叹，李世民既是守城的专家，当然比任何人更明白城池的强处和弱点，如守然后知攻。事实王世充和手下大将是被李世民的威名和现在显示的实力吓得不敢迎战。

寇仲淡淡道：“诸位尚未答我的问题，李世民究竟是挥军强攻，冲击我们的营地，还是展示实力后收兵了事？”

郭善才道：“少帅怎样看呢。”

众人目光齐集中往寇仲身上，听他的答案。

寇仲哈哈笑道：“李世民不愧纵横无敌的主帅，虚实相生，使人摸不透他的目的。

我们则连他究竟是挥军来犯，还是想示威一番亦弄不清楚。”

转向王世充道：“李世民在测试我们的反应，如果我是李世民，圣上若龟缩不出，他可派出一军，绕往慈润后方，在那里选取战略地点，设立能坚守的营寨，断去我们与洛阳的联系，绝我们粮草。等到他能成功在慈润四方建成这类营寨，慈润将被重重封锁，我们将不战而溃，以最窝囊的方式输掉这一场本应是漂漂亮亮、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的大会战。”

王世充一震道：“少帅是主张出战？”

寇仲道：“我们是别无选择，主动之势已落入李世民手上，当其阵势完成，便向我军推进，待钳制得我们动弹不得之时，我们将变成帖板上的肥肉，任他宰割。圣上必须当机立断，否则延误军机，后悔莫及。”

杨公卿点头道：“少帅的话很有见地，圣上请立即决断。”

王世充的呼吸急促起来，倏地喝道：“就如少帅提议，立即布阵迎敌。”

此时敌阵爆起震天的喝采呐喊声音，潮水般不断涌来，只见李世民帅旗出现在营寨出口处，主帅李世民在天策府诸将簇拥下，加入唐军中阵。

寇仲仰天笑道：“李世民啊！就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真本领。”

郑军从城中和营地源源不绝注入战场，唐军亦开始推进，果如寇仲所料，李世民选取在双方间的小丘作临时指挥台，以旗号、战鼓、号角指挥全局的进攻退守。

郑军布的是半月形圆阵，以慈润城作依托，将防御线尽量缩小，以收紧密集的队形，尽可能形成有机的防御体系，藉此对抗唐军较为疏散的进攻型方阵。

二万郑军分左、中、右三师，左、右两师各五千骑兵，两万步军居中。右方骑兵由杨公卿和麻常指挥，左方骑兵则是陈智略为主，跋野纲为副。

中军步兵分作四大组，每组五千人，分由郁元真、单雄信、段达和郭善才统率，宋蒙秋和郎奉留守城池。

寇仲和张志陪同王世充和其二千人的亲卫兵团位于中军正中处，指挥进兵，统揽全局。

方阵的唐军，与半月形依城布阵的郑军，两方兵马，隔远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实际上唐军只比郑军多出二万人，但由于唐军布的是疏散的进攻阵式，郑军是密集的防守阵式，骤眼看去，漫山遍野均是唐军和迎风飘拂的旗帜，兵力便似在郑军数倍以上。

从寇仲的角度瞧去，前方尽足往左右延展的各式兵种唐军，声势骇人

至极点。

确是其悍将勇，军容鼎盛。

反观己方，由于先势被夺，被敌军牵着鼻子走，人人脸容沉重，无不抱着能抵住敌军的进攻便非常了不起的被动心态。

寇仲排开一切杂念，全无旁惊的观敌察敌，寻找敌人的破绽空隙。

“咚！咚！咚！”

敌阵战鼓齐鸣，中车前三组的合成步兵团和前锋骑队向前推进，直逼而来，到离郑军中锋步兵阵千许步外停止，队形往两旁舒展，形成长方阵，动作整齐划一、迅疾而有效率，尽显训练有素的成绩。

虽未真的进攻，已对郑军构成庞大的压力，仍是骑兵居前、步兵居后的阵式。

寇仲欣然笑道：“好一个李世民，我寇仲差点看漏眼。”

号角声起，郑军侧翼两支骑兵策骑缓进，逐渐散开移往外档，像一对巨掌伸展般以摯敌人。

王世充脸色凝重的道：“少帅看破李世民甚么阴谋诡计？”

寇仲道：“右方骑兵共有五队，每队千人，靠内侧的一队就是李世民最精锐的玄甲天兵，也是能凿穿的奇兵，李世民仗之屡克大敌，若我们不能早定计对付，今仗必败无疑。”

王世充另一边的张志讶道：“我们并不是未曾听过李世民的玄甲亲兵，可是这批骑兵表面看与其他骑兵没有半点分别，少帅凭何判断此队正是李世民的玄甲天兵？”

王世充点头表示同样的疑惑。

寇仲好整以暇的道：“看他们的座骑，要比其他队伍的战马安详整齐，这是突厥人观马的要诀，马儿有敏锐的触觉，若主人紧张不安，它会清楚感应，更在行动与神态反映出来。正因这队人马是精锐的精锐，久经战阵，所以人人神凝意舒，不像其他人般心情紧张，遂经马儿反映出来。”

张志定神细看，叹服道：“果是如此，少帅的眼力真高明。”

王世充道：“我们该如何应付？”

寇仲淡然道：“敌方最强的一点，正是弱点破绽所在，假若我们顶得住他们，李世民在今仗将无所施其惯技，至于下一仗，留待下一仗再算吧！”

往王世充瞧去，沉声道：“圣上最精锐的部队是否我们身后的亲兵团？”

王世充无奈点头道：“应是如此！”

寇仲笑道：“没有牺牲怎能有收获？圣上只要分出五百人给我指挥，我可对李世民这支钉子般有穿透力的奇兵迎头痛击，杀他娘的一个落花流水。否则如让这队人由阵前杀到我方阵后，又回头冲杀返来，我们就阵不成阵，军不成军！”

“咚！咚！咚！”

战鼓齐鸣，喊杀连天，唐军终发动攻击，漫山遍野却又阵形完整的奔杀过来。

双方大军，终正面交锋。

徐子陵于黄昏时分进入长安城，今趟他打醒十二个精神，施展种种撒敌手段，以防被高手如石之轩或娼娼之辈跟踪在背后，潜往侯希白的多情窝。

侯希白见他回来，喜道：“早猜到你今晚该是时候回来，所以不敢到上林苑去，情况如何？寇仲肯否听你的话？”

徐子陵在书斋一角坐下愕然道：“听我的甚么话？”

侯希白赔笑道：“我是不知该问甚么才好，所以顺口来这一句，只要寇仲提高警觉，杨虚彦该难逞奸谋。李世民又有甚么打算？”

徐子陵苦笑道：“他的打算就是管他娘的长安事，先干掉寇仲再说其他。”

侯希白呆头鸟的在他旁坐下，茫然道：“这算甚么打算？”

徐子陵叹道：“此事多想无益，不如搁下不想。有和雷大哥联络过吗？”

侯希白点头道：“他们昨天入城，住进崇仁里的华宅去，一切似乎颇为顺利，雷大哥他们摆出力求低调的姿态，不过司徒福荣来长安的消息已暗地传开去。不过由于唐郑交战，又有寇仲参与，吸引了唐室的注意力，现在碰口撞面的话题都是与此有关，没有人有闲情去理会一个暴发户的出没。”

徐子陵问道：“见过纪倩吗？”

侯希白摇头道：“这几天她都以抱恙为由没有返上林苑，至于阴显鹤仍未有消息，他会否遇上不测之祸？”

徐子陵叹道：“我们不必胡乱猜测，免徒闹得心烦意乱。”

侯希白道：“娼娼来找过你两趟，该怎样应付她才好？”

徐子陵道：“她再来找我，请代我和它的个时间在此处会面。我还要去找胡小仙，还有你那幅《寒林清远图》，对吗？”

侯希白精神大振，喜道：“对极！在下还怕陵少忘掉此事。你甚么时候去偷，我就甚么时候到上林苑制造不在场的铁证。”

又压低声音道：“石师全无动静，看来你真的牵发他的伤势，使他必须密藏潜修，希望这段好日子何以拖长一些。”

徐子陵想起石之轩立即头痛，问道：“你的百美图进展如何？”

侯希白道：“只差十来个美人儿，画美人一点不难，难就难在那百首美人诗，百首不同，累得我差点要放弃。”

徐子陵拍拍他肩头道：“今晚到上林苑去花天酒地吧！我要去和雷老哥、宋二哥会合，弄清楚情况后再行事，今晚会是非常忙碌的一晚。”

激烈的攻防战，从上午延续至黄昏。

唐军主攻，郑军主守。

在李世民的指挥下，唐军将士对郑军发动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狂攻猛击，从远距离的箭射到近身的肉搏，此起彼伏，无休止地进行着。

马蹄军靴踢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双方互有伤亡，血染草原，尸横遍野，战况惨烈。

寇仲以奕剑术的心态面对这场等若由他指挥的剧战，王世充反成他的传令将军。

在这一刻，他变成只求成功的指挥者，每一名将士，都是他放在棋盘上的棋子，以冷眼去作出判断，哪子该留，哪子该弃，作为争取最后的胜利。

不如此，郑军早抵不住唐军的撼击，被迫退回营里城内。

号角声起，接战中的唐军潮水般退却，寇仲下令追击，却给迅速补上的唐军硬以强弓劲箭迫回来，双方再成对峙之局。

寇仲暗责自己疏忽，唐军退而不乱，连死伤者亦全部送返后方，可知是有秩序的退却，不宜追击，就是一念之差，累得百多人命丧敌手，身为主帅的确足责任重大。

敌我两阵燃起千百计的火把，日战转为夜战，又是另一番气氛情景。

王世充沉声道：“李世民究竟尚有甚么鬼主意！”

这是郑军一方每一个人都急欲晓得的事，战场上的李世民指挥若定，策略变化无穷，如非有寇仲这军事上的天纵之才冷静应付，一一化解，郑军肯定不能像目前般不失寸土。

双方重整阵脚，移走死伤。

寇仲身上多处负伤，他却像个没事人般不以为意，甚至拒绝包扎治理伤口。别人以为他英雄了得，不畏伤痛，他却自家知自家事，长生气比任何圣药更有疗效。

他和王世充分派的五百亲卫多番出击，粉碎敌人连番猛攻，他的射日弓发出的连珠箭，更使敌人心寒胆丧，否则战局会变成由唐军全部控制的发展。

王世充的二千亲卫精锐，分作四批让他统率调遣，故每趟都是以生力军勇不可挡的姿态反击唐军，屡创奇功。

张志道：“真奇怪，李世民为何仍不出动他的天兵？”

直至今刻，那一千被寇仲法眼看破的天兵骑士，只曾佯攻两趟，仍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

寇仲微笑道：“大将军累吗？”

张志叹道：“除非是铁铸的，怎能不累？”

寇仲道：“所以大家都累哩！李世民就是等候此刻，他的天兵才可发挥最大的效用。”

话犹未尽，唐军留在后方从未参与过攻击的一队步骑兵，开始推进，其中正包括天兵骑队在内，退回去的两万步骑兵重整阵势，按兵不动，不过若在李世民一声令下，他们可随时再投身战场。

敌人不住迫近。

寇仲拔出井中月向身后休息充足的五百骑兵嚷道：“成功失败，就看我们的本领。”

五百战士轰然响应，寇仲在他们心中建立起无敌的领袖地位，人人乐意追随他，为他效死。此事虽招王世充之忌，但寇仲已顾不得那么多，否则他将横尸此地，洛阳、少帅军全不关他的事。

前方中军步兵依鼓声旗号的指示，往两旁懂移裂出去路缺口，让寇仲领军冲出，迎击首次杀到的玄甲天兵和以万计的唐军。

## 第十章 离间高招

徐子陵从后墙进入崇仁里的华宅，易容改装了的雷九指和宋师道两人正在后厅说话，见徐子陵来会，当然非常欢喜。

双方大致交待别后情况，徐子陵讶道：“为何不见从人，小俊到哪里去了？”

雷九指道：“小俊正在装扮，我们再经思虑后，计划有少许变动，但更是更加完美。”

徐子陵对雷九指或尚有疑惑，但对宋师道却是信心十足，欣然道：“小弟洗耳恭听。”

宋师道洒然笑道：“事实上只有两项变动，首项是因应形势变化，原来司徒福荣比我们想像中的更为胆小，接得我们警告信后，就那么与申文江两人连夜离开、平遥避祸去也，生意交由亲弟打理，所以我们不能婢仆成群的跟来。”

徐子陵讶道：“又有这么巧的？他为何不带其他人，而偏和这申文江一道避祸？两人关系这般亲密吗？”

雷九指笑道：“你这叫聪明一世，蠢钝一时，当然是宋二爷在信内下料子，不怕申文江敢不与老板有祸同当，亡命天涯。”

徐子陵恍然道：“宋二哥确是算无遗策。”

宋师道笑向雷九指道：“我并不是宋二爷，而是申先生，苏管家几时可改口。”

雷九指自掌一记嘴巴，装作诚惶诚恐的道：“小人知罪！小人知罪！申爷大人有大量，勿要和小人计较。”

这几句他以带着平遥乡音的夸张语调说出，惹得哄堂大笑。

徐子陵叹道：“若这里有石之轩、娟娟那类高手来探望我们，我们所有心血将尽付东流。”

宋师道点头道：“子陵说得对，苏管家你该检点些，否则只要文江在福荣爷面前说一句话，苏管家你立即要卷铺盖回乡耕田。”

三人再次对砚大笑。

徐子陵挨往椅背，心中一阵难过，若寇仲在此，那有多好。大家一起开怀大笑，共商与奸人周旋的大计。

一把声音从后门处传来，老气横秋的道：“苏管家又犯上甚么错失？噢！竟是徐爷！”

徐子陵一眼瞧去，登时心中叫妙，走进来的小俊扮得就像司徒福荣本人大驾亲临，似足图画中他的体型脸相。

雷九指跳起来，一把搂着任俊肩头，探手捏他的脸皮道：“这张脸虽及不得上鲁师妙手的巧夺天工，但至少亦有他七、八成的工夫，我保证司徒福荣看到他时，会以为自己在照镜子。”

徐子陵不禁莞尔，笑道：“该说连鲁大师亦以为这张面具是他做的。”

雷九指欣然放开捏着小俊脸皮的手，笑道：“好小子！何时学懂拍马屁的。”

宋师道道：“这是我们第二项变更。因为要你徐子陵整天坐在这里扮司徒福荣实在太浪费，所以平时改为小俊代劳，到要在赌桌上显身手，以你的功夫，模拟小俊的声音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任俊正容以带上平遥口音的语调道：“开押店不但是盘生意，更是门学问，想赚钱首先讲商誉，我司徒福荣赚多一个子儿赚少一个子儿绝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诸位朋友听到我司徒福荣四个字便有信心。”

他说话的音调、缓急和断续均有种令人一听难忘的特徵，就因有此异样与别不同处，故容易被掌握和模仿。

雷九指道：“这是欧良村教的路，司徒福荣确是用这般语气说话的。据欧良材说，小俊学得有七、八成相似。”

徐子陵信心大增，道：“坐下再说！”

四人坐好后，宋师道道：“我们和官府打过招呼，并请他们关照我们不愿张扬的愿望。陈甫明天会遣几个婢仆下人来伺候福荣爷，至于护院保镖一类我们曾透过陈甫暗中招聘，若池生春真的对我们有狼子之心，该会趁机让手下混进我们这处来，我们可将计就计。”

任俊道：“最怕是池生春根本不晓得我们大驾莅临。”

徐子陵思索半晌，向雷九指道：“雷大哥有否传小俊两手绝活？”

雷九指尚未答他，任俊探手摊掌，三颗骰子赫然出现掌心处，笑道：“我现在连睡觉亦梦到自己在赌钱，不过在梦中总是轮多赢少。”

徐子陵欣然道：“那会省去找很多工夫。真正的司徒福荣年纪有多大，妻妾子女情况如何？”

雷九指答道：“真正的司徒福荣该不过四十岁，似乎不好女色，到现在仍是独身，所以很多人在怀疑他另有癖好，与宋二爷有一手。”

宋师道哑然失笑道：“雷老哥又来耍我，他是与申文江有一手，而非甚么二爷三爷。”

徐子陵望向任俊，道：“小俊有否心怯？”

任俊肯定的摇头道：“有雷爷和二爷在旁指点，我不但不害怕，还感到乐在其中。”

雷九指正容道：“小俊非常好学，天份很高，子陵不用担心他能否胜任。”

徐子陵道：“这就成哩！唯一担心的是小俊的眼神会泄漏秘密，因为只要有点眼力，就可看出他是会家子。”

宋师道道：“敢开押店的人背景怎会简单，司徒福荣出身黑道，本身是平遥一个著名帮会的龙头大哥，我这申文江也是世家子弟出身，自幼习武，所以这方面不成问题。”

雷九指道：“我扮的苏管家真有其人，是司徒福荣另一心腹，在平遥武林薄有名气。”

司徒福荣和申文江逃离平遥，他便南下不知所踪，该是奉司徒福容之命打听宋二爷家动静。”

徐子陵深感群策群力的好处，自己可轻松得多，道：“你们今天好好休息，待我安排一切后，明天可实行我们的讨香大计。”

宋师道讶道：“子陵会有甚么安排？”

徐子陵长身而起，笑道：“首先要安排一位绝色美女，蛇有蛇路，鼠有鼠路的看上小俊这绝不讨人欢心的司徒福荣，令他改变癖好，改为欢喜女人。我的娘！这是甚么一回事？”

战事终告暂时结束。

唐军屡攻不下，李世民鸣金收兵，控制主动的大唐军有秩序的撤退营地。

此仗关键处在于寇仲死命抵着李世民的“凿穿天兵”，令唐军无法突破郑军的防御线，双方均伤亡颇重，死伤达数千之众，战情惨烈。

寇仲负伤累累，战袍被自己和敌人的鲜血染得斑驳可怖。

经过塞外以战养战的修行，他完全掌握如何在千军万马的血战中保命之道。但受伤是无可避免的，任你武功如何高明，刀法何等了得，在避无可避及人挤人的混战中，握刀碰剑是必然的事，但如何把来自敌人的伤害减至最低，却是寇仲从无数战役领悟回来的超凡本领。

战士在清理战场，杨公卿和他策马绕过城营，来到慈涧另一边一座小丘上，由此以快马沿官道朝东疾走，两天许的时间可抵洛阳。

寇仲道：“待会我要去向王世充说话，必须于此设立营寨，以确保粮道畅通，否则若被李世民派小队人马袭劫运粮队伍，可使我们穷于应付。”

杨公卿道：“那就不如索性建一座石堡，可与慈涧遥相呼应，工具与匠人可从洛阳调来，如此即使慈涧失陷，李世民的兵不能长驱直进，直追洛阳。而我们若迫不得已退返洛阳，也不惧李世民衔尾追击。”

寇仲讶道：“我们今天刚打过一场漂亮的大仗，教李世民不敢小觑我们，杨公对慈涧是否能稳守仍这么没信心吗！”

杨公卿叹道：“我对少帅当然信心十足。但对王世充则是另一回事！谁晓得明天他又会想出甚么蠢主意来。”

寇仲大有同感，道：“那建一座似点样子的石堡要多少时间？”

杨公卿道：“为抵御唐军攻打洛阳，早在城内储存大批凿好的方石，准备必要时修补破损的城墙。若把部分运来建有堡，而人手足够的话，可于十来天的时间弄成一座有抵御能力并容纳数百守兵的石堡出来。”

寇仲讶道：“可以这么快建成石堡，令人想像不到，那就不如夹道建起两座石堡，其防守之力将以倍数增强。”

杨公卿欣然道：“好主意。不过最好不要由我们提出，由我私下去和跋野纲商议，他追随王世充足有十年，是王世充最信任的外姓将领，他的提议王世充较易入耳。”

寇仲思索的道：“跋野纲和王世充同是胡人，可能有血缘关系，又或同是大明尊教有关系，该是跟王世充说话的理想人选，杨公想得周到。”

杨公卿苦笑道：“周到？唉，应说辛苦才是。在战场上，拿主意的人若出问题，神仙难救。”

寇仲道：“打过今天这场战后，我对整个形势从悲观转为乐观，现在谁都该晓得我是有诚意助王世充击退李世民。现在只要能说服王世充接纳窦建德；另一方面则向窦建德痛陈利害，请他出兵来援，李世民将进退两难，陷进被动的劣境。”

杨公卿沉吟片晌，沉声道：“窦建德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寇仲微一错愕，好一会才道：“坦白说，直到此刻我仍摸不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说话得体，只说该说的话，圆滑得不会惹人反感。不过他的缺点，也极可能是他的优点，是过度的自信。像攻陷黎阳后，他曾想过挥军渡河攻击虎牢，这不但代表他不把王世充放在眼内，还低估李世民的威胁。”

杨公卿道：“难怪王世充怕他，窦建德攻陷黎阳，对王世充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绝无联手抗唐的可能。”

此时麻常和十多名手下策骑奔至，道：“圣上有请少帅！”

寇仲和畅公卿交换疑惑的眼神，均猜不到王世充因何事这么急着要见他寇仲。

徐子陵戴上“雍秦”的面具，外加侯希白那副须胡，进入明堂窝的外大堂际此接近初更的一刻，灯火通明的大堂人头涌涌，围着赌桌喧声震耳。

徐子陵换得少量筹码，施施然在赌桌间闲逛，心中想着的却是胡小仙，只要他在赌厅角落留下暗记，明天将会联络上胡小仙。唯一担心是自己因赶往慈润，错过与她联络的约定期限，不知会否因而出现变化。

最后还是把心一横，趁没人注意时留下暗记，以只有他和胡小仙才明白的方法，标示见面的地点时间。

然后随便在其中一张赌桌赌两手，输掉近半筹码，正要离开，香风袭至，纪倩在他身旁走过，道：“我在那间川菜馆等你。”

王世充踞坐总管府大堂南端的“龙座”，诸大将段达、单雄信、邢元真、张志、陈智略、郭善才和跋野纲等分坐两旁，气氛严肃。

见寇仲来到，众将均向他含笑打招呼，态度尊敬。显示他寇仲在他们心中建立起一定的地位，赢得他们的敬意。

王世充将拿在手上的书筒，递给站在椅后的亲兵，淡淡道：“给少帅过目。”

寇仲大惑愕然，王世充冷哼道：“这是李世民使人射进营地的书函，信是给朕的，话却是向你说。”

寇仲接过信件，展开细看一遍，其他人除王世充外，显然未悉飞箭传书的内容，露出好奇神色。

以李世民的作风，此信内容当然不会光是无聊的话。

寇仲看罢合起书函，哑然失笑道：“好一个李世民，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可令皇上心中不舒服，而我则进退两难。”

大将陈智略忍不住问道：“李世民究竟在信内耍甚么花样？”

王世充悻然道：“朕怎会因此介怀，少帅可自行决定该怎么办。”

众人更是摸不着头脑，不过谁都晓得王世充说自己不介怀，与实情刚好相反，否则不会说这气话。

寇仲在右方那排椅子的最后一张坐下，把信件搁在几上，拍着扶手哈哈笑道：“李世民在信内邀我三更时分到他营地见面，我究竟该去还是不该去呢？”

诸将恍然。

李世民这着确非常厉害，信是给王世充，话却是向寇仲说，正点出王世充与寇仲间最大的矛盾。且摆明不尊敬王世充，明示在李世民心中，只有寇仲堪作对手，王世充根本不被他放在眼内。

张志干咳一声，道：“皇上须小心这有可能是李世民兵下对付少帅的陷阱。”

寇仲心中暗赞，张志这句话非常得体，将话事权交回王世充手上。

郁元真叹道：“这封信是非常高明的离间计，圣上勿要中李世民的圈套。”

只听王世充手下两名大将争着为他说好话，当知众将对寇仲生出倚重之心，问题是王世充心胸狭隘，理智上晓得诸将所说属实，情绪上仍难接受。

单雄信皱眉道：“李世民会有甚么话和少帅说？少帅若是可轻易动摇的人，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和我们出生入死的共抗唐军。”

寇仲心怀大慰，却知道诸将都为他说好话，会更招王世充之忌，可偏拿不出别的办法。

王世充果然仍神色不善，冷冷道：“这么说！诸位卿家均认为少帅不宜赴会，对吗？”

一直没有作声的跋野纲道：“照我看以李世民的作风，此会绝非鸿门宴。且即管真是陷阱，以少帅的身手，要突围逃走谁拦得住。或者李世民经过今仗，知难而退亦属可能。”

王世充冷哼道：“若他是知难而退，该直接来向我提出。”

郭善才道：“我还想到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李世民想弄清楚少帅的心意，然后决定应否退兵。”

对王世充诸将来说，不论是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又或像段达、单雄信和郁元真等从李密处投降过来的将领，均晓得寇仲是击败李密的大功臣，今天一仗全凭他撑着大局，所以郭善才这番分析人人认为理所当然。只有王世充愈听愈不是味道。

王世充见众人大多点头同意郭善才的见解，脸容一沉，同寇仲道：“少帅比任何人更清楚你自己与李世民的關係，且说到底少帅是客卿身分，不受朕直接管辖，所以此事应由少帅自行决定。”

寇仲心中暗叹，表面仍从容自若，淡淡道：“多谢圣上！李世民既敢约我，我寇仲就敢去见他。他对我说过甚么话，我会一字不漏转述与圣上，圣上请信任我。现在我唯一的目标是守稳慈润，其他的事既无暇去埋，亦无暇去想。”

他对王世充是说尽好话，给足他面子。若王世充还想不开想不透，那是他自取灭亡，他寇仲还可以干甚么？

## 第十一章 纸上谈兵

徐子陵进入川菜馆，纪倩背着众人在较僻处的一角等候他，菜馆快要收铺，再不接待迟来的客人，只余三张桌子仍有宾客，宁静安详。

在纪倩对面坐下，纪倩美目向他飘过来，似回复一贯的生机，仆闪仆闪并饶有兴趣的打量他，待他开口说话。

徐子陵苦笑道：“小姐请先恕过在下爽约之罪，皆因身有要事，当日须立即离开长安，今日黄昏时分才回来。”

纪倩一手托着巧俏的香腮，另一手懒洋洋的为他斟茶，漫不在乎的道：“是否又是不可告人的事？”

徐子陵洒然微笑道：“小姐猜个正着。”

纪倩放下茶壶，“噗嗤”娇笑，瞟着他道：“你倒坦白，今趟你有很大的改变，不但声音好听得多了，说话的神气跟以前更活像两个不同的人。噢！差点忘记告诉你，人家记起阴小纪是谁哩！”

徐子陵大喜道：“真的？”

纪倩不悦道：“我纪倩是说谎的人吗？不过若要我告诉你，却有一个条件。”

徐子陵早知她不会如此驯服，微笑道：“小弟洗耳恭听。”

纪倩一字一字的道：“你要告诉我为何你要对付池生春，然后由我决定是否参与。”

假如你说的话令我不感兴趣，我是不会透露阴小纪的任何事。”

徐子陵欣然道：“这个要求很合理，有机会纪小姐可向侯希白询问我是否可以信任的人，他会给小姐一个确切的答案。”

纪倩抿嘴浅笑道：“不用紧张，若我半点不信你，今晚就不会坐在这里和你这冤家说话，还会改找我在官府的朋友在明堂窝门口把你擒个正着，关进牢内去。那时我要知道甚么事，会亲自拷问。”

徐子陵给她说得啼笑皆非，知她仍是含恨在心，怪自己戳破她要学成非凡赌技的美梦，耸肩道：“言归正传，我要对付的不是姓池的，而是姓香的，小姐开始感兴趣了，对吧？”

纪倩坐直娇躯，秀眸闪闪生辉，柔声道：“先告诉我你究竟是寇仲还是徐子陵。我曾多次问希白关于你们的事，希白只是笑而不语，却承认你们和他有过命的交情。”

徐子陵明白过来，纪倩是因上趟他提起侯希白，从而猜出他是谁，所以态度大改。

轻俯往前，迎上她期待的眼神，柔声道：“我应否先说两句江湖的场面话？例如甚么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然后说出自己是徐子陵。”

纪倩忍不住发出银铃般的动人笑声，掩嘴瞪他一眼道：“不要逗人家笑好吗？我现在想严肃认真点嘛！”

徐子陵心中暗叹一口气，长安可以说是另一个战场，只是这战场实在比寇仲在慈润的战场有趣得多。寇仲是否自寻烦恼？

纪倩在他眼前轻扬玉手，吸引他的视线，道：“你在想甚么东西？”

徐子陵坦然道：“我在想寇仲，希望他到这一刻仍可活得好好的。”

纪倩喜孜孜的瞧着他道：“你真的把人家视作朋友，不怕我害你吗？”

徐子陵正容道：“我从没想过小姐会害我。”

纪倩凑近他低声道：“告诉你一个秘密，这几晚人家都在明堂窝门外等你，因为知道你一定会来。”

徐子陵生出不妥当的感觉。

纪倩笑道：“你扮徐子陵扮得真像。如果我不是晓得寇仲和徐子陵正在慈润跟秦王斗生斗死，定会给你骗得贴贴服服，现在嘛！嘻嘻！”

徐子陵心叫不妙，纪倩灵活的跳起来往后避退，三张桌子共七名客人同时拔出兵器，抢过来把他封死在角落处，这些人徐子陵并不认识，全是生脸孔，看样子该是长安权贵的公子哥儿，纪倩的仰慕者，在纪倩的徵集下凑

杂成军。

纪倩在“大后方”得意洋洋娇笑道：“你这骗子算老几，竟敢来骗本姑娘，你若真是徐子陵，就露两手给我见识见识。”

其中一个持剑的年轻公子大笑道：“即使是徐子陵又如何？就让我们长安七公子令他知道甚么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长安岂是随便任人撒野的地方？”

刀光忽闪，两剑分从两个角度横斩直劈他的颈项和脸颊，既狠且疾，颇有两下。

徐子陵心中暗叹，若给这甚么他娘的长安七公子暴露他徐子陵的行藏，弄得李渊等全晓得他身在长安，那就冤哉枉也。

唐军营寨前摆开一桌酒菜，只有两个席位，李世民悠然自得的安坐靠着寨门的位子，身后立着尉迟敬德、庞玉、秦叔宝、长孙无忌一众心腹大将，在营寨火把光的照耀下，隆而重之的恭候寇仲大驾。

寇仲单人匹马从慈涧城营方向驰来，直抵酒席前，轻轻松松的甩瞪下马，任得赶来为他牵马的唐军伺候马儿。笑道：“世民兄果是信人，小弟初时还以为把酒言欢只是随口说说，现在才晓得是真的。”

李世民长身而起，从容道：“我们终曾是知交，纵使要快生死于战场上，在可能的情况下好应该来个叙叙旧情。少帅请入座！”

他身后诸将无不目光灼灼的盯着寇仲的一举一动，眼神充满敌意，又隐含尊敬。

寇仲来到另一边的席位，大模大样坐下，李世民亲自为他斟满一杯，然后坐下举杯道：“我大唐军营内严禁喝酒，违令者斩，所以今晚的宴会，不得不在寨外举行。酒是附近村落张罗回来的米酒，充满乡土风味。让我先敬少帅一杯。”

两人举杯对饮。李世民回头向手下诸将道：“你们退回寨内，木王有几句心腹话要和少帅说。”

诸将齐露愕然之色，又知李世民言出必行，军令如山，无奈下退得一乾二净，只剩两人在营寨外隔桌对坐。

寇仲计算酒席离寨门足有二百步的距离，讶道：“世民兄不怕我突然发难？世民兄武功虽高，可是若我肯以命换命，拚着硬涯世民兄一击，说不定在世民兄的手下来救护之前，重创世民兄。”

李世民哈哈笑道：“若寇仲是这种人，我李世民根本不屑和你共桌谈心，我李世民绝对信任你，更相信不会看错你。”

寇仲苦笑道：“我确不会这样无耻。唉！你老哥害得我恨惨，使我和王世充再添心病。究竟我们还有甚么好说的？”

李世民又为他斟酒，微笑道：“以前我是力劝少帅而不果，今趟却想痛陈利害。少帅勿要笑我，因为大家始终曾做过兄弟好友。”

寇仲举杯道：“这一杯就是为我们以前的兄弟之情而喝的，饮过这一杯，以前的兄弟情一笔勾消。若我寇仲命丧世民兄之手，做鬼亦不会怪世民兄，只会怪自己不自量力，妄图与世民兄为敌。”

李世民喝一声“好”，两方再尽一杯。

寇仲放下酒杯，油然道：“世民兄有甚么利害须向小弟痛陈？我倒希望有点新意思，若都是我早晓得的，我们就不用花时间，各自早点回去睡他娘的一觉。”

李世民往前微倾，双目闪闪生辉，凝视寇仲，微笑道：“我想和少帅来一场豪赌。”

寇仲把扫视寨门情况的目光收回来，迎上李世民锐利似能洞穿任何秘密的眼神，大感意料之外的讶道：“豪赌？我们赌甚么？”

李世民道：“赌的当然是洛阳，假若我李世民不能在半年内攻陷洛阳，我李世民从此不问任何军事政事，但我如能成功，阁下须放弃争霸大业。我可任你解散少帅军，又或把少帅军归顺于我，我李世民保证会善待寇仲的每一名手下。”

寇仲虎目精芒乍闪，嘿然道：“半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世民兄不怕作茧自缚！”

李世民笑道：“若我说的是一年之期，少帅是否还肯赌此一铺？任何赌博，没有风险就没有乐趣。”

寇仲叹道：“世民兄的胆子比我还大，若换过小弟是你老兄，际此慈润胜败未分之际，怎敢说此豪情壮语！”

李世民仰望星空，徐徐道：“让世民亦来一个假设，若洛阳的主事者是寇仲而非王世充，我李世民绝不敢下重注作此豪赌。”

寇仲一呆道：“你的痛陈利害果然与别不同。你不怕我说服王世充死守慈润，由于有洛阳作后援，说不定可坚持上一年半载。世民兄那时岂非要眼白白瞧着手上的筹码输个一乾二净。”

两人表面客气友善，事实上却是针锋相对，各不退让。

李世民哑然笑道：“少帅会否对王世充过份高估？少帅表现愈出色，愈招王世充之忌。郑国政权内外交困，派系斗争和只重同宗将领更是不得人心。少帅可以有良好的愿望，可惜事实偏是冷酷无情。”

寇仲微笑道：“王世充始终是曾带过兵打过仗的人，在战场上刀来箭往，岂容他有余瑕玩弄肮脏手段。”

李世民淡淡道：“那我就把王世充迫返洛阳，予他多点时间考虑自身的处境。不瞒少帅，我已命怀州总管黄君汉和猛将张夜叉在河阳集结三万大军，只要成功渡过孟津，将可克日攻陷回洛。不用世民提醒少帅，同洛和洛口，乃供应粮食予洛阳两大粮仓之一。

回洛失守，对慈润这方面的军粮供应，怕多少会有点影响吧！”

寇仲立时处于下风，苦笑道：“幸好尚有洛口，一天虎牢仍在，洛口可源源不绝把本身藏粮由洛水运往洛阳，以保洛阳粮食无缺，支援慈润的郑军，更可向大河下游诸城买粮。何况现在回洛已加强防守，世民兄是否言之过早？”

李世民长笑道：“虎牢！哈！虎牢！”

接着眸神深深注视寇仲，微笑道：“为了虎牢，世民另遣三军，每军万人，一由行军总管史万宝率领，自宜阳进军伊厥。另一军由刘德威指挥，自太行东围河内。河内乃现今郑军在大河以北唯一据点，此镇失守，大河北岸尽入我手，凭我大唐水师的实力，少帅是否仍有疑惑我们能置大河于控制之下呢？”

顿了顿续道：“大河既任我纵横，最后一军由上谷公王君廓率兵，渡河

枕军洛口，断去洛阳最后一条粮道，洛口的粮草要运往洛阳，那时须问过我李世民才成。”

寇仲回复冷静，淡淡道：“想不到世民兄对纸上谈兵兴致极浓，小弟就奉陪到底。”

世民兄对攻陷伊阙似乎成竹在胸，小弟却是大惑难解。筹安、伊阙两城，一据洛水之南，一据伊水之西，两城相隔不过一日马程，唇齿相依。寿安有经验老到的张镇周坐镇，只要他发兵呼应，史万宝凭甚么本领攻陷伊阙？伊阙城外尚有龙门堡，况且若襄阳钱独关与朱粲联军北上，史万宝将四面受敌，能否逃回来向世民兄问好请安，势成疑问。”

李世民笑而不答道：“此处请恕世民卖个关子，任由少帅自行想像如何？”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世民兄是否在暗示张镇周向你归降？”

他绝非大惊小怪，因为若张镇周投降一事属实，不但对郑军士气打击无比估量，随之而来的后果更是不堪想像。首先是伊阙不保，且切断与洛阳的联系。大唐军那时会如蝗虫般蚕食洛阳南面所有城镇，北面的大河则在唐军手上，再失慈涧，洛阳将只余东线虎牢唯一的呼吸孔道透气。

李世民岔开道：“不知少帅是否懂下围棋，对我来说，王世充和它的军队是一条大龙，若正面对撼，我纵胜亦伤亡惨重。所以得采取围堵和斩截的策略，堵死他每一个活口，然后逐一收气，到只剩下洛阳一只眼，独眼焉能造活？少帅请指教。”

寇仲苦笑道：“小弟从未学过下围棋，独眼活不了，那么一双眼是否能活？另一个活口就是虎牢，更是另一条活龙的来路。”

李世民微笑道：“若世民没有牵制窦建德或你少帅军的方法，根本不敢东来，宁愿在关中坐看窦建德和王世充斗个头崩额裂。”

寇仲一震道：“我的少帅军？”

李世民漫不经心的道：“杜伏威既已归唐，李子通还有甚么作为？降我大唐，还可封侯拜将，风风光光。少帅军虽朝气蓬勃，士气昂扬，但仍是羽翼未成，自保或可有余。

只要李子通作出北上攻长之态，少帅的彭梁军将动弹不得，派不出一兵半卒往援虎牢。”

寇仲整片头皮发麻起来，至此才领教到李世民兵法如神，算无遗策。

李世民好整以暇的油然道：“至于窦建德，一方面要留下部分兵力以压制北面高开道和罗艺的蠢蠢欲动，更要应付东面另一支义军的挑战，这支义军由山东孟海公率领，与徐圆朗齐名，窦建德想收拾他怕要费一番工夫。”

寇仲就像一个赌得天昏地暗的赌徒，想下最后一注时，忽然发觉手上筹码全输掉。

最难过是明知李世民的战略，他仍无法应付和改变。

深吸一口气，道：“假若世民兄输掉慈涧此仗又如何？”

李世民哑然失笑道：“我这一仗是无论如何不会输的。由今晚开始，我军将坚垒不出，等待另四支军队分别攻陷回洛、洛口、河内、伊阙的好消息。若这还不够，世民可留下万来人守寨，自己则率其他人沿大河南下亲取北邱山南、洛阳东北的金塘城。那时看王世充会否因慈涧而置洛阳不理，陪少师在这里赏月观星？”

寇仲拍桌叹道：“好小子！你奶奶的熊！到现在我才明白甚么是上兵伐

谋，亦明白为何薛举父子和刘武周、宋金刚输得这么他娘的一塌糊涂。你老哥令我有力难施，你今晚请我来喝酒，就是要这般令我难堪而下不得台，对吗？”

李世民肃容道：“恰恰相反，我请你来喝酒谈心，因为我李世民的当你兄弟。你寇仲是英雄的，就接受我的赌约。我李世民定下半年之期，就当是还你的人情债。”

寇仲双目精芒闪闪，凝视李世民而不语。

李世民沉声道：“不要对虎牢再寄任何希望，我已派李世绩全权负责攻克虎牢，此人无论在李密军中，又或我大唐诸将里，均是一等一的人才，我有十足信心他可轻取虎牢。”

寇仲摇头叹道：“洛阳之战，对我太不公平哩！”

李世民道：“战争就是这样，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战争有战争的规矩，就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少帅入乡随俗，如何竟出此言？”

寇仲霍地立起，仰望星空，缓缓道：“我寇仲有我寇仲的规矩，秦王由此刻开始，再不用眷念旧情，只该依你战争的规矩把我和我的少帅军斩草除根。若技不如人，我寇仲死而无怨。”

李世民叹道：“如此说少帅是不肯接受赌约，这是何苦来由？”

寇仲大笑道：“因为我愈来愈感到有你老哥这样一个对手，不负此生。”

两人最后一场谈判，终告破裂。

## 第十二章 最后希望

灯火熄灭。

长安七公子的各式兵器不是劈中椅子，就是斩上桌面，徐子陵早不知去向。

纪倩等仍在漆黑一片的菜馆内惊惶摸索，徐子陵油然从后门悄悄离开。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佳应付办法，亦只有他能在眨眼间一举手弄熄馆内八盏照明的宫灯，趁由光明转为昏暗的当儿，轻松逸出包围网，今七公子摸不着他衫角。

如此窝囊的事，自命不凡的七公子当然不会宣扬出去，还可自诩为使徐子陵的“雍秦”怕得落荒而逃的好汉，不致惊动其他人。

与纪倩关系恶化是无可奈何的事，只好暂且不理，待将来时机至时把误会澄清。

当他转入一条横巷，立即飞身登上巷旁平房瓦顶，摇身化为恶形恶状面如鬼脸的“短命”曹三，全速往池生春的华宅方向掠去。

赴约前寇仲曾表示会一字不漏把跟李世民的对话转述与王世充。可是真要这么做时，寇仲始明白到这是没有可能的：不但只能选择性地挑选适合

向王世充说出来的东西，还要把李世民原本的口气语调改变，把侮辱性的字眼去掉。

在慈润总管府的内厅，王世充摒退左右，全神听寇仲的报告。

寇仲最后道：“李世民今趟约我去说出这么一番话，主要是今我知难而退。但圣上放心，我现在比任何时刻更有信心可守稳慈润。若李世民真的绕道往攻洛阳，我们就把他留下的营寨夷为平地，再夹击他攻打洛阳的军队。像洛阳这么坚固的大城，岂是一年半载可以攻下的。”

他半句不提李世民提议而他不敢接受的赌约，也没说出张镇周的事，那大有可能只是离间之计，当然也可能是确有其事。至于李世民的战略，他则如实报告。

王世充满脸阴霾，沉声道：“若我们长期攻不下他的城寨，我们的三万军岂非给他区区万来人牵制在这里。李世民若能攻陷回洛，连管北邙山，可轻易截断洛阳到慈润的运粮道，而因他掌控黄河的控制权，得关中从水路支援，粮食补给方面全却无问题。此消彼长，对我们大大不利。”

寇仲大吃一惊，忙道：“圣上万不可放弃慈润，慈润若失，寿安和伊阙势将不保，对我们士气打击之重更是难以估计。北面大海既已入李世民之手，如让唐军席卷南方诸城，切断与襄阳的联系，我们将仅余偃师、虎牢的东面，完全陷于被动。”

王世充冷哼道：“我却不像少帅般悲观，虎牢与洛口、荥阳、管州、郑阳、汴州和偃师各城互相呼应，这条线上的城池全是对我王世充忠心耿耿的大将把守，李世民想断我东面岂是轻易。如李世绩敢攻虎牢，等若自取灭亡，只要我把兵力集中洛阳，东面有事，我就从洛阳调军往援，李世民能捱得多久？到冬天大雪时，他只有过返关中，那时天下就是我王世充的天下。”

寇仲淡淡道：“可是圣上有否想过我们的成败将系于虎牢，这是否叫孤注一掷，只能每天求神拜佛希望虎牢不会陷落？”

王世充摇头道：“朕意已决，明天开始，我们分阶段撤军，退回洛阳。回洛是我们两大粮仓之一，比之慈润对洛阳的成败影响更大。”

寇仲听得无名火起，霍地起立，沉声道：“终有一天，圣上会后悔这个决定。兵败如山倒，退兵虽非战败，可是慈润的失守，会影响所有将士对圣上的信心，也影响他们对圣上的忠诚。圣上可否给我一万人，由我寇仲负责为圣上死守慈润一面。”

王世充冷然瞧他好半晌，缓缓摇头道：“朕必须保存兵力，以守洛阳。”

寇仲长叹并作个无奈的表情，就那么往出口走去。

王世充怒喝道：“你要到那里去？”

寇仲没有回头，沉声道：“当然是回彭梁去，看看有没有机会从李子通手上把江都夺过来，江都是另一个洛阳，若入我手，无边无际的大海将任我寇仲横行，李世民若攻到彭梁来，我始有筹码与他周旋。”

王世充软化下来，叹道：“朕有自己的难处，何不坐下来好好商量，研究出可两全其美之策。少帅是为慈润设想，我则是为洛阳着想。例如可在慈润和洛阳间夹道建两座石堡，既可加强洛阳以西的防御力，又不用像苦守慈润般有鞭长莫及之虞。”

寇仲晓得张志把他和杨公卿早前的构想向王世充提出，而说到底王世充仍因心怯而决定弃守慈润，摇头道：“只有慈润仍在，这样两座石堡才可发挥积极作用。唉！我真的不想离开圣上，只因别无选择，不愿这么容易给

李世民宰掉而已！”

王世充离座而起，直走到寇仲身后，不悦道：“少帅怎样才肯留下助朕，除慈润此事朕是难以点头外，其他均有商讨余地。”

寇仲旋风般转过身来，断然道：“好！只要圣上肯让我全权负起守护虎牢的重责，我寇仲就与圣上共存亡，绝不中途离弃。”

徐子陵驾轻就熟的潜入池府，避过巡犬护院，进入内宅，更是打醒十二个精神，皆因随时会遇上魔门高手。

三进内院只前厅灯火通明，传来人声，中、后两进均是黯无灯火。

徐子陵暗叫天助我也，循老路窥探池生春寝室的动静，白清儿人去床空，被铺摺折整齐，显示池生春尚未上床。心忖不知白清儿是否练成甚么姹女心法，去了害人。

他迅速进入卧室，以专业的眼光手法，不到半刻钟即发现地室入口在靠墙其中一个柜内，被衣物掩盖，且不须甚么开关设施，拿着把手掀起，现出斜伸往地室的木梯，心想又会这么顺利的，肯定附近无人后，打着火摺子，钻往地室去。

地室丈许见方，空空荡荡，一边是三个木柜，另一边是三个坚固的檀木箱。徐子陵逐个柜子打开，内藏的分别是兵器、药物和各式赌具，木箱装的全是金锭，三箱金锭合起来该超过万金之钜，足可把整个明堂窝买起，假设“大仙”胡佛肯点头答应。

徐子陵心叫不妙，转而对地室内壁、地板、天花展开逐寸的采查，很快肯定侯希白梦寐以求的《寒林清远图》，并非藏于这秘室内。登时大感头痛，始知作雅贼之不易，这么房舍连绵的一座府第，如何可大海捞针的去寻找一个卷轴。

忽然心中一动，画是要来看的，池生春会否把画卷挂在厅堂当眼处作补壁之用，而自己则傻瓜般的尽往秘处搜寻？

想到这里，徐子陵静悄悄的退出来，把一切回复原状后，经过中进的书斋内厅，往灯火通明的前堂走去。

寇仲气冲冲的穿过城门，守门军士肃然致敬，士气高昂。

早在候他的杨公卿和麻常迎上来。

寇仲打手势着他们勿要询问，边行边道：“李小子真厉害，一个约会加番说话，就把我寇仲打垮。他娘的！肯定是要报我前晚想杀他的一箭之仇！”

杨公卿和麻常见他神色不善，均知不妥，前者皱眉道：“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寇仲在离寨门十多步处立定，目光投往远方敌营辉煌的灯火，颓然道：“王世充要退兵以保回洛和洛阳！”

麻常失声道：“甚么？那寿安和伊阙岂非要拱手让人？”

杨公卿震骇道：“那等若迫张镇周归顺唐室。”

寇仲心中暗叹，他和杨公卿比任何人包括王世充在内更明白张镇周，

他对王世充已完全失望，如能刺杀王世充，他定会站在寇仲和杨公卿的一方。

但在王世充弃守慈涧的情况下，他当然不肯为王世充这种卑鄙反覆、用人唯私的小人牺牲性命，投降以换取唐室的官职爵位，实乃明智之举，没有人可批评他半句话。

如果李世民能预估他的一番话可令王世充撤军放弃慈涧，而这行动后果之一是令郑军两大名将中的张镇周愤而投降，李世民的心计实在可怕。

苦笑道：“所以找说李小子厉害。”

扼要的把李世民事先声明的战略部署向两人详说一遍。

杨公卿吁一口气道：“李世民这番警告说得合时，因为洛阳刚传来消息，我们一个水师在孟津惨败，集结河阳的唐军正准备大举渡河进犯回洛，而李世绩的大军合共二万人，已在大河南岸登陆，攻陷河阴，正威胁虎牢、荥阳、管城诸镇。李世民以事实证明他说的非是空口白话。”

麻常道：“我们该怎么办？”

杨公卿道：“李子通仍有一定实力，足可威胁我们在彭梁的兄弟。”

寇仲苦笑道：“现在我必须离去，到长安助我的好兄弟对付石之轩。王世充撤军约需十来天时间，回洛阳后，他别无选择下只好派你们往援回洛，再配个王玄应诸如此类的人来监军你们，你们须把握机会往彭梁去与众兄弟会合，长安事了，我会立即赶返彭梁。试试看有甚么法子既可保存实力，又可攻下江都。那时我们仍有一线生机。”

麻常道：“如王世充亲自督师往援回洛，我们又应如何？”

寇仲断然摇头，拍拍麻常肩头，笑道：“放心吧！若李世民可让王世充分身去救回洛，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李世民。王世充有秩序的退军，李世民绝不会冒险追击，而会兵分两路，一路往寿安、伊阙，与史万宝会合，切断襄阳与洛阳的联系；另一路则由李世民领军东进，背倚北邙山以压洛阳，对王世充来说你以为洛阳还是回洛重要呢？”

杨公卿道：“幸好我军的家小尽在偃师，偃师守将亦是我的人，从那里逃往彭梁非常方便，只要有足够安排的时间便成。”

寇仲讶道：“这会是王世充控制手下将兵一个大破绽。若他把军队的家小眷属全留在洛阳，要背叛他将多出很多顾虑。”

杨公卿道：“但这在实行上有很大的困难，且不利经济，洛阳全城三万户，人口达七十万之众，加上军队，已达饱和状态，若再加上将士家眷，粮食供应方面肯定应付不来，所以家眷均随将士驻地安置，亦是稳定军心的手段。否则只是安排将士定期回家探亲，已是非常头痛的事。”

麻常道：“少帅非走不可吗？或者待明天再和王世充据理力争，说不定他会回心转意，少帅这么离开，太可惜哩！”

杨公卿也道：“我可游说其他明白兵法战略的大将，明早向这蠢材痛陈利害，今他不再一意孤行，自取灭亡。”

寇仲叹道：“我太明白王世充这个人，他信的只是自己，这也是魔门中人的特性。

我最后一个要求是为他死守虎牢，他却以需时考虑来敷衍我。他娘的！我不想再为这种人浪费时间，现在我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李世民攻下洛阳之前先取江都，再央我的未来岳父从海路来援，那时我就可要李小子好看。”

说罢往寨门步去。

杨公卿和麻常亦步亦趋，欲语无言。

对寇仲的谋略智慧，两人早心悦诚服，他的决断应是最好的选择。

寇仲忽又止步，道：“我的另一兄弟跋锋寒或会在这几天来洛阳找我，他清楚我们的关系，找不到我自然会找杨公。”

麻常道：“我会着人留意，洛阳城防现在非常紧张，不关照一声，恐怕他很难入城。”

寇仲笑道：“这小子比我更有办法。你们最好不要泄出风声，因为他也是魔门欲得之甘心的头号大敌之一。放心吧！他有办法入城的。”

杨公卿道：“少帅可放心，我们是否该请他到彭梁候少帅呢？”

寇仲道：“这样太浪费他哩！请杨公为我传话，请他贴身保护杨公，至彭梁为止。”

有他的偷天剑在旁，纵使陷身千军万马，仍有机会可突围离开。”

杨公卿一颤道：“多谢少帅！”

寇仲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张镇周若降唐，王世充对杨公将疑惑大增，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亦要防他一手。保存实力，是在当今情势下唯一可行和应该做的事。”

又抓着麻常肩头道：“杨公是我寇仲最敬爱的长者之一，麻常你给我打醒精神，好好照顾杨公，将来我们定可纵横天下，雪却今晚受辱于李世民之耻。”

麻常两眼泪涌，垂头坚定道：“我就算赴汤蹈火，亦要让大将军有再见少帅的机会。”

寇仲哈哈一笑，朝寨门走去。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两人均感到他带走守住洛阳的最后一个希望。

### 第十三章 巧取豪夺

前厅传来池生春和那魔门许姓高手在说话，却没有闻采婷或白清儿的声音。

到现在徐子陵仍弄不清楚池生春和“许师叔”的关系，只知许师叔公然助池生春管理六福赌馆。

他潜至中进和前进交接的大天井，立在入口旁灯火不及的暗黑处，功聚双耳，一丝不漏偷听两人的低声交谈。

池生春叹道：“不知是谁把消息泄漏出去，竟传进李渊耳内，弄得我进退两难。”

许师叔冷哼道：“会否是独孤阀的人故意陷害生春？”

徐子陵心中一悸，独孤阀竟会与池生春有瓜葛？此事确出人意料之外，幸好听许师叔的语气，双方间该非是互相信任、衷诚合作的关系，否则只是尤楚红一人，已够他们应付。

据寇仲说，以尤楚红的功力，在他针疗的协助后，极有可能从哮喘病复原过来，功力因而大有突破。没有喘病的尤老婆子，可不是说笑的一回事。

池生春苦笑道：“我不晓得。照道理他们肯把东西卖给生春，生春好好

歹歹都算是他们的主顾，能暂济他们在长安头寸吃紧的燃眉之急。生春是他们的恩人而非仇人，这样害生春于他们有何好处。他们开支庞大，又急于重建昔日声势，不怕以后我不肯再和们交易吗？”

徐子陵明白过来，同时心中暗叹。

独孤阀仓皇逃离长安，只能匆匆带走部份贵重的细软，在洛阳的产业财富全给王世充没收。现在长安居住，若要保持昔日的生活风光，不得不把手上值钱的东西变卖，以供生活所需，又或作生意赚钱的本钱。

现在的徐子陵“身家丰厚”，不愁衣食，可是池生春这番话，却勾起他和寇仲在扬州作小扒手时穿不暖、吃不饱的回忆，心中涌起难言的滋味。

究竟是那时快乐些，还是现在快乐点？恐怕自己和寇仲都没有肯定的答案。

许师叔道：“谁晓得生春你手上有展子虔的《寒林清远图》？”

徐子陵立时精神大振，暗呼幸运，原来独孤阀变卖的，正是此宝。想想亦是道理，只有像独孤阀这类长期位于隋皇朝权力核心的世家大阀，始有可能拥有这种识货者无不动心的异宝，且说不定是从废帝杨侗处顺手牵羊带来长安的。

池生春沉吟片晌，道：“这种事我怎会胡乱说出去，晓得此事除独孤阀的人外尚有‘大仙’胡佛，因为我要凭他老人家的眼光去监证此画真伪。要花万两黄金的宝画，生春当然不肯轻忽从事。不过我相信大仙绝不会泄露此事，因为我明言若婚事落实，此宝就是聘礼。”

徐子陵那想到《寒林清远图》有此与胡小仙有关的曲折故事。“大仙”胡佛既是鉴定古画的专家，本身该是像侯希白般爱画如命的人。由此可见池生春对迎娶胡小仙的重视，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也使他更感此事的迫切性，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一旦胡佛开金口答应婚事，连胡佛自己亦不可以在没有充份的理由下改口。

许师叔同意道：“胡佛不是那种乱说话的人，胡佛只得一女，继后无人，得生春你入赘，是他几生修到，泄露宝画对他有害无利。”

池生春淫笑道：“当胡小仙试过生春的滋味后，包保她明白甚么是几生修到。”

徐子陵首趟想到这事的严重性，至乎可令他满盘皆落索的后果。

魔门自有一套在床上媚惑取悦女性的秘法，胡小仙或者仍不算淫娃荡妇，但始终非是正经闺女，若给池生春使手段弄上手，由恨变爱，两相欢悦，大有可能尽泄他徐子陵的秘密，那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阴沟裏翻船。

许师叔嘿然奸笑道：“胡小仙有甚么本领可飞离生春的掌心，何况祖文和李元吉均是他父女不敢开罪的人。至于《寒林清远图》，生春不用过份担心李渊，他只爱女色不爱书画，更要讲做皇帝的风度，生春只须诈作不知，过两天把画当聘礼送给胡佛，让胡佛去为此头痛，还干你何事？哈！”

只听他这番话，可知此人心术极坏，幸灾乐祸，尽显魔门中人自私自利的劣性。

池生春叹道：“问题是今早李渊差遣刘文静来和我说话，说甚么张婕好在前代四家的珍藏中，独欠展子虔一幅手墨真迹，言外之意，就是要生春自己识相，乖乖献宝。唉！”

坦白说，若非曾向胡佛说过以画为聘礼，我定会毫不犹豫拿画去讨好李渊，让他可讨美人欢心。目下却是进退两难，怕胡佛恼羞成怒，以此作借

口拒绝婚约，师叔教生春怎办才好，累得我连饭也吃不下。”

徐子陵至此掌握到《寒林清远图》的关键所在，难怪李渊会向侯希白提起此画，说不定是想借侯希白之口去迫池生春献宝，那知侯希白却见猎心喜，想据为己有。李渊等得几天，见池生春仍未有动静，遂忍不住着刘文静明刀明枪的向池生春提出他的要求，害得池生春茶饭无心，陷入两难兼顾之局。

许师叔恍然道：“原来事情变得这般棘手，难怪你坐在这里唉声叹气。刘文静既已开口，生春不立即献画，已同时开罪刘文静和李渊，此事恐对我们的大计非常不利。”

池生春道：“生春当然不敢公然不给刘文静脸子，所以坦白向他道出已以画作聘的事，希望他在李渊面前美言两句，待婚事定后，我再想办法从胡佛手上取回来，献予李渊。”

许师叔一震道：“糟糕！”

池生春大吃一惊道：“有甚么问题？”

许师叔叹道：“当然大有问题，‘大仙’胡佛无论在长安或江湖士都是德高望重，李渊终是半个江湖人，不能全不讲江湖规矩，若李渊为妃嫔的爱好硬迫像胡佛这样地位的老叔父献出独女婚嫁的聘物，会为江湖所不齿。李渊最讲颜面，怎肯做这种触犯众怒的事？”

池生春无言以对。

徐子陵悄悄退回中进的书斋，现在纵使没有侯希白的请求，他亦会不惜一切把宝画偷到手上，使池生春的难题由痛症升级为死症，打乱他的阵脚，不但可破坏他和李渊的关系，更可令胡佛不满。

寇仲全速在星空包裹的广阔原野朝西飞驰，离开战场愈远，心底更觉茫然。

难道就这么窝囊的任王世充失去洛阳，甚至失掉宋玉致的婚约、宋缺的期望和支持，失去已蜀，至乎失掉整场争霸天下的斗争。

他与王世充的决裂，会对王世充军心造成雪上加霜的打击，很多原本没有异心的大郑将领，现在会从本身的利益去重新考虑去留。

他几可肯定李世民必可成功孤立洛阳，那只是时间的问题。洛阳何时失陷，关系到他少帅军的存亡。

以他现在的实力，明刀明枪绝不可能从李子通手上把江都夺过来，只能用计，若时间容许，他可通过竹花帮从内部瓦解声势似江河日下的李子通的防御力量。

由决意争霸天下开始，他从未试过像眼前的计穷力竭。

李世民视他为唯一劲敌，他此刻才真正明白到李世民确是他最大的障碍和威胁。

他现在只想赶快找到徐子陵，同他倾诉心中的旁徨和怨愤。

他没有因此心灰意冷，虽难免失落失意，但在深心处，他的斗志正像燎原的星火逐渐蔓延。

他和李世民的斗争，只能以一方的败亡来解决。

徐子陵藏身子其中一个柜内几近整个时辰，才听到池生春返回卧房的步音。

接着是池生春的惊呼，徐子陵不用拿眼去看，就知他看到以书镇压在枕上，他冒“短命”曹三的留书。

上面写着：“池馆主足下：暂借《寒林清远图》，以偿素愿。曹三顿首”寥寥数字。

风声疾去。

徐子陵心中叫好，却没有立即推柜门而出，因池生春乃老江湖，绝不会蠢得立即去看宝画是否被盗，只有当他肯定曹三确不在旁，才会怀疑曹三是否真的盗宝去了。

他功聚双耳，追踪池生春，果然察觉他只是在内宅二进四处搜索，且显示出迅快的身法速度。声音远去，徐子陵仍耐心等待。

不半晌池生春重返卧室，今趟尚有那许师叔随行。

许师叔沉声道：“曹三不是死了吗？这么多年都听不到他消息，为何偏在这时间来？”

池生春心烦气躁的道：“他是想找死，竟敢来惹我，我操他十八代的祖宗，若真敢取去我的《寒林清远图》，无论他躲到天涯海角，我也要他受尽我的极刑而亡。”

许师叔道：“少说废话，看看《寒林清远图》才是首要正事。”

按着是柜门拉开，地道被揭开入口的声音，在入口柜旁另一柜内的徐子陵心中大讶，暗忖难道宝画真的藏在地室某一秘处，只是自己疏忽了。

细想又该非如此，若有暗格，除非由鲁妙子亲自设计，否则怎瞒得过他。

地室下传来池生春的笑声，道：“原来只是吹牛皮，《寒林清远图》仍安然无恙，他娘的，差点给这短命的小子欺骗。”

接着是池生春爬回来，柜门合上的声音。

徐子陵险些失去信心，要抢出去强夺宝画，旋又按下冲动，因发觉事有蹊跷。

因为他既没有听到机括开放暗格的异响，更没有听到打开画卷查看的声音，于理不合。

唯一的解释是外面两个奸人思疑自己用计，故将计就计，引他出来。

两人走音远去。

忽然间他们的互逞奇谋变成比赛耐力战，徐子陵正怀疑自己的判断时，足音再响。

池生春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道：“我有很不祥的感觉。”

许师叔道：“我们猜错哩！曹三没有来过，否则撒粉的地上会现出足印，而我们就可凭‘定形粉’的气味把他挖出来。”

徐子陵暗叫好险，若自己适才忍不住从柜内走出来，肯定着道儿仍懵然不觉。

池生春颤声道：“我要去看看！”

许师叔道：“我在旁为你押阵，我怎都不信曹三如此神通广大，竟能晓得你把图轴藏在甚么地方。”

池生春道：“如此有劳师叔。”

忽又哑然失笑道：“我们是因画轴太重要，才这般患得患失。曹三算甚么，就算把画轴送到他手上，他亦没有能耐活着把画带走。”

许师叔道：“小心点总是好的。”

足音移动。

徐子陵推开柜门，闪身而出，足不沾地横过卧室，穿窗而出。

由盗窃变成强夺虽非理想，可是他别无其他选择。

《大唐双龙传》卷四十七终

（笔者按：前卷寒林图作者为关仝，实为笔者失误，因关仝乃唐以后的人物，此卷更正为展子虔，请读者诸君见谅。）

## 第一章 捷足先登

听到池生春掠往中进的声音，踏足侧园的徐子陵暗骂自己愚蠢，为何想不到《寒林清远图》藏在它最该藏放的处所，书斋之内。收藏这类绢本画是“门”学问，寒暖燥湿，非常讲究，否则若发霉或虫蛀，会令珍宝变为废物：阴暗潮湿的地牢因而绝不适合，看来要做风雅贼实非易为，必须具备这方面的常识。

那许师叔跃上书斋瓦顶，负责把风押阵。

徐子陵闪到屋角墙边暗黑处，功采双耳，防止被上方的许师叔发觉。

又可作隔墙之耳，凭灵敏的听觉无微不至的监察书斋内他生春的一举一动。

池生春的呼吸急促起来，显是患得患失，心情紧张，接善是机括声、放锁声和打开暗格的连串响音，可知书斋内有秘密暗格，用以摆放贵重书画或文件的一类东西。

许师叔在上方低喝道：“在不在，一池生春长长吁一口气，恳恳车牵将画卷拉动观看的声音随之响起，他同时应道：“那臭点子果然只是耍手段，许师叔小心！”许师叔冷哼道：“我倒希望他真的敢钻出来盗宝。”徐子陵正不住提采功力，务求一学成功。

闻言心中暗笑，心付必如你所愿。待要行动时，上面的许师叔竟传来一声惊呼，接善是爆竹般响起的劲气交击声。

竟是另有强抢宝画的雅贼？此人该是一直在旁窥伺，到此时才出手。而以他徐子陵今时今日的功力，竟然没有觉察，可知来人肯定属于棺嬉、石之轩那一级的高手。

事情发生得太快，徐子陵大吃一惊，不知该否立即加入这场事前毫无先兆、突然而来的宝画争夺战中。许师叔已被一拳轰离屋顶，然梭书斋灯火熄灭，池生春惨叫惊呼不绝，椅翻物堕，然后风声远去。

徐子陵暗叹倒霉，又好奇心大炽，何人厉害至此，因那许师叔确是一等一的魔门高手，却几个照面就给他坦退，再从容从池生春手上夺去贾画。风声远去。

徐子陵别无选择，跟踪去也。

寇仲倏地停下，官这前方一人卓然做立，哈哈笑道“少帅不是要作王世充的走狗吗？为何却有闲情离营散步？”寇仲大步踏前，到离拦路者十许步远，哑然笑道：“原来是虚彦兄，幻魔身法果然名不虚传，竟能赶在小弟的前头作阻路剪径的小毛贼。小弟现在身无分文，贱命倒有一条，要拿去就得看虚彦兄有否那本事？”竟是“影子剑客”杨虚彦，不用说他是暗伺营外，见寇仲离营，故缀于其后，到此现身拦截。寇仲因心神失落，胡思乱想，兼之杨虚彦乃潜踪匿迹的高手，一时失觉下，惜然不知给这劲敌跟在身后。

头蒙黑布罩，一身夜行衣，体型伟岸而灵巧的杨虚彦双目透出凌厉神色，淡淡道“少帅的并中八法名震天下，谁敢夸日可取少帅性命。不过虚彦见少帅与秦王恶斗多时，不禁手痒难耐，更不想平白错过时机，忍不住来试个高低。”寇仲苦笑道“虚彦兄看得真准，更说得坦白，我今天确是没有停过手，真元损耗极钜。唉！难道虚彦兄有根多时间吗？何必说废话，立即动手见个真章才是正理。”“锵”！杨虚彦掣出曾令无数被刺目标茫然饮恨的影子剑，催发出强大的剑呈，朝寇仲追去，冷然道：“如此虚彦不再客气！”寇仲后撤一步，拔出背上并中月，遥指对手，抗衡对方霸道凌厉的剑气，大道：“难怪虚彦兄如此有恃无恐，原来剑术大进，确有收拾小弟的可能，令小弟登时大感刺激过瘾。”

杨虚彦催发的剑呈不住凝累增强，语调却平静无波，冷然道：“当年拜少帅所赐之辱，虚彦怎敢有片刻忘记。少帅勿要怪虚彦乘人之危，因为这正是虚彦一向的作风，更是刺客应具有的本色。看剑！”徐子陵无声无息的窜上树顶，刚好捕捉到那人背影闪进高墙内另一华宅后园侧的一座小楼去。

这是布政坊永安渠东岸的豪宅，能人住此坊者非富则贵，与皇宫只隔一条安化街际此夜深人静之时，宅内乌灯黑人，显是宅内人均早进梦乡。

徐子陵能跟到这里来，可说出尽浑身解数。这个似凑巧捡个大便宜的“前辈”武功出奇地高，徐子陵自问没有任何把握能从他手上把宝画硬抢回来，所以临时改变主意，只打算从他手上再把东西“偷”回来。为达到此目的，故绝不能让对方察觉有人蹑在后方，因此他全凭超乎常人的灵觉远吊在后，并直到此刻才惊鸿一瞥的看见他背影。

心中泛起眼熟的奇异感觉，似乎在某处曾见过如此体型气度的人，又一时间偏想不起是谁？同时大惑不解，以建筑学的角度去看，这座僻处后园，远离华宅主建筑辜仿似被世遗忘的小楼，何须设计得像比主宅更讲究和精致？酋实不合情理。除非宅主是个奇人雅士，喜爱躲到这里来享受后园的清静。

徐子陵心中暗叹，想不到偷幅画竟是如此一波三折，侯小子明天将会非常失望。

自己现在该怎么办？最理想当然是对方立刻从小楼捧酋宾画滚出来，那他就可看到此人把画藏往何处，来个对方前脚出他就后脚进，做贼阿爸把画并中月忽地产招，高举过头，似劈非劈，正是“不攻”的奎体。

杨虚彦大笑道：“少帅累啦！”也不见其有甚么动作，忽然移到寇仲左侧，芒点像一柱冲奔的水瀑，往他面颊位置激冲而来，气劲呼啸的刺耳声，填满寇仲耳鼓。

影子剑法是针对敌手的感官而设计的，即使以寇仲之能，在杨虚彦只此一家并无分号的剑式全面开展下，平常的灵锐也大打折扣。

寇仲侧移开去，井中月看似随手挥击，劈往光团核心的位置。

“叮”！光点散去。

井中月命中剑锋。

寇仲半边身登时麻木起来，心中叫糟，知自己因真元损耗过钜的关系，再无法在内力方面压倒这可恶的对手。

杨虚彦脸露讶色，道：“少帅进步多哩！”剑锋一颤，化成三点精芒，品字形的往寇仲印去，同时脚踏奇步，移形换影，倏忽间移往寇仲身后，攻势从寇仲的左侧化为从后攻至，迅疾如鬼魅，疑幻似真寇仲无奈下一个旋身，挥刀后扫。

虽明知他要以游斗的方式损耗自己的真元气力，偏是无法从他手上抢回主动，只能见招拆招，被对方牵差鼻子走。

假设这形势不能逆转改套，寇仲将是饮恨收场。

“当当当”刀剑交击之声不绝如缕，寇仲不断往外旋开，杨虚彦的影子剑则如附骨之蛆，狂风骤雨的朝寇仲强攻硬击，不予他有喘息机会。

寇仲更是心叫救命，知道若任此形势蔓延下去，以快打快，吃亏的只会是他。

际此生死关头，寇仲倏地立定，井中月往前疾挑。

此书显是大出杨虚彦意料之外，想不到寇仲能逆转真气，动静互换，说停就停。最厉害是此一刀乃同归于尽的招数，完全漠视他的剑攻，刀锋疾袭他咽喉要害。

血花迸溅。

寇仲左肩膊皮开肉绽，衣服破碎。

杨虚彦则于寇仲刀锋及喉前的毫厘之差，退往两丈之外，回复对峙之局。

剧痛从伤口蔓延全身，犹幸对方为避开刀锋，未能及时吐出真劲，故只是皮肉之伤。

痛楚令寇仲似从迷糊的噩梦保处惊醒过来，把恶劣的情绪完全排出脑海之外，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

杨虚彦剑锋遥指寇仲，淡然笑道：“这一剑滋味如何？”寇仲微笑道：“非常好！”

看刀！”他千辛万苦拚善受伤扳平一面倒的劣局，当然不肯放过主动出击的良机。

杨虚彦非是故意让寇仲有喘一口的机会，而是寇仲手上井中月似攻非攻，似守非守，使他看不破瞧不透，不敢冒进。

杨虚彦尚是首次遇上被他学伤后，反套得更厉害不可测的敌手。

寇仲的井中月似若破开虚空，似拙实巧，朝他笔直射至。

杨虚彦动容道：“好刀！”影子剑画川一个完整的 M 形，幻掙尺光影，仆儿小川公过人寇仲哈哈一笑，刀势加速，命中圈心。

“铮”！影子剑绞击井中月，然后爆起漫空剑雨，两人各自退开，回到先前的位置，刀剑遥对。

寇仲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却是不惊反喜。皆因晓得已成功的将劣势扳平，再非由杨虚彦操控全局。

杨虚彦闪电冲前，影子剑再化作点点剑雨，一阵一阵的从不同角度，往寇仲攻去，在他幻魔身法的配合下，他变换的每一个位置均出乎人之料外，

四方八面的向寇仲狂攻猛击，直有摇山撼岳之势。

寇仲屹立如山，以井中八法的“战定”硬档对手水银泻地式的攻势，并中月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以奇对奇，以险制险，不时用上同归于尽的拚死招数，堪堪挡书令天下人丧胆的影子剑法。

劲气呼啸，天地失色。

倏地寇仲刀劈空处，杨虚彦的影子剑就像送上门去的乖乖的被他劈个正酋。

“棋奕一！直至这一刻，寇仲才首次看破杨虚彦的剑势，也救回自己的小命，否则若让杨虚彦如此不停地全力发挥，倒下的一个肯定是他寇仲。

“当”！杨虚彦剧震后撤，招式变化全给寇仲封死，无以为继。寇仲的螺旋劲道，更使他难受非常，不能不退。

寇仲刀光剧盛，他已接近油尽灯枯的情况，再支持不了多久，趁此良机，焉肯放过，展开井中八法中的“速战”，全力反攻。

这时“铿锵”之声连串响起，并中月化繁为简，老老实实的一刀接一刀往杨虚彦劈去，刀刀疾如闪电，灵活如焰火，角度时间精准无伦，无一曹不是针对杨虚彦的强弱处而麦，忽似撼强，忽又寻弱而攻。

以杨虚彦之能，在寇仲强横的攻势下，亦只有不往往官道另一方退退退挡，不过他并非不敌败退，而是先避其锋，再寻反击的机会。

“叮”！影，剑挑）几十川锋人处寇仲剧媛急退。

出奇地杨虚彦没有乘势出击，横剑而立，仰天长笑道“论刀法，恐怕“大刀”宋缺之后就要轮到你‘少帅’寇仲哩！”寇仲在两丈外重整阵脚，摆开阵势，大讶这“你老哥不是要杀我吗？为何放过大好机会？”杨虚彦叹这“我已试出少帅的虚实，推测出或可致寇兄于死地，可是却绝难避过寇兄临死前的反击。唉！偏是小弟有要事在身，此际不宜受伤，所以令战只好作罢。”寇仲仍感他的剑气紧锁自己，那敢轻信而松懈下来，笑道“坦白说，杨兄只差一点点就可取我寇仲的小命，何不再试试看？否则错过今晚的机会，以后须担心的将是你老哥而不是小弟。”杨虚彦还剑鞘内，让绶揭开头罩，露出英俊高贵的容颜，他那对与挺直的鼻梁和坚毅的嘴角形成鲜明对照锐如鹰集，冷酷无情的眼睛，一眨不眨的凝视寇仲，高广平阔的额头似蕴藏画无穷的自信和智慧，乌黑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结成鬘髻。

寇仲大奇道：“杨兄为何如此优待我？”杨虚彦淡淡道：“我们相同的地方，是大家均有同样的目标，分别在少帅是要得到一些并不属于你的东西，而我则是要取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至于为何我不敢冒险，皆因我并不惯于冒险，我每趟刺杀目标，均有详尽的计划与万全的把握，似险而非险。少帅能躲过两趟，不代表能躲过第三趟。少帅请啦！”寇仲头皮发麻的瞧善杨虚彦没人这旁林丙，心中大感不要，偏又毫无办法，只好继续行程，往找徐于陵去也。

## 第二章 难解之谜

徐于陵吃过早点后回多情窝，出奇地侯希白尚未回来，只好颓然坐在

小厅堂中，暗叹昨夜的霉运。

既为别人作嫁衣裳，又于树顶吃了整晚西北风，结果是一无所获。那人自进小楼后，直至天亮仍没有任何动静，更休说踏出楼门之外。

此时侯希白兴高采烈的回来，跨过门槛立即箭步标前，来到徐子陵椅旁俯身凑到他耳边还要压低声音道：“子陵真棒，说偷就偷，恐怕真曹三都及不上你。”

徐子陵愕然道：“你怎知东西给偷走的？”侯希白在旁边的椅子坐下，笑道：

“今早天尚未亮，池生春就到上林苑找小弟，央我为他画出曹老兄的真面目，以作官府通缉曹三归案之用，听池生春的口气，悬红当不少于千丙黄金，真大手笔。咦！为何你的脸色这么难看？”徐子陵迎上他询问的目光，苦笑道：“东西不是我这个曹三偷的，而是另一个曹三干的好事。”侯希白剧震失声：“甚么？”

徐子陵遂把昨夜发生的事详细道出，道：“那华宅位于安化街中段，与皇城遥相对望，门口有一对铜狮子，狮子头长鹿角，非常易认，极有气派，不知是谁人的官邸？”侯希白听得瞪目结舌，倒抽一口凉气道：“此人武功之高，可令于陵亦不敢逞强硬抢，确是骇人听闻。”徐子陵追问道：“你究竟对这样一对怪铜狮是否有印象。”侯希白沉吟片晌，皱眉道：“我要去查看才成，在我印象中，尹祖文的府邸大门处确有一对像子陵所说的镇门异兽。但太没道理哩！”徐子陵一呆道：“那岂非是尹祖文要跟自己过不去？何况若出手的是尹祖文，绝瞄不过他生春和那许师叔。”侯希白道：“我圣门中人从来没有同舟共济这回事，只会因利益结合，又或因利益勾心斗角，假若尹祖文去抢夺《寒林清远图》，小弟绝不奇怪！唉，此、自足波，扒，猎人文坚孜苔动 1 岛菁，画 首烽叨，k 一贵全。幅画，酬金算不错吧、一徐子陵长身而起，道：“我要人与胡小仙碰头，若纪仿向你问起我，你就当甚么都不知道便可。一侯希白讶道：“于陵不再理她吗？一徐子陵道：“我只希望事情暂时可以简单些，待解决池生春后，再找她说清楚鼓没有问题？，对吗？一寇仲坐在黄河南岸危崖高处，俯视百丈下滚流不休的大河，思潮起伏。

杨虚彦的所谓有要事在身，肯定是个藉口，无论他要付出任何代价，也鼓尽其所能把握昨夜的良机除去他寇仲。

因为寇仲加徐子陵，已成石之轩最大的威胁。

其中一个解释，是杨虚彦故意放过他，好让寇仲到长安与徐子陵会合，除去吉之轩这个在暗里操纵善杨虚彦的人。

因为杨虚彦再不愿做被石之轩控制的木偶。

另一个解释是杨虚彦以飞鸽传书的方式，通知石之轩赶来，截杀他寇仲于赴长安的途上。

唉！头痛。

若是后一个可能性，会是最有趣的。

但他必须准备妥当，好能在最巅峰的状态下与石之轩决战，分出胜负。

这究竟算是英雄还是蠢蛋，连他自己亦分不清楚。因为徐子陵说过任他们任何一人，对上石之轩将是必死无疑。

但他已决定要这么做，赌的是石之轩仍是内伤未愈。

徐子陵在束市东北角著名的放生池旁与胡小仙碰头，这是他们商量好见面的地点，只要胡小仙看到徐子陵留下标示时间的暗记，会到这里依时见

他。如此安排，纵使被人识破以形状划数显示时间的手法，亦不知他们见面的地点。

放生池是游柬市的人必到之地，树木婆娑，不规则形状远阔都达千步的大水池水面莲荷处处，鲤跃鱼游，充满生机。

穿上男装把秀发藏在帽子内的胡小仙静十池旁，秀眸 H 光闪闪的看书池内的活动情况，兴致盎然，自得其乐。

到徐子陵在她旁坐下，她才有点依依不舍的收回目光，叹道，“小仙从不知池内的鱼儿这么动人，想起没有人敢伤害它们，小仙就为它们感到欣院。一徐子陵迎上她的目光，首次感受到这美女内在善良的本性，欣然道：“这世上原多充满美好的一面，我们却因自身的烦恼忽略了而已！”胡小仙把目光重投他水里，思索片刻后道：“人家不用你仗义帮忙啦！但小仙仍是非常感激。”徐子陵皱眉道：“不用帮那方面的忙？”胡小仙瞟他一眼娇笑道：“当然是池生春那家伙的事，还有别的吗？不过你可以放心，我胡小仙是讲义气的人，绝不会泄露徐大侠任何的秘密。”徐子陵醒悟过来，点头道：“原来池生春从独孤家买入《寒林清远图》”事，是由小姐口中泄出去的。”胡小仙一震，往他瞧来，秀眸射出难以相信的惊异神色，大讶道：“你真的神通广大，怎能晓得此事？”徐子陵潇洒地耸肩道：“小弟怎会晓得此事？，恕小弟要卖个关子。不知小姐是否相信，池生春要娶姑娘一事是势在必行，由于他有尹祖文和李元吉在背后全力支持，终有一天令尊翁要屈服的。”胡小仙目光灼灼的打量他好半晌，淡淡道：“是池生春失信于我们，怪得谁来。令早池生春登门造访，告诉爹《寒林清远图》被他的仇家‘短命’曹三盗走，爹立即乘机麦难，明言一天未寻回画轴，婚事再也休提。曹三现在恐怕早携画远走他方，茫茫天下，试问池生春凭甚么能将画轴追回来？唉！告诉奴家好吗？徐大侠怎会晓得此事呢？奴家也是在出门前才得爹告知的。一徐于陵微笑道：“小姐有想过吗？曹三凭甚么晓得池生春手上有此宾画？更怎知此画关系重大？，其中一个可能性是笼里鸡作反。池生春被自己人所乘，待事情解决，说不定宝画又会回到池生春手上，那时由于令尊把话说满，小姐岂非更要下嫁池生春？”他的话绝非无的放矢。原因是盗画者最后是回到尹祖文宅内，就算非是）用文本本人。么必與）用文六闽系所 U 兹画，寥你可能分沫到电门表系内的斗争，个小实况，则佗足外人所能揣测胡小仙色变道：“你是否暗。小这只是池牛存欲擒故纵的。种干法，又或借此以绝旁人恃势夺画之心。”徐于陵从容道：“小姐这一手真厉害，故意把池生春得宝的事泄与李渊晓得，问题是令趟出手夺画的是所谓‘短命’曹三而非大唐皇帝李渊，小姐想到两者的分别吗？”胡小仙露出凝重神色，道：“你是否指这是池生春一手摆布的闹剧，弄得长安人人皆知《寒林清远图》是他重金买回来作嫁总之物，使李渊再不好意思向他强索？”徐子陵不忍骗她，摇头道“此事内情复杂，池生春恐亦没有这么 H 明。不过他得回宝画的机会颇高，小姐若真不想成为池生春合并令尊明堂窝的牺牲品，现在的做法等如坐以待毙。一胡小仙惊疑不定的目光打量他好一会，沉声道“池生春究竟是甚么人？惹得你徐子陵要来对付他。”徐子陵摇头道：“这方面的事你最好不要管。只要你依足我的话去办，我会令池生春好计难逞。”胡小仙又展媚术，露出委屈的表情，镇怨道：“大家是衷诚合作嘛！这又瞄人那又瞞人，将来出事，受害的将是小仙而非你徐大侠呢。”徐子陵苦笑道：“我是为小姐好而已！因此事牵涉到李阔的内部斗争，知之无益。小姐愈不知情，卷入此事的机会愈小。你不是

说过信任我吗？现在是你以行动证明你对我信任的机会。否则一切拉倒，我们再没有任何合作的关系。”胡小仙“噗味”娇笑道：“好吧！人家全听你的话，冤家有甚么吩咐？”徐于陵抵达崇仁里雷九指等人落脚的华宅时，任俊正伏案练习司徒福荣画押的方式，雷九指得意洋洋地拿善仿制的印章，笑道：“这是我假冒司徒福荣印章精制而成，就算是司徒福荣本人也难分真假。”旁边的宋师道补充道：“司徒福荣随身带备私印，以准备随时签押开出的叉家，逼次至少的地尤最e露比骊菱。我晨名小~从事徐尸陵间适。一有没有访客、一古儿指道：一我们现在是榭绝纺客，小俊只凶过抑店的夥计”徐于陵先把《寒林清远图》的事情详细道出，又说清楚与胡小仙的关系，道：“现在第一阶段的计划，是要与‘大仙’胡佛拉上关系，让胡小仙与司徒福荣碰头，我们的大计才能开展。”宋师道道：“胡佛若有志发展赌业，当不会错过与司徒福荣结交的良机，故此事说难不难，难就难在不善痕迹；要弄得是胡佛来找我们，而非我们善意与他拉关系攀交情。”雷九指仍在思索《寒林清远图》，皱眉不解道：“尹祖文为何要去偷展子虔的名画？此事令人费解。”宋师道：“多想无益，我们定要作贼阿爸，从尹祖文手上将宝画偷回来，否则若尹祖文把画交回池生春，胡佛将没有拒绝婚事的藉口。

子陵有把握吗？”徐于陵沉吟道：“我只能尽力而为。”宋师道苦思道“究竟怎样才可与胡佛拉上关系？（徐子陵心中一动道“此事或可由我老爹杜伏威促成。首先是让胡佛晓得司徒福荣到此避难，其次是令胡佛晓得司徒福荣想沾手赌场生意。由于司徒福荣押店遍天下，胡佛有志赌业，当明白司徒福荣对他的用处。一任俊此时欢呼道：“成啦！”三人移到他身后观看，任俊示威的再运笔如飞的签押，果与欧良材提供的真版本唯肖唯妙，几可乱真。三人赞叹不已。

任俊踌躇志满的掷笔而起，笑道“练了近十天，到现在才像点样子。一徐子陵道“事不宜迟，我现在必须立即设法联络杜伏威，进行我们的大计。”宋师道道：“小仲方面如何？”徐于陵苦笑道“教我如何答宋二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不去想他。”兢兢业业的人/回到多情窝，侯希白并没有在家睡觉，厅堂一午后的宁静，徐子陵到书斋躺下，闭目养神。

忽然想起玉鹤庵，暗忖如若自己写一封信给师妃暄，主持常善尼会否真的把信送到师妃暄手上？接善心中苦笑，因晓得自己绝不会写这封信，且更不知写甚么才好。一切已尽在不言中，任何片言只字均属多余，这才是真正的“尽在不言中一。

商秀徇不知已抵京师否？此事找侯希白去查采包保稳妥，当然最直接是问沈落雁，可是他却有点怕见沈落雁，怕她灼热的眼神。

尹祖文和池生春究竟发生甚么事？两者有何关系？或可向棺棺打探。

侯希白在黄昏时份终于回来，徐子陵早睡醒一个满足安逸的午觉，回复精神。在走廊迎上侯希白，笑道“希白兄的钱袋是否多了五丙黄金呢？”侯希白喜气洋洋的道：“是五十丙黄金，小弟一日气画下十张老首的肖像，每幅五丙金，狠赚池生春一笔，对小弟的经济情况大有帮助。为李渊的百美图卷，我硬书心肠推掉其他所有生意，小弟又出手豪爽，确需多点金子在手。”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这简直是勒索行为，小池为省时间，只好忍痛付账，难道说他本来只请你画一幅画吗？”侯希白晒道“今天未时前各大城门挂满曹三的悬赏，全是我快笔的功劳，小池这五十丙金使得绝不冤枉。你猜曹三令赍多少钱？”徐子陵道“小他确有办法，只有官府才有资格发出悬赏，

他却能通过官府在一个早上办妥如此复杂的事，殊不简单。”侯希白搭言他膊头进入书斋，道“今晚我和你一起到尹府去寻宝，没看过展子虔的真迹，我是绝不肯死心的。一徐子陵颓然坐下道“我有个不太好的预感，寻贵的过程当不会顺利，我总感到有些地方我们犯下错误而不自觉。”侯希白在他旁隔几坐下，讶道“子陵少会这么没有信心。寻宝未必须得宝，单寻贵的过程本身已非常有乐趣。一徐子陵回到先前的话题，道“曹三值多少钱？或者是《寒林清远图》/M客少父、夫希内叹这：一足x.万《琦金，我愈来愈不敢小剧位家伙”徐子陵点头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或许必有卖友求荣的人。曹三是十可能没有同党的，否则如何晓得池生春手上有画，例如我这假曹三的同党仙是你，同是当灾的白狗！一侯希白笑道：“最惨的人并不是你或我，而是池生春。任他想破脑袋仍雕明白曹三为何千不偷万不偷，偏要偷这张事关重大的画，害得他一身是冽，阵脚大乱上垣招声东击西尊厉害吧！一顿了顿道：“初更响时，我会在这儿等你。”徐子陵皱眉道：“初更前你有甚么事？一侯希白眉飞色舞道：“今晚我要去见一位风格独特的著名美女，希望能刷美人扇再添一个美女像。”徐子陵淡淡道：“商秀徇？”侯希白一呆道：“你怎能一猜立中。一徐子陵苦笑道：“不要问好吗，.”心中浮起塞外大草原上赫连堡战争之夜，当他在堡上面对比他们强大千万倍的金娘军，自忖必死时竟想起商秀肉，难道自己竟偷偷爱上她而不自觉？，想想又觉没有理由，他从来对商秀徇只有欣赏而没有遐想，而对师妃暄和石青璇，他却屡次生出去见她们的冲动。

徐子陵首次感到不明白自己。

侯希白呆看他好半晌后，道：“子陵须否小弟为你向商场主送个口信？”

徐子陵沉吟良久，叹道：“告诉她我在你家里吧！”

### 第三章 天一玄功

三更时份，寇仲惜索钩之助，攀越高达三十丈的城墙，偷入长安。

由于大批军队外调，故长安城防远不及上趟来寻杨公卖库时的严密，寇仲泅过护城河，观准城兵挨更的空档子，无惊无险的抵达城丙。

他窃房越屋的朝多情窝赶去，竟发觉自己并不孤独，瓦面上不时有一身夜行衣的江湖人物掠过，又或伏在暗处，累得他须戴上面具，以免偶一不慎给认出是名震天下的“少帅”寇仲，那就冤哉枉也。

有几起夜行人想把他截停，寇仲差点想停下来问个究竟，终怕节外生枝，摆脱对方后来多到多情窝。

侯希白这个小窝人去屋空，寇仲经过这些日来奔波劳碌和连番血战的折腾，早疲不能兴，更感到多天没有洗澡的难受，豪兴大甚，把澡房的浴桶搬到后进的天井，从天阶的井汲水，注满大浴桶，把井中月搁在桶旁，脱过精光钻到桶内享受冷水浴的无限乐趣。

徐子陵和侯希白这两个小子滚到哪里去呢？若他们回来时看到自己在床上倒头大睡，会是怎样一副表情？，想到这里，寇仲大感得意，一时间忘掉战场上的失意，轻松的哼曹扬州流行的小调。

“又是这个曲子，少帅不怕闷的吗？”寇仲大为惶然，徐子陵说的不差，棺棺果然比以前厉害多了，自己对她芳驾光临竟没有半点察觉。

苦笑道：“棺大姐似是对我洗澡特别有兴趣，偏拣这时间来。”棺棺幽灵般从中进飘出，来到桶子旁，笑吟吟的道：“人家从没隐瞒对少帅身体的爱慕，不过今趟则是适逢其会。少帅不是要和李世民决战于洛阳吗？为何竟有间情尊诚到长安来洗澡？”寇仲双肘枕在桶旁，细审棺嬉秀美的玉容，道：“棺大姐比前更漂洲哩！，是否天广大法的功效？我们好像总斗你不过，令趟又准备怎样害我们？”棺棺凑过来蜻蜓点水的轻吻他面颊，香软的红唇令寇仲魂为之销，这才1以民》多。在丙发骊P骊双方的近距馋下。心冠匀馋的凳画已一人家工桧得害你们呢、以前是师命难违，现企则内无顾忌～晚代本来足要找尸陵的，遇上你更是意外惊喜。一寇仲仍在回味她香唇吻颊的动人感觉，矛盾的是明知她n蜜腹剑，偏是无法凝累厌恶她的情绪，甚至不愿记起她以前的恶行，叹道：“唉！舍不得害我们？亏你说得出这种谎话！只不过你要利用我们去对付石之轩，好让你能坐上阴癸派派主之位，为令师完成统一广道，更至乎统一天下的梦想而已！我有说错吗？棺大姐请指教。”棺棺微垂螭首，轻轻这：“你想听真心话吗？”寇仲心中一软，颓然道：“我在听善。”嬉娘保邃莫测的眼神往他凝视，回复她一贯笃静冷漠的神态，语调像不波止水般的平静，道：“无论石之轩或我圣门任何一人，甚至颡利或李渊之辈，都在等待你和子陵分道扬镖的一天。因为事实证明当你两人联手合作，天下再没人有能力同时杀死你们。不论要对付你们的人如何人多势众，你们至不济亦可落荒而逃。但令趟少帅你到长安来，大有可能是你们最梭一趟聚在一起，此后将各散东西，因你寇少帅总不能置洛阳和少帅军不顾。所以若要杀死石之轩，破他的不死印法，这或者是最后一个机会。少帅是聪明人，当晓得石之轩对你的威胁，他是绝不容你和子陵同时活在世上的。”寇仲苦笑道：“你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杀石之轩谈何容易，四大圣僧办不到的事，我们能办得到吗？”棺棺道：“这世上有甚么事是十拿十稳的，能有一半成功机会，甚至半丝希望，我们亦不能不试。我练成天广大法的事石之轩仍懵然不知，大概可给他一个惊喜。”寇仲怀疑的道：“不是又重施故技，学令师般来个甚么玉石俱焚，要我们陪石之轩一起上路，你大姐则占尽便宜，我和子陵则成为陪葬的傻瓜。”棺棺沉声道：“当时究竟发生甚么事？石之轩凭甚么捱过视师的玉石俱焚？”寇仲不愿答她，更不想答她，推搪道：“此事你的情人比我清楚，因为他是当事人之一，而我正忙善宰深未桓。”棺棺幽幽一叹道：“我会设法约石之轩谈判，你们究竟来邇是不来？”j乏仲笺虑一一技6日盲一回骊6之公的鲈会。治你冠双馋蛮痹。画丞司什”蚶蝌一对秀眸亮起来，盯留他柔干也：一你好像已有全盘计划，肯炉我参与吗？信任我好吗？我真的不会害你们，否则让我”甫轰顶而亡。（寇仲苦笑道：“老天爷恐怕狠少使出五雷轰顶这类罕有招数来惩罚不守信诺的人，棺儿你真懂立誓的窍妙。全盘计划言之尚早，初稿倒有点谱儿。不过我要和子陵商量后才能答覆你，明晚大家在这里吃顿家常便饭如何？我的厨艺比之小弟的井中八法亦差不多少。嘿！我正在洗澡啊！”棺棺目光投到桶内水里去，皱起巧俏的小鼻子，微笑道：“又脏又臭！我到房内睡觉，洗乾淨再来和人家亲热吧！”不理寇仲抗议，迳自往卧室去了。

徐子陵和侯希白临天光前没精打采的回来，见到寇仲把侯希白“珍藏”的所有乾粮糕饼美酒一类的东西全搬到厅心的大圆桌上，左手酒右手并，吃

个不亦乐乎，均惊喜交集，一时说不出话来。

寇仲瞧书徐子陵骤见自己仍活酋出现发自内心的喜悦神态，心中一阵感动，先竖起一指按唇表示噤声，再以拇指点向内进的方向，道：“侯公子的床上有位睡美人在等他，我们要小心说话。哈！侯公子确是艳福齐天。”侯希白愕然道：“竟有此事？”徐子陵醒悟过来，低声提点他道：“不要听他胡诌，是棺棺来哩！”侯希白取出美人扇，打开轻摇两记，洒然道：“你两兄弟先说些私己话，飞来艳福，却之不恭，待小弟上床去也。”说罢摇头晃脑的往内进跨步。

徐子陵在寇仲对面欣然坐下，寇仲收回望向侯希白背影的目光，笑道：二垣小子愈来愈有趣。这些年来我们虽遍地树敌，亦善实交得一群肝胆相照的兄弟朋友。徐子陵忍不住问道：“你为何会在这里的？”寇仲叹道：“洛阳完蛋哩！李小子真厉害，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只请我喝一顿酒，就吓得王世充屁滚尿流的嚷善退返洛阳。他娘的，这种人对多他一刻就是受多一刻活罪，所以索性到长安来和你喝酒，顺道宰掉老石。”净于骊骊骊虑——失掉邑已零丢失缘已骊。皂零爸失查予泵玉盈里里馋。你有x度打算、一寇仲苦笑道：“你该知我是死不肯认轮的傻瓜马死瘡地人，干仲《之轩后我立即赶回彭梁，看有甚么办法将李子通从我们的家乡扬州赶跑，就算战至一兵一卒，我寇仲绝不会俯首认输的。”徐子陵默然半晌，忽然石破天惊的道：“让我助你夺取扬州吧！”寇仲剧震一下，双目射出不能置信的神色，感动至眼睛通红，好一会才坚决的摇头道：“有陵少这句话，我即使兵败战死，亦要含笑九泉之下。但我却绝不会接受你的好意，唉！坦白说，一直以来我的心确有些不舒服，以为你对师仙子比对我还要好，现在才知道自己错得多么厉害。正因我们是兄弟，怎能陷你于不义，要你混这潭浑水。哈！我寇仲岂是这么易吃的，陵少放心去过你啸做山林的日子吧！”

徐子陵叹一口气，欲语无言。

寇仲岔开话题道：“你和侯小子刚才到甚么地方胡混整夜？”徐子陵苦笑：“确是胡混，且是白忙整夜，搜遍尹府仍找不到小侯想要的东西。”遂将《寒林清远图》的始末道出。

寇仲百思不得其解，思忖道：“尹祖文竟去偷池生春的东西，此事太不合常理。哈！”

难怪有满城夜行人，原来是为万丙黄金的悬红四处寻找曹三，笑死人哩！天下竟有这么多傻瓜。”接著向内进大喝道：“侯公子完事了吗？”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失去洛阳似对你没甚么关系。”寇仲再尽一杯，摇头颓然道：“这叫苦中作乐，李世民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上兵伐谋，明知他如何打这场仗，你却只能眼白白瞧着他赢你，毫无办法。”侯希白此时回到厅内，到桌子坐下，苦笑道：“嬉美人儿要梳洗更衣。

她连衣服都带来哩！似是准备和我们双宿双栖，两位有甚么意见？”寇仲俯前压低声音道：“她上床前究竟有否将一对小脚洗乾净呢？”侯希白莞尔道：“你根快会非常清楚。”寇仲望向双眉紧蹙的徐子陵，讶道：“这么好笑的事，子陵为何吝啬笑容。”寡千骊乏——日里爻晚日一 r 你子骊馋的孕。西面主伺下正在晷餐。晨仆她钊迨里来时砍”帕妯，你统会有x庆后梁、一侯希白色变道：“我昨晚暗小知会她尸陵在我家时，她液过兮V会来凶我们的。”寇仲骇然道：“这确是个大问题，我们竟与她的死敌同住一宅，她知道后肯理睬我们才怪。”

霍地立起，断然道：“我去把棺棺赶走。”徐子陵道：“棺棺岂是这么易对付的？不要胡来，由我和她说妥当点。”寇仲颓然坐下，苦着脸道：“我们也实在说不过去，更无法向场主美人儿交待。就由子陵去说服棺棺，她对对付石嘿！该甚么都肯答应吧？”侯希白叹道：“不用吞吞吐吐，小弟明白是甚么一口事。”

寇仲双目射出锐利神色，道：“我从慈润赶来长安途上，被杨虚彦拦途截击，这小子的影子剑法确是精进了得，欺我久战力疲，幸好我看穿他爱惜自己的皇帝命，招招同归于尽，迫得他知难而退。亦可能他故意放我来长安对付令师，也是他的师尊，更可能是他让令师亲自杀我。无论那一个可能性，你的石师再不当你是他的徒儿，希白有甚么打算？”侯希白茫然道：“我能怎么办？”徐子陵道：“假若杨虚彦在决战中将你杀死，石之轩因而传授不死印法予杨虚彦，算否违背贵派的规矩？”侯希白摇头道：“当然不算违祖师规法。”寇仲一震道：“我明白哩！前晚杨虚彦说身有要事，我还以为他找藉口下台阶，原来确有其事，若他受伤，短期内将难与小侯你争锋。”侯希白抓头道：“现在弄得我好糊涂哩！石师究竟是要亲手处理我这不知算否是叛徒的人，还是要我和杨虚彦分出胜负？”徐子陵叹道：“此为连你石师也弄不清楚的一笔糊涂帐，源于他的性格分裂，而他因为性格的矛盾，故无法自行解决，所以写下不死印法，希望你两人来个了断。不过他现在性格已重归于一，万事只向实际大局着想，自然是舍你而取杨虚彦。”寇仲冷哼道：“小侯你须痛下决心，是坐以待毙还是为保命而挣扎奋（。一夫希内断然道：一苦只是应付杨6彦。邪就好所可是爸是《师让内出手，小弟……唉！小弟……一寇仲哈哈笑道：“老石交由我和小陵处理，杨虚彦则是你老哥的，成了巴！一“还有奴家哩！”三人心中大凛，往内进方向瞧去，美丽如天仙下凡，诡异如幽灵的棺棺赤足白衣立在入门处，秀眸异芒涟涟。

直至她说话，三人始誓觉她芳驾光临。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嬉大姐只得愈来愈厉害。一棺棺淡淡一笑，像足不曹地的幽灵般飘掠而来，安然坐下，道：“若我和寇仲、徐子陵联手，仍不能收拾石之轩，天下将再没有人能办到。”侯希白苦笑道：“他始终是我师傅，不要说得那么坦白可以吗？”棺棺目光往他投去，油然道：“侯公子必须面对这残忍的现实，你是石之轩的一个错误，现在是他纠正错误的时刻。补天派训练传人的方式一向是汰弱留强，石之轩现今摆明要全力栽培杨虚彦，如果你仍婆婆妈妈，还满口甚么师徒情义，乾脆自尽了事，既可免丢人现眼，更不会拖累朋友。”徐子陵不悦道：“你怎可以说这种话。”棺棺冷然道：“这不但是我圣门内部的斗争，且关系到天下将来的命运，等若正在洛阳发生进行的争霸之战。在这条谁主天下的战争路上，父可杀子，子可弑父，朋友可反目，兄弟会相残。

我只是实话贪说，侯公子必须从迷梦中箬醒过来。一是远走他方，永远躲起来，一是奋战到底，第三条路就是成为屠场上的猪羊，等待被宰杀的命运。”侯希白的呼吸急促起来，好半晌颓然道：“我纵明知如此，可是真要我切实对付石师，仍是难下决心。这样吧！杨虚彦由我应付，至于石师，唉！我不闻不问算哩！小弟生性如此，奈何？”棺棺淡淡道：“你根本不是杨虚彦的对手。”侯希白泛起不服气的神色，却没有反驳。

寇仲皱眉道：“你凭甚么作出这样的判断？”棺棺缓缓道：“石之轩的两大绝活，就是自创的幻魔身法和不死印法，自这自骊过学均饒6之日驴洒

泛开和馋大里这的“人~汪：一.j 鲈违公事迄泳的境界杨虚 6 得传幻鹰呀法，当然亦川、人. 心汰的舆传，肌足集补大花间两道的奇功，而侯公子只得花间. 派之长，高 1 立判，所以我的分析非是危言耸听，而是有根有据。”顿了顿续这：“侯公子和杨虚彦各得半截印卷，但因杨虚彦身负天一绝学，练起不死印是水到渠成，而侯公子将是隔靴搔痒。即使侯公子能得阅全卷，练至关键处亦动辄会走火入魔，有害无益。”三人间言同时色变。

棺棺娇躯一颤道：“难道杨虚彦的半截印卷竟给你们取到手上？”侯希白指指脑袋，苦笑道：“全在这里！”棺棺美目异彩闪现，不用她说出来三人均知她在打不死印卷的主意。

侯希白惨笑道：“左不成，右又不成，在下该如何自处？”徐子陵这：

“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希白兄决定抗争到底，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寇仲冷笑道：“杨小于我早看他不顺眼，就交由我把他干掉。”棺棺叹道：“凭少帅的并中八法，或可击败杨虚彦，但若想杀死他，即使他背后没有李渊或石之轩撑腰，怕亦非易事。”寇仲待要反驳，扣门声响。

三人再次色变，心叫不妙。

来的若是商秀殉上豆非糟糕透顶。

## 第四章 误会难解

三人同时望向 。

露出雪白整齐的美齿，甜甜浅笑。好像要在他们心中留下不能磨灭的印像。这才盛盛俏立，道：“今晚再见，希望你们到时能有完整的计划，每过一刻时间，我们将失去一份的成功机会，切记 ”她如此知情识趣，他们均对她稍添好感。

侯希白跳起来道“让我去迎客 ”旋风般掠往屋外，比两人更兴奋雀跃，看得两人相视莞尔。

两人自然而然功聚双耳，远听侯希白的情况，因为若来的非是商秀他们必须立即躲起来。

门开。

侯希白唱暗道：“果然是商场主大驾光临，令蓬墓生辉，欢迎欢迎！”两人人为之松一口气，心中涌起温馨动人的感觉。

商秀 甜美的声音传来道：“侯公子不用客气，子陵在家吗@@。”厅内的寇仲向徐子陵道：“她竟是单独来见你哩！要否我暂时退避？”徐子陵晒道：“难道她要拉大队招摇过市的来吗？去你的奶奶！”外面的侯希白应道：“不但子陵在，寇仲亦正恭候场主大驾，请场主移步。”两人慌忙起立，正要离桌到大门迎接，却同时色变。

他们心裨先足集中在娟娟的离去上，按著转移往耳朵的听觉，到此刻回复平常状态，条地嗅到娟娟独有的芳香，仍残留在她坐过的位置。

百密一疏，寇仲连忙补救，一袖往娟娟坐过的椅子拂去，希望能把余香驱散。

像商秀 这级数的高手，感官敏锐，嗅到女子遗香，不生疑才怪。且

女孩子对女孩子是份外敏锐，说不定远可认出正是人仇家的香气。

这时候希白领商秀 登阶入门，两人不敢怠慢，笑脸相迎。

商秀 男装打扮，该是要瞒人耳目，可是那身青蓝色的武士劲装用料名贵，手工考究，衬得她英气勃勃，神采迫人。

她眉目如画，俏脸轮廓如若刀削般竹明，不要说侯希白这锤爱女性的多情种子，两人亦心迷神醉。

这美女见到寇仲和徐子陵，绽放出一个发自真心充盛愉悦的笑容，语调却故作冷淡的道：“好小子！你们滚到哪里去，长年累月没半点音信。”侯希白酒然笑道：“他们不是追杀人就是被追杀，该是情有可原，商场主请坐下再说。”寇仲和徐子陵本想截住商秀 ，先在厅外说一番话以拖延时间，好让遗芳消散，却给侯希白一句话破坏，只好同声请她入座。

寇仲凑到她耳旁道：“美人儿场主愈来愈标致哩！”商秀 能摄魄勾魂的美目横他一眼，没好气的道：“你给我规规矩矩，否则家法伺候。”徐子陵抢先一步，拉开自己坐过的椅子，恭敬道：“场主请坐！”不知是否造化弄人，商秀 白他一眼道：“徐子陵何时变得这么懂伺候女儿家？我坐这一张，你自己坐吧！”竟坐入刚才的一张椅去。

按著玉脸微变。

寇仲和徐子陵的心儿立即卜卜狂跳，暗呼不妙，因为纵使在他们的位置，仍嗅到棺媚的香气，此事实不合情理，寇仲那一袖应该成功把香气驱散，此时隐隐想到大有可能是棺媚有意相害，破坏他们和商秀 的关系。问题是她怎晓得来访的会是商秀 。

侯希白还懵然不知情况所在，哈哈笑道：“少帅和子陵为何不坐下？斟茶递水的碎称，当然是在下的份内事。”寇仲和徐子陵硬著头皮在商秀 变得严肃混杂疑惑的目光注视下入座，就像两个被推出刑场的重犯。

侯希白终感觉到二人间异样的气氛，愕然道：“场主……”商秀 显出场主的威严，打手势截断他的说话，目光在寇仲和徐子陵脸上打转，沉声道：“你们知否我为何长途跋涉的到长安来？”侯希白茫然坐下，然后躯体一震，醒悟问题出在甚么地方。

寇仲头皮发麻的恭敬道：“场主请调。”商秀 清丽迫人的面容再没半丝笑意，一对美眸射出深刻的仇恨，语调平静而坚决，缓缓道：“当年琴老和鹤老惨被阴癸派妖女所害惨死，我们飞马牧场上上下下，没有人敢片刻忘记。这些年来我们明查暗访，终查出少许蛛丝马迹，判断阴癸派的老巢自情朝立国后，一直隐于长安。我今趟到长安来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妖女血债血偿。此事与侯公子无关，可是秀 却一直把你们两个当作自己人，你们究竟站在哪一边？”果然预料成真，商秀 竟辨认出极可能是蓄意留下遗吉他们的香气。要知举凡练气之士，由于体质与常人不同，均有其独特的气息，像这类修炼先天真气的高手，若非蓄意敛藏，自然而然会散发一种特别的气息，感官敏锐如商秀 者便可从气息认出是何人所有。

徐子陵心中同意商秀 调查的结果，当日在洛阳，宋师道曾从阴癸派门人用过的皿具和茶叶，指出他们生活极为讲究，不似长期隐居于深山穷谷或穷乡僻壤那种生活方式。

况且阴癸派有心争霸天下，亦应居于交通方便的大城大邑，始能掌握最新最真的情况，更方便做生意赚钱。所以商秀 猜阴癸派把秘巢设于长安，虽不中亦不远矣。还有是祝玉妍、媚娟在此来去自如，不但要熟悉长安，更

要有良好的身份掩护才成。

寇仲有气无力的道：“我们当然站在场主的一方，大家是自己人嘛！”侯希白只能空为两人担心，却无法插口。

商秀目光移往徐子陵，道：“既是如此，请告诉秀，你们是否刚见过那妖女。”徐子陵硬著头皮道：“我们确刚见过她，她……”商秀怒道：“你们为何容她活著离开？”寇仲叹道：“此事一言难尽，场主请容我们细道其详，因为目前……”商秀脸寒如水，霍地起立，人怒道：“我不想听你们的t化二白巧语，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刀两断，我们飞马牧场的事不用你们理。”说罢拂袖而去。

二人你眼望我眼，颓然无语。

好半晌寇仲叹道：“今趟究竟是无妄之灾，还是妖女有心害我们，好使我和美人儿场主闹翻，那我们就不曾替飞马牧场向她寻仇？”徐子陵摇头道：“此岂可用‘无妄之灾’来形容，我们的砌辞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婚媾确是死有余辜的妖女，而我们却因种种形势，在姑息养奸，屡被其所害是咎由自取。”侯希白道：“若这次是婚媾故意遗留香气，那她确高明得教人心寒，可是她怎晓得来的是商美人？”寇仲沉吟道：“此正关键所在，妖女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陵少怎么看？”徐子陵一字一字缓缓道：“她是有心的，否则经你这么以真气拂驱香气，香气应散掉不留。”转向侯希白道：“昨晚你是在甚么场合下见商秀的呢？”侯希白答道：“是张婕好和尹德妃作主人的晚宴，胡小仙亦有出席。”寇仲拍台道：“那就是啦！”

大有河能……唉！不过照理尹德妃该不曾将此事告知婚媾，除非婚媾妖女告诉我们的甚么独自修行全是谎言。”侯希白色变道：“那甚么联手合作岂非只是一个陷阱？”

徐子陵道：“总言之我们再不能没有保留的信任这妖女。”寇仲提议道：“陵少去向美人儿场主解释道歉如何？告诉她我们的苦衷，说我们从今以后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唉！他娘的婚媾妖女。美人儿场主一向对你比对我有好感，由你去解释比较有威力。”侯希白摇头不同意道：“愈有好感愈不安。尤其牵涉到男女之情，所谓爱之深恨之切，而且她气在头上，现在去找她必碰壁而回。”徐子陵苦笑道：“你们在胡说甚么？我和她只是朋友关系吧！”寇仲道：“你身在局中，当然糊里糊涂，我们却是旁观者清。呀！”

对哩！今趟向她解释的人必须是个旁人，否则我和陵少任何一人去见她，只能是被轰走的凄惨命运。”侯希白自告奋勇道：“那小弟就当仁不让，由我去作中间人，像她这么秀外慧中的美人儿，该明白事理。”寇仲皱眉道：“侯公子好像没有份儿和婚媾何侵相处的样子？你算甚么旁人？我们三个都不行，要找鲁仲连，必须是我们三个之外的人，唉！谁是适当的人选？”目光往徐子陵投去，刚巧后者的目光亦往他迎来，两人同时心动。

侯希白一震道：“当然是宋家二公子，对吗？”寇仲叮出一口气，似已把事情解决的样儿，道：“就算打锣打鼓遍天下去找，亦不会有人比宋二哥更适合，我们立即去请地出马，事不宜迟，迟恐生变。”徐子陵长身而起，道：“希白兄留守大本营，我和仲少去找宋二哥。”侯希白失望道：“又是没我的份儿，你们何时回来？”寇仲按桌离坐，道：“好好睡一觉吧！今晚我们再探尹府，找不到画爸就抓起尹祖文严刑拷问，再来个杀人灭口。他娘的！我现在最想杀人放火，以泄心头之恨！”

两人各自戴上从杨公宝库新得来的面具，踏足热闹的长安街道。

寇仲搭著徐子陵肩头，感受兄弟重聚的动人感觉，道：“今趟对付石之轩，我们既不能靠媳婚，也不可牵涉侯公子，只能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徐子陵道：“我们联手该不曾输他多少，但要杀他却绝无可能，除非他肯和我们分出生死。”

寇仲得意道：“上兵伐谋，我当然有周详计划，石之轩的大德圣僧肯定在无漏寺的禅室内养伤，只要我们能制造一种形势，迫得他从秘道逃往那细小的地室，便司在那里伏击他，杀他一个措手不及，且又无路可逃。困兽之斗虽危险一点，但我们以众欺寡，怎都能多占些便宜。”徐子陵沉吟片刻，道：“谁有本事迫得他逃往地牢？此事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揭破他圣僧的身竹，我们以后将再难掌握他的行藏。”寇仲道：“小弟算无遗策，怎会漏去此一关键，在长安，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就是李小子的老爹李渊。”徐子陵一震道：“你是在玩火，一个不好，连我们都要吃不完兜著走。”寇仲笑道：“此事仍须从详计议，总之计划大概如此，细节尚有待研究部署。”

到哩！”宋师道听毕两人的请求，道：“你们以后是否打算和婿婿划清界线，又或会助飞马牧场报此深仇，这两点非常重要，否则纵使舌灿莲花，亦说不动商秀。我和她曾有一脸之缘，比较明白她。”雷九指问道：“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宋师道道：“她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长大，牧场内人人视她为神明，而她则依牧场祖传的家法管治牧场，与牧场外的人交往永远保持一份距离。你们两个或者是她罕有曾信任的外人，所以今趟的事故对她伤害特别严重。”寇仲叮出一口气道：“我们当然站在她的一边。不过现在魔门因祝玉妍之死和石之轩复元而形势转趋复杂微妙，故当务之急是先要对付石之轩始轮到其他事。我们就是请二哥向商秀说明我们的苦况，唉！怎么说才好？”宋师道点头道：“我明白哩！不过大家立场不同，恐怕不是这么易说得拢。”徐子陵见陪坐一旁扮成司徒福荣的任俊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如他不敢插嘴说话，问道：“司徒老板有甚么话想说？”

任俊觑见寇仲的道：“徐爷也来耍我，我只是想提醒宋爷待会有客来访，宋爷须速去速回。”雷九指接口道：“差点忘记告诉你们，萧璃昨天使人投牒，说今天正午时竹来拜访我们的司徒大老板，李渊回说给足福荣爷面子。”寇仲和徐子陵动容。

萧璃像裴寂、刘文静般是李渊最亲近的大臣，更是旧情帝王的妻舅，在唐臣中德高望重，地位特殊。他纡尊降贵的来见一个司徒福荣般的暴发户，背后必须有李渊同意，甚或是奉命而来。

任俊慑儒道：“嘿！该否由徐爷扮回司徒福荣，小子！嘿！小子……”众人这才晓得他欲言又止的真正原因，皆因临阵怯场，想免此一役。

徐子陵打趣道：“若萧璃是来央大老板你开银票，教我如何应付？”任俊苦笑无语。

寇仲正容道：“这正是历练的机会，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若陵少代你去应付萧璃，小俊将错失一个机会。”任俊恭敬答道：“寇爷教训的是，小子明白哩！”宋师道站起来道：“小俊说得好。商秀在甚么地方落脚？”寇仲等忙起立，徐子陵答道：“据侯希白说，她在望仙街东市北的胜业坊有物业，是她在此寄居的地方。”并说出详细的地址。

宋师道道：“如何见她亦颇费周章，不过我会想办法，你们是否在这里等我的消息。”徐子陵道：“我约好杜伏威在北苑碰头，见他后我会回来看情

况。”寇仲大责道：“你约了老爹吗？”雷九指道：“你们不宜一道离开，给人看见便不好。”寇仲哈哈笑道：“二哥当然从正门出入，我们这些见不得光的则来是翻墙，去亦翻墙，来去自如。”宋师道微笑道：“放心吧！商秀怎都要卖点面子给我，至少会听我把话说完。”

不过我为你们作和事佬的纪录却不太光采，化解不了你们与君娇问的恩怨。”

寇仲叹道：“我们受够哩！再不希望多出个美人儿场主。”

## 第五章 误中副车

雷九指送两人穿房越舍的往後园走去，这华宅占地甚广，房舍连绵，亭台楼阁，其前主人当是非富则贵，结果因抵押变成司徒福荣的物业，令人唏嘘感叹。

三人走在後园的碎石路上，寇仲皱眉道：这麼大的宅院没有婢仆打扫，感觉挺怪异的。

雷九指道：我们是故意如此，打扫的人由陈甫派来，干半个早上的活後离开，只有膳房的人是长驻的，都是信得过的自己人。我们是来避难嘛！行藏古怪没有人会起疑。

徐子陵道：请武师的事进行如何？

雷九指道：这两天不时有人上门应聘，由我故意刁难，没有落实聘任何人，只著他们留下详细资料，再交由陈甫去查证他们的身分，这手法合情合理，否则怎知哪些人是与油主春有关？

寇仲笑道：若真是油主春的人，定是魔门中人，怎会给你老哥这麼轻易识破身份？

雷九指得意道别忘记我和你们宋二哥是老江湖，不易被骗。且你的顾虑何反过来说，每逢遇到身分不明朗者，极有河能是魔门的奸徒，我们正是要聘用这种人，哈！

三人抵达後院围墙，墙外是分隔邻舍的小巷，翻墙进来对寇仲和徐子陵来说自是轻而易举，因河先察看清楚周围情况方开始行动，但翻墙离去则难度会大增，因不容易掌握墙外的情况。

徐子陵正倾听墙後里巷的声息，寇仲笑道：我敢打赌正门和前门均有某一势力派来监视的人，其中且必有官府的人在，因福荣爷已惹起各方关注。

稍顿又道：假若我和陵少从後门大模厮样的离开，会是怎样一番情况？

徐子陵晒道：我们的诛香大计回能就此寿终正寝，呜呼哀哉。

寇仲摇头道：今趟和上趟的分别，是上一趟所有人均晓得我们会来长安寻宝：今次则无人不以为我正在慈润与李小子纠缠不清，所以被识破的机会微乎其微。况且我们可为自己设计一个身分，来来往往方便些儿。

雷九指欣然道：我们早为你们想过这问题，小仲就叫蔡元勇，小陵唤匡文通，都是太行帮的高手，并称大行双杰。太行帮的大龙头黄安一向和司徒福荣徐子陵不解道：你这一著似有点不安，香家线眼遍天下，只要派人查证，立知甚麽太行双杰仍在黄安身边，没有到长安来，我们岂非原形毕露。

雷九指哈哈笑道：这正是精采之处，据探子回报，黄安的确派这两个家伙去保护司徒福荣，不过并非到长安来。我本想迟些才和你们商量此事，现在见小仲想从後门走出去亮相，所以顺带提出吧！

寇仲扫视自己的装扮，道：这两个家伙模样如何？靠甚麽兵器成名五万？

雷九指得意道：我办事你们请放心，先随我来吧！包保你们跨步出门时，有点江湖见识的均晓得你们是双杰而非双龙，哈！

有过命的交情，司徒福荣有难，他派两个得力手下来保护司徒福荣，该是理所当然的事。

寇仲的井中月变成一把形状奇特的锯齿刀，徐子陵则配上长剑，发饰和打扮均略有改变，以配合大行双杰蔡元勇和匡文通的表面外貌。

跨出後门，徐子陵顺手掩门的当儿，寇仲目光四扫，叹道：通常都 m 霆垣个样子，你一心想被人发觉时，偏是没有人注意你。

徐子陵道：没人注意最好，最怕老爹等得不耐烦走了，去吧！

两人并肩而行，寇仲笑道：我们何时才能以本来的面貌和身份大模大样的在长安街道上漫步呢。

徐子陵淡淡道：一是你肯归降唐室，一是你成功收拾李世民，舍这两者再没有别的可能性。

他们从长巷切坦里坊内较宽敞的横街，往左走可离开里坊进入大街。

忽然左右吆喝声起，两端各有十多名大汉往他们迫来，人人神色不善，摆明是冲著他们而来。

两人愕然对视，心中百思不得其解。照道理若有人识穿他们的真正身分，来的该是李渊的亲卫高手，而非这二十来个似是本地帮派的人，至少远近屋顶都伏满弓箭手，阻止他们高来高去的突围逃遁。

若非晓得他们是名震天下的徐子陵和寇仲，则更没有道理。难道只是从司徒福荣的长安寓所离开，便开罪这些人？

转眼间，前後去路均被这批人截得水不通，杀气腾腾，附近路人四散躲开。

前面大汉群中一人排众而出，战指喝道：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却闯进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两个给我纳命来。

徐子陵定神一看，说话者不就是关中剑派的肖修明，他上趟茄人兴昌隆冒充莫为，与他有过一段交往。肖修明的大师兄段志玄，就是天策府核心将领之一，极受李世民重用。这次不知算否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

寇仲改变嗓音答道：这位仁兄不知是否认错人，我们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这麽截著去路喊打喊杀算是甚麽行径？

另一人在後方喝道：你当然不认识我们，否则给个天让你做胆也不敢到长安来撒野，我们早收到风你这两个不知死活的小子会来送死。识相的就放下兵器，免去我们一番工夫。

徐子陵不用回头去看，立即认出是肖修明的师弟谢家荣，肖、谢两人都是兴昌隆的人，与兴昌隆大老板卜万年之子卜廷同属关中剑派。

寇仲大叫头痛，耐著性子道：束手就擒没有问题，不过至少要给我们一个明白，我们究竟在甚麽地方开罪各位兄台？

肖修明露出不耻神色，骂道：好！我就依江湖规矩向你两个小贼交待。

若你们还记得修武城陆颜的女儿陆芝儿，你们对她干过甚麽好事，再不用我肖修明多费唇舌吧？

後方的谢家荣怒叱道：骗财骗色，累得人家小姐含恨自尽，蔡元勇、匡文通，你两个还算是人吗？实是猪狗不如的禽兽。

肖修明按著道：幸好我们晓得你们会到长安来见那个吸血鬼，所以在这里日夜等候，再不放下兵器，我们就把你乱刀竹尸。

两人明白过来，心忖雷九指真是好本事，谁人不扮，偏扮两个骗财骗色的淫贼，眼前的事动手不是，不动手更不是，溜只溜得一时，真不知如何收场。

肖修明见两人毫无反应，怒道：动手！

两人心中暗叹，交换眼色，决意拔足开溜，唯一的愿望是不曾因此漏更多底细，再无他求。

且慢！

肖修明循声望夫，立时眉头大皱，呆在当场。

寇仲和徐子陵则心叫大事不好。因为来者是李建成长林重的心腹手下尔文焕，他身边尚有另一穿军官武服的高瘦汉子，身後跟著十多名城卫，若给他识破身份，他们只有硬闯城门一途，对付池生眷的大计当然泡汤，陈甫等人亦将被牵连，後果严重至极。

尔文焕两手负後，好整以暇的直往肖修明一夥人迫过来，面带奸笑道：肖兄好像不知皇上严禁私斗的样子，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街上持械横行，是否自恃有大师兄段志玄在秦王府摩下任事，所以知法犯法。

肖修明脸色微变，先著众人收起兵器，才应道：尔将军可知这两个是甚麽人？

尔文焕打出手势，命随身的士多名城卫留在外围，自己则与那高瘦武将笔直走过来，肖修明那组关中剑派的兄弟只好往两旁让开，任由两人穿过，来到肖修明左右。

寇仲和徐子陵稍放下心来，因晓得尔文焕尚未看破他们的乔装。

尔文焕目光转往打量徐子陵和寇仲，似乎没有甚麽恶意，还挂著笑容点头招呼，话却是向肖修明说的，通：他们是甚麽人，肖兄请指教。

肖修明道：此两人在太行山一带横行无忌，作恶多端，曾骗无辜女子财色，害得人家姑娘服毒自尽。

那身材高瘦长著一副马脸和八字眉的武将腿著一对细眼喝道：既是如此，肖修明你为何不向我城守所报告，这麽自行处理就是私斗，是否视我城守所如无物，不放我姚洛在眼内？

尔文焕哈哈笑道：原来真的是名震太行山的蔡兄和匡兄。

按著肃然道：蔡兄和匡兄对肖儿的指责有何意见？

只要不是傻瓜，就如尔文焕正在为两人开脱，寇仲和徐子陵虽千不愿万不愿接受尔文焕的好意，惟恨别无选择。

寇仲乾咳一声，有气无力的道：嘿！我们太行双杰怎会干这种有违天理的事，肖修明他摆明为达某种目的含血喷人，尔大人和姚大人请为我两兄弟主持公道。

尔文焕向两人打个请你放心的眼色，又微微领首，冷然道：无论官府或江湖，讲的无非一个理字。肖兄对蔡兄和匡兄的指卖非常严重，不知有甚麽人证、物证？

肖修明为之愕然，哑口无语。

姚洛大发官威道：既没有真凭实据，硬派他人罪名，漠视我大唐王法，肖修明你好大胆。人来，给我将这些强徒全带回城守所去。

寇仲和徐子陵你眼望我眼，心想这还了得！坑害了肖修明这些主持正义的人，他们於七珂安？

幸好众城卫吆喝行动之际，尔文焕忽又化作好人，道：照我看只是一场误会，只要肖兄答应以後再不来骚扰蔡兄和匡兄，大家可和气收场。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大讶，旋即想到这可能是李建成向手下传达的命令，於此非常时期不要惹秦王府的人，所以如此易与，并向该是直属李渊一系的城守所将领姚洛说项。

众人目光全集中到肖修明身上，看他如何反应。

肖修明脸色阵红阵白，显是心中气愤难平，偏又毫无办法，好半晌颓然认输道今趟是我们鲁莽，以後再不曾冒犯两位。

尔文焕占尽上风，长笑道：肖兄果然是明白人。

肖修明悻悻然向己方人马喝道：我们走！

关中剑派一众人等离开後，尔文焕欣然道：久闻大名，难得两位远道前来长安，就让小弟稍尽地主之谊，请两位赏脸吃一顿便饭如何？

两人怎能拒绝，虽不能应杜伏威之约，但看尔文焕这热情模样，如他必有企图，实为意外之喜，慌忙以同样热情答应。

这次的长安之行，形势变得更错综复杂。

酒过三巡，在这俯瞰跃马桥，长安最著名食肆幅聚楼三楼靠东的桌子，四人把酒言欢，气氛融洽。

一番客气话後，姚洛转入正题道：我们对蔡兄和匡兄到长安一事，早有风闻，所以早特别留意入城的人，看有否两位兄台在内，岂知直至两位给关中剑派的人截著，我们才醒觉两位大驾早在城内，两位真有办法。

他说得客气，实是盘问寇、徐两人。

寇仲先哈哈一笑，以争取应付质问的时间，讶道：我们今趟来长安的事本是刻意保密，怎麼却像长安无人不知的样子？

尔文焕笑道：凡与司徒大老板有关的事，现均变成无人不关心的事。宋缺如此横蛮霸道，公然迫害大老板，江湖上没有人看得过眼。幸好大老板选择正确的到长安来，我尔文焕敢拍胸保证，长安是宋缺唯一不敢来撒野的地方。

徐子陵回答先前姚洛的问题，压低声音道：实不相瞒，幅荣爷是不希望我们见光的，所以我们是藏身柴车潜入城中，希望两位大人包涵见谅。

尔文焕爽快的道：这个没有问题，姚大人还会为两位补办入城的手续。来！喝一杯！

以後大家就是兄弟。

四人轰然对饮。

寇仲装作好奇的往楼上其他宾客张望，其中部分人更是他认识的，李密、王伯富和晁公错分坐其中两桌，这三人应是档聚楼的常客。

徐子陵知机的道：那不是瓦岗军的密公吗？

尔文焕露出不屑神色，淡淡道：瓦岗虽在，瓦岗军却早云散烟消。

又笑道：听说司徒大老板对人疑心极重，罕肯信人，是否真由此事？

寇仲知他摸底来了，志在探清楚太行双杰有多少利用价值，点头道：

大老板为人确非常谨慎，唯一信任的人就是我们的安爷黄安，每趟到各地巡视业务，安爷均派我们随行护驾。不瞒两位，我们屡为幅荣爷出生入死，所以幅荣爷今趟有虽，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两兄弟。

尔文焕目露喜色，看来他心中想的心是庆幸没出错手帮错人。

姚洛道：听说大老板要在本地礼聘护院武师，两位武功高强，何须另聘人手，不怕给别有居心的人混进去吗？

寇仲道：我们今天才到，刚见过幅荣爷，听他老人家说是怕我们因事不能赶来，现在当然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徐子陵怕他吧话说满，道：不过若能聘几个可靠的人，负责巡院任务，可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们来长安，能有点馀暇四处观光会是美事。

尔大人是长安通，更是青楼赌馆常客，有他带路，包保两位不虚此姚洛笑道：行。

尔文焕拍胸道：可包在小弟身上，不要再大人前大人後哩！以後大家兄弟相称，玩起来痛快些嘛。

寇仲心中一动奸笑道：我们两个没有甚麽嗜好，顶多是闲来赌两手，可惜现在有重责在身，只好戒绝这一心头嗜好。

尔文焕立即双目放光，压低声音故作神秘的道：赌两手谁会知道，只要由我尔文焕安排，包保绝不会有半丝风声传人司徒大老板其内去，这等小事包在我身上，保证两位大过赌瘾。

徐子陵暗赞寇仲，一句话试出尔文焕极可能与油主春有关系。现在摆明尔文焕要不择手段的去控制他们，包括笼络、利诱、威逼至乎布天仙局。只有通过他们污-坦对太行双杰，香家才可以得到有关司徒档荣的精确情报。

姚洛正容道：不知如何与两位竟是一见如故，这或者是一种缘份，蔡兄、匡兄勿怪小弟交浅言深。

徐子陵点头道：我们对两位大人非常投缘，至乎有点受宠若惊，请姚大人多加赐教。

今次轮到寇仲暗赞，徐子陵这招叫欲擒先纵，一句受宠若惊暗指自己是老江湖，对姚洛纾尊降贵的来巴结两人，并不是没有戒心。

尔文焕正要说话，一名城卫登楼笔直朝他们一某走来，立时吸引三楼全层座客的目光，移往寇仲等人所虚的一桌去。

## 第六章 甘心作贼

徐子陵和寇仲心中叫好，如此亮相，反可释人之疑，不曾把他们“太行双杰”跟寇仲、徐子陵联想在一起；皆因陪他们的是李建成长林军的心腹尔文焕，兼且长安上下均以为他们寇、徐两人仍身在慈润。

那城卫直抵桌前，先向尔文焕和姚洛拱手敬礼，然后俯首到姚洛耳边低声说话，徐子陵和寇仲怕被眼力高明如李密、晃公错等看破运功窃听，只好错过这送上门来的密语。

城卫说罢敬礼离开，楼上气氛回复原状。

尔文焕道：“甚么事？不方便说就不用说出来。”姚洛苦笑道：“有甚么

不方便说的，还不是那短命鬼的烦事。我们在城门扣押起和各方想发财交来的所谓“曹三”，现累积至十三个，要我花整个下午去辨认真伪，这短命鬼真害人不浅。”

尔文焕哑然笑道：“若曹三这般容易给那些庸手逮著，他就肯定不是曹三，不用看也河知是假的。”寇仲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发言询问。

尔文焕解释后道：“跳兄是城卫所的头子，长安城发生一宗极为轰动的失窃大案，有得他忙哩！”姚洛叹道：“只恨我不是真正的头子，真正的头子是率更丞王睡大人，小弟充其量是个跑腿的，一应奔走事务当然由我负责。他娘的！若曹三真落到我手上，我会教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寇仲装出个“贪婪”的“柠笑”，通：“听说“短命”曹三多年来所偷珍宝无数，若他真个落网，跳兄回在他身上狠刮一笔哩！”尔文焕见到他的“馋相”，有会于心，微笑道：“今趟蔡兄和匡兄为司徒老板办事，应是酬金丰厚，对吗？”徐子陵点头道：“相当不错，对我们福荣爷来说算是阔绰。”寇仲叹道：“希望够清还欠下的赌债吧！”尔文焕压低声音道：“听说福荣爷闲来爱赌两手，是否确有其事？”寇仲心叫来哩，淡然答道：“福荣爷不赌尤自可，赌起来又太又狠，不过他从不进赌场，还只和柑熟的人赌。”

徐子陵再不想跟这两人磨下去，托词要为司徒福荣办事，告辞想要离开，尔文焕坚持要作他们长安导游，约好晚上见面的时间、地点，始肯放两人走。

尔文焕以为上钩的是“太行双杰”，只有寇仲和徐子陵才明白谁才是真的被钓者。

赶到北苑，杜伏威已离开，只留下暗记，约徐子陵于黄昏时于原处会面。

两人唯有回“家”，看宋师道是否有好消息。但为释人之疑，他们故意往荣达大押打个转。

寇仲搭著徐子陵肩头在街上缓步，有了“太行双杰”的身分，当然比以前袖气。

徐子陵道：“有没有被人跟踪监视的感觉？”寇仲笑道：“这句话该是我问你才对。”徐子陵道：“我只是要证实自己的感觉，自离开福聚楼后，一直有人远慑著我们，且跟踪的手法颇为高明，非是一般庸手。”寇仲点头道：“找也有感应。”

只可惜我们现在是老蔡和老匡，否则就来个他娘的反跟踪，把对方揪出来毒打一身，追问清楚，哈！”徐子陵笑道“老蔡老匡有老蔡老匡的办法，例如我们若落单，对方会否采取别的行动？”寇仲皱眉道“跟踪者说不定是尔文焕那小子，看我们到哪里去，何须为他们费神？”徐子陵道：好吧！回去再说。”两人首次从正门进司徒福荣的临时寓所，雷九指启门后把两人引到一旁，通：“老板仍在见客。”寇仲和徐子陵早看到马车和从人在前院广场等候，萧璃的手下正目光灼灼的朝他两人打量。

雷九指道：“随我来！”两人随他绕过大堂，从侧道往内院方向走去，寇仲讶道“萧璃是否迟到，为何到现在仍未走？”雷九指嘿然道：“他没有迟到，监证古昼当然要花多点时间。”两人失声道：“甚么？”雷九指在中园处停下，微笑道：“我们不是对萧璃这类元老级的唐室大臣来访一个暴发户大惑不解吗 10-如今哑谜终于揭盟，萧璃要见的并非我们的福荣爷，而是我们的古物珍玩鉴赏家中文江申大爷。老萧带了四、五卷古昼来，摆明是考较

申爷的功夫，其中有真的，有假的，也有是临摹的伪昼，幸好扮申爷的可能是比申爷更有实学的宋爷，否则今趟我们就要栽到家呢。”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脸脸相觑，心中涌起古怪的感觉。

寇仲抓头道：“又会这么巧的，长安刚被《寒林清远图》闹得满城风雨，萧璃却来试探申爷监辨古画的眼力，老萧有没有说他的画是从哪里来的？”雷九指道：

“他没有说，我们则是不敢问，你们先到内堂，我还要去作斟茶递水的跑腿。”

两人到内堂坐下，寇仲拍桌道：“我敢拿全副家当出来狠赌一铺，那批画定是李渊著萧璃带来的，当证实申文江确是宗师级的监赏家后，李渊就会邀请申爷入宫去监赏另一批名画。”徐子陵双目矚光烁闪，一字一字缓缓道：“是另一张价值连城的古昼。”寇仲剧震道：“不日匡垣么样吧？”徐子陵往他瞧去，哑然失笑道：“这叫一理通，万理明。他娘的，差点歧路亡羊，幸好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们以前不是想不通尹袒文为何要去偷油主春的《寒林清远图》吗？沿此瞎想当然想不通，因为偷的人根本不是尹袒文，而是人唐皇帝李阀之主李渊，他为讨好爱妃而甘心作贼。”寇仲眉头的皱纹逐一舒缓，捧腹笑道：“真教人意想不到，这么说，尹袒文那座奇怪的小楼底下，肯定有回通抵对街皇城内的秘道，以供李渊秘密出入之用。我们要不要入宫将昼偷回来，那将是非常惊险和有趣。”徐子陵晒道：“有趣？告诉我，你情愿宝画留在李渊身边，还是让侯小子把贼脏藏于多情窝内 10--”寇仲尴尬道：“陵小子的词锋比得上老李，即小弟命中注定的克星李世民。”岔开话题道：“不知尚要等多久，因我很想知道宋爷见美人儿场主的结果。”此时宋师道独自一人来到从容坐下，仍未说话，寇仲笑道：“老萧带来的画里，正否至少有一幅是假的展子虔作品？”宋师道一呆道：“不日竺幅是两幅，你怎能猜到，且两幅昼都是由此道中的高手伪摹之作。”再一震道：“寒林清远图？”两人含笑点头。

宋师道倒抽一口凉气道：“盗昼者竟会是李渊。”徐子陵道：“这是唯一最合情理的解释，凡皇宫必有逃生秘道，不用逃生时就可用来作秘密出入之用，出口就在李渊信任的尹袒文府内僻静处，所以小楼布置精雅，授室在下层而非上层，但却没有人居住的痕迹。因为榻下正是秘道出入口，只要把卧休移开，可发觉出口，我和小侯因从没想过这可能性，粗心大意下竟忽略过去。”宋师道点头道：“亦只有李渊的身手，才可从池生春两人手上硬把宝画抢走。”寇仲双目放光，兴奋的道：“今晚让我们夜闯秘道，看看通往哪里去？若另一人口在李渊的寝室内，说不定还可刺杀李渊，那洛阳之圍自解，唐室将陷内战的局面。”徐子陵不悦道：“你在胡说甚么？”寇仲赔笑道：“我只是说来玩玩，你不知我给李小子欺压得多么凄惨。”宋师道道：“若李渊有甚么不测，长安势将乱成一团，我们对付油主春的计划更无法进行。”寇仲尴尬道：“我员的是随口乱说，哈！宋二哥见南美人情况如何？”宋师道道：“我一句也不敢提起你们，只跟她闲聊整个时辰，因为她晓得我为甚么去找她，而我则晓得若有半句提及你们，必给她轰出大门去。”两人听得脸脸相觑，壁言以对。

宋师道双目异芒闪闪，轻柔的道：“商秀 是非常有品味和独特情性的女子，但她却是非常寂寞，满怀心事无处倾诉，养成孤芳自赏的性格。这种性子的人一日一认定某事无讹，绝非三言两语或你们的所谓解释能改变过

来。我在君娇的事上曾失败过一次，今趟再不想失败，故特别小心行事，与她尽说些生活上有趣的见闻与心得，先争取她的友谊和好感，待她对我有一定的信任和认识后，始可向她提及你目”们。

两人想起他对著一片茶叶写一本书的本领，当然不曾怀疑他可令讲求生活质素的人听得津津人味，如沐春风。

宋师道笑道：“不用担心，此事包在我身上。我和她约好明天再见面，待会我还要到长安两市看看有甚么适当的礼物，作明天见面时的手信。”徐子陵和寇仲你眼望我眼，心中涌起意外之喜，一直以来，他们不住担心痴情的宋师道会回到傅君掉安眠的小谷终老，现在似是在无心插柳下，让商秀勾起他对傅君掉之外另一女性的仰慕和兴趣。宋师道或会认为自己只在为两人办事，可是在争取商秀 好感的过程中，他将发现商秀 的许多动人处。而且两人同是出身事事讲究的世家大族，会比宋师道和傅君婷的相处更接近和易生共鸣。

宋师道像看不到他们的神情似的，双目凝视西方被太阳染红的霞彩，油然道：“就买一匹从波斯来染上郁金香花纹的一等香布吧！穿在她身上肯定非常好看。”

雷九指和任俊来了，后者因首趟扮司徒幅荣成功，兴奋自信。

寇仲把盗画者是李渊的事说出来，又把尔文焕笼络他们的经过详细交待，道：“现在一切顺利，所以我们更要小心。”雷九指道：“我们全赖有宋老弟扮申文江，一眼看穿哪张是假的展子虔作品，还可推断出是谁的摹功，照我看真的申文江也没此本领。”宋师道谦虚道：“我是凑巧碰个正著，一来因寒家藏有展子虔的真迹《游春图》，二来北董南展，董是董伯仁，展就是展子虔，他跟我大家都是南方人，对他自然比较熟悉和亲近点。展子虔虽以人物画成名，但成就最大的是山水画。在他之前山水只是人物画的背景配衬，到他笔下山水才成为主题，反而人物变成点缀。据闻《寒林清远》是纯山水的作品，所以在画史上意义重大，若确是真迹，称之为稀世奇珍当之无愧。”寇仲点头道：“难怪李渊不择手段把此画夺来献给张美人。”雷九指怪笑道：“申爷说不定明天便要入宫见驾，你们没有看到刚才的情况真个可惜，申爷每说一句话，若萧便要点一次头，回去后保证他须忍著脖子的痛楚向李渊报告申爷了不起的眼光。”宋师道笑道：“雷大哥真夸大。”

任俊忍不住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徐子陵道：“我们必须耐心等待，待会改由寇仲去见老爹，我则去会侯希白，然后我两人会以太行双杰的身分去和尔文焕胡混，到我们清楚掌握整个形势后，始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寇仲肯定没有被人跟在身后，举步进入食肆，戴上低压双眉帷帽巾的社伏威独坐一角，锐利的目光往他射来。

寇仲到他旁坐下，心中一热，道：“爹！是我！是小仲！”社伏威剧震道：“真的是你。”在桌下探手过来，两手紧握。

寇仲感到咽喉像给瘀塞了似的，说话艰难。深刻的情绪冲击著他的心神，点头道“真的是我，爹！”社伏威用力抓紧他的手，低声道“你怎会到长安来的？我还怕曾永远失去你。”这才把手松脱。

寇仲扼要解释情况，苦笑道：“洛阳完哩！现在我只好看能否把江都夺到手，否则一切休提。”社伏威颓然叹一口气，道：“当年你为何不肯接受我的好意，继承我的江淮军，那我就不会变得心灰意冷，投靠李阀，你亦不用弄弄到今天如此田地。”寇仲安慰他道：“一日我寇仲未死，李世民们未可言

胜。”杜伏威沉吟半晌，道：“子陵托我为他办的事，已有点眉目，这个人你们是认识的，他对你们亦很有好感。”寇仲大讶道：“我真想不到长安有这么一个人。”杜伏威道：“他不是长安城内的人，却是李渊以前的江湖朋友，更是大仙胡佛尊敬的人，江湖上即使穷凶极恶者，多少都要给他点面子。”寇仲抓头道：“究竟是谁？”杜伏威道：“就是欧阳希夷！”寇仲一震道：“竟然是他，他老人家不是隐居名山，不再出世吗？怎会到长安来？”杜伏威道：“他不是自己到长安来的，而是李渊专诚请地出山，去向你的岳父说项，请他放弃支持你，并开出条件，只要“大刀”宋缺在生一天，李家的人不曾踏进岭南半步，宋缺更不用向李渊称臣。若宋缺过世，唐室将会续封他的继承人为镇南公。其他条件，当然包括唐室会坚持汉统，与突厥人划清界线诸如此类。”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这是非常优厚的条件。”杜伏威道：

“天下谁不惧怕宋缺？宋缺再加上我的仲儿，哈！”寇仲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苦笑道：“爹不用为孩儿打气。唉！”顿了顿皱眉道：“欧阳希夷身分崇高，就算他肯作司徒福荣的后盾，只会惹人起疑，欧阳希夷和司徒福荣，是人缆不能扯到一起约两个人。”杜伏威哑然失笑道：“穷则变，变则通。办法却须由你们去想，欧阳希夷与胡佛两人关系非比寻常，欧阳希夷说的话，胡佛会言听计从，例如欧阳希夷揭穿油主春的身分，胡佛即使为此惹来杀身之祸亦不肯把女儿许配他。”寇仲叹道：“问题若发展到那情况，我们对付油主春的大计肯定泡汤。若胡佛通知李渊，情况更不可收拾。”杜伏威道：“所以你们必须想得个妥善的方法，欧阳希夷后天将起程往南方，我可安排你们秘密会面。”寇仲忽然灵光一闪，道：“有哩！”

## 第七章 不死梦醒

徐子陵回到多情窝时，侯希白正挨着椅子熟睡，到徐子陵隔几坐到他旁，才睁目道：“是什么时候哩？”

徐子陵正感受着夕阳余光所惹起对时间消逝的惆怅感觉和宁和心境，淡淡道：“已是黄昏时份。我有一句话一直想对你说，却一直忍着，伯伤你的心，今天终忍无可忍，不吐不快。”

侯希白苦笑道：“不用你告诉我，我自己知是什么一回事，是否认为我永远练不成不死印法，因为我和石师根本是本质大异的两个人。”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侯公子你确是善知人意。”

侯希白不解道：“子陵你该不会是幸灾乐祸的人，为何听到又或证实噩耗，仍好像什为欣兴的样子，小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徐子陵耸肩轻松的道：“希白兄眼下是否感到很紧张，整个人像一条扯紧的弓弦，每一刻都活在紧张戒备中？”

徐子陵忽又打个手势阻止他说话。欣然道：“在答这个问题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侯希白精神大振道：“这世上尚可能有好消息吗？快说出来洗一下我的晦气。”

徐子陵道：“小弟晓得另一幅展子虔的真在那里。”

侯希白剧震道：“确是天大的好消息，不要卖关于哩！快说出来。”

徐子陵道：“只要你肯央宋二哥，他可带你回岭南看展子虔的《游春图》。”

侯希白动容道：“《游春图》与《寒林清远》同是展子虔的传世代表作，令他成为山水画的鼻祖，想不到竟落到宋缺手上。不过似乎改向寇仲求一封介绍信稳妥点，宋二哥不是和他老爹闹得很不愉快吗？”

徐子陵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宋二爷极可能遇上他命中另一克星，他见过商秀旬的神情，你看到自然明白。”

侯希白一呆道：“竟有此事？不过也难怪他，‘相近’和‘相异’在男女间均可做成极大的吸引力，以宋二哥高门世阀培养出来的品味、气质、风采，与商美人确是非常匹配。”

徐子陵有感而发道：“说真的，我和寇仲都配不上她，只有宋二哥能予她幸福的生活，若我们愿望成真，将是最理想的结局。”

接着微笑道：“侯兄现下感觉如何？”

侯希白一呆道：“原来于陵在设法开解我，不过我现在确是轻松平静多啦！想起《游春图》，练得成不死印法与否只是小事，唉！怎样也可得看到《寒林清远图》？”

徐子陵肃容道：“我不是开解体，是提醒你，最好把不死印法忘记，否则你的精神会受到严重损害，最后连李渊嘱你画的《百美图》会难以交卷。”

侯希白皱眉道：“没这么严重吧！”

徐子陵问道：“你的美人扇上有否多添一位商美人呢？”

侯希白一颤道：“你看得很准，我确是不敢动笔，没有信心掌握她迷人的风采神韵，难道真是苦研不死印法落得的后果？”

徐子陵道：“你这叫舍长取短，若你能把写画的境界融入武道，另出枢机，不是胜过去学令师损人利己的不死印法吗？自创是唯一的出路，更是你的生路。”

侯希白双目精芒大盛，一拍扶手，奋然道：“对！”

当我写画之时，意在笔锋，无人无我，意到笔到，没有丝毫窒碍，心中除画内世界外别无他物。哈！幸好得子陵提醒。”徐子陵欣然道：“你终于从不死印法的噩梦醒过来，顺道告诉你另一则消息《寒林清远图》该落入李渊手上。”

侯希白失声道：“什么？”徐子陵解释后，微笑道：“你若想亲睹《寒林清远图》，必须代宋二哥扮成申文江入宫鉴画，此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必须下一番模仿的工夫。”

此时寇仲翻墙而至，在侯希白另一边坐下，讶道：“为何侯公子像变成另一个人的样子，充满生机和斗志，不再死气沉沉的！侯希白笑道：“全拜子陵所赐，提醒我以画入武，不再向不死印法缘木求鱼，浪费精神时间。”

徐子陵道：“有没有好消息？”

寇仲道：“是天大的好消息，我现在全盘计划成竹在胸，保证可行。”

先说出欧阳希夷一事，接着道：“事情要双管齐下的进行，首先我们请夷者他亲自出马，警告‘大仙’胡佛，指出池生春极可能与巴陵帮和香贵有关系，要他设法找藉口拖延池生春的迫婚。”

徐子陵道：“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因胡佛早明告池生春，除非在聘礼中有《寒林清远图》，他才肯答应婚事。”

寇仲从容道：“我就伯胡佛在尹祖文和李元吉的压力下，放弃此一坚

持。而且不知陵少有否想到另一可能性，假设尹祖文透过尹德妃请出李渊为池生春提亲，《寒林清远图》将再难成为障碍。”

侯希白点头道：“这个可能性非常大，李渊一来有愧于心，二来对尹德妃言听计从，且说不定尹德妃亦晓得《寒林清远图》正在李渊手上。”

徐子陵皱眉道：“但在那种情况下，胡佛唯一拒绝的方法，是将夷老这张牌打出来，向李渊揭破池生春的身份，那时我们的大计势必泡汤。”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所以我说双管齐下，首先不能让夷老向胡佛透露太多关于池生春的事，只说此人与魔门大有关系，剩是此点足可令胡佛对池生春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则由陵少设法说服胡小仙，不妨告诉她《寒林清远图》已落入李渊手上，好安她的心。那时她只要扮成孝女的模样，由她公告天下谁能诛杀曹三及把《寒林清远图》取回来送给她爹，她就委身下嫁，来一拍宝画招亲，将问题彻底解决。此事必会传至街知巷闻，李渊更不能为池生春出头。”

徐于陵道：“你这条所谓妙计虽匪夷所思，但确可解决池生春迫婚的问题，因为曹三已变成子虚乌有的人物，神仙下凡亦不能把他再杀一趟。可是对我们的大计却似乎有害无益，至少以后胡小仙再不用听我们的指挥。”

寇仲笑道：“这恰是精采之处，徐于陵大侠于此时功成身退，改由司徒福荣和太行双杰上场，在什么娘的地方碰上胡小仙，惊为天人下重金礼聘长安最有资格诛杀曹三夺回宝画的侯公子出马……”

侯希白截断他道：“你弄得小弟糊涂起来，这是否节外生枝，平添麻烦呢？”

寇仲指着自己的脑袋道：“这是因为我幻想力丰富，自然而然想出节外生枝的妙计来。我的目的只是先破坏池生春合并明堂窝的奸计，而司徒福荣则因看上胡小仙，故由低调变为高调，终正面和池生春较量，更把香家之主香贵引出来。”徐子陵点头道：“你的提议不失为妙计，时间差不多哩！我们还要赴尔文焕的酒肉约会，今晚肯定我们可狠赢一笔，明晚便很难说。”

侯希白一呆道：“尔文焕？”

寇仲解释一番，侯希白失望道，“那今晚岂非没我的份儿。”

寇仲笑道：“公子放心，我们怎敢冷落你，今晚二更时份，我们在此会合，同赴尹府寻找秘道入口，看看秘道通往皇宫那一个角落去，此事关系重大，不容有失。”

徐子陵皱眉不悦道：“你又对李渊心怀不轨哩 g’，寇仲举掌立誓道：“皇天在上，若我寇仲有此心，教我永远娶不到老婆。”

徐于陵歉然道：“是我错怪你。”

侯希白坦然道：“我也该向你道歉，因为我和子陵想法相同。”

寇仲笑道：“大家兄弟，有什么是不可以说的。事实上我是一番好意，邀请两位大哥和我一起欣赏和享受生命。生命所为何来？就是动人的体验。请想像一下大唐皇宫内深夜是如何动人，矗立的殿阁楼台，宏伟的横断广场，深幽的御园，就让我们在这长安最危险的地方，听听皇帝与爱妃的私语，别忘记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是住在宫内的，不入虎穴，焉得虎语？”

尚未说完，徐子陵和侯希白早捧腹大笑，亏寇仲尚可继续慷慨陈词，直至话毕。

寇仲若无其事的道：“今晚的节目，两位应再不反对吧！，忽然下起毛毛细雨。”

寇仲和徐子陵扮的太行双杰与尔文焕在北苑碰头，姚洛没有出现，却多出个乔公山作陪客，四人在一间食馆把酒言欢，席间尔乔两人一唱一和，以老到的手法探听有关司徒福荣的事，顺便便盘查两人，寇仲和徐子陵一一应付，给尔文焕和乔公山勾画出司徒福荣有志赌场的一个初步印象。

饭后乔公山提议到上林苑去，且夸言可请纪情来献唱两曲，寇仲却不想浪费宝贵的时间，直言手痒赌瘾大起，尔文焕遂领他们往六福赌馆。

至此两人更肯定李建成和李元吉为打击李世民，仍是紧密合作，所以池生春的事，才能有李建成的心腹从旁协助。至于李元吉或李建成是否晓得池生春和尹祖文乃魔门的人，则难以证实。

尔文焕还找来赌客，于六福的贵宾房组成赌局。几个人赌个天昏地暗。结果不出所料，寇仲和徐子陵在对方故意相让下，大有斩获，每人各赢近百两通宝，已是一笔颇大财富。

离开六福后，尔文焕还想带他们到青楼快活，被他们以必须回去保护司徒福荣为借口推却。

分道扬镳后，寇仲和徐子陵朝司徒府方向走去，毛毛细雨仍下个不休，给长安城笼罩在迷雾里。

寇仲咽笑道：“尔文焕和乔公山都是非专业的骗子，热情得过份。好哩！我现在去见夷老，你是否陪我去？”

徐子陵道：“你不是要我去找纪情吗？我现在须往明堂窝留下暗记，约好她明天见面的时间。”

寇仲点头道：“时间无多，我们分头行事。记着今晚的精采节目，先到先等。”

分手后，徐子陵变成长满胡须的弓辰春，掉头往北苑的明堂窝，留下暗记，再赌两手后匆匆离开，沿街走不到十多步，心中忽现警兆，别首瞧去，不由心中叫苦。

石之轩似缓实快的从后追上来，面带微笑，淡然自若道：“子陵从慈润匆匆赶回来，究竟所为何事？”

寇仲在杜伏威在长安的行府内见到欧阳希夷，这是杜伏威的安排，除几个心腹外，府内其他人均不知寇仲到此与欧阳希夷碰头。

在后院内堂，没想过会见到寇仲的欧阳希夷大感意外。寒暄过后，杜伏威道：“我留下希夷兄和小仲私下在这里说话，我虽安排你们见面，却不代表希夷兄要看我的情面，一切由希夷兄自己决定。”

说罢离开。

欧阳希夷叹一口气道：“小仲你实不应来见我，因为我已答应宁道奇，决定全力匡助李世民统一天下，严格来说我们是敌而非友。”

寇仲恭敬的道：“我明白夷老的立场，让我先把须夷老帮忙的原因说出来，夷老再决定应否助我。”

接着毫不隐瞒把今趟到长安来的目的说出，然后道：“我们今趟要对付的是魔门的人，对李家有利无害，而最大的得益者可能是李世民，李世民更清楚此事。”

欧阳希夷露出震惊的神情，皱眉道：“竟连尹祖文父女亦是魔门渗入唐室的奸细，此事非常严重，我必须和李渊说个清楚。”

寇仲道：“万勿如此，首先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其次是若李渊问夷老消息来自何方，难道告诉你他是我寇仲说的吗？若李渊认为夷老是为李世民

诋毁尹德妃，事情会愈弄愈糟。”

欧阳希夷终被打动，沉声道：“我可以在什么地方帮你们忙？”寇仲欣然道：“听到夷老这句话，我既感激又开心。”

夷老可在两方面助我，首先是警告‘大仙’胡佛，暗示池生春与魔门有密切的关系，告诉他消息是宁道奇处得来，那就不到胡佛不信服。”

欧阳希夷为难道：“我可是个从不对朋友说谎的人。”

寇仲道：“那索性不告诉他是从何处听回来的。但说时着墨须恰到好处，若惹得胡佛状告李渊，我们的大计将告完蛋。”

欧阳希夷道：“可否透露给他消息是从李世民而来，这并非全属谎言，因李世民确知此事，又令胡佛不敢转告李渊。”

寇仲喜道：“姜毕竟是老的辣，这一着确是妙绝。”

欧阳希夷哑然失笑道：“不用扣我的马屁，我自第一趟见到你和子陵便心中欢喜，说服胡佛只是举手之劳。另一须老夫帮忙的又是何事。”

寇仲道：“此事要复杂多哩！夷老可知石之轩的事。”

欧阳希夷立即眉头深锁，点头道：“听说他成功从邪帝舍利提取元精，不但功力尽复，且尤胜从前，祝玉研更在他手底下惨死。”

寇仲压低声音道：“石之轩刻下正在长安，进行他统一魔门两派六道的大业，且成功的机会极高。”

欧阳希夷色变道：“你们和他交过手吗？”

寇仲道：“我没和他碰过头，子陵却差点给他宰掉。”

欧阳希夷沉声道：“此事我当然不会坐视，要我怎样帮忙。”

寇仲把声音再压下少许，束音成线，送入欧阳希夷耳鼓内道：“我们晓得他藏身在那里，而石之轩却不知道我们已掌握他的行藏。”

欧阳希夷动容道：“他藏在那里？”

寇仲道：“夷老请恕我在这里卖个关子，当时机来临，我会请夷老通知李渊，把他藏身之所重重围困，只留一条退路，而我和于陵将会在那里伏击他。”

欧阳希夷道：“应否把道奇兄请来呢？”

寇仲道：“夜长梦多，此事必须在这几天内进行，夷老可否多留一两天呢？”

欧阳希夷道：“这个没有问题，你想我什么时候和胡佛说话？”

寇仲道：“愈快愈好。”

欧阳希夷道：“那就今晚吧！我们最好不用通过伏威联络，做起事来可以灵活点，我更不想他卷入此事寇仲知他怕杜伏威和自己接触多了，说不定会反唐来助他寇仲。”

商量好互通消息的方法后，寇仲心情舒畅的告辞而去。

## 第八章 玉女芳心

长安变为漫天雨粉的天地，远近街景若现若隐，模糊不清，满盈着水气的丰富感觉。

一老一少分别代表他们时代出类拔萃的两大高手，就在如此一个晚上，沿永安渠漫步于融融的雨夜下。

徐子陵叹道：“邪王是否又要来杀我？”

石之轩容色平静宁和，一派宗师级高手的风范，淡淡道：“一错焉能再错，上趟幸好我悬崖勒马，唉！子陵可知我每出一招。均要经过内心强烈的斗争，也幸好如此。方没致铸成大错。”

徐子陵听得倒抽一口凉气，若他所言属实，那上趟他能保住小命，并非因石之轩伤势未愈，而是因石青璇，他唯一的破绽。

可是他怎知石之轩现在是说真话还是假话，他面对着的会是个只有一个破绽的石之轩，也可能是全无破绽的石之轩。

石之轩露出一丝微笑，道：“子陵在长安必有非常重要的事，才会置青璇不顾，恋栈不去。”

徐子陵心叫救命。石之轩智比天高，如给他识破他们的诛香大计，后果不堪想像。

徐子陵岔开道：“我有一事始终大惑不解，想请前辈指教。”

石之轩点头道：“可随便说出来，横竖尚有点时间。

今晚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将有人会流血。”

徐子陵一阵心寒，石之轩说及别人流血这类事，就像闲话家常般的普通平常，显示出他冷血的本性。

徐子陵皱眉道：“邪王是否会以杀人为乐呢？”

石之轩讶道：“你大惑不解就是这件事？”

徐子陵叹道：“我大惑不解的是另一件事，就是你为何会认定我和令千金青璇小姐似是将要谈婚论嫁的一对爱侣，事实上我和青璇小姐纯是普通的朋友。”

石之轩停步，负手立在永安渠旁，凝视对岸烟雨凄迷的夜景，双目涌出深刻的伤感，缓缓道：“我石之轩是过来人，怎会看错？你就像当年遇上碧秀心的我，不住骗自己。

除非你能狠下心一辈子不到幽林小筑，那我石之轩才不能不承认在此事上看错。”

目光朝徐子陵投去，柔声道：“我曾在暗里偷看她，她就是她娘的化身。而你见到青璇，就像我见到秀心，你的感受我怎会不明白。告诉我，子陵你第一眼看到青璇时有什么感觉，可否坦白点说出来？”

徐子陵作梦没想过石之轩竟会和他大谈心事，在如此一个雨夜。身上衣服快要湿透，雨点凉凉的落在脸颊上，却蛮舒服的。

他对石青璇的第一眼是一笔糊涂账，究竟那一眼才算他望她的第一眼，或者那是骤看她背影的一眼？又或者是中秋之夜在成都隔街看到她展揭一半脸庞的那一眼？

徐子陵一震道：“她在我们最后一次的碰头，始肯让我看她的真正容貌，所以我不知道那一眼看她算是第一眼。”

石之轩苦笑道：“青璇啊？你可知天下的男儿都是蠢钝的，谁能了解你的心意呢！”

徐子陵愕然道：“邪王是什么意思？”

寇仲先到司徒府取井中月和换上夜行衣，还差一刻才是初更，正庆幸尚有点时间可在侯希白回来前与徐子陵研究杀石之轩的大计，因有侯希白在

旁将不方便说话。

岂知等着他的非是理该比他早回来的徐子陵，而是馆馆。他先把面具脱下，始入屋见她。

这诡秘难测的美女赤足靠宙而坐，一副玉脸含春的迷人样儿，不认识她的肯定要晕其大浪，寇仲却是无名火起。

馆馆见到他不友善的神情不禁黛眉轻蹙幽幽道：“我又在什么地方开罪你少帅爷？”

寇仲在她旁隔几坐下，沉声道，“你怎知今早来的是商秀询？”

玉容转冷，不悦道：“你凭什么说我晓得来的是商秀询？”

寇仲怒道：“还想狡辩，若你不晓得来的是商秀询，怎会故意遗下香气，累得我和陵少一场糊涂。”

馆馆脸色微变，露出思索的神色，旋又回复冷静，柔声道：“我不和你争论这类没意义的事，你是否再不愿和我合作呢？”

寇仲心中却在思索她刚才的神情，那是从未在的据馆玉容出现过的，什么事能对她产生这么大的震撼力，是否与她的天魔大法有关。由于在修炼上出了问题，才会留下香气。难道他们真的错怪她？沉声道：“很抱歉！我们没有可能合作下去，我们和你的屡次合作，没一趟有好结果的，今次焉会例外。”

馆馆轻轻道：“少帅可知一事？”

寇仲苦笑道：“说吧！还要耍什么手段？”

馆馆凝望着窗外的雨夜，温柔的道：“馆儿对你寇仲忍无可忍，决定杀死你。”

寇仲失声道：“什么？”

石之轩道：“随我来！”

沿渠飞掠，忽然跃落泊在岸边一艘快艇上，徐子陵无奈下紧随其后，落在艇后坐下。

石之开似乎对永安渠特别有好感，这是徐子陵第三趟和他佯游永安渠，直觉感到对方暂时没有恶意。

在这肯定为魔门第一人的绝顶高手徐徐摇撻下，快艇沿河往跃马桥和无漏寺的方向缓缓驶去。

细雨丝丝似银线的洒下来，漫空飘曳，河渠灰幢幢的，沿岸的树木变成朦胧的黑影，两岸的灯火化作一团团充满水份的光环，与风雨溶为一体。

石之轩语重心长的道：“青璇为怕惹起男性对她的胡思乱想，向不以真面目示人，上次她在成都不但让你看到她的容色，更在你旁亲奏一曲，她对你的情意是昭然若揭，子陵说你是否愚钝？”

徐子陵心中大凛，想不到他对女儿和自己的事如此清楚，另一方面心中却不以他的话为然。在他的感觉里，石青璇只因感谢他仗义帮忙，加上是最后一次见面，故对他特别恩宠，其中或涉及一丝男女间的好感，却非如石之轩说的是“示爱”的行动。

他的心儿不争气地狂跳起来，不能控制的驰想着当日迷人的情景，和石青璇相处时，时间像失常般转瞬飞逝，但她每一个动人的表情神韵，仍可清晰地在他脑海逐一重演。

石之轩伤感的声音传入他耳内道：“我选在成都培育希白，是为接近青璇，可以不时偷偷去看她。每当我心生恶念，会立即离开，但当我想念她时，

忍不住又要到成都去。

唉！那种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

徐子陵呆看着他，至此才明白为何他会把侯希白变成个多情种子，因为他每次到成都，他正值是那深情自责的石之轩。

忍不住道：“经历过这么多事，前辈为何仍不能从斗争仇杀的噩梦中醒过来？前辈说自己会心生恶念，那表示前辈心中仍有善恶之分，既是如此，何不弃恶从善？”

石之轩哑然失笑道：“我石之轩自出道以来，从未有人像子陵般当面教训过我。我刚才说的恶念，是针对青璇而说的。斗争仇杀，自古已然，从没有间断过，以后仍会继续下去，那是人性，不算恶念。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来劝我为何却不去劝寇仲和李世民，他们自有其理想，我石之轩亦有我对圣门的理想和使命。我们数百年来不住受所谓正统武林的欺压和排挤，只能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现在机会终于来临，有志者岂肯白白错过？”

接着漫不经心的道：“子陵有没有兴趣看我杀几个人？”

徐子陵愕然道：“你该知我的答案，邪王不怕我拦阻吗？”

石之轩微笑道：“你该欢喜看到我杀这些人的，更不会擅加拦阻，因为在你心中他们都是该死的人，在我心中亦如此。”徐子陵沉声道：“是谁？”

石之轩油然道：“就是大明尊教的人，我对他们的《御尽万法根源智经》很有好奇心，不杀人强抢，他们肯乖乖献上给我过目吗？”

徐子陵心中一震，想不到大明尊教的人也到长安来，且知道自己唯一的选择是随他去，因怕他要杀的人中有段玉成在。

宾馆起立朝后进方向走去。

寇仲跳起来在她身后奇道：“你不是说要杀我吗？为何却要入房睡觉？”

馆馆背着他止步，轻叹道：“我不是去睡觉，一而是离开。刚才的两句话，在我心中早说过多遍，到现在终说出口来，舒服多哩！”

寇仲皱眉道：“你终肯招认，什么合作诸如此类全是骗人的。”

姑娘仍以粉背对着他，淡淡道：“是的！全是骗你。”唉！寇仲你可知自己已成我圣门最大的敌人，一旦让宋缺与你的少帅军合并，我们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大有可能尽付东流。我想杀你，石之轩也要杀你。我和石之轩的分别是我对你有特别感情，所以故意任你出言羞辱，到我忍无可忍时出手把你杀掉。”

寇仲哑然失笑道：“最后这句话若由石之轩说出来是理所当然，但你馆馆嘛？却还是差一点资格。”

馆馆发出银铃般的娇笑声，像在嘲弄他的自信，也似在笑他的无知，平静的道：“没有了寇仲的天下绝不有趣，可是别无选择，以后只好凭自己的力量去对付石之轩。”

“锵”！

井中月出鞘的同一时间，馆馆旋风般别转娇躯，一指戳出。

寇仲尚未有机会劈出井中月，竟生出要往左侧倾跌的骇人感觉，以他临敌的冷静自信，亦要大吃一惊，晓得自己甫动手立陷下风。

馆馆确如徐子陵所说的练成天魔大法的最高层次，即使以往对上祝玉研，也没有这种身不由己的可怕情况。

她的天魔气场在她出指前已布成，将他完全笼罩，令他尚未真正与对

方交锋争胜就缚手缚脚，有力难施。

寇仲往后飞退，天魔气场忽然化成十多股劲气，像无形有实的天魔飘带般四面八方朝他缠过来。

如此魔功，骇人至乎极点。

馆馆却像在施演天魔妙舞，配合其无懈可击的花容体态，探指迈步，无不充盈舞蹈的动人感觉，而每个动作均妙至毫级，内中暗藏杀着，把至美和至恶融合为寇仲一个旋身，凭本身的护体真气“挣断”馆馆气带的纠缠，摆出不攻的架式。’馆馆这戳来的一指封死他所有进攻的路线，令他攻无可攻，唯有退守。

馆馆微笑道：“实力是否够资格的最佳答案，我圣门绝学博大高深，岂是你寇仲所能想像。”

指化为掌，另一手从袖内探出，两手掌心相向，接着翻飞蝴蝶般在细窄的空间互相缠绕追逐，始终是掌心对掌心，其动作曼妙精采，变化层出不穷，看得人眼花了乱。

寇仲却是全神戒备，馆馆正不住迫近，笼罩他的天魔力场则疯狂地增强，而他却仍看不破她的手法。

馆馆终青出于蓝，超越“阴后”祝玉研，成为石之轩外他们另一劲敌。

忽然全身一紧，原来似守似攻，攻守兼备的“不攻”惨然从活招变成死招，就这样给馆馆透过力场破掉他的“不攻”。

寇仲心中叫糟时，馆馆那对纤美柔嫩的玉手消失不见，缩回袖内。

衣袖倏地胀满：照面往寇仲拂撞过来，似直线强攻，又似弯弧攻至，难测难挡。

同时四周的天魔劲气化为向中心收缩，压得他护体真气似欲破碎，耳鼓贯满气劲呼啸的可怕尖音，有如置身在暴风雨中，再无法如平时之行动自如。

寇仲狂喝一声，并中月朝前疾击。

徐于陵随石之轩逢屋过屋，弃舟登岸后来至城东南青龙坊的一所大宅正门前。

石之轩神态悠闲，微笑道：“大明尊教的人非常可恶，竟敢趁我病重之时入侵中原，什至离间我和虚彦，罪该致死，对吗？”

徐子陵趁机问道：“谁是大明尊教的大尊？”

石之轩不答反问道：“子陵以为是谁呢？”

徐于陵道：“是否许开山？”

石之轩笑而不答，直抵大门，若无其事的道：“破门后我见人就杀，鸡犬不留，子陵有什么意见？”

徐子陵叹道：“邪王有否想过其中有些是无辜的人，例如是在长安聘请的侍女，又或一些不值邪王出手的跑腿喽罗？”

石之轩摇头道：“所以去争天下的是寇仲而非你徐于陵，大明尊教绝不容外人混在他们之中，且今趟到长安来的均是该教的核心人物，你知否他们为何到长安来？”

徐子陵无从揣测，摇头表示不知道。

此时初更刚过，细雨纷飞下，大街小巷不见人，家家户户乌灯黑火，大部分人处于寻好梦的当儿。

石之轩柔声道：“菩萨重掌权力，大明尊教又在拜紫亭一事上开罪突利、领利、塞外再无容身之所，现在他们唯一可侍者是在我们中土建立的一

点根基。辟尘那蠢材不知自爱，欲借大明尊教扩展势力，让大明尊教在中土发展，实是愚不可及。要清除杂草，必须把草连根拔起，我若手下留情，最后受害的不单是我圣门，还有中上的百姓。“在这一刻，徐子陵感受不到石之轩的邪恶，他只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所有行动均经过理性的深思熟虑。

道：“邪王仍未说出他们到长安来的原因。”

石之轩晒道：“当然是为传教而来，目的是要在长安建立大明寺，让善母莎芳能名正言顺的在这里立足生根，借宗教扩大影响。”

徐子陵皱眉道：“李渊岂容他们胡作非为？”

石之轩道：“大明尊教在中土并无彰显的恶行，其教义简而不繁，容易吸纳新血，加上有人穿针引线，成事的机会极大。所以我必须以雷霆手段，一举把大明尊教摧毁，当是我石之轩向圣门各派系发出的警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徐子陵道：“谁在穿针引线？”

石之轩淡然道：“穿针引线的何止一人，可以告诉你的是李渊的新宠母凭子贵的董淑妮，所以这亦是向虚彦发出的警告。”

说罢双手按上正门，默聚玄功。

徐子陵道：“这么说，邪王统一圣门的大业进行得并不顺利。”

石之轩从容道：“恰恰相反，事情变得愈来愈顺利，我们圣门中人只讲利益，当他们看清楚臣服于我是他们最大利益时，圣门统一大业思过半矣。”

运劲一吐，“咔嚓”一声，门闸分中断开，掉往地上，际此夜深人静，发出两响清脆的碰击声。

门分。

石之轩负手大步闯进门去，就若临门索命的魔王。

徐子陵记起他早先说过的话。

“今晚有人要流血了！”

## 第九章 辣手无情

寇仲大感头痛，并非由於天魔功大成的无从应付。诚然，攻势的厉害大大出乎他料外，可是他却是个遇强愈强的人，从不会畏怯退缩。使他头痛的问题是他并不想杀死寇仲以兵法入刀法，兵法是其麽？就是要在残酷无情的战场上不择手段争取胜利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务要置敌人於死地。这正是“井中八法”的精粹和精神，所以其中有些招数根本不能向徐子陵施展。除非他一心要杀死就像对深末桓和伏难陀的情况那样，他的井中八法才能发挥至巅峰的境界，兵法就是刀法，刀法就是兵法。战场上岂有“仁慈”容身之所？现在他对心存“仁慈”，实是他独有刀法的大忌。

“噗”！

劲气横流。

寇仲的井中月先被双袖交叉格个正著，硬把他震退三步，後者娇笑道：“少帅的井中八法若只是这类三脚猫的招式，明年今夜就是少帅的忌辰哩。”

语声未竭爆起漫空虚实难分的袖影，狂风暴雨般往寇仲洒去，果是招招杀著，一副不取寇仲之命誓不罢休的姿态。

寇仲仍是提不起杀她的意念，她的“天魔飘”固是厉害，但她的“天魔力场”更厉害，若以前祝玉妍的“力场”是死的，的“力场”则肯定是活的，变幻万千，可以像翻滚的狂风，也可以像汹涌的怒涛，或盖天盖地的无形罩网，令你生出无能得脱的气馁感觉。

寇仲哈哈笑道：“你杀了我再吹大气不迟！”

运劲挥刀来个老老实实的横扫千军，似乎看不见漫空迎面袭至的袖影。

寇仲心中涌起在慈润城外的平原上与李世民大军会战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壮烈场面，在千军马的争战中你再看不清有多少箭矢巨斧刀剑枪矛往你身上招呼，纯凭“心意”的直觉反应冲锋陷阵，更没有机会卖弄花巧，只求每一式均收到克敌的实效，杀人或被杀。

他的心神全集中在挥刀横扫这简单的动作上，螺旋劲发，登时生出只会在战场上发生烈悲壮的气势，劲气涡旋随他刀势往四方八面狂涌开去，终使他浑身一轻，硬从天魔力场的纠缠和压迫中松脱过来。

寇仲如破笼之鸟，回复自由，井中月改横扫为直奔化作黄芒，刺进漫天袖影里。

“蓬”的一声，刀交击，两人同时後退。

天魔场劲再次把他缠紧，不过令趟他却非是陷於绝对的被动，而是能感觉施放力场的情况，何处强，何处弱，至乎增强和递减的变化和方位。

雪白纤长的一双玉手从袖内探出，掌心遥向著他，神情冷漠沉静，柔声道：“只有我的天魔大法，始有机会把石之轩缠死不放，而你和子陵则可放心抢攻，不予他喘息的机会。故我们惟有全力合作，尚有破石之轩不死印法的机会，舍此再无他途。”

寇仲刀锋遥指，刀气迸发，硬顶著整个气场，同时锁紧，争回少许主动，讶道：“你不是要杀我吗？”

嘴角逸出一丝笑意，道：“怎拾得杀你呢？你和子陵都是不惜自荐寝席的男子，但我适才不如此说怎能让你试出天魔大法的威力，不知少帅肯否改变心意？”

寇仲大感为难，他拒绝和合作，主因是不想引致商秀询误会，可是亲身领教过的厉害，她的天魔场确是对付石之轩的有效法宝，令杀死石之轩的机会大增，为大局著想，他理该接受的“好意”。

叹道：“可否待我和子陵商量过後方回答大姐这问题？”

淡淡道：“子陵早答应哩！只差你这爱逞英雄的傻瓜。时日无多，愈早出手对付石之轩，我们愈有破他不死印法的机会。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明天午後你须给我一个肯定的答覆。”

说罢鬼魅般飘身离去。

毛毛雨终停止降下，天上重见星月。

徐子陵进入院宅大门，石之轩已开始他的杀人行动，硬以肩头撞开前堂大门，闪进堂内，徐子陵暗吃一惊时，堂内传来叱喝声和劲气呼啸的激烈打斗声，显然宅内之人早生警觉，从内进赶至前堂拦截反击。

徐子陵想起尤鸟倦的遭遇，心中叫糟。石之轩的不死印法，令他根本不怕敌手进攻，所以能以险搏险，在照面间取对方性命，若段玉成在堂内，他要阻止劫迟却一步。

那敢怠慢，徐子陵抢上台阶，穿门入室，进入暗黑的广阔厅堂，战事刚结束，石之轩的背影又没入大堂後门外的黑暗里。

签子陵横目一扫，厅堂两男一女伏尸地上，均是一招致命，表面看不到伤痕，肯定是内脏给石之轩以狠辣霸道的手法震碎，大罗金仙驾临亦返魂乏术。

他无暇为石之轩无情的手段震撼，把其中一个俯伏的男尸翻转过来，看清楚非是段玉成时，打斗声从内堂方向传至。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全速掠去。

内堂不但变成惨烈的战场，更是骇人的屠场。

当徐子陵抵达入门处，有多名大明尊教的男女横尸地上，围攻石之轩尚有十多人，包括“善母”莎芳在内，其他均是大明尊教武功高强的徒众，却不见五明子级的人物在内，亦见不到段玉成。

大明尊教的最高领袖大尊从不露面，共在暗中主事所以一般教务由莎芳管理，并统率五明子五类魔和大批盲目忠心的众徒。原子则身份神秘，与大尊情况相同，不为教外人知晓。五明子之为“妙空明子”烈瑕，此人与五类魔中的“毒水”辛娜娅，同为大明尊教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据祝玉研所说，两人的武功比莎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今晚并不在此，否则石之轩恐怕无法如此横行无忌。

五类魔已是七零八落，先是“暗气”周老方被乃兄周老叹所杀，“熄火”阔羯则因徐子陵干预命丧玲珑娇之手，五魔只馀三人，实力大减。

在暗黑的内堂，“善母”莎芳的玉逍遥使出浑身解数，硬拚石之轩排出倒海之威的大部份攻击，若非如此，其他徒众恐怕没有一人能活至此时。

徐子陵眼力高明，一眼瞧去，立知险莎芳一人外，其他人虽似是攻劫凌厉，却无一人能对石之轩构成威胁，反被利用来对付莎芳，令她不时要分神照顾，增强对她的果扰和压力。

而莎芳表面镇静冷漠，可是徐子陵直觉感到她心底下生出惧意，正试图弃下可怜的追随者，独自逃遁。

无论智计武技均高她不止一筹的石之轩，怎会让她称心如愿，但见石之轩从其中一个敌人借来真气，一指重重点正玉逍遥前端，震得莎芳向後飞退时，石之轩无视侧攻而来的一剑，硬撞进那敌人怀内，使他骨折抛飞，撞墙跌堕之际，石之轩又闪往另一方，手掌穿过对方剑网，拍在另一敌人面门，那回纥壮汉立时应掌抛飞，堕地前早一命呜呼。

包括莎芳在内，大明尊教一方剩下九个人。

石之轩避过四方八面攻来的兵器，後发先至的赶上移向内堂後门的莎芳，两手幻出万千掌影，狂风骤雨的朝莎芳攻去。

莎芳且战且走，没入门後。

两名徒众杀红了眼的狂追过去，岂知“蓬蓬”两声，不知给石之轩用甚麽手法击飞倒退，落地後气绝身亡。

徐子陵看得头皮发麻，更不知如何是好，以突厥话大喝道：“要命的就快逃！”

剩下四女两男，似乎此时才发觉徐子陵这外人，愕然下往他瞧来。

门後劲气交击之声绝，显示石之轩和莎芳的恶斗进行得如火女荼。

徐子陵续以突厥话叹道：“你们会愈帮愈忙，爱惜自己性命的就立即离开，迟恐不及。”

惨叫声响个不绝。

徐子陵无奈苦笑。他尽过人事，偏是大明尊教一众人等视死如归，他

再无办法阻止屠杀的发生。

二更前一刻，侯希白洒然回来，见寇仲凭窗而立，若有所思，移到他旁道：“雨停啦！”

我最爱这种蒙蒙细雨，令街道景物笼上平时难有迷离缥缈的美态，咦！子陵为何仍未回来。”

寇仲苦笑道：“我正为他担心，他理该比我更早回来的。”

侯希白皱眉道：“其麽事把他缠著呢？”

寇仲道：“我们多等一刻，他再不回来我们就上天下地的去寻他。唉！长安小一点就好哩！”

侯希白道：“我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张镇周率寿安的军民降唐，王世充则开始逐批把军队撤返洛阳，摆明放弃慈涧。”

寇仲苦笑道：“我此刻真不想听到有关王世充的任何事情。”张镇周的投降，代表李世民孤立洛阳的大计踏出成功的一步，而王世充则军心涣散，外姓诸将陆续降唐，几可预见。

侯希白道：“事不可为，就要放弃。以少帅的才华，可任意纵横天下，何必定要为王世充卖命。”

寇仲笑道：争霸天下的事业对我来说只是刚开始，不瞒你说，李世民愈强大愈厉害，我寇仲对他愈感有趣。若李世民不堪一击，那还有甚麽意思。我知会为此吃苦，但只要想想将来登上皇帝之位的是李建成或李元吉，背後控制者却是你圣门的人，又或令师石之轩、妖女、杨虚彦，我便绝不肯放弃。”

侯希白道：“若只为此一目的，何不索性全力助李世民，务令他登上皇座。”

寇仲道：“先不说李世民能否狠得下心，不但要对付亲兄弟，还要公然违抗李渊，甚至把李渊废掉。事实上唐室的府兵制度，根本令李世民无法领兵自立。一旦他失去被利用的价值，回到长安将会任人鱼肉，落得死路一条。若加上突厥人和你圣门在背後支持建成和元吉，我们三人助李世民亦是白赔的下场。”

侯希白点头道：“少帅言之成理！唉！我对这方面的事毫不在行。哈！若我们能成功把《寒林清远图》从宫内偷出来，李渊会有甚麽反应？”

寇仲失笑道：“你这小子，说到底就是要把宝画取到手。”

侯希白坦然道：“你的人生目标是要赢得天下，小弟则仅是赏尽天下夕画美人。你怎都要帮我这个忙，说服子陵。”

寇仲此时听得徐子陵之名，脸色一沉，道：“事情待见到子陵再说，还不换上夜行衣戴上头罩，你当我们是庄游皇宫吗？”

徐子陵赶至後院，战事已告结束，石之轩右手直伸，紧“善母”莎芳的脖子，提得她双脚离地，把她的生命逐分逐分挤出体外，冷冷道：“《御尽万法根源智经》在里，若要一个痛快，给我立即说出来。”

追进来的六名男女徒众伏尸处处，死状千奇百怪，教人看得心寒。可见石之轩手段的残忍，下手从不留情。

莎芳七孔渗血，双目神光渐逝，艰难的道：“大尊会为我报仇的！”

刻震一下，凭馀力自断心脉而亡。

徐子陵呆立在石之轩身後，欲语无言。

石之轩松手，任由莎芳颓然堕地，语调回复温和平静，就像完全没有事情发生过，又或冷血杀掉十多人只是微不足道的事般。从容道：“子陵可

知大明尊教的原子是谁。”

徐子陵涌起对他冷酷心态的反感，冷然道：“我在听著。”

石之轩似不愿回过头来看徐子陵，沉声道：“就是我的宝贝徒弟杨虚彦。”

徐子陵失声道：“甚麽？”

石之轩道：“有甚麽好奇怪的？大明尊教的经典名为《娑布罗乾》，内含多卷，其中以《药王经》专讲用毒，《光明经》为最，差可媲美我圣门十卷合一後的《天魔策》，秘不可测。故历代大明尊教中罕有人能够修成。虚彦得我真传，故生出对《御尽万法根源智经》染指之心，甘心加入大明尊教。希望他见到今趟我发出的警告後，能悬崖勒马，回我门下，否则下一个将轮到。”

顿了顿又道：“子陵走吧！在我改变心意前立即离开。不论你在这里有多麽重要的事，也最好立即离去。我不知自己对你的容忍可坚持到那一天。”

徐子陵沉声道：“邪王要杀我，请立即动手。”

石之轩终别转身来，双目射出复杂难明的神色，柔声道：“当帮我一个忙，好吗？”

寇仲和侯希白掠上屋顶，待要看清楚远近形势时，一道黑影从远处如飞掠至。

两人看清楚是徐子陵，大喜迎上去。

寇仲怨道：“好小子到那里胡混？”

三人在另一建筑物瓦顶相遇，伏下说话。

徐子陵叹道：“我不但遇上老石，还看著他杀死大明尊教的人，其中包括‘善母’莎芳在内。”

两人无不动容。

徐子陵把经过说出。

侯希白骇然道：“杨希彦竟会是大明尊教的原子，若非石师亲口道出，我怎都不会相信。”

寇仲不解道：“可是我们在龙泉时，明明收到风声大尊和原子均在其地。而几可肯定当时杨虚彦身在长安，这麽说岂非有两个原子。”

徐子陵道：“希望此事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隐隐有个感觉，杨虚彦因是石之轩徒弟的关系，始终不能得大明尊教完全的信任，故会在暗中培植另一个原子。”

寇仲一震道：“你是指玉成？”

侯希白讶道：“谁是玉成。”

徐子陵道：“不要想这麽多，我们是否出发到皇宫去？”

寇仲道：“正确点应是尹祖文的老巢，去吧！”

三人腾身而起，朝尹府所在疾掠而去。

## 第十章 意外之得

三人先後跃上那株可俯瞰尹府後院小楼的大树，朝府内主建筑物的方

向瞧去，大堂灯光通明，隐隐传来管弦丝竹之声。

寇仲笑道：“尹祖文确是夜夜笙歌，非常享受人世间的繁华富贵，希望他能忘本就天下太平。”

徐子陵道：“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是不会有止境的；只会得陇望蜀，圣门的人均有以圣门一统天下的使命。”

侯希白叹道：“恐怕只有我是例外，我对权位利禄没有丝毫兴趣，要我当皇帝等若迫我受刑。”

寇仲欣然道：“若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今夜就不会一起到皇宫探险，参观月夜下的唐宫。”

侯希白道：“我刚才正是去打听有关皇宫内情况，据传李渊近半年来不断请像欧阳希夷那一辈的名家高手出山，到长安来坐镇，这些有实力的前辈大家，无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开宗立派的人物。至於究竟是那几位高手，则请恕小弟没能查到半个名字。”

徐子陵苦笑：“都怪我这个岳山不好，令他感到你石师的威胁。我敢肯定他在延揽够份量的高手以对抗你的石师。所以我们今晚极可能遇上不测之祸。”

寇仲欣然道：“没有凶险，何来乐趣？生死有命，富贵由天，我寇仲愈来愈相信命运。既然由命注定，无论来的是祸是福都逃不过，那还有甚麽好顾忌的？”

侯希白附和道：“少帅说得好，我们索性放手大干一场，把《寒林清远图》偷回来，然後留下‘短命’曹三的燕子标记。”

寇仲探手搭著肩头，笑嘻嘻道：“小侯的心意好像是二对一呢！”

徐子陵不悦道：“偷《寒林清远图》，对我们有甚麽好处？”

侯希白求助的目光往寇仲射去，寇仲回敬以“你放心啦”的眼神，凑到徐子陵耳旁聚音成线的贯耳而入低声道：“老石现在不安於室，只有一个情况下他会回到无漏寺的禅室扮大德圣僧，就是当全城在搜捕‘短命’曹三的时候，那是老石不宜外游的时刻，尤其当搜索集中在跃马桥、无漏寺，老石绝不容人发现禅室是空的。所以只要在这关头，由夷老通知李渊老石就是大德圣僧，那李渊的目标会立即转移到这比曹三更重要千万倍的劲敌，而我们则在另一出口守候老石这条大鱼。所以《寒林清远图》是非偷不可，只有如此才可惹得李渊大发雷霆，也使老石如鱼入网。但偷的时间却须斟酌，先摸清形劫如何？”

徐子陵苦笑：“自小我便说不过你，所以讨包子总是我负责居多。好吧！看在你似是而非的歪理份上，我再不反对。”

侯希白大讶道：“少帅刚才说的是甚麽歪理？功效竟神奇至此。”

寇仲微笑道：“我和他说的是命运的玄机和奥理，陵少是有悟性的人，被深切启发和感动下只好改变初衷，以完成侯公子的梦想。”

侯希白大喜道：“勿要认为我是妄起贪念，只不过希望这绝世之作能让最有资格拥有它的人拥有它而已！”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们一个是混蛋，另一个是痴子，我势孤力薄，怎斗得过你们。噢！有人来哩！”

只见三个人沿著园内林木间的碎石小径，谈笑甚欢的缓步朝楼走去。

寇仲等凝神细看，且第一个的反应是眯上眼睛，收摄毛孔，以免被对方警觉他们的存在。

中间那人轩昂威武，虽现在穿的是便服，仍具豪雄帝皇的气度威势。

竟是大唐皇朝李阀之主李渊。

他左旁的人高度与他相若，鹰目勾鼻，鬓角花白，形相威猛，年纪表面看只四十来岁，但寇仲等敢肯定此人年纪不会在李渊之下，至少超过六十岁。

徐子陵和寇仲均感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偏是想不起他是谁？

另一人稍墮後半步，应是自问身份不足以和两人并肩而行，赫然是尹祖文。

李渊笑道：“今晚真精采，尹国岳的安排好得令人没话说，一流的美女，一流的舞蹈。”

勾鼻老者微笑道：“更精采的地方是她们不晓得贤弟是大唐皇帝李渊，用权势只能得到她们的身体，但却永不能像刚才般让贤弟得到那美人儿发自内心的倾慕。”

两人对视大笑，那尹祖文则在後面陪笑。

树上三人醒悟过来，李渊做惯皇帝，故想过些“不是皇帝”的瘾儿，从秘道乔装微服的溜出来，以另一身份由尹祖文给他安排娱乐。好色的李渊，自然离不开与女色有关的节目。问题是尹祖文好好歹歹都是李渊的岳父，由尹祖文向女婿提供女人，似乎说不过去。不过只要想到李渊的皇帝身份，对尹祖文的谄媚巴结就会觉得不足为怪。

徐子陵心中忽觉不妥，似是捕捉到某一关键，但一时间却不能具体的掌握到甚麽。

至於这勾鼻老者则肯定是与李渊有深厚交情的人，直到现在李渊贵为皇帝，那人仍与他平起平坐，称兄道弟，甚至直呼其名，可见既是他的玩伴，更是他随身的保镖。肯定身份地位与武功均非同小可，却想不破他是谁，或者李渊请回来对付石之轩的前辈高手。

李渊三人来到小楼台阶前停下，李渊点头道：“只有珍贵的历遇才有真乐趣，单看美人嗔骂的神态便是千金难买。明晚我要款待飞马牧场的商秀，後晚我们再到这里耍乐如何？又或到别的地方去？”

尹祖文忙道：“一切由皇上定夺，请皇上赐示，臣下自会妥善安排。”

勾鼻老者皱眉道：“贤弟暂时只宜把活动限於尹国岳府内，待我们除去石之轩，那时你欢喜到那里去都可以。”

李渊苦笑道：“你老哥说的话，李渊怎不从。”

尹祖文口气改以更谄媚的语气道：“阀主是为皇上的安全著想哩！且更是为天下的百姓著想。”

李渊有感而发的叹道：“唉！做皇帝！真不易为。”

尹祖文步上台阶，把门推开。

寇仲徐子陵等三人你眼望我眼，终晓得勾鼻老者是何方神圣，为何敢管束李渊的活动。

武林最显赫的四姓门阀，就是李阀、独孤阀、宇文阀和宋阀。前三阀为北方大阀，长期为历代皇朝 忠，故这三阀虽不断为权位斗争，关系仍是千丝万缕，离合无常。

在大隋覆亡後的斗争中，独孤阀和宇文阀先後垮台，两阀的残馀凭藉关系来投靠李渊，眼前的人正是宇文阀的阀主宇文伤。

论武功，四大们阀中自以“天刀”宋缺稳居首席，接著轮到宇文化及

的亲伯父宇文伤，尤在李渊之上。

独孤 虽陪居末席，不过他的武功却非独孤阁的第一人，那第一好手是尤楚红。

有宇文伤这样等级的高手驾，李渊遂可放心溜出来玩乐，却不知尹祖文正是魔门的人。

宇文伤笑道：“邪道之徒尽管将石之轩捧上天上，说他如何厉害，我仍有所保留。

最好他来闯犯禁苑，我和尤老必教他来得去不得，若知道他在那里就更好哩！”

李渊欣然道：“全赖你老哥提醒我，请出尤老贴身保张贵妃，凭她近百年的老到经验，被人伤害的事绝不会重演。”

三人听得脸脸相觑，心叫糟糕。《寒林清远图》最有可能藏的地方是张婕妤的香闺，若有尤楚红坐镇，教他们如何落手。

宇文伤道：“她老人家旧患根治痊愈，武功更上一层楼，说不定已超越‘天刀’宋缺，成为我四姓大阁的第一人，有她在宫内，贤弟可以安心。”

李渊叹道：“可惜莫神医飘然远游，奇人奇行，教人钦佩。此人不但医道超卓，本身亦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宇文伤笑道：“希望他早日回来吧！我们是回宫的时候哩！”

待到尹祖文离开，寇仲长吁一口气道：“我很後悔！”

侯希白奇道：“後悔甚麽？”

徐子陵笑道：“他在後悔治好尤老婆子的陈年哮喘病。”

寇仲颓然道：“这叫自作自受，做好事得恶报应。他娘的！一个宇文伤足教我们头痛，再来个尤婆子，出事时我们可不易脱身。”

徐子陵晒道：“你刚才不是说听天由命，放手而为吗？现又似乎大不使命呢。”

寇仲苦笑道：“因为命运正似在警告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要去玩耍的地方有尤老婆子恭候我们的大驾，侯公子有甚麽意见。”

侯希白叹道：“你教我该怎样答你，我虽爱画如命，但总不能要你们陪我去送死。”

徐子陵耸肩道：“我没有意见，不要这样看我，我真的没有意见。全由你寇少帅作主。”

寇仲仍盯牢他，嘴角逸出一丝笑意，道：“是戴上面具的时候哩！皇宫的吸引力，要比尤婆子的威胁大得多，对吗？”

寇仲推开小楼底层房内的床榻，三人用足目力，看到地道入口方盖与地板整齐的浅淡接缝。由於地板是以方石铺成，不留心看绝难察觉，还以为也是其中一块方地板。

寇仲以专家的姿态阻止侯希白凭掌力把地板吸起，道：“先前我们听不到丝毫地道开启的声音，可知此入口设计巧妙，若开启不得其法，极可能触动警报系统，那当我们从另一端钻出去时，皇宫的全体禁 将在该处等待我们送上门去。”

徐子陵对他的机关学全无信心，皱眉道：“说得这麽危险，你又有甚麽办法？”

寇仲道：“我的办法是先摸底後破关，来吧！我需要陵少的支援。”

徐子陵二话不说，手掌按上他的背心。

侯希白好奇的在旁瞧著，讶道：“我现在开始有点相信江湖上一个流行的传言。”

寇仲单膝蹲下，双掌按上石盖，问道：“甚麽传言？与我们现在做的事有何关系？”

侯希白道：“传言说的是若寇仲和徐子陵联手，三大宗师也要靠边站。”

徐子陵失笑道：“他们肯定未见过我们在毕玄和令师手下险死还生的狼狈相，当时还多出个跋锋寒。”

侯希白道：“所以我一直只当是好事之徒夸大之言。直至今晚见到你们这共用真气的奇术，想到此术若能进一步发展，天下有何人能抵当这种情况下的联手一击？”

寇仲和徐子陵双双一震，前者双掌更离开石盖面。

侯希白愕然道：“你们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知给侯希白一言惊醒梦中人，他们以前曾多次凭借互用真气的方法对付比他们高明的敌人，至乎在内伤未愈下凭此力战伏难陀，但都是临危应急，没有真正研究在这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联战之术。际此对石之轩计穷力竭的时候，这或者是可行之法，以破石之轩旷古绝今的不死印法。

此事自不宜向侯希白透露。

寇仲伸开道：“小弟果然所料不差，若我们试图以内力吸起石盖，石盖升起一寸，立即扯动警铃，设计者肯定是机关高手，对人的心理把握得很准。”

侯希白心切宝画，忘掉先前所说的话，道：“那是否向某一方向推动便成？”

寇仲道：“向内推会是纹风不动，因为给一方粗若儿臂的铁门锁死。”

侯希白失望道：“那今晚岂非到此为止，望入口兴叹。”

寇仲坐倒地上笑道：“若我不够朋友，说不定会诬你我们没此能力。但大家既是兄弟，我今晚怎都会把你弄进皇宫，让你到张美人的闺房偷香窃玉。”

侯希白讶道：“这机关只能从内开启，你有甚麽办法。”

寇仲移前双掌再按在盖面，当徐子陵按掌到他背心上时，寇仲好整以暇的道：“这招叫隔山打牛，内劲固是重要，更重要是在机关学上的造诣，任何一方稍有不足均不成。

他娘的！看我天下无双的隔盖启关大法。嗟！”

大功告成，徐子陵笑道：“你太抬举我们哩！应是逃窜天下，勉强保命才对。”

寇仲探手力按盖子一侧，石盖往下倾斜，露出一道深进七、八级的石阶。

侯希白大喜道：“成哩！即使我们去告诉李渊是从地道入宫，他一定不肯相信，因为这根本是没有可能的。偏是你们不费吹灰之力似的就轻松办到。”

寇仲微笑道：“好哩！入宫有望，我们先来谈条件。”

侯希白一呆道：“谈甚麽条件？”

徐子陵坐倒寇仲旁，笑道：“条件是今晚不能偷东西，不可惊动任何人，若不幸被人发现，更绝不可从这秘道离开。”

侯希白单膝蹲跪，茫然道：“既不是取画，进宫干啥？”

寇仲探手搂著侯希白肩头，道：“画一定要偷，但须另择吉日进行。我们今晚进去是探路，摸清皇宫的明哨暗岗，进路退路。”

侯希白摇头道：“我仍是不明白，所谓夜长梦多，例如我们找到宝画，待下趟再来，宝画可能换了另一藏处。除非今晚遍寻不获，当然只有改天再来。”

接著皱眉道：“你们总好像有些事瞒著我的神态模样，是否仍视我为外人呢？”

寇仲揭开头罩，苦笑道：“陵少！你教我该怎麽说，侯公子误会我们哩！”

徐子陵坦然道：“我们确有事瞒你，因为不想你为难，想静悄悄的替你消解那杀身之祸。”

侯希白一震坐下，道：“是否与石师有关？”

寇仲道：“正是如此，只要你依足我们的话，不但可拥有《寒林清远图》，我们更极有可能破掉师的不死印法，让你能快活的继续看名画和与各方美女鬼混。”

徐子陵道：“问题是令师直到此刻仍没有向你动粗，所以你该听我的。”

寇仲戴上头罩，跳下石阶，打燃火熠，笑道：“你看地道的通风系统多麽好！”

两人随他先把榻子移回原位，步下石阶，再关上石盖，锁好盖关。

火熠光映照下，可容昂藏七尺的汉子直立通行的窄长地道往东延伸，正是皇城的方向。

徐子陵道：“照此方向，地道另端出口将是皇城而非皇宫。”

寇仲断然道：“本机关土木学大师敢肯定此地道必有转折，最後的出口当在皇宫内苑，且离大唐皇帝的寝宫不会太远，所以我们出去玩耍时切忌粗手粗脚。哈！来吧！”

## 第十一章 初探失利

寇仲抓头道：“这是没有理由的。”出口的封盖就在他们头上的石阶顶，与入口设计相同，问题是地道并没有如寇仲所料的折往皇宫的方向；照位置若推盖走出去，肯定是在皇城的范围内而非是皇宫。大唐皇宫占地极广，不把西内苑计算在内，面积等若十二个东市并合起来，皇城和皇宫各占地一半，以横贯东西的横断广场分隔。皇城是文武百官办事的官署所在，皇宫则分为掖庭宫、太极宫和东宫二宫，居中的太极宫是李渊亲政议事和居住的地方。

布政坊位于皇城之西，与皇城只隔一条安化大街，从布政坊内尹府笔直朝东走，照距离出口只可以是皇城的西南角。就算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皇城，要偷过广阔的横断广场，还要闯过进入太极宫的广运门、承天门或长乐门三门任何一道门关，际此唐宫全面戒备以防石之轩的当儿，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侯希白道：“要不要启关探头出去看看，外面可能是一问密室，有另一条通往皇宫的地道。”徐子陵摇头道：“在设计上这太没道理，刚才李渊和字文伤亦非从这里钻出去。希白兄请看铁门，其锈迹该表示是长期没人启动

的。”寇仲点头道：“这不但是假出口，还是个陷阱，盖子开关的机括似和入口处相同，其实却有微妙的差异。虽然我弄不清楚作用在那里，却可猜到若启动开关，必会触动警报系统。”侯希白同意道：“这才合理。如此一条能通往皇宫的地道，事关重大，唐室的巧匠当然要绞尽脑汁保证其安全，所以设下陷阱，让找到地道的敌人中计。”

三人开始研究地道的北壁，一块火折烧尽又到另一块，沿道探索，到最后火折告终，仍是一无所获。寇仲叹道：“我这新晋机关土木学大师今趟真栽到家，寿终正寝。”

他娘的 g 区区一条地道，竟似比杨公宝藏更难破解。”徐子陵从尹府小楼出口的方向摸黑回来，道：“还漏了另一面的南壁没探勘，但可惜时间不多，我们必须离开，否则天亮后就没那么方便，明晚再来吧！”仍立在出口石阶下的侯希白打出手势，表示上面有人。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大讶，照道理小楼该属尹府禁地，日常的打扫亦不应在天亮前进行，他们却不担心有人会到地道来，一来因出口只能从内开启，除非来者有寇仲和徐子陵刚才联合起来的本领。二来此应为李渊专用的“御道”，岂容他人滥用。两人移到侯希白旁，功聚双耳下果然隐闻男女的对话声，可是由于石盖厚达半尺，兼缝合后等若密封，以三人的功力仍听不清楚上面的人在说什么？徐子陵的感官向比寇仲敏锐，低声道：“男的似乎是尹祖文，女的……嘿……女的，嗅！是阴癸派的闻采婷。”他的听觉大幅增强，不但认出是闻采婷，还听到两人对话内容，因为寇仲举掌按在他背心，真气源源不绝的输进，与徐子陵本身的真气同流合运。天下间，能把真气如此水乳交融的轻易借用，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两人逐步登阶，说话声愈是清晰，不过这只是对徐子陵而言。

只听尹祖文道：“此事宜缓不宜急，且是时机未至，我们先种因，后收果。”徐子陵听得一头雾水，心付肯定错过先前更精采的对话。

忽然衣衫磨擦的声音传来，接着是闻采婷的啧啧声，只要不是傻瓜，就知上方男女缠绵亲热。这闻采婷不知是利用仍未衰弛的色相以遂目的，还是天性淫荡，徐子陵曾亲耳听到她挑逗池生春，而池生春则不为所动。接着闻采婷娇喘细细的道：“人家的功夫怎样？你满意吗？”

徐子陵向一脸期待之色的寇仲和侯希白轻轻道：“他们刚欢好过。”寇仲抹一额汗的道：“幸好如此，否则我们就要闷死在这里。”

尹祖文的声音再传入徐子陵的灵耳道：“采婷你真是奇迹，十二年前是那么迷人，十二年后的今天仍是这么迷人，那些嫩娃儿试多两趟就索然无味，怎及得上你。”徐子陵心付原来两人是老相好，只是尹府这么多地方，为何偏到这暗藏秘道的小楼来幽会，假若李渊心血来潮，要作今夜第二趟出巡，岂非碰个正着？闻采婷道：“地道入口在那里？”徐子陵大吃一惊，旋又想到对方是不能从外开启的。稍放下心来尹祖文道：“就在榻下，不过只能从内开启，我第一天获分配这府第，便负起为李渊守护地道之责，但却从未进过地道内去。”闻采婷吃吃笑道：“李渊很信任你哩！”，尹祖文笑道：“李渊这人不难应付，最紧要投其所好。初时他并没想过借地道出来花天酒地，全赖我的提醒和安排，丰富了他的人生，在他心中，我尹祖文才是真正的大功臣。”闻采婷媚道：“如论智计，尹师兄在我圣门中可入三甲之内，只看你弄个女儿出来，令李渊的天下落了一半进尹师兄的口袋，我们阴癸派望尘莫及。”尹祖文道：“你把气力留在床上讨好我吧！闲话休提，我对清儿这后

辈非常欣赏，认为她是祝后继承人的最佳人选，比馆儿更适合。”闻采婷叹道：“我和辟尘师伯、边师弟均看好清儿，问题是〈天魔法诀〉一天在她手上，她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尹祖文道：“只要你们能把她生擒，我自有办法迫她把法诀交出来。这女娃的资质非常好，问题是不识时务，竟只顾着为师报仇。现在我圣门的梦想终有实现的机会，所以必须放下嫌隙，团结一致，让最有能力的人出来领导。”闻采婷默然片晌，沉声道：“好吧！只要清儿得到法诀，石之轩又肯杀掉他的女儿以示决心，我可代阴癸派其他元老作主，一切听从石之轩的吩咐！懊，快天亮哩！”

徐子陵在东市放生池与胡小仙碰头，两人到池旁一角石凳坐下。胡小仙喜孜孜的道：“有什么事找人家呢？”徐子陵道：“我终找到一个办法，令胡小姐再不怕池生春的迫婚。”胡小仙双目秋水盈盈的打量他，娇嗔的道：“奴家终于明白徐大侠因何要对付池生春哩！”徐子陵明白是欧阳希夷对“大仙”胡佛昨晚说的话已生效。胡佛并将此转告胡小仙，令她心情大佳，因晓得胡佛绝不肯让她嫁往池家。装糊涂道：“小姐似乎不大把我的办法放在心上，是否因自己找到别的解决办法？又或者认为事情已解决掉。”胡小仙讶道：“你这人的思考推理真厉害，竟能从奴家的反应测出许多道理来。唉！奴家服啦！本来还想逗着你玩，好吧！又有什么坏消息？”徐子陵心中佩服她的灵巧，从语气听出他成竹在胸，微笑道，“假若尹祖文请出李渊为池生春向令尊提亲，小姐可知道会有什么结果？”胡小仙不屑道：“李渊怎会为池生春出头，池生春根本没有那让尹祖文提出来让李渊去考虑资格。”

徐子陵淡淡道：“若偷〈寒林清远图〉的人不是曹三而是李渊又如何？”胡小仙花容失色，失声道：“你是说笑吧！”徐子陵暗吃一惊，想不到胡小仙反应如此强烈，道：“此事千真万确，胡小姐有什么打算。”胡小仙呆了半晌，颓然道：“那就糟糕，我情愿嫁给池生春，也不愿嫁进深宫，过那些暗无天日的凄惨日子。”

徐子陵楞然道：“你怎会嫁进皇宫呢？更何况〈寒林清远图〉是见不得光的东西，李渊只为讨好张捷好去偷的。”胡小仙叹道：“对李渊这种男人的了解我比你徐大侠要深入千倍万倍，他每次见到我时瞳孔会放光，唉！这种女人的直觉一言难尽，教我怎样向你解释。”接着皱眉道：“你怎晓得是李渊偷的？”

徐子陵糊涂起来，不答反问道：“既然你晓得这么危险，为何仍把池生春手上有〈寒林清远图〉的事透露予李渊？”

胡小仙可怜号令的道：“我是想李渊代人家出头嘛！他若是明取，那就不会有问题，暗夺则居心难测。他只要说是从曹三手上将画卷取回来，送给我爹，再由身边的人向爹明提暗示，爹就只有把我这乖女儿送入皇宫，除非以后他不想在长安混。唉！爹整天想着如何发展大仙门，牺牲个把女儿幸福算什么回事？说到底小仙只是他的养女。”徐子听得膛目以对，好半晌不解道：“倘令尊为人果如小姐说的那样，凭李渊的权势，不用〈寒林清远图〉该可纳小姐进宫，何用如此大费周章？”

心中同时想到此事不难证实，只要查证张捷好是否如刘文静向池生春所说的欲求此画就成。若胡小仙的话不幸属实，那将轮到他和寇仲、侯希白三人头痛，要在尤楚红眼皮子下偷宝画已是难之又难，在正严密戒备以防石之轩的李渊手上偷东西，更是近乎不可能。胡小仙叹道：“长安城内李渊最

想纳入宫中的有两个人，一是纪倩，另一就是奴家，纪倩是青楼最红的名妓，奴家……唉！怎么说你才明白，奴家比较爱结交朋友，你明白吗？总言之以李渊的皇帝身份，对纳我们入宫大有顾忌，怕给天下人笑他好色，虽然他好色之事天下无人不晓。”徐子陵心叫糟糕，若是如此，那寇仲的“宝画招亲”岂非害了她，此事何止行不适，徐子陵更不敢提出来。苦笑道：“这是小姐的一个猜测吧。”胡小仙嗔道：“你不信我吗？到李渊借此纳奴家入官时谁能打救我？”徐子陵道：“待我证实此事确如你所说后。就把宝画从他手上偷定，一了百了。”胡小仙道：“但你能怎样证实此事呢？难道去质询李渊吗？”徐子陵微笑道：“这叫山人自有妙计，暂时不宜透露。”胡小仙不满道：“你这人哪，说话总是吞吞吐吐，藏头露尾，是否想奴家担心死呢？纵然真可证实，太极宫高于如云，警备深严，你徐大侠虽然本领高强，但在不知李渊把画藏在何处的情况下，势将无能为力，不要哄奴家欢喜哩！”，徐子陵苦笑道：“又在耍手段迫我说话。我答应你的事，当会尽力为你办到，你等待我的好消息吧！”胡小仙急道：“你尚未告诉奴家要去迷惑的人是谁呢？”

徐子陵起立摊手洒然道：“这方面的事暂时取消，再有变化时自会告诉你的。”说罢欲去时，给胡小仙一把扯着衣袖，笑道：“我还有一件秘密要告诉你呢。”

寇仲以蔡元勇的外貌身份来到司徒府，发觉新来的四个健仆，问起雷九指。

后者笑道：“这样我才似是个管家嘛！否则有客人来时我就变成跑腿，开门的是我，斟茶递水又是我，成个什么样子。这四人是陈甫调派过来的，乃我们福荣爷的同乡，忠心方面没有问题。”两人在厅堂与任俊的司徒福荣碰头，围桌坐下后，寇仲压低声音道：“宋二爷是否会佳人去？”雷九指错愕道：“听你的语气用词，似乎另有所指。”寇仲道：“你们不觉得我们宋二爷昨天见过商美人后，整个人神气活泼起来吗？”任俊道：“给寇爷这么说，小子亦有同感，宋爷告诉我他跑尽东西二市，始选购得合他心意的花布作送给商场主的礼物，回来后且问我们的意见。宋爷的眼光，当然是好得没有人能批评的。”雷九指思索道：“今回是否无心插柳而柳成荫？若确是如此，真是可喜可贺，你和小陵将少却一件心事。”任俊好奇问道：“了却什么心事？”雷九指侍老卖老的道：“小孩子不要理大人的事。”

看到任俊失望的表情，心软道：“迟些告诉你，如今是正事要紧。”寇仲道：“有什么要紧的正事？”雷九指道：“尹祖文今晚在上林苑宴请我们的福荣爷，为福荣爷洗尘，你说这是否要紧的正事。”寇仲喜道：“终于中计哩！”旋又皱眉道：“那今晚岂不是要推掉尔文焕的天仙局？”

雷九指晒道：“你好像忘掉自己是什么身份，福荣爷的应酬关你这跑腿什么鸟事？”寇仲哑然失笑道：“总管对新来的人使的下马威确厉害，小人见识浅薄，不知跑腿的工作是这么轻松容易，只须躲在家中睡觉或随处闲逛，问中入赌场博他娘的两手。”

雷九指笑道：“我是说你们只须装装门面。我们在里面大碗酒大块肉时你们尽可溜过对街去等待上钩，这正是贪心赌鬼不肯错过任何赌局的本色，包保没有人怀疑你们。”任俊道：“雷爷想问寇爷的是今晚我怎样应付。”寇仲欣然道：“很简单，你既要透露对沾手赌场的野心，更要表现出慎重多疑的一贯作风。对尹祖文当然落力巴结，其他的你最好问陵少，对整盘计划他比我清楚。”

雷九指笑道：“现在是有心人算有心人，幸好我们知道他们心中转的鬼主意，他们却不晓得我的袖内乾坤，我们是占尽上风。”寇仲欣然道：“若今晚的陪客里有池生春在，那我们离成功不远耳。尚有一紧要事差点忘记告诉你们，大明尊教的‘善母’莎芳和她十多个徒众昨晚给石之轩宰掉，而石之轩竟亲口说杨虚彦是‘原子’。”

雷九指和任俊大感错愕。问清楚事情经过后，雷九指道：“此事肯定轰动全城，震惊天下。”寇仲道：“我说是没有人晓得才对。在此对外用兵之时，像这类消息唐室必会设法压下去，不泄漏半点风声，像是从没发生过任何事的样子，免得人心惶惶。”又叹道：“石之轩确是不可小看，只这一手，足可镇慑魔门各系，馆馆的处境会更危险。”雷九指皱眉道：“你还要姑息这妖女吗？”寇仲苦笑：“我不是姑息她，只是战略上的需要。”

我们现在非是一般江湖仇杀，而是争霸天下的明争暗斗。若撇除一切顾虑，第一个要杀她的该是我寇仲，因为我们昨晚交过手，她的天魔大法，极可能是我井中八法命中注定的克星，他奶奶的！”雷九指和任俊听得脸面相觑，无言以对。

## 第十二章 醉翁之意

徐子陵重新坐下，问道：“什么秘密？”

胡小仙道：“此事本不应告诉你，可是见你对人家尽心尽力，真的为奴家着想，且不求回报，奴家感动下，只好出卖朋友的秘密来回报你这个好人，可是你须答应不能伤害奴家的朋友和家人。”

徐子陵听得一头雾水，道：“胡小姐请赐示，小姐该知我是从不伤害无辜的。”

胡小仙甜甜笑道：“奴家当然信任你，沈落雁是否你的老相好？”

徐子陵心中暗颤，道：“只可说是好朋友，究竟是什么事？”

胡小仙羡慕的道：“能得徐子陵肯亲口承认为红颜知己，是多么难得，小仙肯定没有这恩宠，对吗？”

徐子陵不知好气还是好笑，大家在说正事，胡小仙却不忘妒忌别人，还要争宠！只好道：“若异日有人问起我和胡小姐你的关系，我亦是同一的答复。”

胡小仙喜道：“奴家真的受宠若惊呢，可你这人哟，是否其个铁石心肠的？”

徐子陵当然明白她的语意，却不愿在这方面谈她胡缠不清，正容道：“此事竟与沈落雁有关？”

胡小仙凑近少许，轻轻道：“在长安，有一极具影响力和实力的世家，正密谋对付沈落雁，一个不好，李世积会受到牵连。”

徐子陵一震道：“独孤阀？”

胡小仙道：“你清楚他们间的过节吗？”

徐子陵心中暗叹，道：“算是清楚吧！独孤霸在洛阳被沈落雁刺杀，唉！此事本没有人晓得，还是我们泄漏出去的。若她现在真遇上你说的情况，我

们要负上主要责任，所以我们绝不会坐视。”

胡小仙担心的道：“我可以告诉你，条件是你们只可暗中化解，不可伤害独孤家的人，因为独孤风是奴家最好的朋友，若非得她通知我，我不会晓得(寒林清远图>被池生春高价收购，并以之作聘礼来打动爹的心。”

徐于陵至此始明白胡小仙“泄秘”的来龙去脉，也暗起戒心，因胡小仙打开始便没有“坦诚无私”，幸好逐渐赢取得她的信任。

诚恳的道：“胡小姐请放心。”

胡小仙沉声道：“我只是从风妹的话语听出一鳞片爪，他们是要利用李密的异心造文章，拖沈落雁淌这浑水，若沈落雁中计，他们将出手取沈落雁之命，至于其中细节，奴家并不清楚。”

徐于陵暗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他们穷于应付，却又不能置诸不理，不解道：“李世积现在是唐室重臣，攻打洛阳的主将，独孤阙现在声势大幅减弱，怎敢冒开罪秦王之险去陷害沈落雁？”

胡小仙肃容道：“不要低估独孤阙，现时独孤阙和宇文阙均投靠李渊，一向以来三阙关系亲密，现在两阙更清楚保存富贵权力的唯一生路，就是全力支持李渊。”

只看李渊能请得动尤楚红入宫保护张捷好，可推断他们的关系。有张捷好在背后支持独孤阙，加上李渊对李世民的猜疑顾忌，在顺水推舟下，李渊说不定会纵容独孤阙向沈落雁报复。一旦令沈落雁背上与李密叛变的罪名，秦王怕亦无可奈何，因为沈落雁对李密的忠心，早是人尽皆知的事。”

徐于陵大感头痛，此事确可大可小。告辞离开。

出乎寇仲等意料之外，宋师道并非神情轻松愉快的回来，而是一脸沉重。

雷九指和任俊知机的借词离开，好方便两人私下说话。

宋师道接过寇仲斟上的香茗，无意识地饮上一口就放在桌上，双眼直勾勾的瞧着前方，寇仲可肯定他视而不见，只是沉浸在深思里。试探问道：“商场主是否仍不肯原谅我们。”

宋师道茫然摇头，道：“我看她对你们早消了大半的气。她是位有智慧的女子，对你们了解什深，该明白你们是别有苦衷。”

寇仲听得摸不着头脑，忍不住问道：“二哥有否代我们向她解释。”

宋师道仍是自顾自两眼空空洞的朝前望，梦呓般道：“我向她解释过一遍，她没有肯定的答复，只说要多想几天。然后她兴致盎然的和我谈论她最喜爱的蓝田玉，这种美玉乃玉中王者，玉色冬则温润，夏则清凉，质地洁净坚脆，击之发音清澈嘹亮，纹理艳绝无伦。

唉！秀询确是有品味和有眼光的女子。”

寇仲讶道：“听二哥这么说，你们该谈得非常投契，怎么……嘿……怎么……”

宋师道像首次发觉寇仲的存在般朝他瞧来，苦笑道：“投契有什么用？”

寇仲不敢直问，旁敲侧击道：“宋二哥是以本身的身份面貌去见她，还是以申文江的模样身份。”

宋师道道：“当然是宋师道的本来面目，你不想她晓得司徒福荣的事吧！”

寇仲叹道：“我是忍不住哩！宋二哥为何像……嘿……像失去人生乐趣

的样儿，是否她在言多有失下开罪二哥你呢？她欢喜你送她的花布吗？”

宋师道呆望他好半晌，惨然摇头道：“小仲你误会哩！她不但对我送她的花布非常欣赏，还说要立即亲自动手裁缝成衣裙穿给我看，我走时她更约我明晚与她共晋晚膳。”

大家是自己人，我不想瞒你和子陵，秀询是你们的娘外首个能令我心动的好女子。”

寇仲百思不得其解的抓头道：“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宋师道苦笑道：

“问题是我宋师道是‘天刀’宋缺之子，又是你寇少帅的二哥。”

寇仲心中剧震，立刻明白过来。

商秀询乃飞马牧场之主，故必须首先考虑牧场的存亡。照现在的形势发展，天下极可能演变成南北隔江对峙的局面。大江之南，是宋缺和寇仲的天下；大江之北，则为李阀唐室的势力范围。假设宋师道与商秀询相好，飞马牧场位于大江之北，势成李阀的眼中钉，将难逃被连根铲除的命运。

宋师道颓然道：“你终于明白哩！”

寇仲无奈点头，道：“二哥是什么时候想起这个问题的？”宋师道答道：“当我向她提起你们时，她说形势所迫下，终有一天她要与你们划清界线，她今趟到长安来，亦因飞马牧场的领导层决意与李阀修好。言下之意，与你们因馆馆而来的误会只属小事。

那时我才想起自己是宋缺之子，不宜与她交往，这关系只会把她害苦。”

接着惨然笑道：“我对你娘的心志不够坚定，本早下决心陪君绰终老幽谷，却还三心两意，朝秦暮楚，理该受到惩罚。”

寇仲心乱如麻，惊呼道：“二哥万勿有这种想法，若二哥寻得真爱，娘在天之灵只会欣慰，你伴在她坟旁反会令她不安。”

宋师道六神无主的茫然道：“真的是这样吗？”

寇仲回过神来，拍胸保证道：“我和小陵就是娘在世上的代表，你不信我们信谁？明晚你宋二爷记紧赴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潇潇洒洒的和她谈论蓝田美玉，谈什么都好，就是不要谈我们和政治形势。只当地是个红颜知己，至于将来如何，就交由娘在天之灵决定。”宋师道双目亮起来，点头道：“对！她现在只视我为一个谈得来的知己朋友，所以我不用多心。”

寇仲放下心事，但又心知肚明多了件心事，且可能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不由想起李建成对商秀询的兴趣，如若明晚李渊亲口向商秀询提出婚约，商秀询会否因飞马牧场的将来，委屈自己答应这政治的交易？那或是与两人“划清界线”一语背后的真义。

宋师道能承受这继傅君掉之死后另一沉重打击吗？徐子陵十万火急的赶回多情窝，侯希白正悠然自得的在书斋为他的《百美图》动笔，见徐于陵欣然道：“全赖子陵点醒我，我现在眼见是画，心见是画，却又似是没有画，果然安乐自在，多余的事无暇去想，无心去想。”

徐子陵在旁坐下，瞧着他为勾勒好的画令美人敷上粉采，随口问道：“李渊不是指定要你画他后宫的美人儿吗？为何你却像在此闭门造车的样子？”

侯希白放下画笔，笑道，“怎会是闭门造车？且我怎肯放过尽视唐宫佳丽的机会，画中美女，我是在宫内面对真人勾勒而成，那些美人儿没有一个敢不乖乖听我的话，还要千方百计讨好我，怕我把她们画丑，又或不能突出她们的优点，在画卷里给比下去。哈！

真是难求的优差。”

徐子陵问道：“你何时入宫？”

侯希白傲然道：“我欢喜何时入宫就可在什么时间入宫，为何要问？是否与偷画有关？”

徐子陵道：“能否变成与偷画有关，迟一步再说，眼前则有两件急事，须你出手帮忙。”

侯希白道：“看来小弟亦有点用，于陵请吩咐。”

徐子陵道：“首先我要你查清楚刘文静代李渊向池生春说的话是否属实？此事关系重大，若失窃前张捷好根本不晓得《寒林清远图》的存在，又或她没有对此图生出现视之心，宝画就该藏在李渊的藏画室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侯希白在徐子陵旁坐下，点头道：“果然关系重大，此事包在我身上。于我是出名爱画的人，问起这方面的问题，绝没有人会起疑心，让我直接问张娘娘那美人儿吧！另一件是什么事？”

徐子陵面容一沉，道：“你设法与沈落雁见个面，警告她独孤阀想借李密暗谋离开长安的事拖她下水，背后可能有李元吉什或李建成在支持，叫她千万不要中计。”

侯希白动容道：“此事更重要，你可否说得具体些，好让她知所趋避。”

徐子陵摇头道：“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提醒她当李密正式向李渊请缨到关外召集旧部以对付王世充、窦建德，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刻。而在这事发生前，最好不要与李密或王伯当有任何接触。”

侯希白道：“若她要见你，我怎样答她？”

徐子陵道：“今天直至黄昏，我该在司徒府，有事的话你可来找我，我可赶到这里来见她。”

侯希白道：“我立即去为你办这两件事，也是时候去查探莎芳归天一事对唐室的震撼力。”

接着低声道：“谢谢你们！”

徐子陵悄然道：“谢什么呢？”

侯希白徐徐道：“谢你们为偷画的事费尽工夫，绞尽脑汁。坦白说，纵使偷不到，我仍是非常感激。唉！”

若画不在捷好的闺房而是在李渊的书房内，我们就只有放弃。何况李渊的居处楼殿重重，他随便把画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就算没人阻拦任得我们搜寻，恐怕亦非一、两天能找得到。我虽对画是痴子，却不是傻瓜，没理由要你们陪我去送死的。”

徐子陵微笑道：“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晚我去偷画时，池生春曾把一些粉末洒在地上，只要我鞋底沾上，他们便能凭气味追踪我，你能否找些这样的粉末来呢？”

侯希白不解道：“这与偷画有什么关系？”

徐子陵欣然道：“若李渊真的请我们的申爷去鉴证《寒林清远图》，这种粉末将是我们怒海黑夜航行的照明灯，除非李渊把画藏在不能透气的密室内。”

侯希白拍几叫绝道：“子陵呆是智计过人，此计万元一失。因为画轴的理想藏处该是通爽适中乾湿合宜之处，而不应密藏室内。此事又包在我身上，应该说包在雷大哥身上，他该比我行。那今晚是否仍须入宫探路呢？怕否会

打草惊蛇。”

徐子陵道：“今晚的唐宫之游是势在必行，不能不去，更不敢不去，否则我们受辱的土木机关学大师焉肯放过我们。”

两人交换个有会于心的眼神，同时放声大笑。

### 第十三章 计画未来

徐子陵被雷九指迎入宅内，顺道介绍他认识新来的四仆，入厅後见任俊扮的司徒福荣神情古怪的立在一角，讶到：“什麼事？”雷九指得意洋洋的道：“你有没有发觉福荣爷有些而不同？”任俊做出个无奈的表情，表示雷九指硬迫他站在那里等待被检阅。

徐子陵漫不经心地拿眼一扫，微笑道：“小俊不但在扮司徒福荣，也在扮我，对吗？任俊喜到：“徐爷的眼力真锐利，我还怕你看不破雷爷的手段。”雷九指傲然道：“这正是针对高手的必要作法，所以我加高小俊的靴子，令他高度与陵少分寸不差，更加阔他的肩头，当有需要由子陵扮回司徒福荣时，将没有人能看破。”徐子陵知情识趣地夸奖他几句好听的话後，问道：“有没有方法弄一种粉末似的的东西，可以贴附在画捐上，既令人难以察觉，又可以逐渐散发出某种气味呢？”雷九指指自己脑袋，笑道：“这家伙可为你解决任何事营，不过最好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否则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徐子陵遂把构思说出来，雷九指一句：“待我去想想”便溜掉。

任俊来到他旁，诚恳的道：“徐爷真厉害，竟然想出这种匪夷所思的妙计。”

徐子陵微笑道：“整天要窝在屋内，会否感到气闷？”任俊摇头道：“怎会气闷？小子从两位前辈身上每天都学到新的东西，寇爷正在卧房休息，并请徐爷到步後立即去见他。”徐子陵问道：“宋爷呢？”任俊压低声音回答道：“宋爷自见商场主回来後，一直在中园的亭子呆坐，我们不敢去打扰他。”徐子陵泛起不安的感觉，点头道：“我见过寇仲再说。”徐子陵在床沿坐下，双手交叉放後做枕仰卧榻上的寇仲朝他瞧来叹到：“我有两个难题想与你分享。”徐子陵苦笑道：“看你现在愁眉不展的样子，就肯定满脑是如假包换的难题。唉！难题吗？我也有得出让。”寇仲盘膝坐起来，笑道：“是我先说的，所以我有优先权。我一直没告诉你，昨晚我曾和动过手。”徐子陵明白他不想让侯希白晓得这方面的事，因关连石之轩。道：“他功德圆满的天魔大法厉害至何种程度？”寇仲道：“我尚未试清楚清楚，却有个极端不详的感觉，是她的天魔大法刚好能克制我的井中八法，就像水能克火的一种无法改变的物性相克。”徐子陵道：“事情未必如此严重，只因她比谁都明白我们以长生气为基础的的真气，你们怎会动手的？”寇仲道：“是她迫我动手的，以证明只有她的天魔场才能困住石之轩。难题就在这里，我们究竟和她合作，还是拒绝她。今天我们必须给她一个肯定的答覆，时间不容我们拖下去。”徐子陵道：“或者是因我见过她悲泣的凄惨样儿，感觉到她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际此她正限於四面楚歌的时刻，我们为人为己都该扶她一把。而合作则止於对付石之轩，我们以後再不插手她任何事内。”寇仲叹道：“你同情她，

是因为认为石之轩以大欺小，可是我却有个感觉，极可能是另一个石之轩，终有一天天下无人能制。”徐子陵凝望他半晌，道：“她昨夜的表现，肯定令你犹有馀悸，对吗？”寇仲双目神光闪闪，忽然嘴角逸出一丝笑意，道：“应说是打动，她天魔场灵活。变幻的变化，深深打动我对武道的追求，就像石之轩的不死印。好吧！就依你之言和她合作，狠狠赌他娘的一铺。假若伏杀石之轩失败，我们该如何应变？”徐子陵沉声道：“我们立即撤走，并放弃司徒福荣计画，否则会连累很多人，因为我们将惹起石之轩的杀机，并不择手段对付我们。那可不是说着玩的。”寇仲道：“第一道难题就当解决，另一道难题恐怕连你也有心无力。”接着就把宋师道的顾虑说出来。

徐子陵沉吟片刻，见寇仲眼瞪瞪的呆看着自己，讶道：“为什麼这样呆瞪我？”寇仲颓然道：“我在看你会否乘机劝我放弃争霸天下。唉！我现在内疚的要命，这可说是宋二爷唯一的一个得到幸福的机会，如若触礁，他将失去生趣，说不定会到娘的坟前自尽殉情，那是我最不愿见到会发生的事。”徐子陵沉声道：

“依目前的形式发展，如若你寇少帅放弃争霸，洛阳必然失陷，宋缺给你气得心灰意冷下将袖手不理中土的事，李渊会把李世民召回长安，改由李元吉主持大局，由於洛阳得关中支持，寇建德和刘大哥将有败无胜，巴蜀依约降唐，天下群雄像骨牌般应声投降或战败覆亡。於此情况下，李世民肯定会被魔门的人刺杀，那时唐室天下若不落入魔门之手，亦难逃塞外联军入侵征服的命运。”寇仲剧震道：“你好像是首次正式支持我为统一天下而战？”徐子陵苦笑：“我是以事论事，看到李渊被魔门的尹祖文利用其好色弱点的情况，还有独孤阔、宇文阔和李阔三合一的形势，加上石之轩之外上有，李世民绝对没有机会，妃暄期待落空。而正如你所言，李世民在府兵之下根本没有可能拥兵自立，而他亦不愿这样做。”寇仲道：“假若我真能杀死李小子，击溃唐军，那又如何？”徐子陵道：

“战火无情，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小弟有甚麽话好说的。但你不是说过只有争天下的野心和享受那种过程，却没有当皇帝的兴趣吗？在容许的情况下，大可放过李世民，将来让他当皇帝算了。”寇仲苦笑道：“给你说得我心都痒起来。

坦白说，看过李渊当皇帝之苦，想当皇帝就是傻瓜，只可惜我们是痴人说梦。依现今的形势发展，即使我能夺取江都，仍难逃兵败战死的劣局。坦白说，我真看不到自己有任何机会。非是要长李世民志气，在实力上和战略的布置上，我和李世民仍有一段差距。”徐子陵摇头道：“你因被李世民重挫於慈涧，心情郁结下既低估自己，更低估你未来岳丈‘天刀’宋缺，只要你能撑着局面，一待宋缺率领南方大军北上，天下形势会逆转过来，再非李阔独大的一面倒情况。”寇仲一呆道：“宋缺竟会来助我。”徐子陵道：“此事千真万确，是沈落雁和李世民告诉我的，宋缺正召集岭南各族的俚僚军，进行集训，若从岭南坐船沿岸北上，可余个许月的时间抵达。”寇仲半信半疑道：“那他老人家为何不立即来救我？”

徐子陵道：“军队结聚後尚要集训，须时至少三个月，加上船程，是四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岭南大军最快赶来就你的时间在十月才能实现，但宋缺乃军事大家，绝不会在那时候北进。”寇仲失声道：“为甚麽还要拖延？到那时我寇仲可能要靠你才能向李小子讨回遗骸，好安葬在娘的墓旁。”徐子陵叹道：“仲少你这叫关心则乱，南人北战，首先要克服水土的问题，十月北

方严冬开始，在寒冷的天气下，不耐风雪苦寒的南兵势将战力大减，以宋缺的智慧，怎都会忍耐至春暖花开的时候始发兵，他到那时始会将这计画知会你。”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那岂非仍要捱九个月的悠长时间。”徐子陵道：“那就看洛阳可守多久。我愿助你取江都，并不是一时感动下的鲁莽之言，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我不愿和李世民交锋，对李子通却没有这种顾忌。”寇仲呆看他半晌，道：“好！无论伏杀石之轩一事是成是败，只要死不去，我立即赶回彭梁，尽一切办法收服李子通。”

徐子陵道：“我非常高兴你恢复斗志，却不知是福是祸。此间事了后，我会到巴蜀走一趟，然后到彭梁和你会合。”寇仲道：“然则眼前宋二哥与美人儿场主的死结如何解开？我真怕商秀为牧场着想，会委身李建成，那是我们难以容忍的。”徐子陵道：“我们找个机会，和商秀开心见诚的谈一次，希望她怎都拖延至洛阳失陷，才在这方面决定。”寇仲点头道：“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希望美人儿场主真的倾情宋二哥，那就一切好办。我的两个难题四都解决哩，你那方面又有什麼新问题？”徐子陵一股脑儿把胡小仙担心的事说出来，道：“若证实李渊偷画别有居心，我们须将偷画大计改变过来，且要冒更大的风险。现在我们把偷画和伏杀石之轩两事勾连在一起，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我们也要吃不玩兜着走。”寇仲担忧的道：“若李渊打消宋二哥鉴正宝画的念头，又或待几个月风声过后才这般做，我们岂非只能被动的呆等吗？”徐子陵肯定的道：“我有直觉李渊会在这几天内请二哥入宫，因为他必须肯定手上名画是真作而非伪冒，否则便是个笑话。若宋二哥真的是申文江，李渊一句话就可令他不敢说三道四，所以并不存在须待风声过后的问题。胡小仙却是非常迷人，难怪李渊动心。不过他是否志在小仙，还须待侯公子去证实。”寇仲兴奋起来，道：“今晚就让我们去勘破入宫地道的玄虚，到宫内探路。他娘的，扬州双龙和多情公子来啦！”徐子陵没有被他的兴奋感染，冷然道：“应说曹三来哩！”寇仲错道：“曹三？”徐子陵道：“当然是曹三，我们先扮曹三顺手牵羊拿手唐宫中一件国宝，下趟去偷画就不至於太突然，更不会怀疑是宋二哥泄密。”寇仲皱眉道：“那会令李渊更加强防备，对我们是有害无利的。”徐子陵晒道：“你真的认为有分别吗？李渊为防范石之轩，且更因莎方被杀一事，宫内的戒备警觉早提升至顶点，根本没有分别。”寇仲呼出一口气道：“你这小子比我更胆大包天，就像我以为自己是情场战士，你却是情场先锋将，是我在情场的上司。哈！曹三不但没有远遁，偷东西还偷到皇宫去，视李阀为无物，究竟会惹起甚麽反应？”徐子陵看看天色，道：

“差个把时辰便是黄昏哩！我们应否去建商秀一面呢？”寇仲道：“小弟认为你一个人独自去看他易说话点，我则去找尔文焕，告诉他须取消今晚的赌局。这叫欲擒故纵，待他做出提议，例如与其在上林苑外呆等，不若溜过对街赌他娘的几局诸如此类，我们则装作最后终被说服，因为太行双杰不但贪婪成性，且是只顾自己的人。”徐子陵道：“说到底就是要我孤伶伶一个人去面对美人儿场主，由我背这黑锅。”寇仲拍拍他肩头道：“一世人两兄弟，这叫群策群力，又叫分工合作嘛！”就在此时，两人心现警兆，同往卧室朝西的窗子瞧去。

幽灵般立在窗外，正巧笑倩兮，秀眸生辉的凝视两人。

两人大吃一惊，魂飞魄散。

大唐四十八卷完。



